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泉中雄
(上)



第一章 长天恨 血同泪洒

风萧萧，雨飘飘的天气，空中阴霾的暗云，就像要压到人的心里。

在满眼苍翠，松柏成林的“楚角岭”上，那座巨兽也似的灰黑色石砌大厦，便盘踞在秀丽平坦的岭端，带着那股无形的威慑意味俯瞰着岭下那篷罩在烟雨蒙蒙中的林木壑谷。

这座占地极广，全以整条黑色原石砌造的大楼，便是“青龙社”的总堂口，名声有如雷震江湖的“弹剑楼”。

现在，在“弹剑楼”楼下的“龙魂厅”里，正沿着长方形约两壁，排了相对约两列酸枝镶嵌云母石的太师椅，共是左右十张，每张椅子上都正襟危坐着一个人，在靠着大厅尽头的中间，则单独摆着一张铺设黄斑虎皮的大圆椅，“青龙社”的魁首“泉霸”燕铁衣，面无表情的坐在椅子上。提起他的名号来能叫人惊破了胆，吓飞了魂的！在燕铁衣的右侧，是一支圆形的锦凳，他那一柄宽约人掌，长有三尺的金龙把手金鞘套的“太阿剑”，与另一柄窄只两指，同为金柄金鞘的短刀“照日剑”便相并平置其上。

在燕铁衣的背后墙壁上，高悬着一张巨大横匾，黑色的木底上雕刻着四个正气磅礴雄浑豪壮的白色大字“忠义千秋”！

侧立在他身侧左右的，是他的两名近卫，右边那个体格魁梧，身材莫大的宽额青脸人是“快枪”熊道元左边那个体形胖大，狮鼻海口的人物是“煞刀”崔厚德；这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心黑手辣的角色也是出了名的忠心不二的硬汉，道上的朋友在背后却戏称他们是“青熊狮爪”。

燕铁衣的模样却是使人迷惑的，他不是那种英俊潇洒的白面书生型，也不是一般江湖巨擘所该有的威猛凶狠的恶相，他并不阴沉，也不强悍，他是绝对与众不同的，他看上去，只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他有一张还带着天真气息，童稚未泯的脸庞，那是一张瘦瘦的脸，皮肤呈嫩嫩的乳白，他生着一双圆圆的大眼，柔和的眉毛，挺直可爱的鼻，一张红润润的嘴——这些外表的五官，便组合成一副似是尚未成熟的年青人的形像，有时，他习惯露出一抹单纯忠厚的微笑，眼神中也常常透射出那种温柔安详的光芒，他一点也不凶恶，一点也不霸道，一点酷厉狠毒的形色也没有；如果那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号，单从他的外表去揣摸，这个人一定会漫不经心的说：“啊，只是个年方弱冠的半大孩子罢了！”或者，他也会暗里以为——“这年轻人多么的纯洁真挚，将来必是个平顺笃诚中规中矩的老实人……。”说不定，有些悲天悯人的好好先生，还会自动向燕铁衣告诫一些事：

“你这入世未深的孩子呀，可得小心这世道的艰险，人性的叵测呀！”

“瞧你这小伙子相貌忠厚，一片坦直，多么福厚呐，好好的干啊，历尽荆棘，便达康庄了……”

绝大多数不明白他底细的人都会有类似这种印像和想法的；其实，燕铁衣只是生就了这么一副令他烦恼，却也令他庆幸的容貌而已，他实际的年岁，已经有三十二三岁了——至少比他外表的显示要长十年，而且，他早已历尽艰险，饱经磨难，他已尝试过多少生死一发的滋味，体验过千百次阴阳交界的惊危，他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太多的生与死，如今却仍在大风大浪之中，他是自刀山剑林闯过来的，将来却仍须闯个不停；见过太多的生与死，

历过数不清的龙潭虎穴，以至他早将这些个江湖上的坎坷看淡了，圈子里的不幸看薄了，他永远是那么镇静、稳沉、安详，也永远是那么机智、狠辣、冷酷，他一直是现露着这样纯真童稚的微笑，也一直是这样果决凶狠的虚理他所遭遇的问题；他早已在天下揭开了他“泉霸”的威名，亦早已在武林中扎定的根基——“青龙社”是两道的少数几个最具潜势，最有力量，也最有威信的帮会之一。而燕铁衣，便是这个由他所手创的组戏中的首脑！他是“青龙社”的至高领导人，也是拥有绝对权力与慑眼力的雄主，他是“青龙社”亦是所有江湖绿林道的巨霸！

眼前，是个令他厌倦的定期聚会——每隔半年便有一次，“青龙社”派驻外地的各个负责人回到总堂作例行的报告，这些负责人称为“大首脑”，在“青龙社”中具有极高的地位，除了燕铁衣以下的三位“领主”及一位“执法”外，“大首脑”便是身份最尊的了。

燕铁衣不大喜欢这种聚会，但是，这却是无可废上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一段时期之后晤见他手下的重要骨干，一则做为情感的增进，再则也为了确实明了天下各地的大局动态及“青龙社”本身的各项生意状况与所遭遇到的问题——“青龙社”有庞大的生财系统，他们拥有正当的钱庄、店铺、酒油坊、牧场、及客栈，也拥有不正当的赌档、花菜馆、私盐队、暗镰手、和暴力团！

此刻，正值“青龙社”派驻“杭州”的“大首脑”“抗山肩”陶昂站起来说话：“……『西湖』湖滨，我们奉准以九千两纹银子新盖了一栋『水月楼』，近两月来，生意情况不佳，大约时近秋之故，较之刚刚开张初期的前一段时间，盈馀相差太远，甚至还有赔亏的现象，是否可稟请魁首授权轻让出去，或另改他用？此外——”挥挥手，燕铁衣无精打彩的道：“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吧，办完了才回报一声就成。”

满脸方正之色的陶昂不敢再多说，躬身行礼之后坐下。

“长安”“大首脑”“圈旋掌”金轩绪挺着个大肚皮站起，他那张面团团的“和气生财”式面孔上先展露出一抹“天官赐福”味道的笑意，然后，他清了清嗓子：“两月前吧，魁首，我们在长安的赌档因为和『乌衣帮』的赌档争生意，搞得颇不愉快，他们更扬言叫我们小心，总有一天要我们好看，我呢？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子冷眼相待，看他们有啥花枪可掉，不过呢，魁首，在长安一地来说，『乌衣帮』是地头蛇，势力颇大，比我们在那里的办法要来得多，如果真个干起来呢，恐怕我们还不一定包有胜算，所以呢——”叹了口气，燕铁衣道：“好了，等他们动手再说吧，现在用不着自烦心，『乌衣帮』不会不知道你们后头有整个『青龙社』撑着，他若动了你们，吃得住吗？”

金轩绪笑呵呵的道：“所以罗，我呢，只是冷眼相待而已，并不太紧张，但是也不是一点也不紧张，我呢？是外弛内张，以不变应万变，所以——”燕铁衣打断了他的话：“就这决定吧，金大首脑，你请坐，下面那一个说话？要快一点，简洁扼要，别拖泥带水的，这个会已搞了一上午啦！……”

这时，“快枪”熊道元已自角隅处的小几上端过来一碗参汤，恭恭敬敬的双手捧在燕铁衣面前。

接过参汤喝了一口，燕铁衣笑道：“大家饿不饿？快点把该讲的讲完，后堂已将酒席全排好了！”

“咸阳”的“大首脑”“百步生死”刁慎急忙站起，笑道：“稟魁首，我

很快便可说完，只几句话……”

点点头，燕铁衣交回空碗，道：“这样最好——”他的话尚未说完，大厅的巨型桧木嵌含铁锥尖的门环已突然震响——“咚”“咚”“咚”三下！

笑笑，燕铁衣道：“三下，嗯，急事禀报。”

下面十名“大首脑”的目光全部投向门口，燕铁衣淡淡地遗：“去开门吧，看看是什么事？”

于是，“煞刀”崔厚德迅速过去，别看他生得胖大，行动起来却快若飘风，到了门侧，他拉下横闩，“吱”的一声启开那两扇门扉的一边，眼睛触及门外站立之人，他已连忙肃身整容：“应领主，怎么领主亲来了？”

“唔”了一声，门外那个身形颀长，面如冠玉般的中年人微微一笑，沉稳的道：“请传报魁首，『龙珠旗』领主应青戈有急事求见！”

答应一声，崔厚德刚转过身去，大厅尽头处的燕铁衣已高声道：“进来吧，青戈，是什么事？”

应青戈大步入内，同左右两排，全着一式紫巾紫抱的“大首脑”微微颌首，然后，他急速越前，低低的道：“魁首，你的会恐怕开不成了！……”

目光闲闲的投注在自己身上这袭淡青铺着碎竹圈的便袍下摆上，燕铁衣安详的道：“说吧！”

略一迟疑，应青戈悄悄的道：“魁首，还记得你的那位好友『单攀雕』裴咏么？”

燕铁衣颌首道：“当然，有什么不对？”

苦笑了一下，应青戈道：“还是请魁首现在亲自去探视一下比较好，如今他人就在大厅的静阁里，由庄领主陪着。”

站了起来，燕铁衣道：“这里的事，就由你主持下去，我先去看看。”

他这一起身，厅中的十名“大首脑”也全部肃立，挥挥手，燕铁衣带着熊道元与崔厚德匆匆由侧门离开。

出了侧门，便是一道走廊，燕铁衣直向廊边的第一个门户行去，他们的步履声惊动了门里的人，尚未来近，那扉冰花格子门已轻轻启开，一个又瘦又矮，脸如风乾椅子皮般的仁兄匆匆过了出来——他即是“青龙社”“龙门旗”的领主“九牛戟”庄空离！

庄空离那张起皱的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但是，燕铁衣却可以察觉到他这位得力手下眼神中的惊震愤怒之色——他向庄空离点了点头，昂然入室，于是，室中的景像令他那张童稚的面容倏忽改变，显露出一种使人不敢相信会出自同一张脸庞的形色来——那种神色是狰狞的、永烈的、冷酷又悍野的，原来的柔和纯真韵味已一扫而空！一样是这张脸，这个人，但此时看去，却完全不是原来的形态了！

室中，在靠窗的那张矮榻上，坐着一个简直不像人的人，他双手俱失，只剩下光秃秃的两节臂肘，断腋处已经结成了紫点斑斑的疤痕，他全身瘦得的确是皮包了骨，以致那套污秽破烂的衣裳穿在他身上，只像是套在竹竿上一样，他的头发杂乱如草。只有一只眼尚能视物，瞎了的那一只便成为一个血脓混浊又汨汨流淌黄水的烂凹坑了，他的脸上生满了溃疮，粘糊糊，红黏黏的左一块，右一块，连鼻子都烂掉了一半，但是，景令人惊恐的不是这些，是他的嘴巴——不，他已没有嘴巴了，原来该生着嘴巴的地方，如今只是一条隐隐约约的，微突出的粉红痕印，略在他的左腮上，却开着一个皮肉缩卷的小洞！他全身散发着恶臭，那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老天，这那还像个人？简直就是个“人彘”了！

燕铁衣几乎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辨认了好一会，才确定了果然便是他的生平挚友“攀云雕”裴咏——是的，是裴咏，那个素来磊落洒脱，风趣直率的裴咏，那个容颜英挺，风姿飘逸的裴咏，也是那个曾经在毒蛇的威胁下救过燕铁衣生命的裴咏！

倒吸了一口凉气，燕铁衣竟有些颤抖的问：“裴咏，是你吗？”

用那只剩下一只的混浊眼睛凝视着燕铁衣，这仅存的一只眼肉也布了黄翳血斑，但是，这只眼里此刻却盈满了泪水，流露出无可名状的痛苦与祈求；裴咏周身不住的抽搐着，每一抽搐，便使他那张可怖的面孔歪曲一下！

凑到近前，庄空离沉重的道：“是我们的巡逻弟兄在岭下的一丛枯草堆里发现裴兄的，他们先给他周身清洗了一遍才送土来，但是，仍然去不掉他身上多少气味，真不知道是那一个天杀的把他作贱成这样！”

燕铁衣叹了口气，又向裴咏道：“你听见我说话？明白我的意思？”

裴咏沉滞的点点头。

咬咬牙，燕铁衣道：“是谁把你糟蹋成这样的？”

那张可怕的面孔更扭曲得厉害了，裴咏似是竭力想表达些什么，他颤巍巍的比划着那双秃肘，脸色呈显出一种褚紫涨红的颜色，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及“啊”“啊”的怪响，身体更抽搐得厉害，但是，他却无法明确的告诉燕铁衣一点什么！

庄空离低低的道：“魁首，裴兄的嘴似是被什么东西缝合的！”

心如刀绞，形色悲愤已极，燕铁衣握拳透指的吼道：“告诉我，裴咏，是那一个王八蛋将你弄成了这样？”

裴咏更是用力比划着，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喉咙里“啊”“嗷”个不停，身子也剧烈的摇晃起来，甚至连左腮上开的那个小洞也有白黏黏的脓液流出！

燕铁衣切着齿叱道：“熊道元，去把李大夫请来，要快！”

熊道元匆匆转身，飞奔而去，裴咏却频频摇头，泪水涔涔！

燕铁衣缓缓的道：“你是说，不用去请大夫了？”

又点点头，裴咏用秃肘指指自己，又在身上点了点，然后再慢慢摇头——表示他已无可回生了！

轻轻握着他的断肘，燕铁衣强行压制住心头的悲楚辛酸与勃升的火焰，蹲了下来，伤感的道：“裴咏，不要自暴自弃，你只是受了点折磨而已，不会对生命有影响的，你会恢复健康的，相信我！……”

又摇摇头，裴咏似乎十分焦急，也像疲乏得就要颓倒一样。他那只独眼连连翻动，疮口中血脓并出“啊”“啊”“嗷”“嗷”之声混成一片，宛如——如一个黏痰堵住了喉管，随时都可断气的久病之人一样！

燕铁衣焦急的道：“镇静点，裴咏，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些什么，但你不要急，让我们慢慢的想法子，总会叫你表达出你心里想表达出的意思来！……”

但是，裴咏似乎来不及等了，他全身一阵紧似一阵的颤抖加上抽搐，烂眼及疮口中的脓血黄水淌流不停，腮边的小孔里也涌出了更多涎液来！

轻轻拍着他的秃肘，燕铁衣沉重的道：“别急别急，裴咏，你安静一下，支持片刻，我们慢慢来——让我一句一句问，你逐步逐步的反应，我们即将接近问题的中心——”裴咏凝视着燕铁衣，他仍然颤抖着，抽搐着，但他也

在竭力支挡，他的形状之枯憔萎颓，不由不令人想到“油乾灯灭”之前的情形……这一刻，他是在用仅存的生命之火，煎熬着他的精神意志……

燕铁衣亦凝注着他，悲戚的道：“裴咏，我们才一年不见，是么？”

点点头，裴咏喉中伊唔了几声。

燕铁衣轻轻的道：“上次你来这里，一切都还好好的，只这一段日子，却已遭遇如此大变——而一个不是与你结有深仇大恨的人，势必不会如此糟蹋你，那人一定是和你有着不共戴天的怨恨了？”

裴咏摇摇头，但又急着点点头。

唏嘘一声，燕铁衣问：“那人，我也认得么？”

裴咏这一次却肯定的摇摇头。

燕铁衣道：“他知道我，知道我们的关系么？”

裴咏点点头，再摇摇头。

略一沉思，燕铁衣道：“你是说，他知道我了，但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裴咏点点头。

清楚缓慢的，燕铁衣又道：“你们之间的仇恨，我曾否听你提及过？”

裴咏悲伤的摇头。

燕铁衣道：“为什么你一直没向我提过呢？你的每一件事我都差不少知道呀！……难道说，这是近一年中才发生的么？尚是早有远因，才件近果？”

裴咏沉沉点了点头。

燕铁衣双手互扭，沉沉的道：“为了什么？财？色？亲仇？”

第一次裴咏又是摇头，待到燕铁衣说出那个“色”字时，他才艰涩的点点头。

吁了口气，燕铁衣道：“为了女色？是那一个？我认不认识？”

裴咏“啊”“啊”两声，却连连摆几下头。

这时，一侧的庄空离低声的道：“魁首，这么个问法，要问到几时才搞得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总得怎生想个比较直接了当且又容易领悟的法子才是！”

说着，他又凑近燕铁衣耳边道：“我说几句话魁首不要生气——据我看，蜚兄折磨受得太狠，他之所以能支撑着来到这里，无非全是一股强烈的精神力量支持，希望能见到魁首藉以申诉冤怨，并盼魁首能替他雪耻复仇，如今他既已到此，这点意志力便将很快消失，我看，若不再问由个所以然来，只怕他就要崩溃不支了！……”

点点头，燕铁衣苦恼的道：“这些我全明白，而且我心中的急愤焦恨更不用言喻，但是，我们用什么法子才能很快搞清事情的内容呢？”

庄空离沉吟着道：“真伤脑筋，他既不能说，更不能写，这就叫人费斟酌了……”

突然燕铁衣道：“有了，我倒想起一个法子。”

庄空离忙问：“什么法子？”

燕铁衣头也不回的叫：“崔厚德，马上去找一只大号墨盘来，要带着浓墨汁的！”

崔厚德立即转身而去，顷刻间，他已手捧一只四方形的雕龙“清石墨盘”进来，而且，墨盘上墨汁淋漓！

亲自接过，燕铁衣放置在裴咏脚下，他仰起头，镇定的道：“裴咏，你

口不能言，手不能写但你的脚尚可以动弹，你用脚尖蘸着墨水盘里的墨汁，就在地下简单画出我要问的问题吧！”

混浊的独目中也突然显出光亮来了——似是赞许燕铁衣的智慧超人，裴咏开始颤生生的伸出他那只穿着破烂青布鞋的右脚尖，以脚尖蘸满了墨汁，晃晃沥沥的与自磨石的光滑地面接触，但是，由于他身体受创太深，早已心余力绌，所以脚尖触及地面之际，因为抖索抽搐得太厉害，除了一下子染沾了几团墨渍之外，任什么也没写出来！

燕铁衣叱道：“扶着他！”立即抢前一步，崔厚德小心翼翼扶稳了裴咏双肩，这一来，他才算勉强定住了一点！

急促的，燕铁衣问：“先告诉我，裴咏，是谁害你如此？”

那只又破又烂的右脚鞋尖，在地下颤抖抖的移动着，东一滑，西一拉，终于形成了两个乱七八糟，沾污狼藉得几不可认的字体：“胡绉！”

庄空离恶狠狠的叫道：“是粉面狼君！”

燕铁衣冷寞的看着地下这个歪斜离谱的字体，微微点头，他又轻徐的问：“既为了女色，那个女人是谁？”

抽搐着，裴咏又开始以脚尖沾墨画地——原来的“胡绉”两字，已被庄空离用衣衫下摆伏地拭净了。

歪歪斜斜的，裴咏又划下四个字：“我妻沉娟。”

微感愕然，燕铁衣忙道：“你娶妻了？怎的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裴咏又抽搐得更剧烈了，他竭力把持，喘息粗浊，好不容易又用脚踏下了三个字：“十月前。”

燕铁衣急问：“为什么姓胡的要对你下这样的毒手？他强霸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妻子引诱他来陷害你？”

但是，裴咏这时却再也无力坐稳了，他独眼翻动，混身急抖，双腿不住的痉挛，喉咙中的“啊”“啊”声也变成了低弱的“呼”“呼”直响，左腮子洞里更是分泌出大量浓白的黏液来，整张不成人形的脸孔已全部缩曲歪扭！

庄空离惊道：“不妙了！”

燕铁衣嗔目大吼：“熊道元——”牢牢扶着裴咏的崔厚德已是额上见了汗，他呐呐的道：“约莫快来了，魁首，约莫快来了！……”

裴咏虽是油乾灯尽，气息奄奄，却仍在用力摇头，喉咙中咕噜不停，燕铁衣瞪眼咬牙，话声出自唇缝：“你再挺一下，裴咏，只要一下，大夫马上就要来了”就在这时，门外廊上一阵杂乱惶急的步履声已一路响了过来，很快的，熊道元喘息着扯进了踉踉跄跄，上空气不接下空气的那位秃顶大胖子李大夫，李大夫手提竹编药箱，已累得一张胖脸涨成了猪肝色！

这位大夫甫一入室，首先慌着向燕铁衣致意，一面喘着粗气：“魁首啊……”

啥事哪？我们熊老弟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拉着我拚命跑，连脚底都沾不了地啦，天爷，我这个身体……”

燕镇衣刚烈地道：“李大夫，少罗嗦了，马上替我这位朋友施救！”

连连点头，李大夫转身望向裴咏，而这一看，惊得他几乎便一口气憋傻了，瞪大了一双小圆眼，他恐怖的叫：“我的老天……”

燕铁衣大声道：“快一点！”

机伶伶的一哆嗦，李大夫连声答应，赶紧走上前去，嘱咐崔厚德将裴咏平放榻上，一面手忙脚乱的急急为裴咏检视检查的，这时，裴咏的情况已是更糟！

站在室中的那张雕花圆桌边，燕铁衣不禁百感交集，心中悲痛不已，他亲眼看着他的这位好友落得如此惨况，也目睹他的这位好友逐步走向死亡之途。但是，他却无法可施，无力能展，甚至尚不清楚其中的因果所系……

庄空离也来到一边，沉郁的道：“魁首，我看裴兄是凶多吉少了……”

燕铁衣冷凄凄的道：“换句话说，谋害他的那人也就凶多吉少了！”

眼角的肌肉跳动一下，庄空离道：“我也很难过，魁首，我知道在五年之前，于『北固山』上，裴兄会在一条『白娘娘蛇』的毒液危害下救过魁首一命……”

沉重的点头，燕铁衣空洞的道：“不错——那一次若非是他，我如今早已骨化灰飞了……我和他不仅是情感上的契合，更混杂着不可或忘的恩义……”

庄生离叹息一声，道：“天不假年，可惜……”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要怨天空离，该怨的是胡绚那杂种！”

在榻边诊治中的李大夫，缓缓回过身来，他那一双小圆眼中充满了无奈及绝望的神色，沙哑哑的，他开口道：“魁首，这位兄台有话要向你说明……”

不可抑止的震了震，燕铁衣脱口道：“你是说不行了？”

难堪的笑了一下，李大夫多肉的鼻头抽了抽，他呐呐的道：“请恕我，魁首，他，——他来得太晚了——”声震屋瓦的大吼一声，燕铁衣叱道：“什么意思？”

急忙趋前，李大夫苦着脸道：“魁首……这位朋友被折磨得太久，全身上下创痕累累，又因为在某处极为污秽的地方耽得太久，身上染满了毒疮，那是些坏血腐肌的毒疮，而且，他体格太弱……这是曾经大量的流血与过度的确饬所造成……他能活到如今，已是奇迹了，一定有股什么无形的力量支撑着他，否则，以他周身溃烂至此，血竭气虚，又受过这等的肉体上的暴虐来说，他早已完了……”

沉默了一下，燕铁衣苍凉的道：“真……不行了？”

李大夫嗫嚅的道：“如还有一丝希望，我也含尽最大力量的，魁首……”

燕铁衣低沉的问：“他的嘴？”

用衣袖拭拭额门上的汗水，李大夫道：“那是被一种极细的羊筋肉线缝合的，魁首，作工很精，但残酷无比，当初在缝合的时候，一定是先将他的唇片割削，在血肉未乾之际将上下唇黏接在一起缝实，所以才会生合黏接……照这唇痕结疤的情形看来，恐怕也有四五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顿了顿，他又道：“至于他左腮所开的内洞，也是人为的，这……太狠了，大约他那什么仇家还不甘让他活活饿死，便开工这么个孔还能叫他自腮孔上灌塞饮食，虽然这会极为不便的，但却不失为一个在这种状况下，再叫他活下去的好法，只是，唉！太折磨人了……”

燕铁衣冷硬的道：“是的，太折磨人了，而且这个人却是我最好的朋友……”

李大夫肥厚的下颌颤了颤，他尚未及回答什么，在榻边照顾着裴咏的熊道元已焦急的回头叫了起来：“不好了，魁首，裴爷怕要……”

一个箭步来到榻前，燕铁衣的目光触及裴咏那张已形同死灰的丑怪面孔，不觉一颗心骤然下沉，三十余年的生命过程中，他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人多的灭寂，这一刹那，他知道，又要再见一次了！

那双混浊血黄的独眼这时却暴睁着，裴咏死死的盯视着燕铁衣，突出的喉咙不停上下移动，近秃的双肘也在想努力举起……

握住那双断肘，手指轻轻摩挲断处瘰结的疤痕筋络，燕铁衣俯身下去，嘴唇凑在裴咏的耳边：“老友……你安心的去，我以找的生命保证……我会为你报仇，我一定索回那人所欠你的债，我一定将你所遭受过的委屈痛苦再还给他，老友，相信我，我一定会这样做，而且我也一定做得到……”

混浊血黄的独眼闭了闭，裴咏似是表露出他的安慰与信任，但是一闭之后，他又睁开，仍然带有那种祈求渴切的神色凝注燕铁衣，喉咙中响得更急了！

嗓音是沙哑的，瘖哑的，燕铁衣接触老友的目光，似是痛到了心底，他强忍住鼻端的酸楚，涩涩一笑：“当然，我也会弄清楚你妻子的事，她如果是被霸占，那么，她必获自由，我更将在她有生之日尽心去照顾她，她如有亏妇道，对你不起，老友，你也不用再怀遗恨，我也同样要使她付出代价！”

突然，裴咏似乎使出了他最后的力量，猛然坐起，紧紧抱住了燕铁衣，一边摇头，一面血泪并流——他在表达他的感激，他的悲楚，他镂心刺骨的哀痛，以及另一些什么……。

燕铁衣也紧紧拥住了裴咏，他没有丝毫避讳那种来自老友身上的恶臭气息，紧紧的搂抱着裴咏，却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裴咏……为什么你不早来？为什么你又这么早去？”……用自己的脸贴着裴咏的脸，燕铁衣在默默的号啕，在心底咽泣，他感觉得出那种永恒的死亡气息在凝结，那种可怖的魂魄幽鸣在传响，于是，渐渐的，裴咏的头颈软软垂斜，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

旁边，熊道元轻轻扶着裴咏刚刚断气的身体躺下，崔厚德则搀起半跪于地的燕铁衣，他低哑的道：

“裴爷……已经去了……”

庄空离也哀伤的道：“魁首，你还是到外边歇着吧，我叫他们料理裴兄后事……”

没有回答，燕铁衣默默凝视着榻上那具已失去了生命意识的尸体——那是他的好友，他的救命恩人，但是，却死在他的怀中，如此悲惨含冤的死在他的面前空具一身绝学，掌握如此霸业的群枭之雄，又能在此刻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时光虽是倏忽的，但总也在它的流逝中形成了一些什么——那便是人类相互之间的情谊与仇恨，而今，燕铁衣的悲伤不仅是仇恨的续接，更是友谊的灭绝，就算对死者的怀念长长远而隽永的吧，但那也较之实质的盛触要空虚渺茫得多了这就是裴咏，他已不再悲哀，不再欢笑，不再痛苦与不再怨恨，他已没有了任何七情六欲的感受，可是，这样的僵木幻灭却是不甘心的，不情愿的——人生即是似现在的显示么？匆匆来去，只留下满腔悔恨！

低沉的，庄空离叫：“魁首——”。海然望了他一眼，燕铁衣苦涩的笑笑：“你曾有过这么一个朋友么？相交五年，连心系意，他还在你生命垂危之际拯救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毫无意兆的来了，来了以后，却像这个样子死在你的面前，你的怀里？”

唇角抽搐了一下，庄空离呐呐的道：“不要太伤心，魁首——”“这是场恶梦，令人断肠的，可咀咒的恶梦——但是，等梦醒了，这一辈子，也就差不多了——”庄空离沙哑的道：“我们会为他雪恨的，魁首——”叹息一声，摇摇头，燕铁衣道：“厚葬他，空离，要厚葬……裴咏生前没得着我的照顾，在他死后，也只有这样来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了——”庄空离严肃的道：“放心，魁首，我会使你满意！”

于是，没有再说什么，燕铁衣行向门外，只是，脚步迈动之间，却是那样的踉跄不稳了。

第二章 追骑动 荒林怪叟

火赤的骏马，红皮缀着银锥的鞍镫，紫色的紧身衣外罩紫色的袍，燕铁衣的长剑“太阿”斜背右肩，短剑“照日”直挂左胸，就这样，他只带着熊道元、崔厚德两人离开了“楚角岭”，直赴“钱塘镇”——裴咏的居处所在，也是可能找出这场悲剧延展下去的地方。

一路上，燕铁衣沉默地不发一言，他的目光是冷寞的，表情是生硬的，眉宇之间，宛似凝视那一抹接合了抑郁的仇恨——这与他以前每一次远行之际的谈笑风生习惯大相迥异。

当然，熊道元与崔厚德更不敢说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当家的个性，也了解他的心绪，他们深深晓得。当他们的魁首不愿开口说话的时候，那一个先开了口就隔倒寮不远了。

两个人都没忘记，在裴咏死去时燕铁衣的悲恸，以及当燕铁衣在纯堂口里查询不出那胡绚的踪迹时的震怒，他们很清楚燕铁衣现在的想法，同时也希望那胡绚最好早点自决了事，因为，当燕铁衣找着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可能就会太贱了。

轻轻摩娑着马头的赤红须毛，燕铁衣一只眼睛漠然注视着两侧向后倒退的景色，淡淡的开了口，说道：“你们说，“青龙社”已算是道上一个够份量的组合么？”

熊道元与崔厚德互觑一眼，然后，熊道元小心的道：“这是毋庸置疑的，魁首。”

燕铁衣冷冷的道：“那么连一个下三滥的胡绚下落也不知道？”

舐舐唇，熊道元直楞楞的道：“魁首，是这样的，那胡绚在以前素来与我们没有瓜葛，亦无牵连，可以说在裴爷出事之前，咱们根本就不注意这个人——也没有注意他的必要；因此，突然要找这个人的时候，也就不容易马上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们的力量很大，人手分布极广是不错，但我们也无法立即探悉江湖上每一个人的行踪，所以……”

燕铁衣哼了哼，道：“虽然你说得有理，但我听着极不舒服，熊道元，你令我不舒服了！”

熊道元叹了口气，惶恐的道：“回禀魁首，我只是照事实说话，绝没有半点敢唐突魁首之处。”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其实，我心里也自有数，只是——唉，这几日

来不知怎的，明明看着是的事也变成不是了……”

熊道元谨慎的道：“魁首，我们到了“钱塘镇”去找谁呢？”

燕铁衣道：“第一、我们可以详询裴咏的左邻右舍，问一问事情发生时的经过，假如他们知道的话。第二、我们找“钱塘镇”当地的武林人物，有头有脸的武林人物，打听打听姓胡的下落，这只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至今不知胡绚的踪迹，而又一时找他不着，也只好先用这个法子试一试了；否则，等我们的谕令发交下去，再等他们得到消息回报，这一来一往，就要太费时日，我不耐烦等候这么久，在没有替裴咏报这血海深仇之前，每一天对我俱与每一年无异！”

随后左行的崔厚德插口道：“魁首，这件事其实用不着魁首出马办的，只要魁首一句话交待下去，“青龙社”各方所属即便会全部出动，追骑四出，还怕那胡绚飞上了天？”

燕铁衣静静的道：“心意，崔厚德，这是个心意。”

熊道元谨慎的道：“姓胡的那小子，魁首，莫非还有什么特别大不了？”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只是听过他的名号，有关这王八蛋的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事实上我也不需要清楚，因为这并不重要，就算他是皇帝老儿的小舅子，这一样我也要活刚了他！”

崔厚德笑道：“泉霸亲征？所向披靡，这是毫无问题的！”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希望是这样的了……”

仿佛有些弹不掉，挥不去的阴影覆盖在燕铁衣的心上，他有点提不起兴致来说话，在吁过那一口气之后，他又沉默了下来。

就这样，在僵冷的静寂中，他们一路朝下赶去，仰望灰翳的天空，远眺远近的景色，跟着不徐不缓的蹄点，地面便一大段、一大段的抛到后面去了。

当夜色初降，燕铁衣却毫不迟疑的越过了眼前一个可供歇足的小镇，他要尽可能的多赶一程。

当夜色深沉，他们已错过宿头。

在黑黝黝的夜暗中，燕铁衣放缓了车速，旋头四处眺望，但他没发现什么，除了高山，就是林野，找不着能以打尖过夜的地方了。

摘下马首旁悬挂的羊皮水囊，拔开塞子，灌了几口水，燕铁衣一边将水囊再挂回去边问道：“累不累，你们两个？”

崔厚德揉着屁股，咧嘴苦笑：“如说不累，魁首，我们就是在骗你啦……”

熊道元也道：“老贾说，连双腿胯骨也麻木了，魁首……”

燕铁衣笑道：“那么，我们便找个合适所在歇一宵吧！”

崔厚德四处看了看，摇头道：“这里正处穷荒僻野，除了山就是林，只怕离开这条路就连块平地也找不到了，魁首，到那里去过夜呢？”

移动了一下坐姿，燕铁衣道：“实在找不着的话，那就在林子里宿一宵也好！”

舐舐厚唇，崔厚德道：“夜深露重哪，魁首……”

横了自己这个忠心手下一眼，燕铁衣叱道：“道上混的人还怕这么点折磨#夯出息的东西！”

熊道元道：“我可没说，魁首……”

哼了哼，燕铁衣正想讲什么，目光瞥处，哈，却发现在右侧方一片林

子里，竟隐约出现了一点灯火，他立即朝那个方向一指，道：“你们看，睡觉的地方来了！”

熊道元与崔厚德急忙望去，也都发觉了那点闪闪灭灭的灯光，崔厚德大喜过望，度幸的道：“可不是，哈，不求别的，只要有一张干草铺成的床，让我能够四平八稳的睡上一觉也就行啦。”

熊道元却呐呐的道：“怪了，怎的我们方才便没有看见这点灯火？”

燕铁衣“呸”了一声，道：“这条路是弯曲的，刚才我们正走在曲角上，那里看得见？呆东西！”

连连点头，熊道元道：“一直在说着话，我倒忘了这一点，我，我还疑惑是“鬼火”呢！”

崔厚德喃喃的道：“天爷，这是个老疯子……”

燕铁衣歪着头，笑嘻嘻的道：“别这么跋扈，行么？”

大吼一声，“人狒狒”黄节操狞厉的道：“任你再说什么也是白饶，乳臭小子！”

熊道元高声道：“姓黄的，来来，我们哥俩先亲热亲热再说！”

低促的，崔厚德道：“魁首，让老熊放倒这头老狗！”

燕铁衣平静的道：“算了，我们有我们的事要办，不找这些麻烦……”

说着，他转向正在跃跃欲试的熊道元：“退回来，道元，我们走吧进”

熊道元瞪着黄节操，狠狠的道：“便宜你！”

横身一拦，这位“人狒狒”怪叫道：“走！往那里走？既然来了，不留点什么就想走于没有那么便宜，你们用不着便宜老夫，老夫更不会便宜你们！”

燕铁衣笑笑道：“那么，老先生，你来阻止我看！”

转过身，燕铁衣就往回走，但是，他刚一转身，二条黑影只那么微微一晃，嗯，竟已到了面前——好俊的“大挪移法”，轻身术的上乘修为！

瞧着黄节操，燕铁衣道：“你好快，老先生……”

黄节操凶恶的道：“小子，比起你来，大约是快上那么一点！”

燕铁衣正在考虑着怎么处置这个他不想动手，又难以不动手的局面时，林子外，已有一阵衣袖带风之声迅速接近了。

第三章 人狒狒 心果如兽

他听到了，黄节操也听到了，黄节操双目怒张，咬牙道：“好呀！你们居然还有帮手，没关系，小子，你们还有多少人不妨全叫出来。看看老夫能不能摆平你们一地！”

黄节操才说完了话，黑暗中人影闪晃，一个全身黑衣的青年人，已慌慌忙忙的奔到近前。

那年青人约莫二十来岁的年纪，很消瘦，脸色苍白，双目失神，只二十来岁却有着中年人的憔悴与老年人的落寞形态，他显得有些惶然，有些狼狽，有些掩藏不住的渴切及忐忑；发现了燕铁衣他们，这年青人倏地站住了，他朝他们疑惑的打量了一会，才慢慢的，带着几分古典意味的走近来了。

“呔！”黄节操向着那年青人大喝一声，喝得人家猛的一愣，他那张大毛脸便似蓬涨了一样，显得更加狞恶：“小畜生，你们还有多少同伙？不妨全叫出来，省得我老人家费事！”

年青人吃了一惊，迷茫的道：“同伙？什么同伙？”

黄节操大怒道：“你还演什么戏！你是怕你这三名同伙不是老夫对手，这才现身相援的，是吗？没关系，老夫索性放大方点，你们有多少人，不妨一齐出来，老夫等着就是！”

咽了口唾沫，年青人迟疑了的看看燕铁衣等三个人，呐呐的道：“老丈，你大约搞错了，我不认识他们，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同伙”，我是独自一人来的……”

燕铁衣闲闲地道：“他说的对，我们不认识他，他不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重重一哼，黄节操道：“方才你说“找来”，你“找来”这里做什么？”

年青人强颜一笑，涩涩的道：“我是来拜谒一位人称“人狒狒”的黄节操老前辈！……”目光四顾，他呐呐的道：“不知老前辈在那里，尚望老丈指点……”

燕铁衣笑着指黄节操，道：“喏，他老先生就是了。”

烘容立整，年青人一拂衣袖，趋前便拜：“后学末进陈品端谒见黄老前辈，尚请黄老前辈……”

一下让开，黄节操厌烦的连连挥手叱道：“什么玩意？少给老夫来这一套，你有话就说，有屁快放，不要摆副架势出来拍我老夫马屁！”

呆了呆，陈品端难堪的站了起来，他那张苍白的脸孔也不禁泛了朱红，搓着手，他嚅嚅的道：“是，前辈，在下有件大难事，特来拜求前辈，因为，只有前辈才能援救在下渡此难关……”

黄节操冷冷的道：“你是来要老夫的“紫金丹”？”

连连点头，年青人踏进一步，恳切又忧戚的道：“是的，请前辈宜赐在下一粒前辈珍藏奇药“紫金丹”，以便在下带回给病中老母服用……家慈染恙数月，请遍四乡名医，搜尽各色药材，却俱皆罔效，家慈沉着非但毫无起色，更见日趋沉重！

前辈，在下家道本不富厚，为了给家慈治病，几月来早已典空卖尽，负债累累……

但这些完全不值一谈，重要的是家慈的病况，前辈，为人子者岂能眼见老母受苦而仅束手徘徊，定是上天默佑，正在在下四处奔走，求医告贷之际，恰有一位云游高僧于半途中巧逢在下，承他好心垂询在下何事如此忧惶不宁？经在下将上情详告后，这位大师父便自告奋勇，偕同在下返舍探视家慈之疾，大师父再三诊段问脉，确定家母所患，乃是一种罕见肝疾，且已达到濒危之境了……这位大师父率直相示，他亦无法可施，但是，这位大师说，只有一椿法子可救家慈性命，他说，他说……”

黄节操寒着脸道：“说什么？”

陈品端吸了口气，抑止住心头的悲痛，苦涩的道：“他说，除非求得前辈所提炼的“紫金丹”为家慈服下，否则便无他法可施，并且又指引了前辈清居之处，是而在下才连夜赶来相求……”

大吼一声，黄节操叫道：“那个秃驴是不是一张脸红通通的，大鼻子，还蓄了把白髯？”

陈品端惊喜的道：“正是，前辈，正是，莫非前辈与那位大师有旧？”

“呸”的吐了口唾沫，黄节操咆哮：“有个屁的“旧”！好个明空和尚，你给我找的好麻烦，也不过前天才在林子外和你打了个照面，连你向我合十我全没理会，你这狗肉和尚，居然仍不知趣，竟给我在外头宣扬起来，可恨哪，可恨！”

陈品端惶恐的道：“前辈且请息怒，明空大师也是出自善意，一片佛心，这才是指点在下前来向前辈求赐仙丹，却非他意……”

黄节操一挥手，叫道：“去去，老夫这里又不是娠济院，救难所，那有什么金丹银丹乱施舍人，走，快走！……”

陈品端急道：“务请前辈看在家慈性命垂危，饱受病苦折磨的份上惠赐宝丹一粒，晚辈永感恩德，铭感五内……”

黄节操突然狼号也似的怪笑起来，指着陈品端鼻尖道：“你这小兔崽子当我是什么人？你老娘生命垂危干我鸟事！你老娘饱受病苦又干我鸟事？是我令她生命垂危的么？是我使她染疾患病的么？我和你有什么牵连瓜葛？凭什么要赠你“紫金丹”一粒？你以为这“紫金丹”是容易得来的么？你以为是随便花个三两吊制钱便可到处买到的玩意么？小兔崽子，你迷了心，失了魂啦，你那七窍才只开了六窍哪……”

脸上是一阵红，一阵青，陈品端的身子不禁颤慄着，泪珠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他悲痛又羞耻的道：“老前辈，只求你行行好事，救我母亲一命，老前辈，我会终生感念你，为你老立长生牌位……”

黄节操暴跳如雷的吼叱：“混帐东西，不开眼的小兔崽，畜生，如若不是你态度倒还恭顺，你自己的一条手臂也早被我拿下来了，遑论你那老虔婆的母亲！你滚不滚？再不滚老夫便不客气连你一并收拾掉！”

缓缓跪下，陈品端痛苦的哭泣着道：“前辈，只要……前辈俯允惠赐丹一粒……在下宁颐自断一臂……以谢前辈，前辈……恳求你老行椿好事，留椿德吧！……”黄节操猛的一黑脸，冷酷的道：“做你的春秋美梦！姓陈的小兔崽子，不管你用什么法子苦求哀恳，也休想我意动心！”

陈品端大哭，拜倒在地，哀哀的叫道：“前辈，求求你，求求你……我给你老叩头……”

飞起一脚，踢得陈品端“吭”的翻了个滚，黄节操狂笑道：“叩头？去你的蛋，你便自绝在老夫面前，也一点用没有，小兔崽，有种你便上来与老夫比划比划，你赢了老夫，“紫金丹”一粒任你取去，你输了，就算你不自己割下右臂，老夫也会为你代劳！”

陈品端从地下爬起，叩头点地，“咚”“咚”作向，一进号啕大哭：“晚辈不敢冒犯前辈……晚辈也自知不是前辈对手……求前辈慈悲，求前辈开恩……前辈，你老救救我母亲吧……”

狰狞的一笑，黄节操慢慢走了上来，他邪恶的道：“你哭吧，你叫吧，看老夫折你一臂，也给这几个兔崽子做个样子瞧瞧！”

于是，一直冷眼旁观了好久的燕铁衣，不禁摇头叹了口气，他半睁着眼，轻柔的叫道：“陈品端！”

哭泣叩请中的陈品端闻得叫唤，悚然抬头，他泪痕满面的转头瞧向燕铁衣。燕铁衣又朝正在向前面逼近的黄节操招呼道：“还有你——我的“前辈”！”

黄节操站住，吃人似的一双牛眼瞪着燕铁衣，暴戾的道：“如何？”

闲散的，燕铁衣道：“你先别忙惊动手，老先生，只要你想松散松散筋骨，总会有人陪着你玩，而且包管不让你失望便是！”

黄节操不屑的一哼，道：“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燕铁衣道：“给我讲几句话的工夫，然后你再整治我，好吗？老先生，我也求求你，行行好事！”

也不管黄节操答不答应，燕铁衣转向脸上灰泪斑杂的陈品端道：“朋友，你先站起来如何？”

陈品端点头，支撑着站起，他沙哑的带着哽咽声道：“这位兄弟有什么指教？”

燕铁衣道：“请问你习过武么？”

陈品端艰辛的点了点头，呐呐的道：“学过……”

燕铁衣一笑道：“学了几年？”

陈品端拭拭泪，沙着声道：“五六年……”

燕铁衣稚气的又笑了，“五六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如果有个好师父教，再加上自己肯下苦功，五六年的琢磨，很可以学到一身不错的本事……”

陈品端迷茫的道：“兄弟你的意思是？”

嘻嘻一笑，燕铁衣道：“非常简单，和这位老先生较量一下呀；他的规矩是如此——打赢了他便可以得一粒“紫金丹”，你为什么不和他拚一下呢？他都不在乎动手动脚，而且颇好此道，你还有什么客气的？”

陈品端摇摇头，悲哀的道：“我不能向一个有所企求的人动武……”

燕铁衣道：“那是他的规矩……不动武，便拿不着“紫金丹”！而且，为了你的令堂大人的事，你也应该试上一试呀！”

深深叹了口气，陈品端沉沉的道：“我这身功夫，决不是他的对手……在来此之前，明空大师业已告诉了我……他曾经叫我在他面前演练过几趟拳脚，然后，他明白指出我的修为断非黄前辈之敌，连试都不用试……”

燕铁衣平静的道：“那么，明空大师也曾告诉你这位“前辈”的规矩？”

陈品端点点头，道：“他说过……”

“既是如此，你还来做什么？”

陈品端嗫嚅着道：“明空大师告诉我，叫我苦求黄前辈试试，他也说过希望很小，……但是，我不管有没有希望总得前来求他……你知道，我……不能眼见我的母亲如此痛苦下去……我受不了……只要有一线生机，粉身碎骨，我也会倾力以赴……”

燕铁衣笑笑道：“你倒是个孝顺儿子。”

陈品端难过的道：“兄弟，你年纪还轻，不知道幼失怙恃的痛苦……我已没有了父亲……我决不能再让病魔夺我的亲娘……那已是我在人间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宁肯一头撞死，也舍不得叫我娘受苦受累……”

燕铁低沉的道：“很好，我也钦佩有孝心的人，那么，你便和这位“前辈”，拚上一遭试试……”

陈品端酸楚的道：“我……我打不过他！”

杭梢子一扬，燕铁衣道：“但你总得试试，对不？你只有试试，才多少有点机会。如你不试，就算你跪在他面前跪断了腿，哭肿了眼睛，他肯有一点回心转意才怪；这位“老前辈”就是这类的人，吃硬不吃软哪！”顿了顿，又道：“况且，你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至多叫他折掉一条右臂而已，你不是本来就甘心为了令堂损一条右臂么？”

陈品端咬咬牙，道：“好！我试试！”

燕铁衣拍拍他肩膀，道：“错不了的，朋友，你一试就会知道，有孝心的人，上天也会保佑他，帮助他的，你定下心来，去和这位“老前辈”印证印证吧！”于是，陈品端拭干了泪痕，深深吸了一口气，踏上几步，拱手道：“黄前辈……”黄节操奸笑道：“怎么样？你采纳了你那新交朋友的意见，要和老夫玩一趟么？”

陈品端咽了口唾沫，干涩涩的道：“老前辈规矩如此……在下……逼不得已……”狂笑如雷，黄节操斜着一只眼道：“你不会是老夫对手的，绝对不是老夫对手的，老夫不用较量，便可以如此所言，哈哈，各形各样的两道人物，老夫看得太多了，你不是那种能以致胜的角色，不是，不是……”

脸色是白中泛青的，陈品端凄然道：“在下也自知不是……但前辈却非逼着在下做不可……在下……”

黄节操大吼一声，道：“当然非要你这样做不可！这是给你一个教训，一个惩罚，也是给天下所有觊觎老夫珍藏“紫金丹”的蠢贼宵小之徒一个教训，一个惩戒，好叫他们知道老夫灵药之不可妄求，无以夺取！”

陈品端委屈的道：“前辈，在下全是为了医治母亲，才敢前来有烦你老，决非为了自己，无论如何，在下也不敢有丝毫“妄求”、“夺取”之心……”

黄节操“呸！”了一声，愤怒的道：“无论你说些什么，老夫全认为胡扯，一概不听，一概不信，任你说得天花乱坠，目的也与任何一个前来此处的奸恶宵小相同！妄图取得老夫的宝丹！”

身体颤抖了一下，陈品端呐呐的道：“前辈切莫误会，在下此心，天地可表……”狞笑着，黄节操的凶狠形态已和一头真的狒狒般暴戾粗野了，他露出满嘴尖利的森森白牙，招呼道：“来来，不用多说，“紫金丹”就在你自己所能施展的本事上，小兔崽，你试着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下吧！”

深深吸气，陈品端有些惊恐颤慄的道：“前辈，我……”

一旁，燕铁衣淡淡的道：“不要含糊，朋友，和他干，听我的话……上天会帮助孝顺的孩子……”

艰辛的确了口唾液，陈品端面色苍白，额汗涔涔：“好……我试试……”

黄节操换了一种猫戏老鼠般的残忍戏谑的目光望着陈品端，他招招手，一张大毛脸上充满了得意又轻蔑神色：“小兔崽，快来吧，你还等什么？”

陈品端抹了把汗，声调有些颤抖的道：“前辈，请问？用什么方法向您讨教？”

黄节操大笑道：“主随客便，小子，主随客便。”

陈品端吸了口气，道：“在下想，便以空手向前辈求教……”

黄节操一扬言道：“反正任什么方法较量，你也不会有两样的结果，嘿嘿……”

陈品端咬咬牙，恭敬的拱手道：“请！”

黄节操大咧咧的道：“你先动手吧，小兔崽，别叫人家说我老人家欺负你小孩子！”

于是，陈品端身形一偏，双拳分左右打出，同时，两腿飞绞，猛然绊扣对方下盘，动作倒也颇为俐落。

怪笑一声，黄节操根本连动也不动，竹竿也似一条右臂慕的弹抛向陈品端面门，他后出手，但去势之快，却超越在陈品端的攻势之前！

惊叫着，陈品端猛然大旋身，跃转向旁，左手疾扣黄节操腕脉，黄节

操冷冷一哼，枯瘦的手肘倏沉，而只看见那条手臂才往下沉，却又在刹那间诡异无比的扣上了陈品端的肩头。

杰杰猝笑，黄节操狂风似的错步上前？跟着就想运力将手中猎物抛扔出去，陈品端这时已半边身子麻痹了！

可是，就在眼看着陈品端便要栽跟斗的瞬息间，黄节操却没有来由的突然肘弯一软，力道尽失，陈品端猛的挣出。

大吼着，黄节操两眼凶光四射的环顾四周，但见燕铁衣负手闲眺，熊道元与崔厚德全站在燕铁衣左右，毫无动作，更无异况。

一时间，黄节操以为自己突然脱了力，他不禁暗恨自己的疏忽，虎吼如啸，又飞身扑上！

左臂麻痛未消的陈品端，似是已被人家那种气势吓住了，他瑟缩的往后急退，双掌凌乱不成章法的挥舞推扯，黄节操几乎连眼也不瞧他一下，身形闪晃中，九十九掌连成一片，暴击猛压！

只见漫空的掌刃劲风在澎湃呼号，由四面八方涌合而至，陈品端惊得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他胡乱冲撞，拚命抵挡！形势已明摆着这位傻孝子就要在黄节操的铁掌如雨下流血毙命！

事情就有这种怪异法，当黄节操沉重的力道刚要沾上陈品端身体的一刹那，陈品端慕觉一股无形的柔韧暗功将他往右侧一带，这股功力运用得恰到好处，刚巧从黄节操的招式空隙中把他扯了出来！

陈品端的迷茫疑惑是当然的，但更惊愕的却是黄节操，他明明就要将敌人毁在掌下，明明已经快要成事实了，却在突然中又失去了对方的身影，九十九掌扑空击得泥沙飞舞，残叶四扬！

粗厉的吒叫着，黄节操咬牙切齿的咆哮：“好兔崽子！原来你还有两下子啊，我叫你装佯！”

满头汗水的陈品端冷汗透衣，心腔狂跳，他喘息着，面青唇白的哆嗦：“不……不，前辈……你切莫误会……在下……在下是……”

不再多说，黄节操“呼”声飞跃七尺，人在半空倏然有如风车似的旋转扑回，而在旋回中，指肘齐出，掌腿穿射，宛若一串暴雷似迎向了陈品端！

“天啊！……”

陈品端失声尖叫，招式更不像招式了，他手忙脚乱，进退失措的奔逃突腾，东指西打，又遮又年拦，完全失去了章法。

蓦的，当黄节操的攻击压头的一瞬，陈品端的身体又被一股无形的阴柔力道飞快托起，他腾云驾雾般居然凌空直飞丈把高，那股托出他的力道就在这时候猝收，他怪叫一声，又手舞足蹈的掉了下来！

再度扑空之后的黄节操业已双目充血，气涌如山，他厉啸连连，就像一头发野性的狒狒一般抓向半空落下的陈品端。

事情的变化是快速得无可言喻的，几如电光石火的闪动；黄节操左拳右掌，暴砸猛劈，恨不能一下子就将对方捣成肉泥，手舞足蹈中的陈品端早已神智混乱了，自保犹不可能，惶论还击！可是，挟以万钧之力攻来的黄节操？却又一次在即将奏功之际的须臾间，猝觉腰腿一麻，整个身形便失了准头，猛的踉跄，这一个歪斜不稳的踉跄间，手脚乱挥的陈品端，无巧不巧的一拳反击在黄节操那张大毛脸的下颚上，这一记胡乱挥出的反手拳相当沉重，一家伙打得黄节操闷哼一声。本来业已踉跄不稳的脚步也就更稳不住了。他“哎”、“哎”、“哎”的急叫着，但却仍然一屁股坐倒地下。

立时，燕铁衣拍掌大笑：“妙极了，妙极了，“前辈”输啦！”

接触，他又向犹在那里咻咻喘息，茫然不解的陈品端道：“恭喜恭喜，朋友，这一下你那颗“紫金丹”到手啦！你已战胜了黄“前辈”，好刺激美妙的一场龙虎争斗！”

愣愣的，呆呆的，陈品端几乎像在做梦一样喃喃自语：“我……赢不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燕铁衣忙道：“别在那里磨蹭了，朋友，快向“前辈”索取你的战利品呀，这是你该得到的，你用你自己本事得到的！”笑了笑，他又道：“正如黄“前辈”所说，“紫金丹”的能否到手，便在于你自己所具有的本事上；朋友，他曾叫你“淋漓尽致”的发挥，如今，你已经是这样做，而且也成功了……”

熊道元也大笑道：“有你的，哥们！”

一拍手，崔厚德亦帮腔：“果是真人不露像，老弟！”

抹着脸上的汗水，陈品端更是迷惘，更是糊涂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怎么会打赢人家的？这明明是不可能的啊，而先前他还记得自己履遭险厄，几不可免的情形，他对那一股在冥冥中助他的无形力简直不知要怎么去解释才好，他非常明白自己是靠了那股力量才会化险为夷，才能形成这个荒唐奇异的“胜利”的结局，但那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那怎么会发生的呢？

现在，黄节操已经灰头土脸的从地下挣扎着爬起，他一面抚摸着肿胀的下颚，一边又怨又恨又恶地瞪着陈品端，咬牙道：“你装得好……扮得像……小兔崽，你这阴险狡诈的小兔崽，你明明是布好一个阶阱，挖好一个坑叫老夫往里跳……可恨你还惺惺作态，装模作样……卑陋的畜牲，卑陋的小兔崽……”

陈品端呐呐的道：“前辈……不，不是我……我不知道……”

黄节操大吼一声，道：“住口，强词狡辩的混帐东西！你记着，不要叫老夫再遇上你，否则，你的乐子就无穷了！”

一边，燕铁衣道：“话你这么说，但“紫金丹”可不能不给呀！”

熊道元接口道：“打输打赢不打赖啊，老先生！”

崔厚德也道：“可不是么！前辈岂能失去前辈的风范！”

韩发耸立目光如刀，黄节操愤怒的大吼：“都给老夫闭上你们那一张一张臭嘴，老夫自来言行如一，不用你们三头畜生来插言帮腔！”

陈品端惶惶不安的道：“前辈，在下……很抱歉，但在下实不知为什么……”

咆哮着打断了陈品端的话，黄节操叫道：“不用多说了，就算老夫阴沟里翻船，八十老娘倒蹦孩儿！”

说着，他伸手入怀，掏摸了半天，换出一只又脏又皱的小布袋，伸两指入内，拈出一粒龙眼大小，浑圆又深紫泛金的丹丸来，隔着这么远，当他拿出丹丸的一刹那，即便有一股清芳的药香四溢，这股香味闻入鼻中舒适无比，淡雅幽远，淳而不腻，令人心神俱为之一爽！

黄节操抛手掷出，叱道：“拿去！”

陈品端慌忙伸手接住，那一粒丹丸抛掷之力，却震得他倒退了三四步，才堪堪接牢站稳。

“嗝崩”一咬牙，黄节操痛恨的道：“你还在装佯，小龟孙！”

双手紧握着那粒“紫金丹”，陈品端“扑”的跪下，“咚”“咚”“咚”

叩了三个响头，感激涕零的道：“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前辈的大恩大德，晚辈铭刻在心，永不敢忘记，愿上天保佑前辈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哼”了一声，黄节操怪叫道：“快滚你的蛋，越看着你老夫这心头火就越旺，……哇呀，气煞我也！”

又叩了个头，陈品端匆匆站起；他再向燕铁衣重重抱拳，感激的道：“兄弟，不论今夜我是怎么拿到这粒“紫金丹”的，你对我的鼓励支持我会终生铭记，多谢你！”

充满坦诚意味的一笑，燕铁衣道：“不算什么！这只是人与人之间一点同情心和互助感的发挥罢了！且请早回，以免令堂倚榻焦盼。”

再次抱拳，陈品端又向熊道元与崔厚德点点头，然后，像来时一样，他又慌慌张张，踉踉跄跄的奔向林外。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走吧，我们也该上路了。”

朝前一挡，黄节操恶形恶状的道：“慢着！”

燕铁衣一派天真的道：“莫非老先生也要一人赏赐我们一粒“紫金丹”？”

黄节操吼道：“你们是在做梦！”

燕铁衣纯洁忠厚的面上，涌起一抹迷惑的表情，他道：“那么，老先生为什么不让我们走？”

黄节操冷冷的道：“你们也是和那小兔崽一样心思，想来夺取老夫的“紫金丹”，如今发觉不是老夫对手便想逃之夭夭？那有这么简单的事；你们也想一人要一粒？”

可以，只须交待了老夫我便行，否则，各自割下一条右臂再走！”

燕铁衣一指陈品端离开的方向，说道：“老先生，你因为坚持要和人家较量，业已失去了一粒丹药，莫非你还不藉机反省，尚要再失去几粒丹药么？”

黄节操粗暴的道：“相同的事情永不会发生两次！那小子，我自恨方才看走了眼，受了那小兔崽的蒙蔽，明明他有一身高强功夫我却没有察觉，反被他那副可怜模样所眩惑，这才失手上了他的当：吃了他的亏，但我确信，你们三个断不是那样的人物，你们也决没有他所怀有的精湛本事！”

燕铁衣连连点头道：“我们也并不想要你的“紫金丹”！”

黄节操冷笑道：“现在否认，已经来不及了！”

舐舐唇，燕铁衣轻轻的道：“我想，老先生……你大约平白失去了一粒丹菜，于心不甘，要把一口怨气发泄在我们几个身上，这才是你的真实意图，是么？”

狞笑着，黄节操道：“好聪明的小伙子，不错，你又能如何？”

燕铁衣道：“有没有商量？”

重重一哼，黄节操道：“老夫又不是卖青菜的小贩，那有兴致来与你讨价还价！”

燕铁衣道：“假如我也赢了，是否方可获得一粒丹药？”

黄节操恶狠狠的道：“可以……但你赢不了，你们三个谁也赢不了！”

笑了笑，燕铁衣道：“何以见得？”

黄节操大叫：“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就够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好吧！我们来玩玩。”

兴奋的一搓手，黄节操就像已赢定了似的得意大笑：“小子，你立即就

是要喊饶了，哈哈……”

背后的熊道元小声道：“魁首，给这个老王八来个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

崔厚德却失笑道：“看那老狒狒高兴得眉眼全笑做一堆了，等一下、可还不知道会是谁要喊饶呢……”

望了望沉黯的夜色，燕铁衣拂拂衣袖，一笑道：“这样吧，老先生，我们一无深仇，二无大怨，何必一定要明刀明枪的硬拚！你伤了我或我伤了你我全都不妥，我们不如改换另一种较为文雅点的方式，彼此尽尽兴也就算了，你以为如何？”

接触，他又补充道：“当然，如我输了，我这条右臂仍然割下奉送老先生你……换句话说，我们算是小赌一下，用我们所具有的本事为手段，却以我们的右臂一条，老先生你的金丹一粒为赌注，输赢大家一句话？不赖不痞，光棍落槛，好不好？”

略一犹豫，黄节操道：“你先说说是什么法子？”

燕铁衣笑道：“技击之道，无非快猛稳狠准为其中精髓，我们就以这个原则来比赛一下，你能赢我，便不用真打也赢定胜了，我能胜你，也不用真打便赢定胜了，所以，我们就来比试一下可以容括这些武学精要的项目，曾如说比比动作的快，纵掠的高或速，出手的准确性等，老先生以为如何？”

闻言之下，黄节操不禁心中暗喜，因为他的轻身之术乃是异常精湛，向能攀滕凌崖，借枝渡岭，颇为到家，而燕铁衣的提所几项比试题目中便有纵掠取胜的这一桩，黄节操自认至少已有一项他可以泰山稳笃，手到擒来了。

表面上却冷冷淡淡的，他道：“就是比试这三样么？动作的快速，纵掠的高速，出手的准确，还有其他的没有？”

燕铁衣摇摇头，道：“没有了仅仅此三项，它已足够，如果老先生三项或有二项赢了我，那么不用再交手我也一定输！”

黄节操嘿嘿笑道：“不用说“如果”，小子，你是一定输了。”

燕铁衣闲闲的道：“希望你能赢，老先生。”

“霍”的退后一步，黄节操道：“好了少罗嗦唠叨，题目业已出了，跟着就看我们怎么来做这三个题目，小子，比试的规矩如何？”

燕铁衣道：“也没有什么规矩，我们先比第一样……动作的快速！”

黄节操大声道：“怎么比法？”

往前一站，燕铁衣道：“我站在这里，先任由你用任何方式用武器向我攻击三次，你如打中了我就算我输，如果打死了我也算我倒霉，然后，假如我没有被你沾上或攻倒的话，就轮到我向老先生也如法泡制三次了，怎么样？”

黄节操想了想，道：“这个法子很好，可并非老夫要沾你便宜，而是你自愿要老夫先动手的，因此你输了可不能埋怨……”

拍拍胸膛，燕铁衣道：“当然，题目是我出的，应该由老先生占先以示公允。”

黄节操冷笑道：“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燕铁衣微微一躬，道：“请！”

大毛脸上浮现着那种就要宰人似的狠酷笑容，黄节操暗自窃喜朝的旁边移动着：

“你站稳啦，小子！”

燕铁衣道：“随时教，老先生！”

来势之快，宛若流光，黄节操不声不响的从斜刺里猝然扑至，掌影有若一串流星般撞向了燕铁衣！

更怪异的事情跟着出现了——燕铁衣居然身拉“呼”的飘浮起来，就像失去重量似的随着黄节操的掌风劲道转动回汤，黄节操的掌力老是差上那么半分便沾不上他的身体，劲道吐不了实！

于是，这第一击便落空了，神色大变的黄节操募的双臂抛起，头上脚上，闪电般倒仰着仿佛怒矢离弦，猛射对方！

燕铁衣“嘿”声吐气，飘浮的身体立即下降，在下降的瞬息硬生生的，完全违反力道运用惯性，往一边移出三寸，黄节操的倒仰腿就便跟着落了空！

身体的姿势尚未改换过来，这位“人狒狒”，已狂叫一声，右臂倏挥，在他的宽大袖口中，一抹极细如针的银丝已暴射而出……连破空之声也没带起！

甫始沾地的燕铁衣目光一闪，“噗嗤”笑出，他猛的缩肩收腹，同时伸右手将姆指食指圈接成圆，那抹银丝即由他手指圈成的圆洞中一掠而过！

一拂袍袖，燕铁衣笑吟吟的道：“三次已过了，老先生。”

汗水淋漓，喘息吁吁的黄节操气得猛一跺脚，他愤怒的叫：“你不用得意，小子，你也未见得能以胜过我！”

燕铁衣笑道：“当然，要胜过老先生你确是颇不容易，但我总该试试，是么？”

黄节操火辣辣的道：“你试你试，老夫有含糊之处？”

轻轻捏了捏鼻梁，燕铁衣道：“我先告诉你一下，我可是要用兵刃……我的剑。”

心里颇然已对燕铁衣的武功修为感到意外的震惊与迷惑，但黄节操仍抱有万一的侥幸的想法，而且他也不能在此刻此时稍有示弱之势，暗里一咬牙，他色厉内荏的咆哮道：“老夫管你用什么，随你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攻击，老夫也和你一样接触便是！”

燕铁衣缓缓伸手握住肩后斜伸而出的“太阿剑”柄，边笑吟吟的道：“真的？”

冷笑一声，黄节操严阵以待，怒道：“当然不假，老夫岂……”

这个“岂”字只在他舌尖上转了一转，尚未明明白白的吐出，青光闪处，黄节操的颌下一大片胡须业已被刮得精光，散飞四周飘飘落下！

尖号一声，黄节操魂飞魄散的踉跄跃退，却早已不及，颌下那片原是从丛茸毛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光溜溜的一片！

对面，燕铁衣仍然右手握着肩后的“太阿剑”柄，含笑卓立，好像根本未曾有过任何动作一样，只是他紫袍的前襟尚在微微飘动罢了。

倒吸了一口寒气，黄节操目瞪口呆，惊恐逾恒的喃喃自语：“妖法！——这人，有妖法……”

燕铁衣一笑道：“你输了，老先生。”

和的跳了起来，黄节操尖吼怪叫：“不服，我不服，你这不算本事，小子，你这是妖法，障眼法儿，这是茅山妖术，不是真本事……”

燕铁衣淡淡的道：“便算是妖法吧！老先生，我们原先早已说过，“不论以任何方式”的，因此，我们只看结果，不论手段，是么？假如我说了，不管你用什么妖法魔法，我也一样甘心情愿，不要痞，不要赖……”

窒了一窒，黄节操面红耳赤的道：“好！算是老夫中了你的诡计……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第二项……”

其实，方才燕铁衣的出手之快，乃是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只是他故意伸手执“太阿剑”，吸引了黄节操的注意，真正使用的却是他左胸前悬挂的“照日短剑”。

他的动作快得太不可思议，是而黄节操便难以察觉，甚至以为是“妖法”作祟了……现在，燕铁衣纯真又坦挚的笑着道：“第二项，就是比一比轻功提纵之术了，老先生，这项你认为应怎么个比法才公平合适呢？”

黄节操气咻咻的道：“老夫有法子！”

点点头燕铁衣笑道：“请说。”

黄节操咬着牙，恨恨的道：“我们用两个项目来决定输方，第一、置一物于老夫居屋之顶，我们两人由同一所在，飞身前往取物，谁先拿到且又抢先回至原处者为胜；第二、我们较量那一个跃得高，腾跃越高者为胜！”

燕铁衣笑笑道：“可以。”

疑惑着，黄节操又道：“你这小子，莫非又有鬼？”

燕铁衣道：“怎么说？”

双目翳张，黄节操道：“你好像胸有成竹，毫无紧张犹豫之态，你，你凭什么这么狂妄？凭什么如此轻松？”

燕铁衣一派淳厚的道：“别疑神疑鬼，老先生，因为我不太重视输赢的结果，所以才不象你那样患得患失，紧张失措！”

黄节操阴沉沉的道：“谁知道你又有何花巧？”

燕铁衣道：“开始吧，老先生。”略一沉思，黄节操自怀中拿出那只又污又皱的灰色小布袋——里内盛着他的命根宝贝“紫金丹”，他斜着眼道：“就此物预置屋顶，小子，谁先拿到且回至原处方为获胜！”

燕铁衣颌首道：“当然。”

腾空而起，黄节操头大身小的躯体在虚空中一翻一弹，“呼”的直凌屋顶，他伸手轻抛，小布袋刚好稳稳当当的落在屋背面瓦头上，然后，这位“人狒狒”身不稍停的回滚落地，他猛一挺展，又回至原处。

好漂亮的身法，黄节操算是露了脸，卖弄了一番，得意洋洋的咧嘴大笑，黄节操嘿嘿不停的道：“东西已放上去了，小子，你见着了！”

燕铁衣大赞道：“老先生好俊的轻身提纵之术啊！”

黄节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道：“也叫你见识了，小子，三十年苦练，岂是白费的！”

用力点头，燕铁衣道：“太惊人了，古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句话却是一点不错，就以老先生为例吧，这几下精才之技，岂也是在下三朝两载可以奏功的，难得，真是难得……”

大喝一声，黄节操道：“不用在这里阿谀谄媚，任你再怎么低三下四，老夫也要照规矩来，你休以为老夫会因此怨你！”燕铁衣忙道：“老先生放心，我虽然自知不敌，总也舍命陪君子就是！”

黄节操哈哈一笑，道：“这一遭，怕你可真要“舍命”相陪了！”

燕铁衣道：“请问，我们从那里到为出发点？”

用脚在地下到了一道浅浅凹沟，黄节操站到凹沟后面，与燕铁衣并了肩，道：

“就从这里开始，我说走，便立刻施展身法！”

燕铁衣点点头，道：“好，只要你说走，我们便开始。”

黄节操大声道：“要再回来这里，先到为胜！”

幸灾乐祸的熊道元，带极点戏谑的口吻道：“老前辈，让我来做仲裁，一定公平实在……”

黄节操恶毒的瞪了熊道元一眼，粗声道：“你给老夫站到一边风凉去……老夫自己有眼，用得着你们这些刁鼠洞狐之辈来做仲裁？配么？哼！”

第四章 剑如闪 笑戏狂豪

燕铁衣非常好玩的瞧着搁在屋顶背瓦头上的那只灰布袋，神色就像一个顽反的大孩子要开始一场恶作剧似的兴奋，因为这样，他的面庞也就越发显得年轻无邪，越发稚态可鞠了。

黄节操睹状之下，不觉有点忐忑不安，他怒冲冲的问：“小子，你在想什么？”

嘴里“啧”了一声，燕铁衣道：“我在想，老先生，这屋顶真高……”

哼了哼，黄节操道：“不要耍俏皮，小子，到时候恐怕你连哭也哭不出了！”

微微一笑，燕铁衣没有再说什么，表情上已在催这位“人彬彬”快点施令了。

深深吸了气，黄节操却藉着吸这口气的功夫，有意无意的悄悄朝前移动了一步-----他业已站过那条地下他自己所划的出发点浅沟了。

装做没有看见，燕铁衣索兴大方点，也有意无意的往后倒退了几步--- --等于让对方先抢出一个马头的位置！

大毛脸暗里一热，黄节操掩饰的叫道：“听着了！”

燕铁衣一笑：“唔。”

黄节操突然身形激起，有如狡兔离穴，快冲力抢，他出了老大一截，才远远丢下来那个字：“走！”

熊道元不禁脱口低骂：“卑陋！”

但是，燕铁衣不愠不怒，甚至一点也不焦急紧张，他笑咪咪的望着正在拚老命地向前飞奔，恶形恶状的黄节操，一直等他老人家已到屋前，甫始拔腿，燕铁衣猝然抽剑猛挥，借着挥剑之力，他整个身体斜斜飘飞，只见森森寒芒随着他的躯体蓦一波动，便“霍”的一声形成了一道浑圆如斗的光流，宛如一颗流星的曳尾横过苍穹，黑夜中白灿灿的亮光飞映一刹那，擦过屋顶，等到黄节操想要伸手取物之际，原来搁置东西的地方业已空空无也了！

屋顶上，竟节操骇然回视，天爷，燕铁衣早已安安稳稳的站在原处--- 站在那条用做出发点的浅浅凹沟之后，同时，他右手两指还轻提着那只小灰布袋，怪有意思的在那里晃来摇去呢……从开始到结束，黄节操并未曾发觉燕铁衣的影子，他整个的印象中，只是一抹闪电也似在他眼前掠过而过了--- 只这白光一闪，他所有的精力即已徒费，又落了个四大皆空！

一阵晕眩跟着一阵热血冲激，黄节操几乎就气愤怒悔的一头从屋顶上栽了下来，他用力抓住屋瓦，慢慢的吸泄气，竭力使自己平静，使已从纷乱急躁的情绪中恢复镇定，今夜里遇上的事已今个对自己的判断力与视察力

完全失去了信心……

好半晌，他总算顺过了气，自屋顶落地后，他脚步蹒跚的行向燕铁衣面前，怔怔的，他注视着燕铁衣，一张大毛脸上充满迷惑不解和怒忿的表情，但他实在不相信，在对方那童稚天真贝的面容之后会隐藏着什么为人的内涵……。

咬咬牙，他终于沙哑的道：“小子你到底是谁？”

燕铁衣答非所问的道：“还有一项没有比试呢，可须要比一比？”

黄节操大叫道：“我在问你-----你到底是谁？”

燕铁衣淡淡的一笑，道：“何必一定要问我是谁？”

黄节操暴跳道：“我一定要知道，小子，我今夜是栽了大跟斗，但我却须明白我是怎么栽的以及栽在谁的手上？”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可以告诉你---你栽得不冤，老先生，比你更强更横的角色，栽在我手里的也不计其数了！”

大毛脸歪曲了一下子，黄节操固执的道：“但我要知道你的来历身份……”！

温和的望着他，燕铁衣道：“你坚持？”

黄节操叫道：“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吃这种糊涂亏！”

燕铁衣点点头，道：“好吧，熊道元，你告诉他。”

面色严肃，熊道元踏上一步，缓缓的道：“长穹无极、青龙遨翔，川岳有界、铁衣飘飘。”

嘴里跟着念念有词的复诵着，突然间，黄节操象僵了一样楞在那里，他在这一刹那，几乎觉得血也凝固，心也不跳整个人宛如完全掉进冰窖中似的，甚至连混身肌骨也寒冻得变成麻痹了！

好一阵子，他用力喘了口气，呐呐的、悄悄的道：“泉……霸？”

燕铁衣道：“燕铁衣。”

乾涩涩的咽了口涎液，黄节操儒儒的道：“你…你不是骗我吧？”

燕铁衣问：“为什么骗你？”

摇摇头，黄节操哑声道：“泉霸名扬天下，威凌四海……是个声势喧赫的绿林巨擘，而你……本事不错已到顶尖了，但是却太过年轻…你只是个令人莫测高深的毛孩子而已……”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像你口中所说的话，那我已听过太多次了，这种情形我又有什么法子呢？父母生我时便是这副模样----”接触，他一笑道：“要我证明给你看看么？”“泉霸”才精擅的独家秘传绝剑“冥天大九式”！

黄节操大惊道：“你，你---可别拿看我做靶子？”

“子”这个字，方跳弹在冰凉的冷空气中，豪光突闪，黄节操已觉右颊忽寒，他怪叫着伸手摸去，同时暴跃向右，身形甫动，但见一溜冷电闪击，左颊又已一冷，尖吼跳蹦着，他双手乱挥，飞掠的光芒却猝穿猝绕，晃映如叟光星流，只是眨眨眼的功夫，他那一张大毛脸业已被修刮得成了小白脸啦-----只是横肉多些！“当”的一声金铁交击脆响传来，燕铁衣右手的“太阿剑”与左手的“照日剑”交叉形成一个斜十字平举胸前，长短两柄利剑的剑尖尾芒吞吐眩亮，宛若秋水盈盈，他带着纯真意味的一笑，双手轻翻，“锵”的一声，两柄剑又同时入鞘！

双手抚着自己光溜溜的面孔，黄节操那股子愤怒兴那股子惊恐简直就不用提了，他歪扭着涨得通红的脸，嗓子发抖，“这，这……燕铁衣……这

简直就叫欺人太甚……？”

燕铁衣笑道：“老实说，你这付尊容像现在这样要好看得多，光溜溜，滑净净的，多中瞧？何苦非要毛茸茸，乱糟糟的弄成那么个大毛猴子样？”

猛一跺脚，竟节操乾嚎道：“燕铁衣，我把这条老命与你拚了！”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看这还是三思而后行比较好，方，我这“冥天大九式”中的一式门天凌地”你已经消受不了，其非还想试一下其他八式的滋味？”

黄节操气得一个劲的顿足槌胸，栗栗而颤：“你，坑得我好……坑得我够狠……”

自腰带上取下那揪着小灰布袋，燕铁衣从里面取出一粒“紫金丹”，然后他扯紧袋口，原袋掷还黄节操：“老先生，我这人并不乘胜拿骄，仗势欺人，你看，这小袋里的灵丹我也只取一粒，作为我辛苦的报酬，弱水三千，我独饮一瓢，不算过份贪婪吧？”

双手紧握着小布袋，黄节操气念怒悔的运半句话也说不出出口了，只管在那里喘个不停，一口老牙几乎咬碎！

急抖袍袖，燕铁衣轻轻的道：“老先生，你在道上是出了名的狂、浑、和怪，但这是每一个人独具的个性，并非大恶，因此我不怪你，假如我要怪你，便不仅仅是刮光你的胡子而已了----不过，我要奉劝你老先生几句忠言：行径怪诞一点或性格孤僻一点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要认清善恶，辨明是非，须得多少有点道义仁恕之分，象刚才那小伙子为母疾而对你如此祈求哀告，声泪俱下的情形，正乃孝思的至极表露，你便该成全他，而决不该凌辱他，谁不是父母生产的呢？换了你处在人家那种情景下，又得如何感受法？老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是不错，但却并非事事的看法都全是正确，方才你的作为，就差到十万八千里去了，你要记住，人，就是该活到老，学到老呀……”

黄节操噎泄气叫：“老，…老夫不要你来教训……！”

燕铁衣笑笑道：“自古，忠言总是逆耳的。”

忽然，黄节操跳起来戒：“对了，燕铁衣，方才那姓陈的小兔崽所以能打败我---是不是你在暗中弄的鬼？”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说过，老先生，上天是会保佑孝顺的孩子的，不是么？”

黄节操瞪目切齿的道：“好，好，算我老夫今夜倒霉……算我遇上了鬼。”

微微躬身，燕铁衣道：“山高水长，后会有期，老先生，告辞了。”转身便走。

黄节操口中狠声道：“后会有期？我便到了阴曹地府也不愿再遇上你这兔崽子，……我赌咒…！”

燕铁衣扮了个鬼脸，同身后的熊道元、崔厚德点了点头，三个人牵着坐骑，匆匆离开，他们来到林边道旁，熊道元望了望天色，叹口气道：“今夜已不再找地方睡啦，眼见天就快亮了，唉，碰着这个老怪物，真晦气……”

燕铁衣笑道：“埋怨什么？虽然我们累了一宵，但也总算做了桩功德事，心中平安快乐，不比在那破屋里睡一晚更好？”

熊道元忙道：“是，魁首，当然做这桩善事比在那破屋里睡一宵要……”

林边的暗影中，这时蓦地有一声异响传来，崔厚德飞快转身，长袍掩隐下的“薄刃双口刀”已指向声音传来之处---唔，果然正有一个瘦长的身

形踉跄奔至！

目光一闪，燕铁衣笑道，“怪了，陈品端还没走？”

不错，那自林中阴暗处奔来之人，果然正是方才得药而去的年轻小伙子陈品端！

收了刀，崔厚德大喝道：“朋友，你怎的还逗留在这里？”

陈品端一到近前，二话不说，冲着燕铁衣便扑地跪倒，“咚”“咚”“咚”重重叩了三个碰地头。

燕铁衣往旁一站，忙说道：“有话说话，朋友，这是干什么？要折我的寿么？”

跪在地下，陈品端双自含泪，表情激动，语声硬噎的道：“英雄，我出了林子一路回思，起先想不透为什么会赢了那黄前辈，直到出去了一段后才猛然醒悟，英雄，一定是你在暗中帮了我的大忙，你一再鼓励我和他比试！而你是明明知道我非他之敌的，你又几次点醒我不用害怕，告诉我天自助我……英雄，天是叫你来助我的啊……可恨我愚昧至一此，这明摆明显着英雄你的大恩所赐，我却直到一刻前方体会过来，其实，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向你表达我心中的感激……我母子这两条命，俱乃英雄的德泽周全，都是英雄的仁义所赐啊……”燕锐衣温和的道：“就是为了这件事，你才又转回来这里等着谢我？”

连连点头，陈品端咽着声道：“英雄，请赐告名讳，让我回去为你立长生牌位，今世便无能报答，下辈子变牛变马，我也会报偿你的……”

燕铁衣亲身扶他起来，低沉的道：“朋友，我助你的原因是受了你一片孝心的感动，并非要你的什么报答，像你这种天性纯孝的小伙子，莫说我，就算稍有点血性的人，也都会助你一臂的，不要再这么迂，好好回去侍奉你的老母吧，你母子今后能够平安快活的过日子，也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拭拭泪，陈品端仍然沙沙哑哑的道：“英雄，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恩惠，却不肯告诉我你是谁，这…叫我怎么心安？”

燕铁衣拍拍他的肩膀，道：“不用管我是谁，老弟，我总是你的朋友，这不就行了？”

陈品端勉强点点头，道：“英雄既是不说，我也不敢强求，我会记着英雄的模样，托人画副像，好生用烟火供着便是……！”

燕铁衣哈哈一笑，道：“你简直在开我的玩笑了，老弟，千万用不着，你这样一做，我反而更不舒服啦！你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呀？”

咽了口唾液，陈品端往前一指，道：“我家是在那个方向，顺着这条路下去！”“哦”了一声，燕铁衣道：“那么我们倒是顺路了，你的坐骑呢？”

苦笑着，陈品端道：“不怕英雄见笑，如今我娘与我连吃饭都是非借贷典当，哪还有马匹可资代步？”

燕铁衣点点头，道：“你家隔这里有多远？”

默默算了一下，陈品端呐呐的道：“大约，有三百多里路……”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这么远，你是怎么来的？完全用两条腿么？”

陈品端不好意思的道：“我…，我身体很好，而且也走得很快……一天到黑，可以奔上七八十里路呢……”

燕铁衣感慨的道：“了不起，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一来回，可不有六七百里地，光凭两条腿赶路，真是够受的了--你们两个听看啦？”

熊道元与崔厚德忙齐声回道：“听着了，的确难为这位朋友了……！”

燕铁衣道：“此无他，“孝”子一个而已，孝悌忠信之道，你们两个得好生琢磨，看看人家这桩例子！”熊道元与崔厚德又急反应是，燕铁衣一笑道：“你们两个合乘一骑，让出一匹马来给这位老弟。”

陈品端慌忙道：“不，不用，英雄，我可以走路，我，我走惯了，没关系的，我可以跟在你们马后跑步。”

皱皱眉，燕铁衣说道：“你太咯唆了，老弟，我可不喜欢与我意见相左的人！”

就在皱皱眉，就轻轻淡淡的几句话，在陈品端来说，已经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慑，一股隐约的压迫力，人家并没有发怒，他已有些不由自主的惴然恐惧了，面对着的燕铁衣，在他看来，竟恍同一座巍然耸立的森森山脉，那么雄浑，那么霸道，又那么气沉力称，无可摇撼！，崔厚德早已让出坐骑来了，他低声催促道：“快上马吧，我的小老哥！”

于是，陈品端连忙认镫上鞍，四人三骑，便在夜色深浓中沿着道路不徐不缓蹈了下去。

一马当先的燕铁衣，在行走了片刻之后，打破寥寂道：“陈老弟，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呀？”

赶紧凑近了点，陈品端谨慎的道：“那是个小地方，“铜塘集”-----静默了一会，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道：“叫铜塘集”，离着“锡塘镇”很远吗？

陈品端忙道：“也不太远，约莫只有两百来里路吧，骑马从我们集到“锡塘镇”快点赶，两头见日的话，至多两天也就到了。”

带着一点不大的希望，燕铁衣道：“你是习武之人，老弟，关于“锡塘镇”左近的武林人物以及江湖行情熟不熟悉？”

陈品端摇摇头，道：“一点也不熟，英雄，我虽学过几年功夫，但却一直没有在道上行走过，平时生活也只是靠开小香烛店维持，有时还上山狩点野兽卖卖毛皮补贴，一直没在圈子里混过，……”

点点头，燕铁衣“哦”了一声，不再多说。

忐忑加上点歉意，陈品端唾儒的道：“是不是英雄要知道什么“锡塘镇”的江湖环境？我……我太笨，一点可帮忙的地方也没有……真对不起！”

燕铁衣一笑道：“没关系，以你的情形来说，你不清楚那里的武林动态，并不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陈品端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忙道：“不过，英雄，如果你想知道那里的什么情形，我虽不熟，却可以托我一位堂兄去打听，他在那里的一家武场子做三教头，或可帮上点忙也未可定……”

燕铁衣笑笑道：“算了…！”

陈品端惭愧的道：“英雄……我真没用……！”

侧首一笑，燕铁衣道：“不要自悲，老弟，我并未怪你……”顿了顿，他岔开话题，问：“对了，老弟，你令堂的肝病，怎的到了这等严重关头才急着出来找药？如果你没遇上那明空和尚，或者今夜拿不到那颗“紫金丹”的话，岂不大事不妙？难道说，你们附近没有个像样的郎中？”

陈品端叹了口气，道：“四乡的郎申，我早已求过了，一点点积蓄就是这样耗光的，那些大夫有的医术欠精，有的药石乱投，我娘的病便日复一日的越拖越重，但有什么法子呢？穷乡僻壤，除了找有数几个稍得歧黄之道的人，别个更束手无策啊！……”

燕铁衣道：“真正精于医术的人，也不一定便住在通邑大城里……你们

家乡附近却找不出个治好病的郎中，也叫不幸了……”

陈品端似是要替他的家乡辩护一下，乾咳几声，他道：“其实，英雄，我们那里却有一位精通医术的人，只是他精的不是内患各症，乃是跌打损伤百般肌骨之创，尤其是擅长缝合修补之功，任是什么伤口裂痕，经他下药之后，用一种秘法特制的“羊筋肉线”缝合，包管不会留下疤痕，至多也只是一条淡淡红印而已，若不细看，谁也察觉不出，手艺之高超，委实令人惊叹，要我看，就算请他到大内当御医，也足够格！……”

他这一番话，顿时将后面双人合骑一马的熊道元、崔厚德听得惊住了，两个人突然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目定定的瞪着前行的燕铁衣，两个人的两颗心全在剧跳着，竭力忍住那一声险些脱口而出的喊叫！

是的，裴咏的嘴巴就是被这样缝合---用一种特制的“羊筋肉线”，缝合后仅剩下一条淡淡的红痕，多么“高超”的手艺呀！

燕铁衣没有任何表情的一笑，音调一点也不激动，道：“是么？有这样的一个人？”

陈品端忙道：我怎敢骗你？雄，他就住在离“锡塘镇”不远的“白荷村”上。他医术虽精，却收费奇昂，且不挂牌照壶，所以知道他的人并不太多，我之所以晓得此人，是因为我那位在“锡塘镇”武扬子里做三教头的堂兄，曾为了一次刀伤去求他医治过，事后我这堂兄展示他腿上的刀疤给我看，若非他指明部位，我还几乎找不出来呢，听我堂兄说，那一刀割得深可见骨，颇为严重，但经那人一番治疗居然连疤痕也不留下，其道之精，可以想见了……”

燕铁衣道：“只可查觉一条淡粉色的红痕而已？”

陈品端道：“是的，那条红痕虽然微微外凸，但却并不显眼，不指明，是很难相信那原是一处深切的重伤的……”

燕铁衣道：“位华陀高手姓什么叫什么呀？”

陈品端想了想，笑道：“凡是知道他人，背后叫他“妙手黑心”---不因为他不但医术是好，但更是诊价奇昂，爱财如命，没有钱，付不起钱的人，任谁也不要想求他治伤…！”

燕铁衣冷沉的道：“换句话说，只要付得起价钱的人，什么缝合修补的工作他也肯干了。”

陈品端还在笑道：“他那种人，当然是这样的了……”

燕铁衣缓缓透了口气，道：“他叫什么名字？”

陈品端道：“姓柯叫柯乃禾，听我堂兄说，他长得瘦瘦小小的，黄苍苍的一张脸又窄又乾，一双鼠眼，留了捉山羊胡子，十手指又细又长，相貌倒不怎么惊人……”燕铁衣冷冷的道：“这么一寸长相，倒反而猥琐了…”

陈品端尴尬的一笑，道：“但是，他的手艺的确是好……”舔舔唇，又道：

“我堂兄说，他缝合伤口时所用的“筋肉线”，看上去又细又韧，细得比什么还细，但怎么使力也扯不动，我堂兄本来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还是再三问他他才说出来的，但他对不肯言明捻制的方法……”

堂兄问他别的郎中那里是不是也有这种“筋肉线”，他却傲然说除了他之外，任什么人也不会制得出像他这样耐用又容易和肌肉生合的“羊筋肉线”来，他还说恐怕天下一干学医之人，能认得出这是“羊筋肉线”的也不多……”

燕铁衣笑道：“是不多，但只要偶而有一个人能认出来也就够了！”

陈品端怔了怔，茫然道：“英雄是说？”…”深深看着他，燕铁衣低沉

的道：“我很感谢你，从心里感谢你，老弟，如果说你想报答我，现在，你已经做了最好，最适当的报答了……”

更加迷惘的。陈品端呐呐的道：“我！我没有做什么呀？英雄，我什么也没有做呀，那里曾报答过你呢？你约莫……是在和我说笑了……”

嘴角上漾起一抹淳厚的笑意，燕铁衣道：“我是真心，并非说笑，老弟，你看我像个惯于说笑的人么？”

陈品端笑道：“你很年轻……但十分诚挚坦率，而且热心助人，是一位有血性的年轻人，我虽比你略长几岁，却远远赶不上你！---英雄，你是位叫人喜欢接近，却揣摸不透的人。你与一般年轻的朋友不大一样……像是，你有一股同年龄的人所没有的、特别的气质……”

燕铁衣哈哈笑道：“我还年轻？我的心早老罗！”

表面上，燕铁衣并没有丝毫情感的反应流露出来，仍是那么谈笑戏谑，谈笑风趣，像一个不知道什么叫着虑烦愁的大孩子，实际上，他早已有了腹案，定了步骤，准备如何采取行动了，当然，从陈品端口中，业已证实了那“妙手黑心”的郎中柯乃禾牵涉到裴咏惨死事件中，但是否这就确定了不会有所差异，却仍须做进一步的探查，燕铁衣办事素来有一个宗旨---罪应得者决不宽容，但不该受累的人亦决不令其蒙冤。

在决定了行事步骤时，燕铁衣同时也感念上苍的指引，暗祈裴咏的冤魂不远，像这样的巧合，这样的获得了线索：若非是冥冥中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所安排，又能有什么更适当的说法呢！

就像这样夜夜不停地快赶着路，他们只在第三天的中午，业已抵达“铜塘集”，在送陈品端到了家门口时，燕铁衣又慨赠他纹银百两，陈品端的感栗激动之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燕铁衣他仍没有稍做逗留，在陈品端的咽噎声里，在他的泪光盈盈中，三人三骑又奔向了只须一日功夫便可赶到的“白荷村”他们在这一夜功夫，留给陈品端太多值得缅怀的东西！有形及无形的，他们也得到了一件补偿--如果柯乃禾的确是那个协同胡岫迫害了裴咏的帮凶的话。

来到“白荷村”的时候，业已是送陈品端回家的第二天黄昏了，燕铁衣与他的两名近卫熊道远与崔厚德，三个人的疲乏倦累是相当够受，自出了“楚角岭”迄今，一共已有整整四夜五天的时间，在这四夜五天里，他们休歇睡眠所占的比例乃是极少的，大约合起来连一晚上的安歇也没有，每天除了吃饭之外，至多也只有一个时辰的憩息，剩下的时间，就全在马背上颠簸，在焦急迫切的心绪中煎熬了！

复仇雪耻的行动往往是这样的，抛弃本身所应得的最低享受，在一股怒焰般的仇恨之火燃烧里奋勇直前，不在乎阻碍，不在乎辛劳，更不理睬可能呈现于前途的险危，心里只念着一件事“血债血还”“白荷村”只是一个小村子，其貌不扬，地处偏僻，不折不扣的穷乡陋野，三五十人家疏疏落落的斜坡而筑，竹篱茅舍，连栋砖瓦屋都少见，更瞧不着一湾“荷池”或“白荷”了，也不知这个村名是何时起而又为何而起的，便是曾有过“荷叶恬恬”的雅况吧，恐怕也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啦。

熊道元和颜悦色的去向一个在坡下耕着一方荒地的老农问了几句话，很容易的便知道了那柯乃禾大郎中的居处----村后半坡上那座独一无二的青砖瓦屋便是了。

燕铁衣不在迟疑，三人三骑，一阵风也似的沿着黄泥小径卷上了村后

那撞砖瓦屋，来到门前，燕铁衣收住马，微微领首，熊道元抛镫落地，他握紧酷钵也似的大拳头，正要往那扇黑漆门撞下去，却好门儿“呀”然启开，一个瘦瘦小小，顶了张黄苍苍的风乾橘皮似的面孔的老儿正图举步往外走，他见当前一个彪形大漠拦门而立，巍巍然有如一个巨金刚也似的，不由惊得他“猴”的一声往后猛退，两只老鼠眼净得滚圆，颌下一撮焦黄的山羊胡子也几乎倒翘起来！打量着这老儿的长相，又端详着他手中所提的一只小木药箱，熊道元立即便知道这位老先生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对象了，露齿一笑，他极为礼貌的伸手在头巾边抚了抚，非常和气的道“请问，老丈可是柯大郎中？”

那老儿暗中透了口气，有些颤抖的用他那只鸟爪似的细长右手摸了摸颌下的山羊胡子，翻着一只鼠眼尖细的道：“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熊道元问道：“尊架可是柯大郎中么？”

老头儿哼了哼，凛然的道：“我就是柯乃禾，如何？”

熊道元搓搓手，笑道：“是这样的，有一件事，我们想向大郎中你请教一下...？”

柯乃禾不耐烦的连连摇头道：“没有办法，我现在忙得很，你如果要请我施医，至少也要在半个月以前预约，而且诊费先付，临时来请我没有这么些闲功夫应付，你便是此刻登记，也要在十几天以后才请得着我，现在我要到下面去等车，前面集子里的李大户独生儿昨天压断了腿，特来请我前去接骨缝合，他马上就会派车来迎我去了.....”

熊道元耸肩笑道：“大郎中的生意好得很啊.....”

小眼一瞪，柯乃禾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妨老实告诉你，我不挂牌，不悬壶，不宣扬，仅由知道我手艺的那些客户代为引介病家，即便如此，我也忙得有些迎接不暇了，爱去不爱去，哪一天哪一时去，还得看我高兴挑拣，你以为随便到我家里来一讲，我就这么跟你走啦？哼，你最好先搅个清楚，我和一般郎中是不一样的！”

熊道元点点头，笑道：“是，这才叫排场，这才叫气派”，柯大郎中，如果你再一挂牌，再宣扬宣扬一番，啊哈，那时，保证门庭若市，户限为穿啦。”

柯乃禾往前走近一步，尖声道：“少废话，你还是快快滚开，别耽搁了我的正事！.....”

熊道元低声的道：“大郎中，我要请教的也是一桩正事呀...”柯乃禾厉声道：“我已告诉你现在我没时间，你要请我出诊，等我回来再说！”

熊道元依然笑眯眯的道：“那么，李大户的独生儿为什么昨天压断了腿你现在就去，而不须在十几天以前预约？”

窒了一窒，柯乃禾变色道：“什么东西？你居然敢管起我的闲事来了？我乐意这样，你凭什么来干涉？简直莫名其妙，岂有此理！”

熊道元哼了一哼，道：“恐怕人家是大户”银子出得不一样？既是代价高，你也就可以不讲规矩，不论公平了，贫家穷户算是倒霉了，是啦，大郎中，你好势利！

气得黄脸成了猪紫，柯乃禾大叫道：“你这是想干什么？要强横霸道么？造反了，你是想造反了？”

熊道元一笑道：“别嚷，大郎中，你嚷也没有用！”

柯乃禾又退向后去，边抖索索的指着熊道元：“你想做什么？你---你

还感怎么样？光天化日之下，这可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不要以就可以吓唬着我...！

一步踏进门来，熊道元和气的道：“先办我们的事吧，大郎中，真抱歉不能让你现在去拍人家有钱人马屁了。”

连连跺脚，柯乃禾又惊又怒的道：“不行，我不受威胁！你赶快让开，否则我就报官，以劫盗之罪抓你去吃官司！”

熊道元笑着说道：“我并不怕，大郎中。”

柯乃禾倒吸了一口凉气，恐惧的道：“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熊道元露着一口白牙道：提起你的药箱子，转身进屋里坐下，然后，你就会知道我是想干什么了！

柯乃禾犹想再硬一硬，他说：“如果...我不答应？”

笑了，熊道元凑上那张大青脸，几乎挨着对方的鼻尖：“恐怕由不得你答应不答应了，大郎中，假如你再不乖乖的回房坐好，你这根鹅一般的头顶，我怀疑在我手里经不起这么一扭！”说着，他那只蒲扇般巨大之掌，在柯乃禾的眼睛面前作势扭动，虽然他是在吓唬对方，却仍然扭得指骨关节“克崩”作响，于是，这位大郎中的黄脸便变成惨白惨白的了.....

呵呵大笑，熊道元道：“这么一扭之后，大郎中，你一定会知道你的颗项便不会属于你的了，那时，哈，谁来替你缝合？哈哈.....”

不由自主的哆嗦着，柯乃禾眼皮子一抽一拍的道：“休.....要如此鲁莽.....我.....”

进去便是.....！

第五章 真相白 恶医断魂

熊道元“唔”了一声，道：“这，叫『识时务』，大郎中，你早点听话，不是皆大欢喜么？”

柯乃禾瑟缩着磨磨蹭蹭的往里走，熊道元立即来到门口，同鞍上的燕铁衣躬身道：“魁首，请进屋问话。”

燕铁衣飘然落地，皱眉道：“你怎么搅了这么久？”

熊道元笑道：“这老小子好痞！”

燕铁衣昂然进门，来到堂屋门前的柯乃禾转身回视，吃惊的道：“呃.....你又.....是谁？”一眼看见跟在燕铁衣身边的熊道元与崔厚德，柯乃禾更是胆颤心惊。“你们.....是一伙的么？”

燕铁衣微笑道：“是一伙的，大郎中，请。”

进了这间陈设简陋，到处堆置着草药、乾果及兽皮、骨骼的前堂，一股腥味掺本且看特异的苦艾味熏人欲呕，燕铁衣又皱了皱眉头，然后，他反客为王的拖了一把竹椅叫柯乃禾坐下，他自己也在另一张椅子落坐，熊道元及崔厚德二人，则分左右当门而立——那模样，活像两尊门神！

抖索索的，柯乃禾开口道：“到底.....是什么事？”

燕铁衣目光在房中四扫，笑了笑，答非所问的道：“唔，像是个郎中的家，老柯这些兽皮、兽骨头，好像都是鹿麝及牛羊一类的兽畜，你是拿来作

钻研之用的么？”

柯乃禾呐呐的道：“行医之人，不可自满于既知之学……仍须勤奋的研读，广习博览，始免于蹈故落际，无以为进……”燕铁衣点点头，道：“听你作说，倒颇有一番大道理，不错，在求知球艺上来讲，应该如此，但一个人不能只靠了某一项常识或技艺的渊博，便可算个完美的人，最重要的，这人还须有崇高无疵的品格德行节操才行，老柯你说是么？”

柯乃禾迟疑不安的道：“你这话的意思是……？”

燕铁衣和善的笑道：“老柯你不妨扪心自问，近几个月来有没有做过什么丧天害理，内疚神明之事？”

风乾橘皮似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痉挛，柯乃禾惶急的道：“没有，绝对没有……”

燕铁衣平静的道：“这是出自内心的回答么？”

胡乱点头，柯乃禾惊悚的道：“是的，当然是的……”

燕铁衣道：“你不骗我？”

柯乃禾慌张的叫了起来：“骗你？我凭什么要骗你？我是个正当而善良的郎中，我除了救人活命，又同曾做过什么丧天害理，内疚神明之事来？你你，你……你……你这家伙不要含血喷人，随意诬蔑毁谤于我！”

轻轻抚着下颌，燕铁衣轻轻的道：“胡绡，你认识么？”

显然，这位大郎中并不是一个善于掩饰内心感触的人，他一听到“胡绡”两个字，顿时面色大变，皱散叠布的老脸一下子绷紧了，黄白的气色里又透出一阵暗青，他唇角微微牵动着，惶恐又惊惧的喊：“不不，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什么胡绡……”

笑了笑，燕铁衣道：“那么，裴咏你应该认识了？你曾用你秘法特制的『羊筋肉线』，一针一针缝合了他的咀巴，令他自一个有咀巴的常人变成了一个无咀的怪人，你还曾在他左腮上开了那一个小孔，因为你慈悲的不愿叫他就这么死去，要让他用那腮前小孔撮取饮食，以便再苟延残喘下去，他的一只手也是你切除的吧？他身上生了那么多的毒疮癩斑，是因为在某个极为污秽阴暗的地方耽久了毯的妻子，而非裴咏的妻子与胡绡私通合谋，这令我十分庆幸，为我，也为裴咏，否则，事情办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熊道元只笑不答，他知道，他们这位权隆势雄，威凌天下的魁首口中所说的“麻烦”是指的什么，那不仅是字面上的意义，那实则包括了一连串不敢令人想像的残酷手段在内！

燕铁衣有些疲乏的嘘了口气，又道：“好了，我们走吧。”

熊道元道：“『大悠河』去？”

笑笑——却笑得冷冰冰的，燕铁衣道：“你说吧？莫非是找个地方去睡大觉？”

熊道元忙道：“是，是，我这就去备马。”

肃立间边的崔厚德不禁暗自为胡绡祈告，他祈告那姓胡的还是早早挖个坑自行跳下去了结，免得被他们魁首找到，对方就会彻底体验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了……。

第六章 临波轩 巧遇五尊

大悠河的河水虽在这秋日落索的季节里枯竭了一些，却不影响它的美观，半满的碧绿水色，仍然悠悠东流，衬着两岸的烟笼林陌，隐约重叠，点缀着几只翱翔河面的鳧鸟，依旧有其令人神往的幽静清雅韵致。

并不怎样困难，燕铁衣他们即已沿着大悠河找着了那座小巧玲珑的“仙迹山”，这座山不大，也不雄伟，但是却有着另一股清雅的灵秀与俊奇的透彻味道，它像是一座假山放大了许多倍，通体是为大的灰黑风化岩石所组成，这里直耸指天，那里横斜挑悬，这里是千孔百洞，那里又从结累聚，每在奇石嵯峨当中，有一丛修篁，或一株古老松挺逸生长，亦迎风轻籁，也杖盖亭亭；配搭得那么。侯，又那么美，宛如不是天生，而像是经过什么仙人异士精心布置过一样，高雅极了，清奇极了，真是“仙迹”才有这样的巧夺天工之感！

现在，他们已发现了那幢十分恢弘，又十分精致的凳宇了，只那一幢，孤立的建筑在“仙迹山”下，面对“大悠河”的悠悠河水，临着波光闪闪

该是“临波轩”的写照了吧？”

端详着那地方，熊道元脱口赞道：“不错，是个修心养性的好所在。”

燕铁衣手抚“判官头”，淡淡的道：“地方是好，可惜住在里头的人并没有受加用以『修心养性』熊道元连忙道：“是的，山水灵秀，却也陶冶不了一个人的恶性，岂不怪哉？”

燕铁衣笑笑说：“五岳易移，本性难改，这山水灵秀的景色，对一个天良灭绝的暴虐之徒来说，有个屁的影响作用？”说着话，他们沿着这条滨江之窄道迅速往前面那幢楼阁奔去，照燕铁衣的估计，又要再转过前面那片疏林，便可抵达楼阁门前了。

就在这时，他发现在六七丈左近，有一个坐在河边垂钓的人，忽然抬起头注视他们，那人头戴一阳大竹笠，身穿淡青便袍，坐在那块白净的石头上，一篓一竿，颇见逍遥自在。就这一照面，燕铁衣也不由缓下了马来，那垂钓者向他们仔细打量，一面出声搭讪：“喂，各位兄台是往那里去呀？”

勒住了马，燕铁衣望着那张面孔，那是一张唇红齿白，颊如敷粉的俊俏面孔，很年轻，至多三十上下，那人用姆指顶了顶大竹笠，和善的笑道：“我看，三位是外地来的吧？风尘仆仆的样子，约莫是赶了不少路啦？这条路再往里去，除了『临波轩』之外，便没什么人家了……”

燕铁衣笑了笑，道：“我们是来逛『仙迹山』的，老兄。”

垂钓者“哦”了一声，目光在燕铁衣肩后的金骨剑柄上闪了闪，道：“原来三位是来逛『仙迹山』的，但三位走错路了，上『仙迹山』应该走那边的一条路才对，就是分岔口的那边，而且登上游览，恐怕骑马也很困难呢。”

燕铁衣道：“老兄却是相当热心，请问贵姓？”

那人毫不考应的道：“不敢，我姓曹，曹操的曹，兄台贵姓呀？”

燕铁衣一笑道：“我姓仇，报仇的仇。”

那人拱拱手，道：“哦，原来是仇兄。”

燕铁衣在马上欠欠身道：“曹兄请了。”他拂了拂紫色头巾的下角，朝林木掩隐处的那一撇檐挑指了指：“曹兄，你方才说的『临波轩』，就是那幢楼房吧？”

姓曹的那人颌首道：“正是。”望着燕铁衣，他又深沉的笑道：

“莫非兄台还想去瞧瞧这『临波轩』？”

燕铁衣哈哈大笑道：“那里头有什么好瞧的呢？难道会有位绝色美人在其中？”

喊冒失失的，熊道元跟着道：“至多也是一头天杀的恶狼罢了！”

姓曹的神色间似是微微一怔，他目光流转间，佯笑道：“二位是在戏言了，『临波轩』与住着些什么人恕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平时很少出门，我至多就在这附近钓鱼，那还是不常去的，因此，除了知道那幢楼的名字外，别的也与各位一样不甚了了……”

回头瞪了熊道元一眼，燕铁衣又转过来道：“既是如此，我们就转往另一条路上去了，还要多谢曹兄指引。”

对方笑容可掬的道：“不用客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掉转马头，燕铁衣领着熊道元与崔厚德二人急速奔离，刚刚转过一道小路弯角，他立即停马，恶狠狠的叱道：“熊道元，你这张咀也应缝起来才对！”

呐呐的，熊道元道：“魁首，我，我并没说错什么呀……”

燕铁衣怒道：“如果那姓曹的便姑且算他是姓曹吧，他若是胡绉手下爪牙的话或同路人，就方才你那一言，业已给他很多可资传报的线索了！”

熊道元怯怯的道：“魁首，他不会是的，那有这么巧的事？”

重重一哼，燕铁衣道：“你还是认为他是比较好，熊道元，江湖中人，有许多不明不白掉了脑袋，就全像你这样掉的，一点心计也没有！”

噤若寒蝉，熊道元垂下头不敢再说什么；燕铁衣向崔厚德道：“你不要骑马，立即隐着身形去追蹊刚才那姓曹的家伙行踪，记得别让他发现了你。”

答应一声，崔厚德飞身下马，蹙然掠去，燕铁衣望着他消失的方向，轻轻敲击着鞍前的“判官头”喃喃自语：“十有八九，那家伙不是好路数”熊道元抬起头，想说什么，但一见燕铁衣脸庞上的阴寒神色，马上又惊觉的噤口不言了。半晌，人影晃映，崔厚德又微喘着腾身而回！”

燕铁衣急问：“如何？那家伙是什么路数？”

喘了口气，崔厚德有些尴尬的道：“回禀魁首，我，我没见着他，等摸了回去，早已没了那人的影子了，我四周搜查了一遍亦未发现，不知他跑到那里去啦”咬咬牙燕铁衣恨声道：“只怕不出我之所料！”

崔厚德忙道：“我们乾脆直扑那『临波轩』，魁首！”

飘然下马，燕铁衣道：“把坐骑找个地方隐藏起来，然后，我们徒步掩进！”

”于是，熊道元不敢稍迟，他连忙将三匹马儿牵到路边的荒地，找一丛杂林子拴妥了，回转来，跟着燕铁衣与崔厚德飞扑向前！奔掠中，燕铁衣低促的道：

“如果我的猜想不错，我们抵达『临波轩』之际，很可能被他们从暗中包围堵截起来”熊道元自是不敢接腔，崔厚德低声道：“这就比较麻烦了。”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一点也不麻烦。”

怔了怔，一边奔跃，崔厚德边诧异的道：“不麻烦？”

穿过林隙，燕铁衣轻沉的道：“是的，更得其所哉，正可一网打尽！”

这时，熊道元才敢涎着脸道：“魁首，如此说来，还幸亏我冒冒失失的说了那么句话，误有误着……”

跃掠一条乾沟，燕铁衣“呸”了一声：“滚你个蛋，如你不胡诌那么一

句，我们可以先救出沈娟来再动手，免却后顾之忧，如今却只好硬干一场了，你犹自以为功劳不校捍？”

碰了一鼻子灰的熊道元那边敢再辩说什么，只有闷看头跟在燕铁衣身后一个劲的往前赶了。

很快的，他们已来到孤立在“仙迹山”下的“临波轩”之前；来到近前，才越加发觉这幢楼阁的建筑是如此精致华丽，又是如此雄伟坚固；没有考虑什么，燕铁衣领着两名手下沿着大青石砌成的石阶便往上走，他不越墙，不寻隙，大大方方的要上前去叩开那两扇紧闪着的巨型黑漆镇嵌兽环的大门！

但是，不劳他或他的手下动手了，当他刚刚拾级而上之际，两扇黑漆大门已自行缓缓启开，五个衣着迥异，长像不同的人物一字列开，直挺挺的开门而立，楼外四周的隐蔽处，也出现了幢幢人影，就像从空气里凝聚成形一般往上包抄土来！

燕铁衣立即站住，目光与当前五个人的目光接触，唔，他不禁心里暗暗咒骂起来，那五个人中，显然并没有“粉面狼君”胡绚在内，因为，五个人全是好一副凶神恶煞般的丑陋面貌；为首的一个粗壮结实，满脸粉刺疙瘩，那人身边，却是个年约六旬，独目勾鼻的阴鸷老者，第三位是巨牛般的大块头，第四个年纪轻点，却齐眉贯颊的一条蚯蚓似的紫疤刻在那里；最后的一个，又瘦又小，高只三尺出头，活脱个半大侏儒也似，就这么五个人，那一个也够不上称为“粉面”的“狼君”！

熊道元悄悄的道：“魁首，果然不出你的预料，我们业由被人包围啦，对方在我们身后出现的约有二十多人……”

轻轻点头，燕铁衣又流露由那一抹天真纯挚的笑容来，他向门里侍立约五个人欠欠身，和气的道：“五位朋友，我们是想来拜访一个人的……”

五人中，为首那个形像凶恶，满脸粉刺的仁兄从他那硕大多肉的鼻子里哼了一哼，慢吞吞，却硬板板的道：“你，大约就是报仇的仇字那个人吧？”

燕铁衣肚里冷笑，表面上却故作讶然之状：“怪了，朋友你怎知道？”

对方冷硬的道：“这不用你管，姓仇的，你来找谁？”

燕铁衣道：“阁下又是谁？”

那人用手抚摸着脸上粉刺，要死不活的道：“『紫云洞』『千相老祖』座下有五名弟子，人称『五行尊者』，就是你眼前看见的人了。”

燕铁衣暗里有些咕噜起来，他仍笑道：“哦，原来五位竟然是胡老祖麾下的五位高足，倒叫我们失敬，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那人重重的道：“少废话，你找谁？”

燕铁衣试探的道：“请问，你大约就是『五行尊者』之首的『金尊者』了？”

那么，胡老祖他老人家在此处么？”

那人多肉的鼻子耸动了一下道：“我是『金尊者』潘少荫，不错，老祖正在里头用膳，今晚上有他老人家最喜爱的大悠河特产鲤鱼下酒，怎么？你也想分点残羹尝尝？”

此言一出，其他四个“尊者”立即忍不住哄笑起来，燕铁衣却并不恼怒，他又陪着一笑道：“我那有这个福份？老祖剩下的残羹，还是你五位做徒弟的跪着仰承了才是道理，别人那能沾上边呢？”

“金尊者”潘少荫一听人家话中有刺，不觉大怒：“好小辈，你竟敢嘲弄

我。呵？”

燕铁衣天真的笑道：“这是奉承，那是嘲弄？老友，你会错意了！”

独目勾鼻的那个老者阴沉沉的道：“你年龄不大，小杂种，言谈举止却很老练，想必也是吃我们这行饭的人，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包管成全你就是！”

燕铁衣瞄着对方，淡淡的道：“你是木尊者？”

老人冷寞的道：“不错，『木尊者』余照开，你可有什么指教么？小杂种！”

摇摇头，燕铁衣道：“我只是想来找一个人，你们不要误会了！”

“金尊者”潘少荫大声道：“你找谁？”

舐舐唇，燕铁衣道：“胡绡。”

“五行尊者”互视一眼，潘少荫沉沉的问：“你找他做甚？”

燕铁衣平静的道：“结一笔旧帐而已。”

潘少荫轻捏脸上粉刺，阴阳怪气的道：“如此说来，你果是来寻仇启衅的了？”

燕铁衣笑了笑，道：“从另一个角度观点上来说，是的”“金尊者”潘少荫显露由一种奸邪又轻蔑的笑意来，他上上下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慢吞吞的道：“就凭你？”

燕铁衣也自己检视了一下自己，才道：“怎么啦？我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木尊者”余照开阴沉沉的道：“我怕你是失了心迷了魂，小杂种”燕铁衣不悦的道：“你一口一个小杂种，未免叫得我不大高兴”余照开微一眯眼道：“怎么着。”

燕铁衣吸了口气，道：“等一下再说吧，那时，你就会知道我将『怎么着』了。”

阴沉又不屑的一笑，余照开道：“我就等着，小杂种。”

燕铁衣深深望了余照开一眼，道：“我不会叫你失望的，老狗操的”余照开冷冷咧着嘴，侧首向“金尊者”道：“让我打发了他，大师兄。”

盒眯眼，“金尊者”潘少荫缓缓的道：“小辈，我们余老二要超渡你呢，如果他超渡了你，你即不用再去找我们胡兄弟的麻烦了……”

燕铁衣问道：“你们几个，和胡绡是什么关系？”

潘少荫似笑非笑的道：“胡绡兄弟是我们老祖的螟蛉义子，也等于和我们是师兄弟一样，这种关系，够不够让我们代他打发你呢？”

“哦”了一耸，燕铁衣道：“今天真不巧，恰恰碰上你们在这里”嘿嘿笑了，潘少荫道：“你错啦，小辈，你随便那一天来，也会发觉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年到头全在这里，胡兄弟需要我们帮他处理那些事，我们老祖也乐意我们留在此地帮他处理那些事，倒是我们老祖一年中来不了几次，这一次却叫你遇上了……”

“木尊者”余照开冷冷的道：“他见不着老祖的，大师兄，他见到我们业已到头了。”一侧，那个牛高马大的胖汉突然粗声道：“二师兄，何必与他说这么多？宰掉抛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上啦”燕铁衣用手指点点这巨汉问：“你是『水尊者』？”

巨汉大声道：“正是，『水尊者』尚寿就是我，你想见识见识？”

燕铁衣目光又转向那脸有疤痕的青年，尚未开口，那青年也阴沉的道：

“『火尊者』闻贤，不用再看了，朋友你今天就认命吧。”那个侏儒失声一叫，跟着接口：“怎么？你还是想要我来送你的终？我是『土尊者』全葆，『五尊者』中最后的一个，叨陪末座，我个头又小你大可以挑我试试看，小娃子燕铁衣舐舐唇道：“你们真不肯让路？”

“金尊者”潘少荫大笑道：“小辈，你死在临头，犹不自知，居然还妄想我。呵让路？啊哈，小辈，你这个年纪，你这点见识，在江湖上混未免太嫌生嫩了！”

“紫云洞”是在贯海“浪天山”的一座古洞，住在洞里的“千相老祖”胡力，乃是天下武林道上提起来令人心里起疙瘩，背脊泛森凉的一个老怪物，老魔头；胡力本人所具有的一身怪异本领，业已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捉摸的境界了；这个人喜怒无常，行事怪诞，善恶之变漫无标准，且随心所欲，毫不考虑，却最是心狠手辣，最是气量偏窄，江湖道的人物，决大多数或是不敢，或是不愿招惹他，燕铁衣自然也尽可能的不与这位“千相老祖”树敌，因此他才迟迟未曾动手，希望能劝退对方，但是，依目前情形来看，谁知道，要命对方退开或袖手，势必是不可能的了！

以燕铁衣今天在武林中的地位及份量来说，他是不含糊对方的，可是一个道上大豪，也同样讲究怨隙的化解功用，他不到必要，自是不愿结下有如“千相老祖”这样强大的对头，不过，这却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而定，如今，燕铁衣认为他已尽了本份，本份尽到，以后的责任他就小必去负了再进一步说，为了他挈友的一条性命，他是不惜开罪一个甚至比“千相老祖”更难缠的人物的！

于是，他点点头，低声道：“熊道元、崔厚德，你们两个注意台阶下的动静，上面这五名野种交给我了！”说着，他向那侏儒似的“土尊者”全葆招招手：

“就是你吧，矮子，我看你似乎比较好吃？”

全葆咧嘴一笑，露着满口三差黄牙：“我来啦，小娃子！”

“金尊者”潘少荫沉沉的道：“全老五，不要磨蹭，下手要快，早点解决早点回去交差”全葆一点头：“我知道啦，大师兄”他的话还留着个尾巴，瘦小的身形已一抹鬼影也似凝射而翱，人尚未到，一溜寒光已暴取燕铁衣咽喉 那是一柄喂毒匕首！

燕铁衣卓立不动，就像没看见一样，直等匕首尖端隔奢他喉咙还只有三分远近，他的左手微晃，“照日短剑”剑芒猝映里弹挑，“当”的一声击开了对方匕首，全葆猛然退跃，但是，击开了匕首的短剑却在同一个动作里，几乎不分先后的插进了这位“土尊者”的右胸，鲜血随着拨出的剑身狂喷，全葆大叫如泣，斜刺里又一条人影鹰隼般扑到，那人在空中猛往下落，燕铁衣的“太阿剑”宛若一抹流光倏扬，不待那人够上位置，业已在刹那间将对方通穿了相对的十九个血窟窿。连声长号着，翻落阶下 是“火尊者”闻贤，那个颊有疤痕的年轻人！

长短双剑立回鞘 只在这不及人们眨眨眼的功夫里，“五行尊者”便已损折了两名，燕铁衣却连脚步也没动一下陡然间，前后的敌人全都震骇至极的僵窒住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承受这个事实的教训，竟这么快？就这么快？当他们连意念尚未回转过来的一瞬，便已有了结果，分了生死，而且还是双料燕铁衣的面庞上有一抹童稚般的笑容，他温和的道：“我十分替『千相老祖』难过，他是用了多少白米饭喂大你们这一群造粪工

具的？居然这么个稀松窝囊法？就凭你们这几块废料，竟也称起『尊者』来了？真是贻羞天下，遗臭武林，令人啼笑皆非；我在道上行走，若是尚嫌生嫩的话，你们几位就只配回到『浪天山』丢当野猴子了！”

“金尊者”潘少荫的一张丑脸已经扭成了长的，他圆睁一双怪眼，唇角急速牵扯着，声音哑乾涩得像在嗓门里掖进了一把沙问：“你……你是谁？”

燕铁衣一笑道：“现在才想起来问我是谁么？恐怕已经晚了，大疙瘩！”

咽了口唾，潘少荫惊恐的道：“不用得意，我们……去请老祖来收拾你！”

笑了笑，燕铁衣道：“打了孩子，不怕大人不出来，大疙瘩，用不着你们去请，老实说，你们几个，只怕任是谁也永远来不及去请老祖师了！”

潘少荫脸色泛青的道：“你不要狂我们……我们并不含糊……”

你”燕铁衣点点头，道：“喂，这样最好，装好汉去，也得像个好汉模样才对呀”一声虎吼，“水尊者”尚寿壮牛般的身体一阵风也似的冲到，他双拳猛起，却在挥砸的刹那上扬，两只脚快不可言的疾蹴燕铁衣胸膛！

青光电闪，“水尊者”尚寿的两只大脚也不知怎的便飞出了三丈，带着洒溅四喷的鲜血！“哼……”尚寿尖号着，却悍不畏死的以两只血糊糊，骨森森的胫肢拄地，叉开两只巨掌死力扼向敌人喉咙！

挺立不动，燕铁衣的“照日短剑”，陡然眩花了人眼，当人们的眸瞳中全被那交流的青莹光华布满时，一块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肉团便鲜血淋漓的，雨似的往四方八面蓬抛而起，尚寿那粗大的躯体，只这瞬息，即已变成了一付骷髅架子——一付血红淋漓，犹沾着细碎肉屑的骷髅架子，完全人工制造！

“木尊者”余照开像疯狂了一样以他的“黑金剑”劈刺着燕铁衣，那柄黑马闪亮的长剑泛映着怪异的芒彩，走着玄秘的招术，刹那圈住了燕铁衣！

在“黑金剑”的急速穿掠中，一缕白森森的光芒，倏然呼啸着以排山倒海之势反卷过来，其力道之雄浑，剑法之犀利凌猛无可比拟，“木尊者”余照开神色大变中奋身退避，却在一个绝对不可能的角度里射出一溜青电，快得就像远古的时光流逝过去，一下子透进了余照开脑门，青电猝，这位“木尊者”便带着泉涌的鲜血与黏白的脑浆一头栽向石阶之下！

突然怪嚎，“金尊者”潘少荫的“大流星”“呼”的暴飞而出，砸向燕铁衣胸膛，燕铁衣手中“照日剑”猝弹，“铮”的一声，点开了那团斗大的“大流星”，“大流星”往上一扬，又“呼”的直贯燕铁衣天灵，同一时间，潘少荫闪身急进，立即缩颈低头，“夺”“夺”连响，他的后领口内已有三点蓝光疾射敌人。烘门！

燕铁衣脸无表情，左手虚空斜挥，串射而来约三点蓝光——那是三枚喂毒”十字星”，便被一股无形中的吸力引带往一样猝然料撞出去，“金尊者”潘少荫更不迟疑，返身便逃！

眼皮子也不眨一下，燕铁衣右手猛抛，他肩后的“太阿剑”白芒倏展，有若一溜冷焰，一股九天之上劈下雷火，尖啸着狂旋飞出，“咯”一声斩得奔逃中的潘少荫那颗头颅飞上了半天，“太阿剑”又回转返来，燕铁衣的“照日短剑”往上一挑，“太阿剑”蓦的扬起，“铮”声笔直插回鞘内！

这时，奔跑中的潘少荫那具无头身体仍在馀劲未歇的往前踉跄着，直六七步外才仆跌，颈腔内喷出的热血，将这一路全染成了赤红！

“五行尊者”全已伏诛，从头到尾，其过程也不过就是人们眨几次眼的的时间而已，从头到尾，燕铁衣便卓立原地，连移动全没移动一下！

侧过头来，他目光冷森森的扫视着那围立四周，早已形同泥塑木雕约二十几。那黑衣大汉温和的，他开口道：“你们还不逃命去么？比看看那一个逃得最快，我要留下跑在最后面的那个人的脑袋！”

二十几名黑衣大汉立时恶梦初醒般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面面相觑，却俱皆发觉彼此的脸色全已惊骇得不似张人脸了！

燕铁衣笑道：“现在，开始”天下再没比这更快的奔跑法了，他一声“开始”，那二十几位仁兄立即撞挤滚跌成一片哀号着，尖叫着，喊泣着，就像到了世界末日般狼奔豕突的霎时逃散一空！

吁了口气，燕铁衣点头道：“唔，果然很快……”

熊道元在裤管上擦去了手心里的冷汗，口乾舌苦的道：“见过魁首的手法多次了，也不知怎的，每一次经历却总令我心惊胆跳，冷汗盈体，像要连隔宿粮也呕出来一样！”

崔厚德也呐呐的道：“可不是，方才那『五行尊者』一拦路，我就像是看见他们每人背上全背着一具棺材啦！”

将“照日短剑”还鞘，燕铁衣道：“不要咕噜了，我们进去”不用他们再进去了，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匆匆传来，顿时已有三个人出现在门里的长廊上，在前领路的那名黑衣汉子抬头望见了燕铁衣，立即像见了鬼一样向后瑟缩，一边却往这里指：“就是他，老祖，大爷，就是这人，他方才在门前逞凶伤人”一个满头赤发披肩，狮鼻海口的魁梧老人正放缓了脚步，铜铃眼凶光闪射的瞪视着燕铁衣，老人身旁，嘿，居然就是生前那位自称姓曹的俊俏人物！

经过了潘少荫的尸体时，赤发老人连瞟也没瞟一眼，他只注视着燕铁衣，好像地下躺着的死人与他毫无牵连似的——这是个心硬如铁的角色！

终于，他们在五步之前停住了，赤发老人那双巨大的，暴虐又带里兽性的双眸里燃烧着一片血也似的火，那片火焰是炽烈的、狂悍的，残酷又凶狠的，似是心底的熔浆翻腾，魂魄在尖吼怒号；曾有多少英雄俊杰，能手强豪，便融化在他这片熊熊的火焰中了。

在老人身边，那位姓曹的俊俏人物，这时也面如严霜般凝视着燕铁衣，慢慢的，他首先启了口：“果然是你们，我猜到了！”

燕铁衣笑笑道：“也果然就是你，可惜我未完全猜中！”

那人阴沉的道：“只怕，你不姓『仇』吧？”

燕铁衣点点头，道：“不错，就如同你也并非『姓曹』一样，你姓胡，叫胡绚”英挺的面容上掠过一抹狰狞之色，那人缓缓的道：“我是胡绚”燕铁衣望着他，轻轻的道：“就是对了，胡绚，你是我要找的人！”

突然——赤发老人雷鸣般咆哮：“我的五个徒弟，全是你杀的？”

燕铁衣夷然不惧的道：“正是，胡力！”

这赤发老人，便乃“浪天山”“紫云洞”洞主，盛名喧赫的“千相老祖”胡力！

粗糙褚紫的面皮骤然抽紧了一下，胡力吩咐的道：“你为什么杀他们？”

燕铁衣安详的道：“因为他们想杀我，因为他们强行拦阻我要去找寻的人！”

胡力怪吼：“你要找谁？”

燕铁衣用手一指胡绚，道：“他，你这位孝顺得亲自为你到大悠河边去

钓鲤鱼来侍奉你的乾儿子胡绚！”

赤发蓬竖，胡力咬牙问：“为什么要找他？”

燕铁衣平静的道：“为了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条命，胡绚，你该还不会忘记裴咏吧？”

脸色立即一变，胡绚脸孔苍白，力持镇定的道：“你是他的什么人？”

燕铁衣低沉的道：“多年挚友，连心好友，此外，他曾救过我的性命！”，顿了顿，他又道：“这种关系，这种渊源，够不够我来替他索命复仇？胡绚，你是个枉披人皮的畜生，狼心狗肺的野兽，你也该不会忘怀你是如何折磨他，凌辱他，伤害他的吧？”

脸上的肌肉不可抑止的痉挛了一下，胡绚的嘴唇偏了偏，他吃力的道：“既然你有胆量来，想也有所凭藉的——你是谁？”

燕铁衣往前凑近了点，低沉的道：“你没见过我？”

胡绚咬牙道：“不记得在今天以前见过你。”

燕铁衣道：“裴咏也没告诉过你，他有我这么一条好朋友？”接着，他又自己摇头：“是了，裴咏不会告诉你的，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从头至尾，你也没有给他说什么话的机会”唇角抽搐起来，胡绚痛根的道：“裴咏罪有应得，他是个卑陋的东西！”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叫这做『卑鄙』？姓胡的，你强占人家的妻室，将人家夫妇活活拆散，又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虐手段把裴咏活活折磨致死，这是人家『卑陋』？只怕你弄错对象了！”

胡绚大声道：“沈娟原是我的！”

燕铁衣哼了哼，道：“那是你自己以为；她自己喜欢谁才算数，她嫁给了谁才算谁的，沈娟根本对你不假辞色，从来也没有一点情感发生在你身上，你凭什。挥认为她是你的？简直乱七八糟，满口胡言！”

胡绚激动的咆哮：“不管怎么样，我爱她，她就应该跟我，可恨裴咏这奴才趁我不在『塘镇』之际，乘虚而入，用甜言蜜语骗去了我的沈娟，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皆口难忍，他是罪有应得，我对他的惩罚已是太轻了！”

燕铁衣冷峻的道：“你完全蛮横跋扈得不似个人种了，胡绚，沈娟爱的是裴咏，这原是一件顺乎天理，合乎人伦的好事，你却因嫉生怨，因怨成仇，用残酷又卑劣的方式拆散了人家，霸人妻，杀人夫，居然犹满口振振有词，颠倒皂白，你还知道什么叫廉耻，什么叫纲常么？若说人间里有衣冠禽兽，胡绚，那就是指的是你了！”

突然狞恶的笑了起来，胡绚阴鸷的道：“就算我杀人夫，霸人妻吧，你打算怎么样？裴咏从后面的猪圈中逃了出去，大约就是请你来替他伸冤报仇的了？如今你已来，我也站在这里，你能奈我何么？”

燕铁衣淡淡的道：“我能的，胡绚，你立即就会知道我能！”

憋了老闷气的“千相老祖”胡力，突然厉声道：“绚见不必与这小龟孙多说，待我先将他生擒了，有的时间来整治他”燕铁衣一笑道：“千相考祖，你真要和我为敌么？”

胡力嗔目切齿，气涌如山：“你是什么东西？对付你我还有什么值得多考虑的？”

燕铁衣道：“那就来吧，胡力！”

突然眯上了眼，胡力反而不急迫进了，他仔细打量着燕铁衣，看得那么详尽，那么谨慎，宛如要透过燕铁衣的肌肤看进他的肺腑一样，好半晌，

这位“千相老祖”用他的厚麻木衣袖拭拭眼，若有所思的道：“你使我想起一个人来，只是，又不大像，你的年纪似乎太轻了点”摇摇头，他又大声的道：“不可能，绝不可能，你断乎不会是那个人！”

燕铁衣缓缓的道：“你说得是那个人？”

狞笑一声，胡力道：“普天之下，敢像你这样在我面前卖狂的并没有几个，我想起的那个人是这少数几个人物中的一个，但却绝不会是你，小龟孙子，你没有人家那种气魄与威势！”

燕铁衣一笑道：“只怕不一定呢，胡力。”

披肩的赤发一扬，胡力恶狠狠的问：“小龟孙，你有几柄剑？”朝肩头上一指，燕铁衣道：“这是一柄”胡力狂笑道：“不是他，你不是他”燕铁衣一掀外袍，露出了胸前佩带的“照日短剑”，他笑道：“这又是一柄！”

于是，蓦然间，胡力的狂笑像被打回肚里一样噎住了，他的嘴巴仍然咧开着，因笑而牵叠的脸上皱摺也凝冻在那里，滚圆的睁着那双牛眼，他楞了似的僵木的瞪着燕铁衣发呆 那模样，像是看到了一个他不相信会看到的鬼魂般！

胡绚已大大的不安了，他局促的低问：“义父 他是谁？”

呻吟似的吸了口气，胡力勉强平着自己，沉重的道：“燕铁衣！”

『青龙社』的大龙头，『泉霸』燕铁衣……”

和的一机伶，胡绚失声惊叫：“是他？”

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的紧缩起来，胡力咬着牙，低势的道：“你闯的祸不小，绚儿”胡绚不敢置信的喃喃自语：“天……我怎知裴咏会有这么一个朋友”燕铁衣的面容上，依然漾浮着一抹纯厚的笑意，他轻柔的道：“胡力，我不愿开罪你，想你也不一定喜欢开罪我，因此，我们大家少惹麻烦，两免了，如何？你走你的，这里的事，让我与胡绚自己解决！”

胡力的褚赤脸膛痛苦的扭曲了一丁，他呐呐的低声道：“这个……

……这个……

”浑身栗栗轻颤，胡绚哀伤的道：“义父，你怎能在这生死关头抛弃我？”

厚厚的嘴唇翻偏了，胡力搓着手，无所适从：“这个……呢，这个”燕铁衣步步紧逼道：“胡力，你有你的威名，有你辛苦挣得的武林地位，不必要冒这种险，这是不值得的，江湖风云狂暴流镞，全没掩卷了你，莫非你就甘愿在这里拿着你几十年的名声成就孤注一掷？不要傻，你混到今天不是容易的，但要毁弃却并不难！”

第七章 紫云洞 为友复仇

胡绚悲切的叫：“不要听他挑拨游说，义父，我是你的儿子，是你的骨肉，你不能舍弃我，义父，他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全是在威胁恫吓，义父，想想我们的父子情份，想想我素来对你的孝敬恭顺，义父，这不正是我的生死成败，也同样关系着你老的名节威信，何况，其中还有你老五位爱徒的性命横着？义父，这是血债啊，这是深仇，他业已骑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怎么退让？如何妥协？”

燕铁衣大马金刀的道：“胡力，耳根子软的人是要吃大亏的，你为全盘

大局想想吧，我要的只是胡绡一个！”

又是激动又是愤昂的，胡绡尖叫……“你是要我的命，要我义父的名！燕铁衣，『五行尊者』五位师兄的这笔帐你又怎么说法？”

燕铁衣冷冷的道：“他们咎由自取，就像你也将咎由自取一样，但胡力却仍来得及退出！”

十分沉重的，胡力终于摇摇道：“我们恐怕要『裱』一下了，燕铁衣！”

燕铁衣的下颌收了收，低沉的道：“你不要后悔，胡力！”

“千相老祖”胡力双目骤睁，大声道：“我做事从不后悔！”

一扬头，燕铁衣道：“很好，外边来！”

就在“临波轩”的大门阶下，燕铁衣独立于右，胡力相对于左，胡绡站在第一级阶上，熊道元与崔厚德便立于燕铁衣身后的方向。

现在，已是下午，秋风萧萧，枝摇叶落……

胡力慢慢运息了一阵，盯着对方：“燕铁衣，我们开始吧！”

燕铁衣“刷”的脱去外罩紧袍，神色沉凝严肃！

“开始之后，胡力，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

褚赤的脸膛是一片凛烈凶猛又冷酷萧然的表情，胡力粗浑的道：

“那要看彼此的造化了，燕铁衣”一刹那间，万籁俱寂，四野无声，仿佛风也停了，树也静了，甚至，连人们的血液都凝固，心跳也越向微弱……蓦的，“千相老祖”胡力闪身而至，眼看他是向左，却实则来到了右边，就这一闪之间，一抹匹练似的银虹兜头斩落！

燕铁衣非常清楚力的丈长缅刀，这一挥之势并非只有一刀，那是至少百刀以上的连续挥劈所造成的视力上的错觉——只是因为速度太快，所以看上去只像是一刀；他没有移动，“太阿剑”倏然飞弹，寒芒飞射中，他以极为细密又极为凌厉的一百九十九剑反截，于是，在成串的“叮当”交单中，胡力高大的躯体微微一顿，却突然晃成了千百条虚实互映，有若幻像般的影子合罩而至！

燕铁衣飞掠如电，腾起半空倏而滚旋，剑光吞吐穿射，仿佛一个闪转着冷芒紫择的光球，而这个光球回泛得那样的快，数不清的光芒锐彩便往四面八方飞流，戮破空气的尖厉啸声顿时恍若鬼泣！“冥天九剑”中的第五式“天颜震”展出了！

幻影突寂，胡力的丈长缅刀挟着裂山洞碎之势中锋暴进！

燕铁衣的“太阿剑”“嗡”声长颤，急快沾黏，士与对方的刃口一触，他整个身体“呼”声倒翻七尺，“照日短剑”快不可言的猝然挥闪！

浩哼一声，胡一猛一挥手，千钧一发中竟然险险躲开！当丈长缅刀天河横空般再度反斩而回之际，燕铁衣的“太阿剑”已突然挥出漫空剑影，但是，这充斥在空中的飞舞剑影却是怪异的，诡奇的，它不是那与单一的剑形，它有的像箭那样细窄的喷散，有的却幻成了弯月般的弦光，有的扯长等若一抹抹的虹带，有的却奇妙的圈成团团的圆，总之，那是一片密密将天地塞满的各式各样的光影，但这些光影却俱由锋利无比的剑刃所形成，锐面破空，带起的尖啸厉哨仿佛能刺破人的耳膜，像千万个鬼魂在哭号！

这是“冥天九剑”中的第十剑“天威起”！

“千相老祖”狂号着，身上的厚麻衣片片飞舞——沾着细碎的血肉片片飞舞，他宛如突然自激愤中趋向平寂，混身浴血的飞跃八尺，却变得极端安详的没有立时再做拼命之反搏，他站在那里，任由点滴浓稠的血液流淌，一

双牛眼竟那么沉静专凝的注定了对方，神色之间，隐隐流露出一种湛然的慈祥与镇静的安宁。

他的反应，是绝对反常的！

燕铁衣没有跟着追杀，他站住了，目光冷森却谨慎的瞧着“千相老祖”，当然，他晓得，敌人的情态突然变得如此怪异，决非一桩好事，这极可能是一次厉害杀手前的必然心绪上的准备！

果然，“千相老祖”胡力缓缓的，每一步像提千钧般往前逼近，他的丈长缅刀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怪蛇一样拖在地下，就这样沉重的向前逼近。

燕铁衣卓立不动，“太阿剑”斜斜上指天际，嘴唇紧抿，两眼毫不稍瞬，他看定对方那条拖在地下的奇长缅刀！

变化的发生，就宛如本来便已形成那与样子似的，“千相老祖”胡力的身躯竟然在眨眼间来到近前，而他的奇长缅刀便以人的瞳孔不及追摄的快速直插向燕铁衣胸膛——那种快法，足能使“速度”这两个字的意义化为乌有！

甚至连燕铁衣也没有估量到对方这一挥之势，居然有着这样的快速与功力，当他明明白白的看着人家出手，也明明白白的查觉这一刀到了胸前！

在瞬息——本不及瞬息的刹那里，燕铁衣也没来不及闪躲，他猛的吸胸弓背，“太阿剑”比闪电还快的往上倒翻，于是“当”声急颤，跟着“嗤”一瞥，胡力的丈长缅刀被震抬三尺，燕铁衣的“太阿剑”也脱手飞坠，他的前襟同时裂开一条尺长破口！

动作是连贯的，是一气呵成的，燕铁衣的身形仿佛随着他被震脱的“太阿剑”飞起，人在空中一滚倏闪，有如幻影挥映，胡力的丈长缅刀方吃荡抬，尚来不及第二个动作，一条左臂已“呼”的离肩削断，洒喷出一大蓬血雨！这就是高手相搏的精妙险绝之处了，其最后生死之分，胜负之见，几乎全在一霎间的力道适当运用与动作连贯紧凑上面，谁能把握住最后瞬息的演变做狠酷及准确的一击，谁便往往得到永恒的成功！

“千相老祖”胡力没有号叫，也没有吼喊，他猛然一个踉跄坐倒地下，断落的左臂伤口鲜血突突涌冒，伤处肉齐骨平，却是血糊淋漓，翻卷嫩肉红颤颤的包含着黏着血丝肉筋的断骨，犹在那里微微蠕动，他那一张赭赤的脸孔，如今也变成了煞白乾黄，只这片刻，这位在武林中久享盛誉的魔头与强者，便萎颓微弱得像衰老了十年不止！

左手的“照日短剑”倒贴腕上，燕铁衣的形态也透着一般无可言喻的疲乏，他站在胡力七步之侧，低哑的道：“何苦？胡力！”乾哑的呛咳了几声，胡力费劲的启齿道：“你胜了……燕铁衣！”

燕铁衣毫无表情的道：“我本不愿与你分胜负的，你知道！”

颊肉抽搐着，胡力艰辛的道：“燕铁衣，我千相老祖从不欠人的情……你方才那滚身一击，只削落了我一条手臂，未曾砍去找的首级，这件事我会记着我晓得你原本可以斩掉我的头，不管你存心如何……我会报还你的但是，我。呵之间永不会了！”

燕铁衣冷森的道：“随你，胡力，姓燕的今天的江山不是叫人唬出来的！”

挣扎着站起，胡力脸色越发乾黄，一头赤发也变得黯涩无光，他抖索索的道：“你还来得及改变主意燕铁衣……你现在宰了我……

你可一了百了！”

燕铁衣冷寞的道：“我放你走，胡力，你还留有另一条手臂，你不怕痛，我还怕割？”

沙哑的仰天狂笑起来，胡力转身离开，他一边歪歪斜斜的奔走，一边凌厉的大叫：“燕铁衣我会再来找你……看看下一次谁栽谁……比此谁强”当那凌厉的叫声隐冥之后，燕铁衣转身对石阶上呆若木鸡般的胡绚，他阴沉的道：“很遗憾方才你乾老子那一记活刚了多少人的绝招『九霄飞虹』没开了我的膛，是么？我承认那一招精诡无比，玄异至极，但是，胡绚，我这些年也不是白活着的，『泉霸』这两个字更非白背上身，你乾老子在运聚功力，聚含全身精神气劲预备孤注一掷之际，我早已防着他了，而且我的大散手『血分影』便专门为他留着——胡绚，现在也该你来试上一试了，冤有头，债有主，你这正点子还楞在那里装什么蒜？”

胡绚那张俊俏的粉脸早已涂上了一层死灰也似，他转动着两颗木讷失神的眼珠，绝望又恐惧的开了口：“燕铁衣……让我们打个商量……”

你你有什。捍条件，我全依”燕铁衣先不回答，挥挥手，于是，后面掠阵的熊道元与崔厚德两人立即扑进了“临波轩”的大门之内，望着他们进去了，燕铁衣才生硬的道：“我只有一个条件，胡绚，裴咏怎么死的，你怎么抵命！”

全身起了一阵抽搐：胡绚痛苦的道：“不要这么绝……燕铁衣……
……只要……”

你放过我，我的一切财产全部双手奉送……”

燕铁衣严峻加霜的道……“留着你那些腥臭的家产吧，姓胡的，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朋友之间的道义，人与人相处的情感，还有江湖上的公理规律，岂是你这点点有形的代价所能污损的？”

丝丝自齿缝中吸气，胡绚抽搐道：“你……非要对付我不可？”

燕铁衣平静不波的道：“这是无痛置疑的，你的同谋柯乃禾已上道了，你怎忍心让他一个人孤伶伶的走？”

身上不由自主起了鸡皮疙瘩，胡绚几乎连体内的血液都凝结了，他震惊的道：“柯乃禾已经死了？”

燕铁衣慢慢往前逼近，他的脸庞上现露着那种罕见的令人窒息的死神的煞气，周身发着既狠又寡绝的暴戾韵味，他使彻底的组合成了血腥与残忍的凝形，再也找不出丝毫天真的味道，再也没有一丁点淳厚的端倪了……

恐惧的往后侧退，胡绚呐呐的呻吟：“不不不……”

缓缓的，燕铁衣踏上第一级石阶，第二级，第三级——猝然间，胡绚就地暴旋，一蓬黑雾兜头罩下，同一时候，胡绚贴地翻滚，暗中抽困的喂毒“倒须带”也一条白蛇似的卷向飞铁衣颈项！

倏然错步，燕铁衣避过了那一蓬“多棱毒砂”，但是，他却不去让避那条“倒须带”，他全身猛仆，右手狂挥，“倒须带”“活”一声紧紧缠上了他手臂，他的左手“照日短剑”便一下子深深插进了胡绚的心脏！

“哇……哟……”胡绚仰躺在石阶上，整个身体蓦的一挺，面孔歪曲，瞪眼咧嘴，喉头红颤颤的蠕动，燕铁衣伏在他的身上，左手短剑用力一扭，胡绚嘴吧倏合，“克察”一声咬断了他自己的舌头。

咬着牙，双目赤红，燕铁衣的语声并自唇缝：“这是为了偿还裴咏的嘴”左手往下一划，“哺”的一声，胡绚内腑五脏顿时倾遍地，花花绿绿，瘰癧沥沥，好不触目惊心，燕铁衣狠毒的道：“这是偿还裴咏的两手”锋利

的短剑往上猛提，割碎了胡绡的肺，直抵咽喉，血光涌溅中，燕铁衣狂叫：“这是偿还他在猪圈中所受的非人折磨！”

右手血淋淋的猛拍左肘，短剑横切，胡绡那颗早已不像人头的头骨残颅颇沿着石阶滚下，燕铁衣嘶哑的呼喊：“这是偿还裴咏妻子被夺的恨！”

就在这时，一条人影跌跌爬爬满身鲜血的撞了由来，那是个瘦长又生像猥琐的中年汉子，他喉间闷嚎着，五官因过度的痛苦而挤成了一堆，他爬到门口，蓦见形同凶煞的燕铁衣挡道，一声惊怖悲惨的号叫出自这人口中，他张开双臂，似欲哀求，也似待解释，但是，当他双臂一张，一柄三尺银枪已自后暴飞而至，猛的将这透心穿过，牢牢钉仆地下！

熊道元闪扑而至，从那人身上拨出银枪，边狠狠朝尸体土吐了口唾，喃喃咒骂。

燕铁衣沉沉的问：“这是谁？”

熊道元余恨未消的道：“就是那替胡绡与柯乃禾穿针引线，坑害裴爷的林弘礼。”

燕铁衣怒道：“为何不先问沈娟下落再杀？如今却要耗费功夫去找！”

熊道元吞了口唾，表情颇为迟疑，期期艾艾的道：“魁首……不用去找了”燕铁衣脸色一沉，道：“为什么？我答应裴咏，要好好照应他的未亡人的……”

苦涩的一笑，熊道元低哑的道：“沈姑娘……早已自尽啦，就在被胡绡掳来的第三天晚上，上吊死的……”

和的一震，燕铁衣怒吼道：“谁说的？”

熊道元指了指地下林弘礼的尸体，道：“就是我们逼着这家伙说的，我一气之下始干掉他……沈姑娘坚贞刚烈，不愿清白遭污，又不忍眼见他丈夫受到那种折磨，这才自绝了的，他们却连当时正在受罪的裴爷也瞒着；沈姑娘的坟墓就在楼后，崔厚德去查看去了……”

海然空洞又怅失的，燕铁衣沉重坐下，凄迷的注视远天缥缈云霞喃喃：“在地是连理枝在天为比翼鸟……死了好，死了也好”崔厚德满头大汗的奔了出来：他喘了几口气，观颜察色，小心翼翼的道：“禀魁首，楼后确是沈姑娘的墓，沈姑娘……业已去了……”

解下缝在腕臂上，深嵌入肉的“倒须带”抛落，燕铁衣伤感的道：“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令那些害死他们的人陪葬……事实上，等于什么也没做”熊道元关注的道：“魁首，你的臂，伤了……”

接过崔厚德下去从地上检起来的“太阿剑”，偕同“照日剑”插回鞘内，燕铁衣沙哑的道：“不要管我，带马……我们回去，未来的日子展现眼前，只怕还多着这种充满凄苦血腥的辛酸味……”

于是，他们离开了，三人三骑的影子被夕阳的血晖长长映在地面上，显得那样的凄凉又落寂；“临波轩”前，躺着那些永不再盛触世春悲酸的尸体，就宛如朝着亘古以来便错杂纷乱的人间嘲笑。争执些什么呢？掠夺些什么呢？秋夙又在轻轻的咽泣了……。

从“仙迹山”的“临波轩”报了故友裴咏的血海深仇回来，燕铁衣也不过刚刚才养好伤势，一股曲暗入明的逆流又在“青龙社”所掌握的地盘里逐渐掀起了波涛，先是阴晦的，等它看得出浪花的时候，事态业已相当严重了。

这是阳光普照，天气晴朗的早晨。

“青龙社”“龙云旗”领主“魔手”屠长牧匆匆自迴廊行往燕铁衣的寝居在“龙魂楼”后面一个植满龙柏的雅园中那幢气势亦相当磅礴的“黑云楼”。

“魔手”屠长牧乃为“青龙社”的首席领主，换句话说，他是“青龙社”的第二号人物，除了魁首燕铁衣以下，“青龙社”就数他的地位最为崇高了，他是个五旬上下年纪的人，外貌一点也不起眼，除了那双手有点特别显得粗厚巨大之外，容貌没有丝毫奇突之处，他看去是那样的平凡，就和你平常在街上或田间随时可以遇见的任何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一样。来到黑云楼之前，屠长牧急匆匆的叩系着门扉上的黄铜兽环，几声清脆的敲响过后，门见立开，“快枪”熊道元当门而立。

一见是屠长牧驾临，熊道元连忙堆笑哈腰：“大领主，今天可是什么喜事呀？尊驾来得这般早法？”

“少废话，魁首起身了没有？”

熊道元忙道：“早起来了，如今正在楼下用膳。”

屠长牧沉声道：“传报求见。”

连忙往旁一侧身，熊道元恭谨的道：“大领主驾临，魁首是一定要见的，大领主，不敢劳候，请。”

于是，屠长牧也不再迟疑，他大步踏入门去，经过前面摆设奢华的大厅，弯过甬道，来到一间掩着门儿的书房前面。随于后的熊道元连忙抢上一步，轻轻扣门，谨慎的道：“启禀魁首，大领主求见！”

冰花格子门迅速启开，来开门的竟是燕铁衣本人，屠长牧立躬身施礼，低沉的道：“清晨搅扰魁首雅兴，尚请魁首恕罪。”

燕铁衣一把拉着屠长牧的手，笑道：“那来这么多规榘？长牧，快进屋里坐。”

来到这间四壁排满书架，并堆集着各式诗书善本的书房里，燕铁衣先将他这位头号臂助安排坐下在那张描金雕花的黑漆方几对面，然后，他自己也才盘膝坐到锦垫上，跟进来的熊道元连忙先替屠长牧布上碗筷，并在碗中倾注了三茶，然后才默默退到一边。黑漆方几上，摆着四只景德蓝的高脚瓷盘。

盘中，各为玫瑰糕、油酥饼、炸春卷、肉馒头，旁边的银质小盆，另盛着半盆珍珠米熬成的稀饭。

燕铁衣笑道：“我刚要吃早饭，你来了正好，陪我一起吃。”

屠长牧沉郁的道：“魁首，有些事要向魁首禀报！”

先挟了一块“玫瑰秣”到屠长牧面前，燕铁衣道：“管点『玫瑰糕』再说，又香又甜又酥，入口简直便化了，相当不错，来，长牧，吃点。”

说着话，他自己大口喝下半碗三汤，然后，风卷残云般便将几上的点心狠吞了一半，然后，又将剩下的半碗三汤一口饮乾。

只咬了一口“玫瑰糕”的屠长牧，不禁有些愕然道：“魁首，你吃得这么法，莫非有事！”

抹了抹嘴，燕铁衣笑迷迷的遗：“我没有事，有事的是你。”

屠长牧忧形于色的道：“不错，我确是有事，更急禀魁首。”

燕铁衣平静的说道：“一定不会是个好事，对不？”

怔了怔，屠长牧道：“魁首知道啦？”

摇摇头，燕铁衣道：“从你的神色间已告诉我了，长牧，你先吃完东西

再说话，任它什么麻烦也有“青龙社”背柱顶着！”

叹了口气，屠长牧食不下咽的道：“魁首，怕有人在一根一根偷着拆除我们的『脊柱』了！”

童稚的面庞上是一片天真绚烂的笑容，燕铁衣道：“不要危言耸听，谁能有这么大的狗胆？谁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屠长牧低沉的道：“我就是为了最近这一连串发生的不幸事件，才急着来谒见魁首的，因为事情已十分严重了。”燕铁衣安详问道：“严重到你不能代为处理吗？”

淡淡的眉蹙皱着，屠长牧道：“自从魁首从『仙迹山』回来之后，这些日子一直在养伤静憩，如今你才刚刚获愈，设若事情不是这般险恶，我也不敢前来惊扰魁首的静养，本来，当前几桩快报传到之际，我犹自己交待处置了事，但类似的消息连连不断，且手法如出一辙，又却是相同的不幸事件，我就觉得事态不对了，再三斟酌之下，认为还是禀报魁首知悉，并由魁首亲自处断比较妥当。”

第八章 魂飞冥冥 凶杀隐现

燕铁衣深深知道他的这位头号臂助——“魔手”屠长牧的为人及习性，屠长牧是一个异常冷静，镇定又神思敏捷的人，日常协助燕铁衣处理整个“青龙社”的内外事务，甚至不用燕铁衣自己烦心，大多问题都会在他那里便获得解决，现在，有他所不能担当的困难而必须亲由燕铁衣决定了，这困难可想而知便不会太小。

屠长牧见燕铁衣没有说话，又悒郁的道：“魁首，我想将近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向魁首一一禀报。”燕铁衣道：“说吧，我自准备好了。”

润润嘴唇，屠长牧慎重的道：“首先，大约是月馀之前，我们社里在川境“合成府”的“铁手级”首席大首领魏自奇突然失踪，三天之后，驻“奉节县”的另两。蝴首领已跟没了下落，接“江陵”的“大首脑”李明麾下最为得力的助手，也是“铁手级”首席大头领身份的苏昌亦找不到，四天前杭州市“大首脑”陶昂派人飞骑传报，他的“铁手级”首领大头领沙双峰也不知下落，今天，就是刚才一会儿，又有两桩消息递到，一桩报告是居然连“合肥”的“大首脑”商传勇也失了踪迹，另一桩，却指示了部份这些失踪弟兄们的下落……”

燕铁衣平静的道：“说下去。”

屠长牧表情阴霾的道：“这桩消息指出，魏自奇的脑袋早已吊挂在“广元府”的城楼子上，是官家秘密处斩的，李明手下的“苏昌”则被弃尸荒野，于“江陵城”外十里处发现，沙双峰也死了，被人挖去心肝五脏，丢在一处乱葬岗里至今尚不知“奉节县”那两名首领及“合肥”“大首脑”商传勇的下落，不过按我的判断，恐怕是凶多吉少了。”燕铁衣沉默下一会，道：“这些事都是最近一月发生的么？”

屠长牧点点头，道：“是的，最先我还以为是偶然，其次我想乃属巧合，但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我们驻派各处通埠大邑的重要弟兄失踪事件，我就感到不对头了，待到“合肥”“大首脑”商传勇也突然不见的快报传来，我已决

定要请魁首亲自裁决，等我再看见另桩指示了部份失踪人员死亡命运的消息后，我更迫不及待的要赶来见魁首了。”

燕铁衣冷静的道：“对这连串的不幸事件，你有什么看法？”

屠长牧愤怒的道：“这显然是一整套对我们“青龙社”有计划的残酷阴谋”燕铁衣颌首道：“不错，但为什么？”

苦笑一下，屠长牧道：“魁首，我们的组织庞大，基业深固，平常营生范围甚广，在江湖上又盛名喧赫，所谓树大招风，过往今昔结下的仇怨又多，为什么原因而遭至这连串的不幸事件，可以预测出千百种理由，委实不易追查明确。”

燕铁衣缓缓道：“不然。”

怔了怔，屠长牧道：“莫非魁首已有卓见？”

站起身来，燕铁衣喃喃的道：“这一定是某一个，或某一批我们已知的敌对者或临时萌念的隐伏敌对者所玩的把戏”屠长牧忙问：“魁首是指……”

燕铁衣冷冷道：“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似是千头万绪，一团乱丝，不容易令人。糊白从那里着手找出根由，但只要稍微分析归纳一下，则不难抓住重点，从而追索元凶。”

屠长牧颌首道：“是的，但我敢请魁首更进一步的指示。”

在居中来回踱着，燕铁衣一边微微敲击自己脑门，嘴里也不知喃喃些什么，屠长牧与一边肃立着的熊道元俱皆屏息静气，不敢出声。

燕铁衣那张纯真而童稚未泯的面容上，这时又浮起一抹森森的煞气，漾起一片狠酷的阴毒，他踱着步子，双目中闪烁着血光。良久，燕铁衣又坐了下来，他闭闭眼睛再睁开，低沉的道：“我们再从头把这些事件归引整理一番”屠长牧小心的道：“请魁首开头。”

燕铁衣冷凛的道：“第一、受害者俱乃本社的重要人员，可见对方的目标是我。呵叫青龙甘卜，易主言之那个人或那一群人，若非与我们有旧仇，便是要主动打击我们”屠长牧道：“这是必然的。”

燕铁衣道：“第二、我们被害的弟兄之中，有的被弃荒野，有的遭官府处决，这不会是对方故布迷局，而必有其内因，我可以断定这连串的不幸事件全是一个主儿干下的，天下没有那么多的巧合”顿了顿，他按着道：“第三、不管我们失踪的弟兄是被官府处决，抑是由不知什么人杀死，其结果总是丢了性命，我判断他们的死亡，尚非是由掳劫者直接下的手，可能是由第三者，他就是反正和这些死亡弟兄有仇的人下的手。”

屠长牧迷惘的道：“但被官府处决悬首示众的弟兄呢？莫非他和官府的什么人有仇？”

燕铁衣道：“不，若与官家某个私人有仇，被劫了去至多也是暗里斩了，不会悬首示众，只要悬首示众了，便极可能是犯大案追缉伏刑者 魏自奇在投效本社之前，是否曾在外头犯过什么案子？”

沉吟着，屠长牧双目倏亮，他急道：“我想起来了，魏自奇在四年之前，曾经因为在“广元府”一家酒楼上喝多了酒，与人因细故争吵起来，将对两名酒客自窗口抛下大街活活摔死，而其中一名酒客即是“广元府”首富赵文的独生子，这赵文与“广元府”府尹有八拜之交，记得当时便悬挂贴出告示追缉魏自奇归案”燕铁衣缓缓道：“但他们没有做到，因为魏自奇投效了我们，在我们的势力庇护下，凭六扇门里那些吃冤枉粮的鹰爪孙们是连沾也不敢沾的，可是，若是有人将魏自奇擒住送去，则他们当然是欢迎不瑕了。”

屠长牧思索道：“不过，为什么呢？那抢掠魏自奇的人，若是与魏自奇有仇有恨，他既有力量掳劫魏自奇，更该亲手杀之，为什么却送去官府借人之刀，这大可不必呀，他自己动手不更为隐密方便么？”

和一拍手，燕铁衣道：“魏自奇犯的案是杀了人，那人是“广元府”首富，赵贯的独生子，案发当年且曾有缉捕公文追拿魏自奇，会不会也有赏金？有花红？而那掳劫魏自奇的人乃为了赏金花红竟而下此辣手？”

连连点头，屠长牧道：“相当可能。”皱皱眉，他又道：“但，他为什么会挑着我们的人呢？”

燕铁衣寒森森的道：“这个人或这批人，一定是仇视我们的，不管以前就仇视我们与现在才仇视我们，不管他是表面的敌人或潜伏的敌人，总是一心一意要打倒我们，而对方却又在此行功中索取代价正是一举两得……长牧，无论这人是谁，其用心之狠毒冷酷决不可恕”屠长牧愁苦的道：“这是当然，不过，若是我们明摆着的对头仇家，犹易追查，如果这个人乃是伏伏不动的，便难得找他出来了，魁首，我们不能放任他，一个接一个掳劫去我们各处各地的人手，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王八羔子送我们的终啊”燕铁衣烦躁的道：“我此你们还心急”这时，肃立一侧的熊道元插口道：“启禀魁首，我们被弑失踪或死亡的那些弟兄，也都是社里颇有份量的角色，甚至连我们“大首脑级”的重要人物也遭了毒手，可见这伏在暗处逐向我们袭击的家伙，武功相当强悍，不论他是单独或成群，全够得上硬扎，而且，对方也十分有头脑，他们是在各个击破、分别歼灭，更藉此而收取了代价”燕铁衣喃喃的道：“各个击破、分别歼灭？”

屠长牧道：“可不是，一点一点的吃下我们，又借刀杀人”燕铁衣吸了口凉气，他道：“我想：被弃尸荒野的几个弟兄，也一定是被这人送交给他们的仇家处绝了，明显的，这人也自其中获得了好处”屠长牧恨声道：“使尽一切方法，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干掉，否则消息传出去，非但本社威信扫地，贻笑江湖，就连所有内外兄弟都风声鹤泪，人人自危了”燕铁衣凝重的道：“你可有点头绪先自何处下手？”

屠长牧点点头，道：“我想立即派人赶往“广元府”查明是谁将魏自奇擒送交官的？另外，再派几批弟兄出去迅即探查其他失踪各人平素的仇家是谁，然后按照所得的事实结果逐项追究，总会弄出点名堂来。”

燕铁衣沉吟了一下道：“这不失是个办法，但也要提防对方故布疑阵”屠长牧领悟道：“魁首的意思也不要中了他挑拨离间，嫁祸于人的诡计？”

燕铁衣道：“是的，譬如说，可能他是将我们的弟兄掳劫去交给想杀我们这些弟兄的人，也可能是那王八蛋自己干的好事，故叫我们追入死角，甚至他特意造成某一类的独异手法，留下某一种破绽，好叫我们错找他人，更遂他的恶毒心愿，你交待出去办事的人，发现可疑之处固须追究，但切切不可冒失，以免中了那王八蛋的计”燕铁衣又道：“同时传令下去，所有弟兄全部加强戒备，注意任何可疑情况，不管堂口或外地的人都需要特别小心了”站起身来，屠长牧道：“我记住了，我就下去筹划一切，魁首还有吩咐吗？”

燕铁衣低声道：“目前就暂时这样措施吧，长牧，你多费心。”

躬身为礼，屠长牧匆匆出门而去，熊道元凑上一步，语声里有掩不住的火爆味道：“魁首，我认为这样做还不够。”

横了他一眼，燕铁衣道：“你的意思？”

熊道元气咻咻的道：“首先，我们要为魏自奇报仇，派人去宰掉“广元

府”那个处决了魏自奇的狗官，连那出花红赏金的富绅赵贵也不能放过，其次，凡是与我。呵作过对的仇家我们挨帮挨派去查问，同时陈兵城下，势必耍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燕铁衣摇摇头，道：“你是在瞎胡闹”熊道元固执的道：“只有这样做才最有效”燕铁衣冷冷的道：“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处决了魏自奇的国法，责任并非全在那府尹身上，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要找的是送魏自奇入虎口的人，怎能冒险杀戮朝廷命官？这样做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杀了那官儿，再弄得和官兵火拼这代价又何其巨大同样的，也不能毫无凭据便找上我们各个对头的山门，否则一旦搞僵，他们对我们便将群起而攻了，那时我们的牺牲岂又是仅仅几条人命而已？”

扬了扬眉，他又道：“魏自奇在官府留了底案，混迹江湖本可挡灾，尤其是在我们庇护之下，但他不幸又被送回官府，这个送他回去的人才是我们要找的人，魏自奇若未死，我会倾力教他逃生，他死了，也得替他报仇，必须搞清楚报仇的对象。”

熊道元恨恨的道：“我真想找个人咬一口……”

燕铁衣一伸手臂，道：“喏，这里”脸孔倏红，熊道元惶恐的道：“魁首恕过”燕铁衣平静的道：“我晓得你为那些冤死的弟兄愤怒不平，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不能叫悲恨冲昏了理智，否则，胡干一通，非但得不偿失，更牵累了我们多年辛苦奠定的基业，这就是大大的不值了”唯唯喏喏，熊道元不敢再说什么，燕铁衣思索了片刻，又开口道：“做事情要有方法，择定目标逐步努力，不可漫无头绪混捞混抓，这些不幸的事情既已发生，我们处身其中便首须镇定，切忌自乱了脚步，我看这个在黑处向我施暗算的人，早晚也会揪他出来”熊道元忙道：“我也相信他逃不掉，否则，我们也就等于被人抹乌了脸啦”燕铁衣哼了哼，道：“要抹黑我燕铁衣的脸，怕也不是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将要使对方付由极大的代价”熊道元笑道：“魁首，如今我们自己可是在先垫老底了……”

望着几上的早餐，燕铁衣道：“别在这样净说些丧气话 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下去。”

答应一声，熊道元急忙上前动手收拾，边道：“魁首吃饱啦？”

忽然笑笑，燕铁衣道：“你没看见我在屠大领主正式谈及主题之前便急着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他那脸色我一看就知道不会有好事情来报，所以抢先塞饱肚子，也免得听过了这连串的噩耗之后愁得吃不下。”

手托着剩馀的食物，熊道元也笑道：“可不知大领主还有心情填“五脏庙”没有？”

燕铁衣目光凝聚：注定梁上一点没有出声，好像他正在研究着屋梁中那一点有什么奇异之处一样，非常专注，非常慎重，童稚清新的面庞上一片略带木然的表情，于是熊道元不敢再说话了，他知道，他们的魁首不是在研究那条木梁，而是早已神驰于某些繁复杂乱的问题中去了。

第九章 张天网 青龙生云

就在“魔手”屠长牧向燕铁衣禀报过那一连多次的离奇不幸事件之后，就在他积极展开行动的半个月，宛如一条无形的冷箭，射向了“楚角岭”“青龙社”的大堂，恶劣又令人失望的消息连串飞传回来，而紧接在这些愁苦的消息之后，又有更多更震动人心的事突然发生，“楚角岭”上便仿佛笼罩了一层浓郁的雾，“弹剑楼”的“龙魂厅”里，也似是连空气也泛着寒瑟冷森了……

在“龙魂厅”尽头那张虎皮椅上，燕铁衣正毫无表情却目光如刃般的沉着脸，倾听屠长牧及另三名来自外地专差的禀报，屠长牧平凡的脸孔上，却带着不平凡的激动。

“……“广元府”的官衙，我们派去的弟兄业已仔细探明了魏自奇遭到处决的内幕，魁首，那竟不是官家动的手，当他们见到魏自奇的当时，魏自奇早已变成一具死尸而且身首异处了，换句话说，连动刑处斩魏自奇的程序也叫那暗里的仇家代劳啦，那人先与市广元府的官方取得了联络，他在拿去三千两纹银的赏格之前，先亲自扯开包裹着魏自奇尸首的油布，魏自奇虽是死了，但仍算由那人擒捕归案，且是正身，所以官家也无话可说，仍然赏贸金照付……”

燕铁衣冷森的道：“那人的容貌、口音、身材可已打听出来了？”

摇摇头，屠长牧恨声道：“他是蒙着脸的，黑布头套直套到脖子，江北口音，身材瘦长，当时亲自在旁三兴此事的一名皂役透露，是个男人，年龄可能已在中年以上，但他的长像如何，确实岁数，却不晓得。”

燕铁衣愤怒的道：“还有别的线索么？”

屠长牧道：“没有了，“广元府”一处所得到结果只是如此。”

霍然站起，燕铁衣道：“十天前，又在“奉节县”外驿道上发现了那两名失踪头领的尸身，两具尸体上蜂窝似的叫人给捅了几十个血窟窿，这样的天气里尸身业已泛了腐臭，跟着就又传来“合淝”“大首脑”商傅勇被人遗弃客栈房中的飞报，说尸体紫黑浮肿，七窍流血，像是服毒而亡的，商傅勇疯了么？”

他会跑到一个小镇甸的下等客栈陋室中服毒？这明摆明显是遭人暗算了的，最近派去这些出事地方查探内情的人手，又个个挟着尾巴回来禀告没有找着端倪，不知道这些失踪并死亡弟兄私下里有那些仇家，这不等于什么线索都没踩出，全是一群饭桶”屠长牧低着头没有做声，站在一侧的应青戈与庄空离也面无表情的沉吟着，燕铁衣又咆哮道：“好，这些大把大把的棘手纰漏才出不久，连解决这些麻烦的边尚未摸着，可又出事了，你们三个混帐又先后传来了恶讯，“济南”的铁手级首席大头领沙苏又没了影，另外驻在“通凉集”“李家沟”的两名头领也失了踪，这一下，我看他们三个也必凶多吉少，还叫他们加意防范来着，实际都防范了些什么？我告诉你们，都潜伏暗处的王八蛋如今正在拍手大乐，隐在一角看我们手忙脚乱的笑话，“青龙社”自立堂开山以来，几时过这样丢人事情？而且一发生便是不休不止的一大串”那三名回山报讯的专差早已面无人色，吓得栗栗直抖，头也不敢抬起来一下，连手脚全没了个放处。燕铁衣暴烈的接着又道：““济南”“大首脑”葛贵如今采取了什么行动？”

三名专差中，站在左手的一个连忙抬起头来，颤慄的道：“回魁首的话……我。呵“大首脑”业已派出其他八名头领并他本人分成四组，展开了严密的查凶行动，另外，属下的得力兄弟各派往境内的道口关卡，以及人多

混杂的茶楼酒肆或娼馆赌档中明缉暗访，所以……”

一挥手，燕铁衣怒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物？岂会如此轻易使由你们找着了用这方法去查缉那人无异大海捞针，根本就不可靠”那名专差可怜巴巴的道：“回禀魁首，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葛大首脑自出事之后，便一直愁得茶饭不思，四处奔走缉凶，这几天来，人也瘦了，连眼眶子都全陷进去了……”

哼了哼，燕铁衣道：“你三个先下去”三名专差如获大赦，立即行礼之后踉跄退下，等到他们出去了，燕铁衣才幽冷的道：“现在，该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任什么事也不能做，光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弟兄被对方一批一批的吃掉？”

顿了顿，他又冒火：“在外地我们共派有十名“大首脑”，每名“大首脑”辖下是一名“铁手级”首席大头领，及五名“铁手”头领，五名“铜手”头领，像眼前这样叫人家逐个摆平，用不了多久便会像宰猪一样，宰个干净，你说人命的伤亡无可坐视，使本社的颜面又怎生维持？那个隐在暗处的畜牲等着尝够了甜头，包管就摸上青龙社的“总堂”来开戒了。”

干咳一声，屠长牧沙亚的道：“但是实在找不出线索来啊……”

燕铁衣烦躁的道：“莫不成便坐在这里等对方自己前来通名报姓？”

叹了口气，屠长牧道：“唉，真是妖，天杀的妖孽”此刻，“金铃子”应青戈轻声道：“魁首，且请平心静气，从长计议，不管对方是谁，也总是个活人，也总和我们具有相似的智慧，我们只要好好研讨分析，迟早能找他出来”燕铁衣道：“不能再迟了，到现在为止，已有九个我们的好手被杀或失踪，而且其中竟包括一名“大首脑”，四名“铁手级”大头领，四名头领，这样的折损数目，是颇为令人震惊又切齿的，我们损失不起 不论实际或威信上损失不起”一直沉默着的庄空离，终于低缓的开口道：“魁首，事实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毫无徵侯可寻。天下这么大，我们的基业所在又这么广，对方可以随意来去，挑选目标下手，我们势无法将主力聚集在某一点上枯侯死等，而且对方也决不会扭锋来袭，事到如今，我们连丝毫可资三酌的线索也找不到。海茫人海，浩浩宇宙，又到那里下手去追拿这暗处的煞星呢？”

燕铁衣不悦的道：“照你这么说，我们便不闻不问，任由那王八蛋宰割凌辱了？”

庄空离忙道：“当然也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讲，除非能想出一条妥善可靠的计策，否则仅是毫无头绪的东撞西闯，恐怕难得收到实效”。烘色稍缓和了一下，燕铁衣道：“但是，那一种方法才能揪他出来呢？”

应青戈突然道：“诱敌魁首，诱敌”双目一闪，燕铁衣颌首道：

“不错，想个法子诱他出来”屠长牧也赞同道：“这个原则是正确的，魁首，不管对方是否为我们的仇家，抑或暗里对我们怀恨，他或他们一定是仇视“青龙社”且又冀求以此暴行获取酬劳的，我们何不也以这种情况安排下诱饵，勾住他现身”燕铁衣道：“是的，但怎样安排”应青戈接口道：“找一个平素与我们无来往的帮会或个人，叫他们风声放出去，就说因与我们此中某人结有深仇，愿以一笔巨额花红悬宜那助他报仇之人，然后，我们自当埋伏于被猎物的四周，等那煞星前来入网”燕铁衣沉吟道：“如那野种没听到这消息或不肯上当呢？”

苦笑一声，应青戈道：“这就只好碰运气了，魁首，对方如中计前来，

自是最好，否则，便另外策思方法吧……”

燕铁衣想了想道：“也好，总比束手无策的干瞪眼要强，我们总算在行动了。”

屠长牧问道：“青戈，你可有了腹案？”

应青戈点点头，道：“风声出去的地方就该在济南左近，因为对方才在那里得了手，料想不曾离开不远，消息散播开来对方也容易探悉，而且济南离这里不靠近，也好让对方不至顾虑我们总堂的高手追扑，我已想到，济南城十多里处的“黑树洼”相当热闹，那里有家武馆，武馆的教头和我以前有过一点交情，这点交情很淡。外头人也不知道，我们用他为勺饵，让他将言语传出去。”

屠长牧道：“如果他不肯呢？”

应青戈苦笑一声道：““青龙社”的领主亲自前去求他帮这个忙，他肯不肯？”

燕铁衣道：“当然也得给人家点报酬”应青戈点点头，道：“这个我会去办。”

庄空离道：“人选？”

应青戈道：“奶是说由那些人去设伏擒凶？”

庄空离笑道：“自是问的这个，莫不成还问你那些人去喝酒吃肉”瞪了对方一眼，应青戈道：“这必须由魁首决定。”

燕铁衣道：“你自己说说看。”

略一沉吟，应青戈又道：“魁首，我们这一着若是落空，自不必谈，但既然有心擒凶，便必须有周全准备，务求一击而中，只要对方来了便决不能让他生还，所以，去设伏动手的人定要挑拣几个好手。”

燕铁衣颌首道：“这当然，你的意思是由那些人去呢？”

应青戈缓缓的道：“屠老大、我、空离三人全去，另外率领四名“卫山龙”中的二名，一共五个人，想也足够了。”

所谓“卫山龙”乃是“青龙社”总堂专司守护之责者之职务名称，当然，能担上这个重任的角色，亦是一流的能手，整个“青龙社”中，仅有“卫山龙”四名，应青戈要带了一半去，在实力上来说，已非常坚强了。

燕铁衣道：“可以，我要不要也去呢？”

摇头，应青戈道：“我们都去了，岭上除了魁首再无主事之人，若魁首也相偕而去，总堂岂非群龙无首了吗？”

燕铁衣一笑道：“其实还有大执法阴负咎在，但好吧，我不去便是，一路上你。呵自己得多加小心了。”

屠长牧道：“我的意思是明天清晨便启程，早早办完这悬案，也早点了却心事”应青戈道：“不，今晚上便走，夜暗可以掩隐行踪。”

屠长牧颌首道：“也好。”

燕铁衣沉思着道：“今晚你们不用再向我解行，届时炜开便是，若有什么消息，要马上飞骑回报于我，我要随时知道详情”微微恭身，屠长牧道：“魁首放心，我们自含尽快相机回禀。”

于是，燕铁衣点点头，自行离开了“龙魂厅”，当他走在回廊上的时候，脑子里的思潮仍涌荡着这些令他烦躁又不安的问题……那隐伏在暗处，屡屡向“青龙社”施其毒手的人物，会是谁呢？他是单独的抑或是也有组织的呢？

为了什么？仇恨，利害冲突，还是金钱？还是这三者的总合？是某一

桩难以记忆的烟远怨隙么？是新近发生的么？或是一种出自先天的怨嫉所使然，总会有一个什么原因呀？

回到“黑云楼”下的大厅里，“煞刀”崔厚德立即迎上来侍候，他默无一言的拣了他平时惯坐的一张太师椅坐下，接崔厚德双手奉上的一杯香茗，就这么一面啜品，一面陷入沉思。江湖风云是诡异的，是火辣的、也是惨酷的，在燕铁衣来说，他已经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经过了太多的血腥兵刃，也见惯了无数的生死场合，他不会为一些小事所困扰，更不曾为了几条人命便惶惶，但是，近来发生的连番不幸，并非那样简单，他已意识到，这其中必然包含了一些至今他仍然想不透的重大阴谋。

“阴谋”，想到这两个字眼，他的心脏便不禁抽缩了一下，嫩白柔润的面庞上，更显得阴狸重重了……。

就在这样沉郁烦闷的心绪里，直挨到深夜他上了床，人躺在锦厚衾暖的卧榻上，脑海中仍是思潮汹涌，起伏不定，在一忽清晰，一忽蒙胧的意念翻腾着，于是有一个，有好些模糊的影像便在他的冥想中重现，一下子近了，一下子又远了，一下子颠倒过来，一下子又游开去。

燕铁衣闭着双眼，在彷彿一团团的灰黑雾氲中，感觉得出脑子里这些魅影的狰狞，他们似乎在他的心中狂笑，又宛如在他的幻想中得意的舞蹈，那张脸，好几张脸，总是如此迷蒙，像很清楚，其实谁的容貌也不似，突然间，那些旋绕于燕铁衣脑子里的一张脸孔向他逼近了，红发獠牙，眉目如死，而且七窍中鲜血津津，燕铁衣猛然待抓，那张脸又蓦的变成了商传勇凄哀无告的面容，似是着无尽冤屈愁苦般凝视着燕铁衣，他心腔子里猝然收缩，大喝一声由床上跃起，室中银烛荧荧，光华明灿，一切仍与先前无异，很平静、很安详，他也依然在床上，只是，业已冷汗涔涔了。

这是一场浅浅的梦，却是可怕的恶梦，燕铁衣胸口剧跳，汗水透衣，他怔怔的拥被坐起，脑子里仍清晰记得方才那在下意识中所形成的幻觉与影像那只由鬼脸转换成商传勇的脸，看上去该是如何的愁郁凄苦，多么的悲凉酸楚，好像要倾诉些什么，要宣泄些什么给燕铁衣知道一样，莫非是，他果真地冤魂不散，自阴世里要求燕铁衣为他报仇么？

刚透过一口气来，燕铁衣伸手抹去额门上的冷汗，此时已响起轻促的扣门声，熊道元的嗓音有些紧张的在外面问：“魁首，魁首，有事么？”

觉得口干舌苦，燕铁衣低沉的道：“进来吧，给我端杯茶来”于是，门儿轻启，熊道元蹑着手脚走了进来，他带着三分迷惑意味瞧着燕铁衣，呐呐的道：“方才我在外头好像听到魁首喝叫了一声，可是有什么不对？”

闭闭眼，燕铁衣道：“没有什么，只是在迷糊中做了场恶梦而已。”

熊道元愕然道：“恶梦？什么恶梦？”

燕铁衣倚在黄铜雕花的床头柱上，涩涩的道：“我躺在床上一直胡思乱想，就这样似睡非睡，打了会盹，蒙胧中，像似见到很多张脸，飘飘忽忽又远远近近的些人脸，那就好似在雾里看着些鬼脸一样，叫人心中惊怖悸栗，但我下意识里知道这些人脸就是最近隅伏暗处残害我们弟兄的那干人，我刚刚抓住其中一个，那张脸又突然变成了商传勇的脸，好凄惨，他用一双悲切的眼睛瞅着我，像叫我替他伸浴……到醒过来，业已冷汗透衣了……”

熊道元也不由自的打了个寒噤，忐忑不宁的道：“日有所思，被有所梦，魁首，这些天来，你为了社里一批弟兄的不幸事件搞得心绪烦躁，急惶不安，早也想晚也想，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恶梦……魁首，放开点吧，别老是记挂着，

否则身子可要搞亏啦，那有像这样磨人的哩？连睡觉都叫人不安宁，唉……”

燕铁衣闷闷的道：“我就是放不下，抛不开，……道元，传说人死后有灵魂，尤其是冤死横死的人更是阴魂不散，说不定商传勇自另一个世界来向我托梦喊冤的”又抖了抖，熊道元苦笑着说：“魁首，你也相信这个？”

燕铁衣用力点点头，道：“我信，你呢？”

接，燕铁衣叹了口气道：“要是不快点把这些麻烦解决，我可真是魂梦不安”熊道元搓着手，嚟着嘴道：“一提起这样的事，我就浑身不自在……”

斟了杯茶端上来，熊道元道：“茶冷了，要不要另泡一壶烫点的？”

一口就将满杯冷茶喝下，燕铁衣摇摇头，道：“这就行了，喝点冷茶也好清醒一下头脑”道元，下午你出去了？”熊道元居然脸孔一红，他呐呐的道：“是的，我下午叫老崔帮我替班，我到岭前的“安子集”去打了个转……魁首，没向你告假，请你老恕罪”燕铁衣笑笑道：“又是去找你那老相好“栖凤楼”的“花鞋儿”去了？”

轻笑一声，熊道元脸孔更红的道：“不敢相瞒魁首，我呢，我是去她那里瞧了瞧，没敢过夜就又急着回来侍候啦，怕魁首生气，所以事先不敢禀报”燕铁衣道：“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们这群王八羔子，还不全是一样的德性？

三天不闻腥就骨头发，过不得了”打了个哈欠，他又道：“什么时刻啦？”

熊道元忙道：“交三鼓了，魁首。”

点点头，燕铁衣道：“你自去歇着吧，不用干熬夜了，有事我会叫醒你。”

躬腰退下，熊道元正返到门口，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又再站住，燕铁衣道：“有事？”

熊道元咧嘴一笑，耸耸肩道：“没有什么，其实只是有点怪，不值得向魁首禀报的。”

哦了一声，燕铁衣不想问的问了一声：“怎么说？”

熊道元咽了口唾沫，道：“下午我到“安家集”街上，就要转进“栖凤楼”的时候，恰巧遇见“晋城”大首脑朱少凡偕同一个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我怕他日后取笑我暗地打野食的事，急切中，正准备编个谎骗他说我乃是出公差来此，他已面对。烘的走了过来，怪的是他居然连正眼也没瞅我一下，就这么冷冰冰的打我面前走过，和他一起的那人倒还盯了我一眼……”

燕铁衣兴味索然的道：““晋城”的码头是隔堂最近的一处堂口，朱少凡为人又一向方正，不苟言笑，他碰上你正朝窑子里跑，自是不便招呼，以免彼此窘迫，又有什么奇特之处？你真是大惊小怪”熊道元道：“不是这个，魁首，朱大首脑与我虽不大要好，平素也相处得十分熟络，没有一次见面会不打招呼的，怎么说也不该头碰头，连睬也不睬，那模样就像完全不认识一样……”

燕铁衣哼了哼道：“可能你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也未敢说……”

摇摇头，熊道元道：“绝对没有，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

燕铁衣道：“平常你就是心躁气浮，口没遮拦，约莫你说了什么话叫他痛快你自己还不知道，或是你做了什么事他暗里不顺心，否则，他怎会见了面不理你熊道元，以后你可得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免得得罪了人自己还糊里糊涂”熊道元委曲的道：“我是真的想不到有什么事得罪了他嘛……朱大首脑平素对我很友善呀，就算有什么事他对我不满，也该明着告诉我，他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燕铁衣疲倦的道：“你下去吧，我已够烦了，别再

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惹我不高兴”连声应是，熊道元悄然掩上门退下，燕铁衣又轻轻闭上眼，不愿想什么却又偏偏思潮翻涌起来。

夜是深沉的，好静。

自己的呼吸听得十分清楚，甚至连自己的心跳也那么响亮，燕铁衣渴望能入梦，可是，那里睡得安稳呢？才一合眼，那样怪诞幻异的影子便又宛如自幽冥中钻进了他的脑海……时间，在静寂中过去，看不见，摸不，但溜得飞快……

就在这样寂静里，燕铁衣忽然发现他的房门无风自动，缓缓开启，而有一股寒气透过他的心底，他全身的汗毛仿佛也突的竖立起来，感觉中，像有一种什么阴森的，无形的恐怖向他侵毁过来真的有鬼？

抑或真的有什么冤魂？正在燕铁衣凝神注视中？门儿启开一半，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闪了进来：他一转身，照面之下，不由险些将燕铁衣的一颗心都吓得从口腔里跳了出来。

室中的灯光是明亮的，映照得那人毫发毕现。“商传勇”他居然就早已确定中毒身亡，甚至连尸体都泛了紫黑浮肿的“合肥”大首脑商传勇鬼第一个意念掠过燕铁衣的脑子，使他目瞪口呆，神智与反应像一下子全被慑服似的僵麻了，但是，瞬息后他定过神来，紧接又推翻了这个想法，“鬼魂”之事到底不是合乎常理的，况且，灿灿然，那人，那商传勇的一举一动，又那里像个“鬼魂”呢？想是这么想，但燕铁衣仍不禁身上起鸡皮疙瘩，心里发毛，连呼吸也变得粗浊了……

那商传勇转过身，陡然与床上瞠目注视他的燕铁衣打了个照面，像也是异常震惊，大大的一楞之后，他的面孔肌肉急速抽搐了一会，立即又变得凄哀无比，他伸展双臂，就像飘浮似的缓缓朝榻前逼过来。

和一咬牙，燕铁衣毛骨悚然中激怒突起，他暴烈的开口了：“站住”室中的光影映幻商传勇那张黑沉沉又悲惨的面容，他像要抓攀什么似的往前伸开他脸上的沟纹，看见他喉结的移动，他以一种低沉徐缓的声音，幽幽的道：“替我伸浴 “魁首”为我报仇，我死得好惨啊……”

燕铁衣盯他，恶狠狠的道：“你是什么人？装鬼扮神想来吓我燕铁衣，我看你是吃错药了”商传勇双目是深沉的，眸瞳里闪耀近似青碧的冷冰光芒，他的唇角抽搐，脸上的表情晦暗而僵木，可不真有点“阴气逼人”的味道。他令人心惊胆颤的长叹一声：“我是被他们害死的“魁首”……我死得好惨替我报仇替我伸冤……。”

燕铁衣的心房“咚”“咚”急跳，他苍白脸，不能克制的栗栗直抖？但他仍把得住，厉声叱喝：“好奸细，你给我来这一套算你份正了霉头，商传勇早就死了，你是什么人？竟敢玩弄此等鬼蜮技俩”那商传勇悲苦的一笑，阴凄凄的道：“魁首你看……你看。我……

……我不是商传勇是谁？我走了好长的路，受了太多野鬼的欺，一缕孤魂前来诉冤，你岂能如此待我魁首啊……”

双目突凸，燕铁衣怒极叱道：“朗朗乾坤，清平世界，那来孤魂野鬼分明你是个活人装扮，却想来蛊惑于我”对方惨然而哭，飘飘移近，声音哀切得可怕：“你要看看我死亡时刻的容颜么？

要看我变鬼以后的原形么？啊魁首……阴间世界的道上好凄凉啊”燕铁衣身子一震，勃然大怒：“叫你站住”那商传勇这时只离床前五步左右了，他闻声之下，非但没有站住，反而接近得更急更快，同时惨笑如泣，其音似

鬼嚎，眨眼间，一排冷芒已有如暴雨般向了榻上盖在燕铁衣身上的一张丝面子锦被“霍”地飞卷，罗网兜鱼般罩住了那排暗器，几乎就在锦被翻卷的一刹那，一溜青光已到了商传勇的身前，但刚好撞上了他挥出的一柄“黑金短刀”。

“当”声撞击之后，商传勇运返三步，一身中衣的燕铁衣则早已赤足来到一边，燕铁衣的手中是他的“照日短剑”，青芒闪缩之下，宛若千百条蛇电狂飞而至那商传勇闷不吭声，竭力抵挡，“黑金短刀”挥展穿舞，也疾如风起云涌，猛不可挡，乌光泛照的短刀，带出一波波的幻异色彩，功力之高，竟是武林中罕见的角色。

燕铁衣身形猝斜，三百剑连成三百道弧影暴，逼将对方仓惶躲跃，他冷笑道：

“装得好”那人突然鹰隼也似跃上半空，单手往顶上“承尘”一撑，又快不可言的射来，“黑金短刀”飞斩燕铁衣面门。

“呸”燕铁衣不屑的吒喝，“呼”的侧转又“呼”的猛翻，“照日短剑”以一种奇异的路线在一抹回的光影中由下往上飞起，那人怪叫一声，肩头皮肉顿时裂卷鲜血狂喷。“黑金短刀”像箭一样立时投射向燕铁衣的胸膛，他不移不动，手中剑挥，“当”的一声，“黑金短刀”登时插进了屋顶的横木里。

就在这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隙里，那人已闪电般冲出窗外，“哗啦啦”巨响中一扇冰花格子窗被撞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等燕铁衣飞扑近前，业已找不对方的踪影了。

第十章 黑金刀 生死如谜

杂沓的脚步声又急又乱的奔向室门，崔厚德的声音惊慌传进：“魁首，魁首，有什么事发生么？”

燕铁衣哼了哼，道：“进来吧！”

号被推开，崔厚德当先而入，他后头还紧跟着两名腰粗膀阔，满脸凶悍之气的大汉，外厅中也隐隐约约站满了人，兵刃的寒光闪闪可见。才一进屋里，崔厚德已明白出了事，房中摆设零乱，鲜血斑斑，一片锦被尚抛在地下，窗户也破碎不堪了，他望着赤脚站在面前的燕铁衣，惶然道：“厚德该死，获知警讯太迟，叫奸细混了进来警扰魁首！”

燕铁衣平静的道：“罢了，熊道元呢？晚上不是他在值班么？有人闯进来他都不知道？”站在崔厚德身后的两名大汉，其中那生了个狮子鼻的洪声答道：“启禀魁首，熊大护法业已不知何处了，我们是听到巡逻弟兄的紧急传报，知道魁首寝居有异声，这才连忙赶来的……”

燕铁衣脸色一沉道：“个把时辰前他还进来给我送茶，现在他会跑到那里去了？”

崔厚德身子一震，惊悸的道：“老天，他不会遭了那煞星的毒手吧？”

此言一出，每个人的神色都变了，燕铁衣大吼道：“孙三能、银慕强，你两人还是『卫山龙』的身份，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立即给我找人搜奸呀！”

那狮头罪的大汉与他的伙伴急忙应是，回身带着外头的一干手下匆匆

离开了！

崔厚德嗫嚅着道：“我也去么？魁首？”

燕铁衣怒道：“谁叫你楞在这里？”

崔厚德慌忙要去，忽然又道：“魁首，是什么人混进你的房中？奸细还是刺客？是男是女？什么模样？我还不明白到底其中是个什么情形！”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还是不要明白的好！”

呆了呆，崔厚德迷惑的道：“魁首的意思是——？”

燕铁衣缓缓的道：“你既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来人是刺客，男性，模样熟得很，和死去的大首脑商传勇完全相同，更明确点说，他就是商传勇！”

顿时目瞪口呆，崔厚德的面孔可笑的歪曲着，他怔楞了好一会，才如释重负的道：“魁首……敢情你是……呃，看花了眼吧？商大首脑早就遭了毒手死亡多日啦，他怎会……怎会又在此出现？又怎会向魁首行刺？”

燕铁衣慢吞吞的道：“那人和商传勇生前是一个模样，非但容貌像，举止、谈吐、甚至语气也像，况且他还口口声声自称是商传男的鬼魂，来要求我为他报仇……”

硬涩涩咽了口唾液，崔厚德惊愕的道：“这……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燕铁衣道：“匪夷所思么？”

烘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崔厚德道：“魁首，这件事，我看其中只怕有诈……”

燕铁衣瞅着他道：“怎么说？”

用手擦去额头的冷汗，崔厚德道：“怪力乱神之说，无非齐东野语，不足置信，商大首脑的鬼魂居然会冥夜中山现，业已令人猜疑，而就算他真是商大首脑的鬼魂吧，也只该前来求求魁首为他复仇伸冤，断不会反向魁首行刺呀，一个人在生前忠贞不二，死了变鬼也当一样效忠故主，那有变了鬼使也变了心性的道理？何况，我从未听说鬼魂害人使用暗器兵刃的呢……”

燕铁衣微微一笑，道：“厚德，你见解很正确，分析也极为精辟，可见你亦多少有了点脑筋了，不错，那不是商传男的鬼魂，只是一个懂得易容之术的人装扮成他的模样而已！”顿了顿，这位泉中之霸又道：“那家伙的易容术相当高明，高明得差点连我也被蒙住了，初见的一刹那，我亦大吃一惊，心颤胆寒，但我马上否决了鬼与存在的这个想法，认定这乃是江湖人的障眼诡计，及他逐步的向我逼进，我就更相信那话儿是假的了，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个活人假扮的死鬼罢了——不错，他将容貌举止改装成商传勇，他也像极了商传勇，甚至连商传勇的暗器『没尾钉』与兵刃『黑金短刀』也偷用上了，但他最后的行为却不似商传勇，商传勇决不会向我行刺，而一个鬼魂更不会用暗器与兵刃伤人！”崔厚德又加上一句：“鬼魂也没有血！”

扫视了地下斑斑流染的血渍，燕铁衣颌首道：“不错，鬼魂也不会流血！”

崔厚德笑道：“魁首一定给了他一次好教训？”

燕铁衣笑道：“这种功力十分强悍，比你们几个全要来得高明，他竟能与我力拚十数招，虽然他最后挨了我一剑，但此中不无侥幸，如果他沉得住气，不惊不慌，至少能再挺十数招没有问题！”

怔了怔，崔厚德道：“如止说来，他具有与魁首力搏三十招左右的本领了？”燕铁衣正色道：“一点不错，此人出手狠辣，反应敏捷，且招式怪异

无伦，如果他能镇定应付，恐怕二一十招内我还不一定胜得了他！”

自齿缝中“嘶”“嘶”透了口气，崔厚德吃惊的道：“魁首，好些年了，能在你手下挡过二一十招的人物，业已不多见了，别人不晓得你厉害，我们却清楚得很！”

笑笑，燕铁衣道：“所以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崔厚德庆幸的道：“好在此人不比你强，比天尚不及你高！”

燕铁衣低沉的道：“可是他的武功虽不及我，但他行事之诡异，手段之精练，头脑之细密，却不容人忽视，厚德，大约我们已经遇到强硬的对手了！”

崔厚德不服气的道：“任他再强，还能强过『青龙社』？任他再硬，也还能硬过『梟霸』燕铁衣？不就是个专门弄鬼扮神的下三流角色罢！”

燕铁衣肃穆的道：“不要太轻敌，厚德，没有三分三，岂敢上梁山？对方若是个泛泛之辈，他也就不会前来捋我们的虎须了！”

崔厚德想了想，道：“这家伙司机是谁呢？”

燕铁衣道：“我和你同样存着这个疑问。”

崔厚德低声道：“魁首，你与他对过仗，看世他的招术路子来没有？”

苦笑一声，燕铁衣道：“没有，这人功力高，出手狠且猛，几乎没有什么破绽，接刃的时间又短，委实不易看出他是那一家那一带的招法，如果他再把拚斗的过程拉长一点，或者能以找出点端倪来也不一定……”

崔厚德笑笑，道：“如果时间再拖长一点，他这条老命便搁在这里了！”

燕铁衣尚未及回答什么，门外风动影晃，哈，熊道元已经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冲着的进来！甫一进门，他看见燕铁衣好生生的站在那里，这才如释重负的透了一口气，边又急切的道：“魁首——你无恙吧？”

燕铁衣道：“我当然无恙——你慌张什么？活像见了鬼一样？”

熊道元脸色骤然变灰，惊恐的道：“可不是见了鬼怎的？魁首也遇上？”

燕铁衣慢吞吞的道：“你见谁的鬼？”

熊道元吞了口唾液，艰辛的道：“说出来，实在叫人觉得怪诞，魁首，那商传勇大首脑的鬼魂呀——。”

一侧，崔厚德冒失道：“你方才跑到那里去了？外面床铺上被褥零乱，空旧荡荡找不着你的人影，如今正派人出去，四处搜寻你去啦，我们还都以为你真个被鬼勾了魂呢？”

禁不住起了个寒颤，熊道元余悸犹存的道：“那可真是商大首脑的鬼魂唷他飘呀飘的进了我的房间，又朝着我“嘘”“嘘”吹气，老天，那是阴气呀，冷森得叫人身上至起了鸡皮疙瘩，他的脸容也是死白僵硬的，就似刚从棺材里爬起来的模样，两只眼直楞楞的瞪着我，眼瞳泛着碧光……简直把我吓得心都不会跳了！”

崔厚德忙道：“后来呢？”

舐舐乾燥的嘴唇，熊道元呐呐的道：“后来，我儿他逐渐向床前逼进，惊恐之下，也顾不得那是人是鬼了，抖手就是一枪扎去，但却没扎上，那鬼影像狼嚎似的咕咕怪笑着飘向室外，我心里起了疑，跟着就追，这一追便追到岭后村子里去了，绕了大半天却失去他踪迹，我猛然醒悟，这不要是什么江湖下的邪魔鬼道故意弄些玄虚来诱我离开，以便潜回来对魁首不利呢？一急之下，我就赶忙跑了回来，庆幸魁首好端端的没受什么惊扰，否则，我就吃不消啦……。”

崔厚德吊起一边的眉毛道：“早就出事，老熊！”

熊道元目光四扫，震动的道：“果是『调虎离山』之计。”

燕铁衣冷笑道：“便算他调了你这头虎去，我这条龙也并不好伺候。”

熊道元急问：“魁首，这是怎么回事？”

燕铁衣道：“有人向我行刺！”

熊道元双目突凸，脱口问：“谁？”

燕铁衣道：“就是『商首脑』的『鬼魂』。”

倒呼了一口凉气，熊道元惊怒的道：“鬼魂岂懂得行刺？魁首，那一定是我。呵的什么仇家所装扮的！”

燕铁衣点点头，道：“不错，可惜我只伤了他，却未能将他擒住！”

熊道元气愤的问：“这会是那一个王八蛋？”

走回床沿坐下，燕铁衣道：“据我想，今晚来此行刺的人，一定和近些日来我们外面所发生的连番不幸事件有关，说不定他是主谋，也说不定他乃帮凶……”

……”熊道元猛一咬牙，恨声道：“若是挡住这种，看我小一口一口咬下他的内来！”

燕铁衣冷静的道：“这是极端诡密又狠酷的人物，只今晚接触了一下，我已有了这样的感觉，他不是容易对付的！”

崔厚德急切的道：“但我们必须抓住他，魁首，否则后患仍将无穷！”

燕铁衣道：“我比你们更希望早点抓住他！”顿了顿，他又摇头道：“三位领主与两名『卫山龙』才出去不久，此地已显惊兆，这不是好徵候，我怕我们定下的诱敌之计恐难如愿——设若今晚来人果真是那个暗中的刽子手的话！”

熊道元焦灼的道：“我们该怎么办呢？魁首。”

燕铁衣静静的道：“防范与等待，如此而已。”

熊道元道：“这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啊！”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我也想采取有效的，积极的，更坚强的手法，但怎。捍去做？我们不知道对方是谁，不知道对方的山门派别，甚至连对方为何如此怀恨我们也不明白，又叫我们怎么下手处理？”

“克登”一咬牙，熊道元的声音出自齿缝：“恨死我了！”

燕铁衣冷然道：“这正是那人所希望的事！”

望着自己魁首那张童稚又纯真的面庞，崔厚德发觉这张面庞上亦同样被愤怒与怨恨的黑雾所布罩……虽然燕铁衣在尽力压制与掩饰着，但那种源自心内的熊态烈焰却是不易隐讳的……。

崔厚德悄悄的向熊道元使了个眼色，然后谨慎的道：“魁首，请早些安歇吧，外头的事我与老熊照应着，天快亮了，魁首还有好些问题需要起身处置哩……”

……”

燕铁衣低沉的道：“你们退下去吧，明早记得叫阴负咎来见我！”

“是！魁首，请魁首放开心事，不要太忧虑了……”

燕铁衣一扬眉，道：“罗嗦。”

暗里拖了熊道元的衣角，崔厚德偕同他的多计连忙躬身过了去，燕铁衣倚在床头，却那里还睡得着？他眼睁睁的凝注屋顶插嵌着的那柄“黑金短刀”，又在苦苦思索起来，是谁呢？会是谁呢？那一个人或那一拨人居然有

如此歹毒的心计和如此阴狠的手段？他或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天刚蒙蒙亮，燕铁衣即已匆匆起身穿妥衣袍，就着瓷罐中的冷水略为梳洗了一番，然后启门而出，外面的小厅中，早已有一个身材瘦长，面容清瘦又双目精芒如电的中年人在等候着了。那人一见燕铁衣出来，立即站起施礼：“魁首一夜都未曾好睡吗？”

此人不是别个，正是“青龙社”的“大执法”，笑脸断肠阴负咎！

点点头，燕铁衣在一张软椅上盘膝坐下，边道：“你也坐，负咎。”等阴负咎坐好，燕铁衣皱眉道：“这些天来，我们『青龙社』上上下下，可真叫乐子大了！”

清瘦而微现乾黄的面庞上，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阴负咎道：“我们这一次的对手，看样子能使我们过足瘾玩玩！”

燕铁衣道：“你居然还有这种雅兴！”

阴负咎道：“对手越强越好，我认为斗起来有意思，他干得毒辣，我们就拼得霸道，他下手残酷，我还报也就厉烈，魁首，我一向喜欢强硬的对手！”

燕铁衣深深知道他这位“大执法”的为人及个性——阴负咎的外形并没有什。样奇特出众之处，和屠长牧一样，可以说是相当平凡的，但阴负咎的内在却充满了跳跃，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激奋，他是好战的、强韧的，更是永远向逆境挑战的，他先天便遗传着横霸的本质，血液里流循着报复的野性，他相当的暴戾、凶猛、倔强，他决不服输，在任何情景下，敢以头来顶山！

搓揉着面颊，燕铁衣打了个哈欠道：“你这么早就来了？”

阴负咎一笑道：“我根本一宵未睡，昨晚我也溜山转了几迪圈，但没发觉向魁首行刺的人，才回来过见崔厚德，说魁首召见，我就急着赶来了。”

燕铁衣道：“难怪这么早！”

阴负咎低声问道：“魁首找我来，是否有什么事情见示？”

燕铁衣道：“我想问你件事——商传勇的确体被发现死亡之后，是你派刑堂的『司事』之验的确，可确定死的人是商传勇然讹？”

笑了，阴负咎道：“刑堂的五『司事』全是我一手琢磨出来的，派去验尸约两名『司事』又是这五人中最精明的两个，而且他们忠贞性也是我可以脑袋保证的，因此绝对不会有问题，魁首莫非是真个相信商传勇借尸还魂了？”

燕铁衣却没有笑，他道：“那么，商传勇的死亡是千真万确的了？”

阴负咎用力点点头，道：“决不会错——那两个派去验尸的『司事』对商传勇熟得很，他们甚至连商传勇右大腿内侧的一颗肉痣也验查过了，这证明不会有假！”

若有所思的沉吟着，燕铁衣又道：“当时，除了发现尸骨之外，再没有查到其他的蛛丝马迹？”

摇摇头，阴负咎道：“魁首已听过他们的回禀了，发现尸体的时候，业已是商传勇死亡的第三天了，还是那家小客机的掌柜闻着有了味道才察觉的，等弄清楚了死者的身分来历，我们得到通知再派了人去，这一阵耽搁，任什么可资查询的线索也找不着啦……”

燕铁衣在想看什么，良久没有出声，他的变眉紧皱，面部肌肉僵木，这一刹那里看上去，他竟是如此世故及深沉了！

又过了一阵，阴负咎忍不住问道：“魁首，你在想什么？”

缓缓的、幽冷的，燕铁衣道：“我在想——商传勇一直有独特的，也是容人令人忽略的嗜好，在昨夜之前，我一直没有想到，但如今，我记起来了……”

阴负咎颇有兴趣的道：“什么嗜好呢？”

燕铁衣低沉的道：“他非常喜欢嚼食甘草，整天口与不停的嚼……”

阴负咎深沉的道：“魁首一说，我也记起来了，商传勇的确是有这么个嗜好——魁首是否由这件事里想到了什么端倪？”

燕铁衣沉吟着道：“他平常嚼食的甘草，我好像听他闲谈中提起过，是名叫『白心甘草』的一种，只有药材店才有得卖，不是到处可以买到的……他既有这个嗜好，我认为可以到那个小镇上的药店去暗里查上查，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

想了想，阴负咎道：“万一商传勇本身带得有那种甘草，并没有到他死亡当地的药材店去买呢？”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这就要碰运气了，查得出什么线索来，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找出暗处的对头，也可小牺牲点人手，早点为那些横死的弟兄报仇，若是查不出什么头绪来，便只好另外再等候机会了。”

阴负咎颌首道：“却是无妨一试，只不过，魁首不必抱太大希望。”

燕铁衣皱着眉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一点可以下手之处，我们就不能轻易放过……商传勇死的那个地方是叫『钱松镇』？”

点点头，阴负咎道：“是叫『钱松镇』，那是个十分偏僻的所在，隔着『合肥』约有一百多里地，真叫人想不透老商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挺尸！”

燕铁衣哼了哼道：“十有十成是吃那个隐伏的煞星诱去的！”

阴负咎感慨的道：“老商也是老江湖了，却上这种邪当……”

燕铁衣低沉的道：“这不能怪他上当，负咎，换了你，我怕也一样会中了人家的圈套！”

笑了笑，阴负咎道：“何以见得？”

燕铁衣正色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专向『青龙社』所属下辣手的杀胚是一个精通易容之术的人物，他能把商传勇生前的模样、举止，甚至口音仿做得唯妙唯肖，他也可以如法泡制去模仿任何一个人的音容，在这种情况下，不察而上当者又有何奇！臂知说，他化展成你的样子，堂而皇之的去找商传勇，叫商传勇随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办理任何一件事，商传勇会不遵命么？他非但欣然偕往，而且不会有丝毫防备，对方下起手来，又可以挑拣场所，又可以从容自如，真叫人方便极了！”

阴负咎恨声道：“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全变成人家刀俎上的鱼肉啦？任其宰割……”

燕铁衣道：“所以说，情势对我们是相当险恶，相当不利的，那人手段太高，又太奸狡，商传勇中计殒命，并不能怪他疏忽，就算如今我们有了警觉，却也难保不吃亏上当，对方有了这一门绝技便仿佛水银入地，无孔不入了！”

双目的光芒冷锐，阴负咎道：“凡是人，便不会永远没有做错的时候，那家伙只要叫我们抓着一次，他就会后悔他所做过的那些事了！”

燕铁衣道：“这是无可置疑的人问题是，如何抓着他失算的那一次？还不能靠等待，要主动去探查！”

阴负咎道：“好，我就亲自跑一趟『福松镇』，魁首认为如何？”

燕铁衣点头道：“可以，但却须即去即回！”

阴负咎道：“这个当然，什么时候了？我还敢有点半耽搁？”

架起二郎腿，燕铁衣苦笑道：“记得要沉住气，别打草惊蛇……我有个感觉，那暗里的仇家似是随时随地都在监视我们的动态，好像我们要怎么做他差不多都能预见先知一样！”

阴负咎缓缓的道：“会不会——魁首，堂口里有对方卧底的奸细？”

燕铁衣低声道：“我也考虑到这件事，但很难肯定，你也别说出去，让我们私底下进行侦查，希望是没有！”

冷酷的一笑，阴负咎道：“若是真有，那就热闹了，刑堂业已好久没生意上。号啦！”

燕铁衣道：“这种生意还是越少越好！”顿了顿，他又道：“负咎，你到『福松镇』以后，最重要的是刺探那里的药铺子，看他们记不记得商传勇去购买过『白心甘草』，如果有，切记问明时间、随伴者、以及商传勇说过什么话，总之，任何细微末节，都不能放过……”

阴负咎道：“魁首放心，我会办得令你满意。”

燕铁衣微叹一声，道：“如果再不快点查明此事的内蕴，我真要给憋疯了！”忽然，阴负咎又提起另一件事道：“魁首，依我看，三位领主偕同两名『卫山龙』前往『黑树洼』去诱敌入网的行动，怕是要落空了！”

燕铁衣沉重的道：“我也这么想。”

阴负咎道：“还得传令下去，叫大家注意戒备，万一那小子又装扮成什么人。湖了进来，可真防不胜防，眼看着是自己人，说不定抽冷子那『自己人』就下毒手啦，想想，也真令人有点头皮发麻，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燕铁衣徐缓的道：“从现在开始，负咎，下令使用『紧急识别暗语』，无论谁与谁朝上面，先通暗语再行接近，以免为敌所乘；另外，整个『楚角岭』也同时宣告进入全面戒备，加强哨卡及巡逻，没有示职及任务的弟兄一律不准在外活动，以斯减少警戒上的困难，谕令下达之后，你便马上离去办事，早去早回！”

阴负咎站了起来，道：“是，魁首还有其他的吩咐没有？”

燕铁衣摇头道：“就是如此了。”

于是，当这位“青龙社”的“大执法”离开之后，燕铁衣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仿佛想抓住一点飘忽的什么，但却一时又不能确定如何下手……

熊道元在这时轻轻走了进来，燕铁衣瞅了他一眼，突然问：“青龙呢？”

呆了呆，熊道元本能的回答：“入云了——这，是怎么回事？”

燕铁衣眨了眨眼睛，答道：“这是证明你乃熊道元本人。”

熊道元“哦”了一声，道：“开始使用紧急情况下的识别暗语了？”

燕铁衣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中的办法！”

咧咧嘴，熊道元道：“其实呢，想起来也确是叫人头痛，那小子会装扮易容，说不定扮成那个人，就拿老崔来说吧，挡不好也可能不是老崔而是那个家伙改装的，平素熟得一家似的兄弟，这时也免不了疑人神疑鬼，你猜我，你猜你……”

…就算魁首你坐在这里，也难讲不是假的，觑个空给我来上一记……”

燕铁衣笑骂道：“胡说！”

熊道元忙道：“我还只是警方！——”燕铁衣低沉的道：“你记住，道元，一个人要完全装扮成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是我们极为熟悉的话，这并非一件易为之事，只要精密的观察，仔细的分辨，总可以看出破绽来，每个人都有他惯有的独特的个性，无论是举止、谈吐、腔调、表情，甚至一点小习惯，人人俱皆不同，若非经过长久时间的揣摩，是很难学得一模一样的，我相信对方并没有这种机会，他或许可以装得像某一两个人，但决然无法随心所欲，想扮谁便和所扮的本人相同，所以，只要我们胆大心细，多加警惕，亦不怕对方混水摸鱼！”

熊道元点头道：“魁首说得是，但那人能将两大首脑的模样化装成这么相似，可是很不简单的了，显然他和商大首脑有过一段日子的相处，否则那能扮得如此个像法？我认为——。”

在熊道元的一句话中，仿佛激起了一道闪光映过燕铁衣的脑海，他双目突睁，直定定的瞪视着熊道元的嘴巴里，宛似在熊道元的嘴巴里查觉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吃了一惊，熊道元呐呐的道：“呃，魁首——我可是说错了什么？”

燕铁衣猛一击掌，兴奋的道：“你刚才不是提到那么句话——能将商传勇的模样举止，学得那样像法，定是曾和他有过一段日子的相处？道元，你可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熊道元不解的道：“意味着什么？”

燕铁衣急迫的道：“只要我们立即派人去『合肥』，查明在商传勇遇害之前有什么陌生人常在他左右出入，不是就很快可以把那隐藏不露的家伙揪出来了？”哈哈大笑，熊道元也连连拍手：“妙啊，妙啊……”

燕铁衣正坐了身子，忙道：“快去，把崔厚德叫来，就派他跑一趟！”

答应一声，熊道元回头就朝外跑，但他刚到门口，燕铁衣却又突然叫住了他，熊道元转过身来，竟惊愕的查觉他们魁首的神色，居然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又呈现了那种失望的阴霾！

惘惘的，熊道元走过来道：“怎么啦？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我又忽然想起，就算去查，也未见能查出个名堂来。”

熊道元满头雾水的道：“这怎么说呢？魁首。”

燕铁衣叹了口气似的道：“那人精通易容之术，他若混到商传勇身边，也必然化过装，掩盖了他的本来面目，甚至会装扮另一个人的样子；那家伙狡猾异常，他岂会留下这个显而易见的破绽来叫我们拿住他？说不定他日在这步棋上摆好了陷阱，专等着我们去跳——譬如说，他故意装成某一个人，好令我们按貌而寻，实则那被装扮成的某人根本不知此事，我们凶狠狠的去向那人寻仇，岂非上了大当？更惹下一场莫须有的麻烦……”

熊道元怔了一会：忽道：“魁首，我们当然也该顾虑到这一点，但顾虑是顾虑，查探却仍须查探，只要我们对此一可能发生的错误有了警惕，对方便难以得逞——我认为，仍然该派人去查一查，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我们怀疑他是故布疑阵，实则那种是否确如我们想像中那般奸狡细密仍未可定……”

沉吟着，燕铁衣道：“你的话也有道理……”

因为燕铁衣是自熊道元的一句话中产生了灵感，是以熊道元十分希望能由这个灵感的激发有所收获，假如因此而查明了那隐于暗处的凶手对头，

则他的功劳当然非同小可；熊道元所做的判断亦有其道理存在……。

这时，熊道元又道：“魁首，如今我们是有路就追，有线必查，那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轻放，对方也只是个人罢了，我就不相信他能般般周到，百无失闪，我们广泛而细密的分头查探，迟早能将对方的底蕴掀出来！”

燕铁衣一笑道：“好，就叫崔厚德跑一趟，那些特别要留神的事你便直接告诉他，叫他立即出发，不必再向我辞别了！”

熊道元躬身退下，自去传令，等他离开后，燕铁衣一个人开始在小厅中踱踱起来，太多的疑团，又太多的迷惘，掺合成了一堆黑黯黯的雾气，像似隐隐约约的看得见些什么，其实伸手去又不见五指，仔细推敲起来，千头万绪中找得出破绽的地方不少，但任那一项也无甚把握，那对头——或那批对头，真是可恨可恶啊……

“楚角岭”“青龙社”的总坛，就在这样刁斗森严却又紧张郁黯的日子里一天一天的挨过去；自从“青龙社”立堂开山以至扬威江湖迄今，这种如临大敌，惶惶不宁的常烘却是稀罕得很的，敢与“青龙社”明枪对仗的武林帮派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敢于先行启用的人物更是不多，但如今发生的这连串事件，对方非仅已等于向“青龙社”宣了战，更且是主动挑战了，而这人——或这批人使用的方式却又恁般阴毒及诡异，他们不是硬着火拚，而是用“蚕食”的手段一点点，一步步的来剪除与谋害“青龙社”的所属，他们又全隐于暗处，不令“青龙社”找着对象，就似如地般分割零宰着这个江湖上最具势力的庞大组织之一，打个譬喻，便宛如一只白蚁腐蚀一幢房屋，总是慢慢的，静静的，等到查觉它的为害之大，这幢房子早已被腐蚀得差不多变朽了；“青龙社”尚是够幸运的，他们幸而及早发现了这只“白蚁”的恶毒兴阴狡，也便开始了预防反击的措施，但，令人惶急的是——到现在仍未找出这只白蚁的藏匿处来！

这一天，已是阴负咎与崔厚德离开后的第十天了，燕铁衣整日价的衣不解带，席不暇暖，日夜全坐镇在“青龙社”的大堂中亲自督促整个总坛的防范事宜，并随时准备往有情况发生的地点驰援，他的长短双剑也从未离身，一心希望着能在某一个适当时机里迅速对那敌对者予以截杀；就这几天来，他人已变得清减多了，也憔悴多了，那张童稚未泯的面庞亦凭空增添上些由忧虑兴愤怒堆积起来的纹褶，这位有“泉霸”之称的江湖大豪，业已少见他惯常所流露的笑容……。

此时，他就坐在“龙魂厅”顶头的虎皮交椅上，面对着长几上的丰盛菜肴发怔，这顿午膳已摆妥好一阵子了，至今他却半筷子也没沾唇。

一旁侍候的熊道元实在憋不住了，移前几步，谨慎的道：“魁首，你吃点吧？”

“唔”了一耸，燕铁衣兴味索然的瞥了几上的菜色一眼，淡漠的道：“怎么大厨师老赵的手艺越来越差了？这是做的些什么菜？看不中看，吃也想必不中吃，糟透！”

熊道元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老粗，自来讲话便不大思考，有一句说一句，此刻他乾笑一声，道：“老赵的手艺那会差了？是魁首的心绪差了才是真的呐，我倒不觉得他今天做的菜不中看，至于中不中吃，呃，魁首连沾也没沾过，怎会知道？”

眼一瞪，燕铁衣呵斥道：“没有规矩，这是你对我讲话的态度么？”

熊道元脸色顿赤，随即躬身垂手，吓得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心里虽在

嘀咕，嘴里却那敢放半个屁？

燕铁衣冷冷的道：“都是一群头号的饭桶！从屠长牧开始，一直到老赵！”

熊道元呐呐的不敢说话，只能从眼角处偷觑燕铁衣的脸色，而燕铁衣的脸色却是铁青的！

寒着脸，燕铁衣又大声道：“屠大领主尚未有消息递回来么？”

熊道元咽了口唾沫忙道：“回禀魁首，还没有哩……”

燕铁衣又怒道：“阴负咎呢？崔厚德呢？”

熊道元忐忑的道：“魁首，他们才去了六七天，路程不近，怕没有这么快……”

哼了哼，燕铁衣悻悻的道：“太平粮吃多了，一旦出了事全是那么手忙脚乱，六神无主，今天的『青龙社』那有早年的那种精猛奋扬之功？若能把过去闯江湖的力气拿出一半来，我们也不会连吃这么多暗亏！”

熊道元忙道是：“魁首，说的是。”

燕铁衣一指熊道元的鼻尖，又冒火道：“还有你，不要以为是我身边的人就可以肆无忌惮，狂妄自大，弄毛了我，先拿你小子开刀整治！”

一身冷汗，熊道元噤若寒蝉，那还敢吭声？他知道燕铁衣的脾气会变得这么暴躁的原因全是为了这些日来发生的连串不幸而未能加以解决所使然，因而他一。烘自觉委屈之下又不禁诅咒起那个不知是谁的凶手来！

燕铁衣气咻咻的道：“怎么不说话了？你？”

熊道元楞了楞，结结巴巴的道：“说，说话！说什么话呢？”

燕铁衣怒道：“我的话讲得不对么？你是以沉默来抗议？”

熊道元惶恐的道：“魁首怎会讲得不对？不对的是我呀，魁首再怎么骂，再怎么说，也总是对的，因为我自觉错了，才不敢讲话，有老天给我做胆，我也不敢以任何方式抗什么议，请魁首明鉴……”

燕铁衣面色稍为缓和了些，道：“这还像几句人讲的话。”

悄悄拭了拭额上的冷汗，熊道元陪笑道：“魁首这些天来心情不好，睡也不安，吃得又少，人都消瘦好些啦，魁首，人是铁，饭是钢，你还是吃点儿才成呀……”

慢吞吞的拿起筷子，燕铁衣刚刚伸向一盘清蒸白鱼，又收了回来，不悦的看了熊道元一眼：“辣酱呢？每次有『清蒸白鱼』这道菜，老赵都会在盘边蘸上一点辣酱，怎么今天就会忘了？他也叫什么事弄昏了头？”

凑前一看，果然盘边没有辣酱，熊道元知道燕铁衣吃这个菜式是一定要蘸辣酱的，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两厨师老赵自也晓得，偏偏在这个燕铁衣脾气不佳的节骨眼上老赵又忘了做这件事。熊道元不禁脱口骂道：“这个老小子简直糊涂透顶，尊挑这个时间——”按着他又忙道：“魁首稍待，我就去取。”

说着他刚要转身，燕铁衣已突然若有所思的道：“慢着！”

熊道元迷惑的道：“魁首还有事？”

燕铁衣注视着几上的菜肴，将自己用的象牙筷放到一边，缓缓的道：“去找一双筷来！”

心腔子猛一收缩，熊道元惊悟的道：“魁首怀疑——有毒？”

燕铁衣点点头，道：“先不要张扬，试过了再说！”

熊道元立即奔出厅去，片刻后手执一双银筷又奔了回来，燕铁衣接过，

先在自己衣襟上擦了擦，然后，轻轻插入那盘“清蒸白鱼”里，银筷插入之后，很快的，那种灿光的银白色转为乌暗的黑紫！

熊道元双目直楞楞的瞧着，猛的一咬牙：“老赵这野种，他好大的狗胆！”

燕铁衣此时又恢复了他一贯的冷静，摆摆手，他道：“事情还不清楚，先不。害下断语，道元，你悄悄的去把老赵押来，让我亲自问问他。”

熊道元气愤的道：“十成是他干的好事，这老王八蛋，他是鬼迷了心窍，居然有这个胆量毒害魁首，亏他倒能装佯，方才我去厨房拿菜时，他亲手端给我，还笑吟吟的像个没事人一样！”

燕铁衣表情有些僵凝，忧虑的道：“我看——端菜给你的老赵，怕已不是原来的老赵了！”

熊道元大吃一惊，恐怖的道：“会有这样的事？”舐舐唇，他又呐呐的道：

“但，但是，我的确是从他的手上接过的菜盘呀，那不是老赵赵福是谁？我怎会看错人呢？”

燕铁衣平静的道：“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才会忽略一些原本可以发现的事物——假如我猜得不错，老赵怕已遭了毒手！”

冷汗又沁了出来，熊道元道：“但愿不至于——”燕铁衣道：“你且去带他来，如果还『带』得来的话！”

熊道元顾不得再说什么，掉转头便往“龙魂厅”侧门外飞也似的奔出；由“龙魂厅”到专伺“青龙社”几位首要饮食的小厨房并不很远，转过后头的回廊便可抵达，熊道元气吁吁的赶到之际，那幢里外两间的小厨房仍然静荡荡的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任何异状，尚未进门，熊道元的两柄短枪业已分别握在手中，他往墙边一贴，突然暴烈的，大声怒吼着：“老赵，给我滚出来！”

厨房里寂静了一会，然后响起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外头，是那位大哥呀？”一听这声音，熊道元便知道乃是厨师老赵的副手，专门替老赵打杂洗菜的阿青——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小伙！熊道元风一样卷了进去，已瞥见阿青正楞呵呵，迷糊糊的从外间那张简陋的铺板上坐起；这毛头小伙子猛古丁发现熊道元凶神恶煞也似的扑了进来，不由大吃一惊，吓得鞋也没穿，便赤脚跳到地下。

第十一章 血染剑 千两为博

熊道元也没理他，迅速冲进里头的灶房，但见石灶冷寂，案板空荡，橱柜里的炊具及钉挂在墙头，刀铲也都有条不紊，却就是没见着老赵那个大活人！

熊道元立即近返，他目光尖锐的掠视了一遍堆集在外面的柴薪又部份菜蔬，他确定没有人能躲藏在其中之后，马上圆睁双眼向阿青大吼：“给我滚过来！”

阿青是满头雾水又加上心惊胆战，他哆嗦着，面青唇白的磨蹭了过来，

害怕得差一点就哭出声来了，熊道元急躁的咆哮：“老赵呢？”

阿青一个劲的抖着，嗫嗫嚅嚅的道：“师傅……师傅做完了午膳后……自去……去后头歇着了。”

怒骂一声，熊道元夺门而出，绕到厨房后那间小房子左近，那是一幢孤伶伶的小屋，在座假山后头，这幢小屋便由厨司老赵用做住处，熊道元是相当熟了，他一待来到，就不出声，猛然便破门冲进。

四散分裂的门板木屑甫始飞扬，熊道元早已双枪翻闪，掠身入内，室中，对半个人影也不见！恨得一跺脚，熊道元大叫：“这狗杂种！”转过身，他正待离开，目梢闪处，劫赫然发现一双人脚露自那张笨重的红木床底下。

一个箭步抢上前去，熊道元伸手猛扯，一下子便将床底下的那个人拖了出来，那个人，唔，正是厨司赵福，而且，敢情还是活的呢！

这赵福身上既未被缚，亦未受伤，口里也没塞着什么东西，就是不能动弹，也不能开口说话，空自睁着那即恐怖又乞怜的眼睛望着熊道元打转……一看光景，熊道元已明白赵福是看了人家的道儿，叫人点了“哑穴”及“软麻穴”了。

他飞快的伸手为赵福拍开了穴道，一把提了他起来捧到床上。

这时，赵福才呻吟出声，颤索索的喊了一声：“我的天啊……”

熊道元大吼道：“不用喊天了，这是怎么回事？”

惊魂甫定，赵福忙自床上爬起，馀悸犹存的道：“熊头儿，多谢你赶来救了我的老命……要不是你来得趁时，我还不知要在床底下躺多久呢！……”

熊道元暴躁的道：“先不说这些——你是怎么叫人暗算了的？”

赵福那张黄瘦的老脸早已失了血色，他惊惧的道：“我也不知道咧。近午时分，我刚弄妥了肴摆在蒸笼里温着，窗后就有人叫我，叫得又急，我一边答应一边出来赶过去，那知鬼影不见半个便叫人给我弄倒了，那人由手好快，大爷，连一点风影……”

熊道元怒道：“可是那人做翻了你，又把你提到这里来塞入床下？”

连连点头，赵福道：“正是！”

熊道元大声道：“在这个当儿，你就连一面也没见看他？”

赵福苦着脸：“没有，我才一往下倒，还没沾地，那小子已倒提起我像风一样来到此处，三不管便把我朝床下硬塞，这里额头上还碰肿了个口……”

熊道元席道：“没用的东西，叫人暗算了居然连那暗算的人是什么模样也没看清楚，亏你还是“青龙社”的伙计！”

赵福呐呐的道：“我太不中用了，熊头儿，还请你多包涵，下一次我就小心了……”

熊道元气吼吼的道：“下一次？下一次你可能连命也没有了，这遭你还留着活口也真叫奇；我问你，你是开饭前就被暗算了？”

赵福忙道：“不错，但菜肴全已做好了，放在蒸笼里温着，就等熊头儿来拿，连托盘我都已揩干净放在一近啦，就是那道“清蒸白鱼”尚未加辣味，我待等到上菜时再加，以免早放了叫蒸笼一温走了味，我——”熊道元仰天狂笑：“好，好，幸亏你没加上辣味，却叫那阴毒狠酷的凶煞暗了算，这可是老天保佑咱们魁首平安！叫那个王八蛋的对头百密终有一疏！”

赵福惊骇的道：“敢问舵头儿，可是出了什么事么？”

熊道元脸色一沉，道：“有人在你做的菜里放了毒药，欲待谋害魁首！”

喊了声天，赵福吓得“扑通”跪下，涕泪泗流：“熊头儿……你老可得

明察秋毫，替老赵伸冤啊……谋害魁首乃是凌迟碎尸的罪啊……老赵便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这样做啊，熊头儿，老赵是叫人栽了脏。”

熊道元哼了哼，道：“你可知道中午是谁去替魁首端的菜？”

哆嗦着，赵福道：“那时节我人已被弄来这里了，老实不知道……”

熊道元一指自己鼻尖：“是我。”

赵福突然想起什么，呐呐的问：“照头儿又是从谁手上接的菜呢？”

熊道元一指赵福，道：“是你！”

混身猛地震，赵福随即号淘大哭：“神明在上，熊头儿……这是天大的冤枉啊，我那时明明被人弄倒了塞在床底下，又怎么端菜给你？熊头儿，你可怜我老赵，总得将事情查明替老赵伸冤，我千真万确是冤枉的呵，熊头儿，你说什么也待相信我……”

一把将赵福提了起来，熊道元道：“别这么窝囊，我们晓得不会是你，是另外有人装扮成你的模样混充。如果是你干的，你还会躺在床底下而不早早逃之夭夭？”

赵福哭着道：“原是这么说啊，熊头儿能相信，总算是救了我的老命……要不，我死不瞑目呵……”

拉链他朝外走，熊道元边道：“到“龙魂厅”去，连阿青一起，魁首要问问你两个事情的经过。”

赵福被扯着踉跄的朝外走，又惊又喜的道：“魁首没有事吧？”熊道元瞪了赵福一眼，叱道：“废话不是？”

凝视着下面瑟缩站立的赵福及阿青，燕铁衣和颜悦色的问：“赵福，你的确没看清楚那人的面貌？”

赵福惶恐的道：“回魁首的话，小的没有，若有半字虚言，若赵福甘受凌迟之刑……”

点点头，燕铁衣转向阿青：“在熊头儿去端菜之前，赵福出外打了一转，回来之后，你一点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

阿青圆圆的脸孔上透着惊惧不安之色，他想了想，点头道：“没有，小的那时正在清理外面的柴火。小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当时并没有看出什么地方不对……”

一边的赵福慌忙道：“阿青，你这小混蛋，那不是我啊，你居然会看出来？”

阿青哭丧着脸，呐呐说：“师傅，我是真的没看出来……”

燕铁衣摆摆手，道：“你不要怪他，赵福，这些天来我们堂口所发生的连番不幸意外，想你也多少听说过了，我们那对头仇家乃是极其厉害的人物，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心思细密奸狡，尤善长易容之术，他所装扮的人物，不但几可乱真，而且叫被装扮着极亲密的人都难以查觉，阿青没有看出其中破绽，不足为怪，就连我们怕也未见得能点破那种的诡计……”

赵福嗫嚅的道：“只要魁首明镜高悬，察知不是老赵做手脚，老赵就感恩不尽了……”

燕铁衣“嗯”了一声，又向一侧肃立的熊道元道：“道元，你也回忆一下，中午你去端菜之时，没和那假扮老赵的人说过话？”

熊道元摇摇头，道：“没有，我忌匆匆的进了厨房，只问了一句：“魁首的午膳备妥了不曾？”那假老赵便端起托盘交给了我，一边犹点点头笑了一笑，我接了这托盘，转身便回来了，我还记得阿青当时确实在弯着腰整理

柴火……”

这时，阿青圆圆的脸上那圆圆的眼睛一转，突然道：“魁首——小的记起一件事了！”

燕铁衣颌首道：“说说看。”

阿青回想着，谨慎的道：“小的记得师傅出去以后不一会又从外头走了回来，似是哼了几声，小的当时抬头看了师傅一眼，并未说话，待师傅进了灶房之后，好像在搬弄什么东西，小的随口在外面告诉师傅，说前头大厨房的老张请师傅将这个月的会银交给小的送过去。”

一边的赵福马上有些恼火的插嘴：“老张起的会最令人讨厌，他老要在发饷前讨，而且总输会期提早了好几天——”熊道元瞪大了眼，叱道：“不许乱插嘴！”

阿青天真的笑了，接触道：“小的如今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小的每一次提到老张要交会银的事，师傅便必定埋怨上一大顿，但这一次师傅在里头居然半句不响，仅是支唔了一下而已，当时小的觉得有点奇怪，但过去也就忘了，现在想想，那时灶房里头的师傅，可不是别人假扮的？”

燕铁衣问道：“按熊护卫说，你告诉他赵福到屋里午觉去了，他后来又和你说过话啦！”

阿青摇摇头，道：“没说话，那伪师傅后来走了出来，冲着小的朝后头一指，转过身打着哈欠离开了，师傅一再有睡午觉的习惯，所以，小的便一直以为师傅去午睡去了……”

燕铁衣吁了口气，侧身道：“那种手法高明，行动细密，举手投足，俱有其意，进退转环，无不恰当，时机上又拿捏得如此准确，配合得这般合切，既自然，更轻松，几乎无懈可击，是个可恶的人才！”

熊道元咬牙道：“越是这种人，阴毒起来越辣手！”

燕铁衣向赵福及阿青道：“你两个可以下去了，从今天起，厨房将有人日夜轮守护卫，另外，做好的菜食切记先以银器试试，这一次，幸亏赵福的辣酱放晚了点，那凶徒不察才被我不意中看出破绽，否则，只怕麻烦就大了，但你们记住，幸亏不是每次都会降临的，活命的重要倚仗，是在于自己的中心谨慎！”

赵福与阿青唯唯诺诺的退了下去，熊道元低声道：“魁首，以后，你的每一餐膳食，都由我先尝后再吃。”

燕铁衣笑道：“别吃吧，毒死了你也并不是件愉快的事！”

打了个哈哈，熊道元道：“为了魁首的安全，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辟，我……”燕铁衣似笑非笑的道：“你慢一点再这么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先把那神出鬼。夯的对头拧出来，以后有你充能的日子。”

熊道元咧咧大嘴，正想说什么，厅外，一条魁梧的身影已风似的卷了进来“衙山龙”之一的孙三能。

燕铁衣心腔子剧烈一跳，立时沉下脸来道：“孙三能，你慌张些什么？”

一个踉跄刹住了前冲之势，这位素有“八臂金刚”之称的孙三能业已面红耳赤，气吁吁，他用力吸了几口气，方才将激动的情绪勉强压制下来，他两颊肌肉抽搐着，仍显得异常愤怒的道：“稟魁首，道上可真有这他他娘的、落井下石的畜生，他们找得好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神色冷静沉着，燕铁衣慢慢的道：“不要冲动，理智一点，孙三能，你已经叫怒火烧昏了头，连说话都语无伦次，说不清楚了！”

熊道元也忙道：“别急，孙老三，慢慢的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哪？”

又吸了口气，孙三能强行控制自己感情的波动，然后，他才悻悻的道：“魁首，“双蛇教”的两个头子之一“蛇郎君”阮为冠率领他的“七君子”方才抵达总坛大。号之外，指名叫城，口口声声说要报却六年之前那一箭之仇！”

燕铁衣眉梢子一拐，冷沉的道：“除了阮为冠与他手下的“七君子”，还有别的人么？”

孙三能道：“露脸的就是他们八个，是不是尚有其他帮手就不知道了，魁首，他们分明是打听到本社近日迭遭事故，正值人心惶惶，侦骑四出而内部空虚之际，趁这个机会来检便宜……”

熊道元忍不住激愤的道：“阮为冠敢情是吃了狼心豹胆了？居然敢找上我们的山门来叫战？六年前为了争夺“大金河”的水运买卖，叫他们栽的那个筋斗还不够狠么？创痛犹新，他就会忘记了不成？这一遭是非把他“双蛇教”不行！”

摆摆手，燕铁衣平静的道：““蛇书生”费冥心没有来？”

孙三能摇摇头，道：“只有阮为冠为首，我看，“蛇书生”费冥心六年前被魁首以“太阿剑”重创，恐怕如今活着没有都是问题……”

燕铁衣严肃的道：“当时我是把费冥心伤得不轻，但对不至丧命，如果没有意外，他该还能活命才对。”说着，他站了起来，道：“我们出去看看吧！”

熊道元一面往外走，一边低促的道：“魁首，“双蛇教”自从六年前在“大金河”与我们火拚过一场之后，大大的伤了元气，从那时起便收了他们在“紫云山”的教旗，远走他处不知所终，今天却又突然在这个时刻，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索愤报仇，恐怕是有什么用意吧！”

沿着到大门前的宽阔道路匆匆迈步，燕铁衣沉稳的道：“剧我想，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报那六年之前的一箭之仇，其次，也是藉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打击我们，以便做为“双蛇教”东山再起的倚仗，他们早年因为我们而栽倒，如今，当然也必须雪前耻才能再站起来，总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形势只怕不在表面上那样单纯。”

熊道元恨声道：“这一次，魁首，我们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燕铁衣笑道：“但他们又何尝不想把我们叫各个击破呢？”

跟随在一边的孙三能，气冲冲的接口道：“可不是？“双蛇教”一定是打听到了消息，知道我们三位大领主不在堂口，大执法也出去办事了，连“卫山龙”也有一半不在，魁首的两位“大护法”亦只留下一位，实力空虚乃是当然，他们便借这机会胆大包天的挨上“青龙社”的山门来指名叫战，万一他们占了便宜，将来就有他们吹嘘的了，看吧，盛名喧赫的“青龙社”，居然也叫“双蛇教”打到家门里了，又有几个人会去查究事情的真象？所以说，魁首，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们得逞！”

熊道元亦激昂的道：“否则，我们这个筋斗可就栽大啦……”

沉默着没有说话，燕铁衣的双眉微蹙，嘴唇紧闭，他那张童稚未脱的面庞上业已笼罩着一片森冷之气。

依着山势起伏而围着的虎石围墙有两丈多高，那两扇巨大的生铁镶嵌着锥钉的大门早已启开，两百名手执马刀柳条盾的“青龙社”弟兄正肃静及紧张的站极大门两旁，雁翅般往外排开，大门正中，只有“卫山龙”身份的钱慕强独自卓立，神色冷沉的面对着离他寻丈之外的八个装束怪异的人物！

轻疾的步履声惊动了钱慕强，他是个强壮硕健的大漠，满脸的横肉黑里泛红，一只环眼睛光灼灼，一看就如是个骠悍机警的角色；这时，他迅速回身，倒提着他的大板斧，快步迎了过来。

燕铁衣一面仍继续朝前走，一面冷静的问：“没有其他异状？”

钱慕强恭敬的道：“眼前还没有，就只“蛇郎君”阮为冠之下的“七君子”，合共八个人。”

燕铁衣低沉的道：“庄里的一切布置妥了？”

钱慕强点点头，道：“妥了，早已由“刑堂”五位司事率领着各处人手进入截杀伏击位置！”

“嗯”了一理，燕铁衣停了步，他那双冷澄清澈的目光开始投注到对面八个敌人的身上——那是八个穿着一式一样衣服的人物，黑巾、黑袍、黑靴，而黑袍前胸上却以红线绣着两条对称弯曲的猩红蛇形图，有一个人站在前面，其他七人成一字排列于后，那站在前面的一人，生得非常俊俏，真是称得上面如冠玉，唇若丹朱，风度翩翩，意态潇洒，不折不扣的公子模样——只是他那只眼，呃，稍稍细长了一点，而眼中的光芒也令人免得颇不对劲，冷兮兮的、阴沉沉的，更加上一股说不出的僵硬与冷酷的味道，看上去，宛似有点邪厉……

这人后面的七位，年纪都差不多在四旬左右，虽然他们七个人的容貌相异，高矮不同，但却俱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冷酷而悍野。

是的，前面那面如冠玉的俊俏人勿，就是“双蛇教”的两位教主之一“蛇郎君”阮为冠，后头那七位，便是“双蛇教”中的一流高手“七君子”。

燕铁衣突然又展现出他那种惯有的，纯真而稚气的笑容来，拱拱手，他温柔又亲切的道：“六年了，时光过得很快，这六年来，想阮兄及各位兄弟都必十分如意吧？”

“蛇郎君”阮为冠没有表情的笑了笑，语声幽冷的道：“不错，六年了，六年以还，“青龙社”越发声威喧赫，财势茂盛，而大魁首燕铁衣阁下也更加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了。”

听到这番话，一边的孙三能、钱慕强、熊道元等人俱不由勃然变色，形态愤怒。

燕铁衣对一边仍以其天真和详之状，挥挥手阻止了属下的冲动，笑吟吟的道：“好说好说，这也全靠道上各位高朋贵友的抬爱及容让，兄弟才记起这个小小的局面，凑合着和一般苦哈哈的伙计们过日子罢了，委实还谈不上什么“声威喧赫”“财势。函盛”；至于兄弟我自己，承蒙众家英雄好汉的抬爱，沾头边光，又那里敢“不可一世”呢？”

阮为冠冷冷的一笑，道：“燕铁衣，你可真“歉”啊！”

燕铁衣温和的道：““谦”是不能说，多少有点修为罢了。”

唇角的肌肉跳动了一下，阮为冠道：“燕铁衣，我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吧！”

我想你该心里有数——我们今天来此为了什么？”

燕铁衣点头，道：“当然如道。但是，我却要反问阮兄你一句——有把握么？”

若有，自是不在话下，否则，三思而行比较妥当！”

阮为冠冷硬的道：“六年之久，燕铁衣，你却张狂如故！”

笑了，燕铁衣道：“所以，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深深吸了口气，阮为冠寒着脸道：““双蛇教”在江湖上自来有它的地位与威信，立教开山二十余年，由我们的大师兄传到我师兄弟二人手中，一向是顺风顺水，无往不利，我们与“青龙社”亦从来没有过瓜葛，但是，六年前，只为了“大金河”沿岸的水路买卖运送之争，你们“青龙社”便心狠手辣的将我“双蛇教”多年辛苦挣来的名声断送于一夕，你们用“双蛇教”弟子的鲜血染红你们的财富，以“双蛇教”所属的百多条生命来点缀你们暴力下的成果……燕铁衣，多少白骨在“青龙社”的基业之下垫底？多少魂魄在你们的骄傲自满中哭出？你不觉你们的横行霸道是如何叫人切齿痛恨么？”

燕铁衣平静的道：“江湖上的生活就是如此，绿林中的日子便是这样血淋淋的。”

大家全要过下去，不幸的是我们竟都挤在一个圈子里谋生存，只要在道义上不亏，在传统上立得稳，彼此间为了利害而发生的争夺乃是难以避免的，非仅江湖一行，天底下那一件行业也俱是如此，我们全在黑道上安身立命，讲究的也都是这一套，阮为冠，我们染人家的血，人家也同样染我们的血，我们用人家的白骨坐底，人家何尝不然？所以，我们心中无愧，五内坦然，因为我们只有用这样的法子才能维持我们的生存，而我们所争取到的，所要求到的，我们全已付出了代价，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我们所能付出的也只有这些，这些血与肉的本钱，我们既已付出，当然便该复得，这不是“横行霸道”，阮为冠，这就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窒了窒，阮为冠渐渐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他激烈的道：“你说得好！”

燕铁衣冷冷的道：“若是无理，我又怎能说得好？”

阮为冠激动的道：“不论你说得天花乱缀，舌上生花，燕铁衣，六年前那段公案并不能一笔勾消，我师兄及百名弟子的鲜血也不能白流，我们来了，便是要你及你“青龙社”的一干凶徒还来一个公道！”

燕铁衣缓缓的道：“只要你坚持，“青龙社”自燕铁衣以下无不奉陪！”

“蛇郎君”阮为冠神色阴狠的道：“你不要在那里充强逞能，燕铁衣，我便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你们“青龙社”只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燕铁衣淡淡一笑道：“何以见得？”

阮为冠冷笑道：“便老实告诉你，我早已探明你们“青龙社”的总坛内部空虚，高手尽出，这才打你们一个左右失顾，措手不及！”

燕铁衣点点自己胸膛：“你们不该忽略了我燕铁衣，有我在，“青龙社”的龙头永远昂扬向天，多几个人少几个人，并无大碍，阮为冠，你们把重点搞错了！”

哼了哼，阮为冠道：“燕铁衣，你未免把你自己看得太高强了——但你在我们这里却是正好，因为我们主要目标也就是你！”

燕铁衣镇定的道：“这是不足奇的，无论好坏事，凡是有“青龙社”的份，那一样不是要冲着我姓燕的来？”

阮为冠咬咬牙，道：“你已明白，当然最好，从今而后，“青龙社”即将是江湖上的一个陈词，“楚角岭”成一堆废墟，你燕铁衣也无复再有称狂江湖之能！”

燕铁衣莞尔道：“先别说的这么肯定，阮老兄，这不是光凭几句话便可如愿的，这需要用实力来促成！”

阮为冠硬板板的道：“不错，我正打算如此！”

燕铁衣目光一飘，道：“就凭各位？”

阮为冠怒道：“你还认为不够么？”

燕铁衣摇摇头，道：“太不够了！”，嘘了口气，他又道：“六年前，“大金河”之滨那一战，贵“双蛇教”倾以全巢，犹未能在燕某领导之下的“青龙社”手中占到丝毫便宜，如今……你们只有八位，实力大逊于往日，又如何能稍有获益？”

阮为冠大声道：“但你们“青龙社”现在的阵容也没有那时来得坚强！”

笑了，燕铁衣道：“当年“大金河”之战，“青龙社”的好手只到了一半，即已杀得你们丢盔曳甲，溃不成军，眼前，虽说“青龙社”的硬把子仅得十停中的两停在此，但你们切切不可忘记，有了我燕铁衣在，那等于“青龙社”的大部实力相同了！”

阮为冠怒道：“好个狂夫！”

燕铁衣一笑道：“阮老兄，你可是还要动手？”

阮为冠切齿道：“否则你以为我们来此为何？”

燕铁衣点点头，道：“好，怎么个打法？”

阮为冠狠烈的一笑，道：“那就要看怎么样歼灭你们比较合适了！”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的意思是，不拘方式的大混战？”

阮为冠昂声道：“和“青龙社”及你燕铁衣交手，谈出方式，不免得太过可笑。捍？”

燕铁衣冷森的道：“主随客便，我们就好好的“笑”一扬吧！”又露出那种童稚的笑容，他张口道：“只是，以你们各位的份量来说，恐怕迟早会笑不动呢！”

阮为冠狡猾的道：“你是这样认为么？还是你想多找几个对手遇过瘾？”

燕铁衣的反应当然是迅速至极的，对方此言一出，他立即明白“双蛇教”这一次登门叫战，所拥有的实力，必然不止眼前现身的几个。深沉凝重的一笑，他道：

“阮为冠，你还有多少帮手，不妨全招呼出来大家见见面，这样藏头露尾，不是也太小家子气了么？”

阮为冠阴阴的道：“不用忙，到了时候，自不会令你失望的，剧我看，用不用得着另外找人帮我的忙，怕还不一定呢！”

燕铁衣冷冷的道：“很好，我们便开始证实一下你们确否具有这样的份量！”

袍袖轻翻，阮为冠的只手中已各执着一柄怪异的兵器——三丈长短，通体蓝光闪闪，呈弯曲波纹状的“夺命蛇矛”！

第十二章 毒攻毒 财帛动心

笑笑，燕铁衣道：“久违了，这对『夺命蛇矛』，阮为冠，六年之前记得你使用的是这两柄玩意，六年之后你却仍未换家伙呀！”

阮为冠脸色冷森的道：“大约你也一样没换过你那长短两柄破剑吧？”

燕铁衣大笑道：“长胜神兵，何须改换？使用着栽过筋斗的武器才需要重新调配过讨个吉利才是！”

那蓝汪汪的光芒本来是在阮为冠的手里闪缩，眨眼间，却宛似流光一样暴泻至燕铁衣面门之前！“太阿剑”的灿灿毫光如雪，“削”声锐响，便更换一步的枪到前头，在蛇矛的攻击尚未够上位置之前，徒然便将阮为冠退出三步，燕铁衣身形飞旋，漫天的剑影交织成炫目的光芒在呼啸中暴卷敌人，阮为冠的一双蛇矛似是委缩了，变得那样的渺小，尽管奋力冲突，却就是越不出燕铁衣的“太阿剑”所布成的流芒光圈！

于是，“七君子”半声不吭，霍然散开又猝而包围，七件兵刃便从七个不向角度，带着七种迥异的招法攻向燕铁衣！“太阿剑”突然扩展，尖锐的破空之声仿佛鬼魂的泣叫，在一溜溜冷电的射扬中那么准与狠的飞弹向“七君子”，来势之急与快，简直无可言喻。“七君子”喊叫纷乱，又像一刹那之间相同——分成七个不一样的角度狼狈跃开！”

熊道元狂吼一声，猛冲上来，一双短枪伸缩挑戮，照面与便接下了“七君子”中的二人，剩下的五个正在犹豫应该采取那一种战法合适，“青龙社”方面的“卫山龙”之一“八臂金刚”孙三能，已一座小山般当头而临道：“好朋友，我这个小角色你们便不屑一顾啦？”孙三能的武器是一对斗大的熟铜“金瓜锤”，加上他人高体沉，形容凶悍，这一动起手来，就宛如一个“护山韦陀”下凡，那等威风劲儿，光叫人瞧在眼里心中就会打寒栗，气势上业已先声夺人了！他一个人接下了“七君子”中的三个，一上手便展开了恶斗，那等的猛烈悍野法，完全是一付拚命不要命的架势！

现在，燕铁衣已完全将他的对手阮为冠罩在蓬飞飘闪的剑芒之下，阮为冠在武林中来说，也是一等的好手了，但是，他在与燕铁衣比较之下，却仍旧一筹莫展，毫无获胜之望；阮为冠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每一次和燕铁衣交起手来，总是有那种面对瀚海巨岳的压迫感，那种浩大气势之下的拘束感，这样的感觉更使化施展不开，无从下手，他隐隐然的恐惧与绝望的心理便又抬头了——六年之前他有过此等的体验，不想六年之后依然如是！

钱慕强也不愿闲着，他一转手中的大板斧，厉声向“七君子”中尚怔在那里的两个人大吼：“来来来！你这一双狗种，钱爷便陪你两个乐上一阵——”那两位“君子”中的一个头大身子小的人物阴狠狠的眯上眼道：“怕你秒不了便宜呢，孙子！”

钱慕强勃然大怒，人板斧扬偏，暴叱道：“看钱爷割下你那只烂舌头！”

燕铁衣猝然一百九十剑暴圈阮为冠，阮为冠仓惶拍架中又拚命后退，于是，就在他后退的一刹那，“太阿剑”已有加极西的冷电闪掠过千百年的时光，倒翻长射，那两位方待与钱慕强“卯”上的“君子”突觉寒芒炫目，共中那满脸麻子的仁兄，业已狂号着一个筋斗摔出五尺，只倒地瞬息，他的胸膛上已经开了六个血洞！

怪叫着头大身子小的一个心胆俱裂，贴地翻滚，而钱慕强乘势猛上，大板斧飞快挥斩，那位仁兄的一柄长丧门剑尚未及举迎，一颗大头颅早已骨碌碌滚出了老远，四溅的鲜血顿时便染红了钱慕强的衣袍！

狂笑如雷，钱慕强走上前去，将地下那颗大脑袋翻过来——那上面的五官早已扭曲得变了形，皮色就地一刹那已呈了青黑，这张人脸，和先前连在脖子上的那张人脸，只这么短短的时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似乎无睹于那首级上恐布的表情，无睹于淤断折的脖颈间血腥的模糊翻卷，钱慕强大吼

道：“『双蛇教』的畜生们看看，这就是发狂言的下场！『青龙社』所属说一不二，那一个再敢大言不惭，他的舌头便得被割下！”

因为自己的闪躲，而给了燕铁衣分身猝里的空隙，阮为冠不禁愤怒得热血沸腾，目眦欲裂，他目睹手下那两名“君子”死状之惨，顿时便横了心，红了眼，尖啸着，他发疯似的扑上，一边狂吼道：“好一群卑陋下流的猪狗，竟然用这种阴毒手段残害于人，燕铁衣，你还要脸不要？”

剑如流，刀似山，燕铁衣猝而反截，冷然道：“本来，我们便说好不须讲求任何『方式』的！”

侧旋回绕，阮为冠的“夺命蛇矛”划映出腾曳的尖流，疾如狂风般，卷向燕铁衣，口里咬碎了牙：“我与你拚了！”

“太阿剑”猝然在斜举的同时抖动成一蓬雨芒往四周并散，阮为冠的一双蛇。含顿时便震击得连连歪斜，快得不能再快，青光飞掠，燕铁衣的左手“照日短剑”仿佛自虚无中展现回伸，而阮为冠却打着踉跄往后退去上，肩膀上血流如注！

手腕一翻，“照日短剑”又已插回胸前鞘内，燕铁衣卓立不动，冷漠的道：

“阮为冠你还差得远！”

喘息着，阮为冠的面孔因为过度的怨恨与痛苦而呈现了歪曲，他的额门上青筋浮突，浑身汗透重衣，流着血，含着粗浊的呼吸，这位“双蛇教”首脑之一业已再次尝到六年之前的滋味——无尽的羞怒至极的悲愤！

燕铁衣阴沉的又道：“我曾给你求生的机会，在没有动手之前，但你轻易放弃了；阮为冠，有些时候，人的一生往往只能有一次机会，机会过去了即不再来，如今，你就正是这样的了！”

阮为冠身子起了一阵痉挛，他正待开口说什么，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长号已自那边传来——有一个与孙三能拚斗的“七君子”人物被孙三能一种捣出了丈远！

阮为冠嘶厉的人叫：“畜生——”燕铁衣缓缓的道：“如果你们另有帮手，此时来援，已其时矣！”

阮为冠狂叫道：“你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么？燕铁衣，你以为你已经占了上风了么？你如果这样想，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老实告诉你……”

他还没说完话，“青龙社”总坛头的那边突然传来一阵隐约的叱吼叫与金铁交击声，紧接着红光涌现，起了几阵巨大震撼的爆炸声，于是，但见屋塌梁飞，烟硝腾升，在满空四阔的碎瓦残屑中，更连带响起“轰隆隆”“哗啦啦”的建物颓倒巨响！

仰天大笑，阮为冠尖厉的叫道：“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这时，庄内人声嘈杂，呼号呐喊之声乱成一片，几条人影如飞而来，倘隔着老远，其中的一个已扯开了嗓门仓惶大喊：“快禀告魁首，有五个不明身份的奸细潜入了总坛，他们已用炸药轰翻了好几幢房子啦，那五个家伙的功夫好不高强……”

钱慕强迎上几步，暴烈的大骂：“魁首正在拒敌『双蛇教』的人马，你们没生眼睛看？什么事都要烦魁首亲自处置才能办妥，你们都是一群死人？”

赶来报警的三个“青龙社”弟兄便惶惶然楞在那与不知所措了，刚才说话的那一个不禁又是焦急，又是瑟缩的道：“但……但钱慕大哥，我们挡

不住人家呀……”

此却，燕铁衣断然下令：“钱慕强、孙三能回返总坛之内，这里交给我办！”钱慕强道：“回禀魁首，此地不嫌力量太过单薄？”

燕铁衣平静的道：“安内攘外，保根护本为先，况且我也有自信足可打发他。呵！”

躬身从命，钱慕强大喊：“老二，咱们走啦！”口里大喝，他已抢先奔进庄内，“八臂金刚”孙三能暴舞一道大波浪，弹铲空中三丈，猛然倒翻，亦已随后跟上，乾脆俐落之极！

“七君子”中兴孙三能拚斗中的那两人，突失对手，立即围向阮为冠身边，有一个惊惶的叫了起来：“二教主，你伤了！”阮为冠脸色青白的道：“不关紧！”他睨了对面的燕铁衣一眼，低促的问他手下道：“大教主和财翁怎的还不现身？”

这两位“君子”的目光不由自主的提注向右边的侧崖松林之中，很明显的都流露出焦急迫切之色来！

燕铁衣察言观色，心中自是有数，他微微一笑，道：“不用急，阮为冠，我不打你落水狗，大方点，你乾脆派人去把你们的帮手请出来吧！我正可一道打发你们——其实，他们也该有点眼色，现在还不出来，莫非是要等你们全死绝了，才插上这一腿！”

阮为冠的两边太阳穴“突”“突”跳动，语声透自齿缝：“燕铁衣，你的灾难刚刚才开始，可怜你还在那里洋洋自得——燕铁衣，新仇旧恨，你今天必将一起偿还！”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这张嘴巴有点令我厌烦了，姓玩的，我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我向以随时随地便封住它——任是谁也救不了你！”

接着燕铁衣的语尾，声音来自右侧那片林子的边缘——是一是种懒洋洋的，沙哑而蛮不在乎的腔调：“我说燕铁衣老大，你也未免过份的确了点吧？”

喜悦与兴奋的光彩映印上了“双蛇教”这几个人的面孔，但燕铁衣无动于衷，他慢慢转身，及目的是两个从林中走出来的人影，前面的一个，身材矮胖痴肥圆圆的头，脑袋下是张红通通、油光光的面孔，他穿着一袭质地光鲜的簇新青色上洒富贵固的真丝长袍，足踏一双华丽的方头缎面鞋，一条姆指粗大金链由前襟斜挂到腰间的暗袋里，双手肥短的十指上却分别套着四枚硕大的金戒指，——既俗且土，一付暴发户的模样！

但是，燕铁衣在看清楚这个人之后，却没有一点好笑或嘲讽的表情，反之，他的形态立即变得凝重了、严肃了，甚至还有意外的怔忡——他没有想到“双蛇教”居然能请到这样的人物，这人，便是江湖上最怪诞难缠的几个怪物之一，名如蛇神恶鬼般可怕的“陈千两”陈起财！

这陈起财的出身来历，至今仍是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是师承那一门、那一派，也没有人晓得他过往的渊源及出处，他一旦在道上露了面，即已声名大噪，威倾一时，他总是那样的来无影、去无踪，总是那样突然抵达又神秘消失，而他的功力之深，心地之狠又是难可比拟的，他一向是独自生存于纷乱的江湖里，每一次他的出现又必以血腥收场，只要他替人办事——不论好事坏事，善事恶事，全是至少以“千两”纹银论酬，任何人全一视同仁，所以，他便拥有了这个美号：

“陈千两”，而名如其人，他确实混身充满了铜臭气！跟在陈起财后面

的那个人，是个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瘸子，可是，那却是气态原该轩昂的瘸子，他方。烘大耳，五官端正而朗秀，只是纵横面孔上的三道紫褐色疤痕便大大的破坏了这种相当严整的格局，他竟也要着一袭黑袍——与“双蛇教”的人相同的黑袍，当然，燕铁衣对于此人更不陌生，他，即是“双蛇教”的第一人，大教主“蛇书生”费冥心！

注视这两个逐渐来近的不速之客，燕铁衣的表情是冷木的，他将“太阿剑”拄于面前，双手叠扶剑柄之上，默无一语。

陈起财与费冥心在隔着燕铁衣还有六七步的地方站定；陈起财那双肿胀的眼光朝四周巡视了一遍嘴里“啧啧”有声：“惨，真惨，我才不过在林子里打了会盹，这里居然就死了人啦，唉，看看那一位，大好的脑袋瓜子还叫人搬了家……”

受了伤的阮为冠忍不住悲愤道：“财翁，『七君子』已有两个人丧生于『青龙社』毒手之中，若财翁早一步来援，便不至有此结果——”在陈起财背后的费冥心，闻言之下不禁急急向他师弟使眼色，一边连连摇头，神态间甚为惶恐，像是生怕开罪了这位“财翁”——陈起财呵呵一笑，不在意的道：“你可是想差了，我说老弟台，我这个人素来喜欢唱『独脚戏』，不爱凑热闹，那该碍手碍脚的多麻烦？你们这里人还没死净，我急着出来漏什么脸？要不是你师兄费老弟央求我，呵呵，我非到你们个全躺下了是不会凑上一角的……”

阮为冠一张脸顿时青中泛红，红里透白，但他却不敢再说什么，他也知道这位“陈千两”的脾气，一个弄不好便极可能从“亲家”变成“仇家”，由“帮手”转为“敌手”，如果把常烘弄成了那样，他们可叫“满盘皆输”了，殊不争论偌大的价钱才请到了这位“千两”，他更是这次行动中的“杀手茧”，若是搞翻了这位“千两”，整台戏也就不用唱了……

陈起财转向了燕铁衣，肥厚下唇一咧，笑吟吟的说道：“燕老，咱俩虽是初见，却是『神交』已久了，可不？”

燕铁衣笑笑，道：“当然！”

陈起财搓搓手道：“要说来对付你呢，我的确没什么把握，因为你不是好吃的货色，非但不好吃，更是烫嘴得很，但是，人家十『双蛇教』的老弟词意恳切，加以银子又出得多多，倒叫我难以推托，所以呢，我就来了，不知道那个王八羔子不是说过一句应景的话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啦！人只要一见到银子，黑的对上了白的，你说说，能不心动意乱者几希？”

燕铁衣平静的道：“不过，命还是来得要紧些！”

肿眼泡一跳，陈起财道：“你是说，我来找你麻烦，是稳死无疑了？”

燕铁衣淡淡的说道：“至少你没有便宜可占，乃是笃定的！”

陈起财又呵呵笑道：“燕老大，你也未免太高估了你，低瞧了我啦！”

燕铁衣皱皱眉，道：“陈起财，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又素来河水不犯井水，你为了区区一点钱便出头淌这混水，未免有点不值吧？”

陈起财摇摇头，道：“我是靠着替人帮场拦事营生的，倒不管和对方有无怨仇，眼前这挡子事么，却不只『区区一点钱财』了，『双蛇教』答应我干掉你之后奉送纹银五万两，并异日『大金河』全年收益的三成；燕老大，这个代价该有多高？你说说，怎么能叫我不为之心动，神之为移呢？呵呵，将来我这号却须改上一改了，此事之后，蹬孩称『陈万两』不叫『陈千两』啦，价钱提高了哇……”

...'燕铁衣冷冷的道：“如果你硬要替『双蛇教』强出头，陈起财，恐怕你就不一定有『以后』了！”

圆鼓鼓的两腮颤了颤，陈起财古怪的道：“燕老大，你是在有意挑逗我的心头火啦！”

燕铁衣强硬的道：“不要给我来这一套，陈起财，我早腻了。”

吃吃笑了，陈起财道：“腻了？是的，泉中之霸哪，又怎会在乎我们这种土财主的虚声恫吓？”

在它后面，“蛇书生”费冥心沉沉的道：“财翁，『双蛇教』的血海深仇，端赖财翁大力了。”

陈起财不悦的逮：“催什么？你是怕我跑还是怕我含糊姓燕的？”

费冥心忙陪笑道：“财翁言重……”

燕铁衣注视着费冥心，摇头道：“费冥心，何苦？”

脸色顿寒，费冥心生硬的道：“什么意思？”

燕铁衣低徐的道：“何苦争此不争之气？何苦再演六年前之惨剧？何苦溅血断命方休？又何苦请这不当之人而甘受这不当之辱？”双目中宛似流灿着淋漓血光，费冥心神情激动，栗栗颤抖，他悲愤的叫：“燕铁衣，不要说得好听，『双蛇教』的基业、威信，『双蛇教』的百条性命，我费冥心的名声，全是叫你断送那；看看我，我被你破相残身，成为一个半废之人，我被你逼得走投无路，生不如死！这仇恨，无时无刻不在煎熬我，在啃啮我，令我魂梦虽安，锥心刻骨，燕铁衣，只要我能咬你一口，能拔除『青龙社』的一株草，掀掉『青龙社』的一片瓦，我也会倾力以赴，绝不迟疑，燕铁衣，我就是粉身碎骨，沦为冤鬼，我也要与你及『青龙社』豁命一搏！”

燕铁衣仰望天空，噓了口知，他冷静的道：“费冥心，我们之间，真有这么深沉的仇恨么？”

费冥心切齿的道：“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低缓的，燕铁衣道：“你这是一桩十分愚蠢的行为，费冥心，想想它的结果吧，你会明白这是颇为不值的！”

——的笑了，费冥心道：“基业的丧失，名声的陨落，生命的沦亡，身体的残伤，这些加起来只不过是仇敌，燕铁衣，你更打击了我们的尊严兴威信，一个人如若再失去了精神上的倚仗，这人活着，也就生不如死了！”目光如血，他又道：“所以，燕铁衣，今天我们来此孤注一掷，为的是报仇雪恨，更为的是找回我们业已失去的威信！”

燕铁衣深刻的道：“威信不是以这种方式『索取』的，而是以各种努力『建立』的，费冥心，你弄差了……”

费冥心恶毒的道：“我一点也没有弄差，姓燕的，我失去了什么，便将索回什么，一切因你而毁灭的，即亦将因你而重生，但其途径只有一个，将你毁灭！”燕铁衣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是叫仇恨之火烧昏头了！”

费冥心颤抖着道：“我比谁都明白，比谁都清楚，此恨不雪，整个的『双蛇教』都会寝食难安，心无所定——我们被耻辱煎熬，被自尊讽笑，听道上同源的叹息，听机牲兄弟的嚎啕，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折磨，我们已承受太久了，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只要我有一分力，我们便会投注为复仇之举！”

咬咬下唇，燕铁衣朝地下的八具体体一指，冷然道：“你们已经看到了事实的代价，费冥心，莫非你们仍要继续下去？你该知道，继续下去的结果只有使死亡增加，如同这些惨怖的尸体，而我可断言，躺下来的将绝大部分

是你们的人！”费用冥心阴沉的道：“死绝死光了也罢，我就不相同你『青龙社』价半点代价不偿，——能拖上你一个，我们宁肯以十个陪葬！”

燕铁衣摇头道：“太愚昧了，费冥心。”

惨然一笑，费冥心道：“愚昧么？不，这叫壮烈，人活着，若生不如死，若。苟有了支持活下去的骨气，则活看又有什么意义？除非找回那些业已失去的，否则，我们便真到了生也无趣的地步了！”

燕铁衣道：“不再考虑？”

费冥心断然道：“没有考虑的余地！”

燕铁衣大声道：“费冥心，你要搞清楚，我是『劝』你，而并非求你，此两者之间是有一段颇大距离的，如果你要为你『双蛇教』再留下点烟火，为你们他日重起留下一点希望，你们最好是马上就走，一意孤行下去，你们最后所得到的，除了整个的溃灭便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脸上的疤痕在蠕动，在泛闪着褚赤的暗红，费冥心唇角抽搐，激动又暴烈的嗔目大吼：“不要再说去，任凭你有生花妙舌，有好话三斛，今天仍须以命搏命，以血溅血，燕铁衣，我们起过毒誓，要以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双蛇教』的忠魂！”

早也停止了争斗的熊道元，闻声之下霹雳般喝叫：“那就上呀，米荏那里空说管个鸟用？”

费冥心狂笑一声，道：“当然要上，当然要上的，小辈，既已开始了，便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你等着，这就来了——”

拍拍手，眯着眼像在瞄女人大腿似的陈起财呵呵笑道：“好好，慷慨激昂，词容并茂，端的令人奋扬，热血沸腾，费老弟，你已将军心振起了！”说着他又点了点熊道元：“兀那狗熊一样的粗汉，你是什么东西，像我们此等具有尊贵身分的人物在交谈之间，你这小角色岂有插嘴的余地？这一遭饶过你，下次多言，则必不宽恕。知道么？”

勃然大怒，熊道元凶狠的道：“陈起财，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唬大唬小，你这一套只配拿去卖狗皮膏药，用在这里能吓住那一个？去你娘的！”

吃吃笑了，陈起财道：“好小子，你是吃丁狼心豹胆啦！居然冲着我说这么个凶神恶煞法？我看你是自己在触你自己的霉哩……”

熊道元悍然道：“你也不过浪得虚名而已，陈起财，到『青龙社』来撒野，凭你，还差上那么一把火！”

招招手，陈起财笑道：“有种，来来来，你过来，让老哥哥我同你多亲热亲热！”

一挺胸，熊道元道：“老子含糊你个卵！”

说着，熊道元气昂昂的便待往这边过来，他刚一迈步，燕铁衣已伸手将他一拦，冷冷的道：“退回去！”

熊道元忙道：“魁首，姓陈的欺人太甚，你没听见他方才的狂言？我就不服这口鸟气，我——。”

燕铁衣怒道：“我说退回去，你没听见？”

于是，当熊道元垂手退下的同时，陈起财已晃了晃他那颗油光光的秃圆脑袋，嘴里“啧啧”“啧啧”有声的道：“瞧瞧，你瞧瞧，小子，你们老大是护着你啊，一个人要识好歹，他也不知道，你只要一走过来，就永也不用想再走回去啦，呵呵……”

熊道元大吼：“就凭你这铜臭满身的老狗操，你做梦吧！”

舐了舐肥厚的嘴唇，陈起财道：“你对我姓陈的太也有欠恭敬了，事不过三，我再留你一次，小王八羔子，再有一句不中听的话放过来，可就二十年是后又是一条好汉喽！”

脸色铁青，熊道元气涌如山的大骂：“放你娘的狗屁，陈老鬼，我倒迫小及待的要试试你怎么个方法令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咧嘴呵呵笑了，陈起财道：“燕铁衣，我听杀死他，你知道么？我要杀死他了……”

这位有“千两”之号的魔愿，当他急示要溅血夺命的时候，犹是笑容满面，憨熊可掬的，但是，却就在那种仿佛玩笑戏耍也似的口吻中，便强烈约合蕴了力与酷的韵意，隐约令人感受到一股尖锐又沉重的压迫，他是在笑，笑容里森森的煞气几乎凝成了形。

偏熊道元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生性子，他双枪紧握，怒气冲天的暴跳着切齿大叫：“你来杀呀，陈老狗，光在那里叫喝就能办事？你动手看看，看看到底谁能分了谁的确，你娘的！”

燕铁衣叱道：“不准再说！”

熊道元急切的道：“魁首，这姓陈的他——。”

来得就有那么快法，一团青影宛似一朵青云自九天罩下，熊道元不遑多想，双枪蛇信也似的暴闪，分左右飞刷而去，但是，那团青影却一转突斜，“呼”的风响力涌，熊道元顿时双枪齐歪，庞大的身子一个踉跄往侧过去，青影立旋，一股凛冽的罡气又当头压至！

斜刺里，燕铁衣的“太阿剑”寒光猝映，长射青影，于是，青影狂笑翻回，熊道元业已一身冷汗透衣了！站在原来地方，陈起财就像是根本未曾移动过一样，他袖着手，依然双眼微眯，笑嘻嘻的望着对方——甚至，他连呼吸也是那样的平缓！

烘红耳赤的熊道元好一阵手才算镇定下来，他握枪的双手虎口隐痛，心跳加剧，口鼻之间，就似有着方寸那一刹那如遭窒息的鬻闷感觉，他有些发楞，老实说，他不曾料到陈起财的功力竟有这么深厚的造诣！

燕铁衣面无表情，双手仍旧叠扶旧他的长剑剑柄之上，挨着地，他默默打量着陈起财，似有所思。

又舐了舐肥厚的嘴唇，陈起财笑道：“燕老大，刚才，你那一剑好快！”

燕铁衣生硬的道：“过奖！”

耸耸肩，陈起财道：“只是，不大光彩。”

燕铁衣冷冷的道：“怎么说？”

呵呵笑了，陈起财道：“我与你这狗熊似的手下，说好要单对单的亲近亲近，你如今横插一手，岂非成了双对单了？你们是双，而我是单，等于两个打我一个，这还能叫做『光彩』么？燕老大，丢人啊！”

燕铁衣道：“我不做如是想！”

陈起财皮笑肉不动的道：“那么，你又是个怎么个想法呢？莫不成你认为理该如此么！”

第十三章 狮子口 剑下争雄

童稚面庞上慢慢浮起一抹童稚的笑容，那抹笑容是如此清新，如此坦挚又如此单纯，以至令燕铁衣在此时看去，竟是那样的天真娇柔了，他轻轻的道：“是的，陈起财，我认为理该如此。”目光望着自己的双手，燕铁衣道：“有一句俗词儿，你该也听说过，那句话不是像这样说的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意思是指，什么样的人便要找什么样的对手，你陈起财在道上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和你动手的也应该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才是---譬如我，但你不来找我，却逢去与我的手下难过，这岂非等而下之.....唔！”

陈起财的笑容有些僵硬了：“你的意思是指---我不敢碰你？”

摇摇头，燕铁衣道：“我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尚不至自大而陶醉如此，设若你老先生不敢碰我，你来干什么？”嘿嘿一笑，陈起财道：“这还像话，也可见你并未被你的那点虚名弄昏了头.....”燕铁衣道：“我自是十分清醒又谦让的。”

陈起财摸摸下颌，道：“说真的，燕老大，你是有几下子呢！”

燕铁衣笑道：“方才我的手下性命有危，我出剑相救，乃是倾以全力一击了，平时不在情急之下，我没有这么快，且相当稀松，实不值行家一笑！”

猪泡眼动了动，陈起财道：“你放心，燕老大，我不会天真到因为你这几句话的自谦便对你放松了防范，对你，我是很下过一番工夫探查过了。”

燕铁衣笑道：“当真？”

陈起财道：“否则，我是凭什么来的，一个人总要有点自知之明才行哪，要是多少没有点把握，呵呵，也就不会上这‘楚角岭’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相信。”

陈起财笑嘻嘻的道：“所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燕老大，我既来了，自也得凭点什么，所以呢，凭的这点也就想露把手你看上一看！”

扬扬眉梢，燕铁衣道：“你的意思是说.....”

鼻端抽动了一下，陈起财道：“我的意思是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燕老大，咱们话也说过，理也论完了，如今，便到手底下见真章的节骨眼啦！”

燕铁衣低声说道：“你还是要动手？”

陈起财点点头，道：“当然！”

燕铁衣略沉吟了片刻，道：“我们也谈谈斤两，怎么样？”

陈起财“哦”了一声，颇有兴趣的道：“好家伙，泉中之霸，‘青龙社’的大魁首居然会与人谈斤两？妙啊妙，来，你开个价看！”

一侧，费冥心焦惶的叫：“财翁，你.....”

陈起财摆摆手，道：“不用罗嗦，先听他讲嘛，你急个什么劲？”又眯上眼，他接着道：“燕老大，我这厢业已在洗耳恭听啦。”

神色是平静又安详的，燕铁衣道：“‘双蛇教’付你五万两请你来场，是么？”

陈起财笑道：“是啊，白花花的五万两。”

燕铁衣点点头，道：“我们也付你纹银五万两，只要你退出，而且不必等待，现在即付---银票、现银、黄金、珠翠，任凭挑选！”

双眼的光茫是贪婪又殷切的，陈起财道：“那么，‘大金河’的利益呢？如今你们也是现成的。”

燕铁衣道：“那不行。”

陈起财不悦的道：“为什么不行？”

撇撇唇，燕铁衣道：“我们只是一票的买卖，当场交割清楚，银货两讫，互不相欠！如果再加上‘大金河’的收益，这就会纠缠不清，而且变质成为长久的勒索了，陈起财，你不能每年都要，我们也无法背上这个‘包袱’！”

想了想，陈起财说道：“如此说来，你就只付纹银五万两，作为我退出这场纷争的补偿，其他，便任什么也没有了？”

燕铁衣颌首道：“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露齿一笑，陈起财道：“你不再斟酌斟酌？”

燕铁衣缓缓的道：“陈起财，你要弄清楚，我们也算十分容忍了，‘青龙社’几时付钱给过他的对头？你已是非常特出的例外，但是，这例外却不好太过份，否则，我们便难以接受！”

旁边，费冥心急道：“财翁，与他们这批虎狼之徒讲到钱财，岂非‘缘木求鱼’？他何尝会有半点诚意？况且财翁素来义薄云天，重信尊诺，即允我等于前，如今也不能再接受对方的委托，财翁，尚请三思---。”

阮为冠也忍不住有些幸然道：“什么也该有个先来后到，顺序之分，是我们先请的财翁，财翁又如何能再与对方另谈斤两？这未免有点过份了.....”

猪泡眼一瞪，陈起财怒道：“通通给我闭上臭嘴，八字尚不见一撇，你们在那里瞎起什么哄？我要做的事我自会有数，不需要你们来插口，一个不对弄翻了我，我双腿一就开路，叫你们狗咬狗去.....”

费冥心呐呐的道：“请息怒，财翁，我们只是促请你留神，不要中了燕铁衣的诡计，此人心思细密，手段毒辣，最是奸险不过，财翁||。”

陈起财不耐烦的道：“好了好了，我听得耳朵全生了兰，你们还要唠叨多久？娘的，陈某人走三江过五湖，什么大风大浪没经验，什么稀奇古怪没碰上过？岂用得着你们两个来点化于我？真正是莫名其妙！”

于是，费冥心与阮为冠默然了，但是，从他们的形态中，却看得出那种强烈的不满及愤怒来！

当然，陈起财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岂会不清楚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早有他自己的打算却是相当卑陋的||他希望能尽量抬高价钱，然后拿到一个合适的数目只身远走，能有钱拿，为数至钜，且不须拚角更不须开罪像‘青龙社’这般强有力的黑道组合，他何乐而不为？至于道义的讲求与否---在吃他这行饭的人认为乃是可笑的事，只要有钱---而且数目够多，其他的事便顾不得那样周全了，不过，在条件未谈妥之前，他仍然要摆出他的姿态来！

皱眉，这位“千两”道：“燕老大，你听见了？我的”老主顾“们业已不欢啦，如果你再不表示点诚意，只怕我也就十分为难了！”

燕铁衣道：“我已表示过了。”

陈起财道：“还是五万两？不行，太少！”

燕铁衣和缓的道：“我认为已经不少了，陈起财！”

重重一哼，陈起财道：“你认为不少管个啥用？要我认为合适才行，你不替我想想？在你这里是拿五万两，在‘双蛇教’那里也是拿五万两，人家更加上‘大金河’每年抽头的三成，另外，我若帮他们，至少还缀上一个‘义’字，两头一比较，如说你是我，我问你，你会选那一边？”

燕铁衣欠了笑，道：“你这话值得斟酌！”

陈起财冒火道：“斟酌什么？”

燕铁衣淡淡的说道：“你在我们这里拿五万两，和在‘双蛇教’手上拿五万两，数目相同，意义却差别很大呢……”

睁大了眼，陈起财问：“什么意思？”

燕铁衣道：“第一、‘双蛇教’敦请你卖命，我们却是促使你安然远逸。第二、‘双蛇教’势弱而‘青龙社’势强，‘双蛇教’未途求援而‘青龙社’却素来未曾花钱买过敌人的退让。第三、也是最重要，你帮他们，缀上个‘义’字，不错，但你可也想到，‘义’字之外，却也可能缀上老命？”陈起财不快的道：“那却不一定，燕铁衣，这要试过手才知道！”

双手重叠着搓了搓，燕铁衣道：“该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才花大把的银子请你不要试呀，这笔最容易赚的钱，莫非你尚不想？”

陈起财道：“但价格不够高！”

沉默了一下，燕铁衣道：“你认为多少才够？”

陈起财笑了，道：“‘大金河’每年的收益---”不待他说完，燕铁衣已摇摇头道：“无可商量，方才我已告诉过你，我们无法接受像这样经年累月的长时间勒索！”

陈起财吞了口唾沫，道：“你似乎相当坚决？”

燕铁衣道：“非常坚决！”

陈起财思量了一会，又好笑道：“那么，换个方式如何？”

燕铁衣缓缓的道：“譬如说---？”搓了搓那双肥胖的手，陈起财暖味的道：“譬如说，呃，一次付清也可以，不过，价钱可得提高一点！”

燕铁衣没有表情的道：“你开价，我再考虑。”

急了，费冥心高叫：“财翁，请你---”横了费冥心一眼，陈起财冷冷的道：“老弟，你已使我不大愉快了，别这样小心眼，我做事自然有我的主意，你不要再来打扰！”

说着，他又笑开了口转朝燕铁衣：“价钱么，你一定付得起就是，我并非那种见财眼红，贪得无厌的人，你大可放心，呵呵呵……”

燕铁衣有些不耐的道：“多少？”陈起财似是早就敲定了算盘了，伸手他那肥手上五根粗短指头，先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缝：“和刚才一样的数目，不多不少，也是五万两---可是，呃，却不是银子，以五万两黄金价格折算！”

从齿缝中“嘶”“嘶”笑了，燕铁衣又流露出他惯常的那种笑容来，多么天真纯洁的笑容啊……。

但是，这样纯真的笑容，看在陈起财眼里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满心不是味道的问：“你笑什么？”

燕铁衣有趣的道：“你刚才说要五万两黄金？是我听错了么？”

陈起财大声的道：“一点不错，我要的价钱就是这么多---五万两黄金！”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我既没有听错，那就是你糊涂了！”

陈起财笃笃的脸孔顿时像变成了扁的，他睁大了两眼，盯视着燕铁衣，小心翼翼的说道：“你是说---我糊涂？”

燕铁衣老实不客气的点头：“我是这样的说。”

陈起财似乎有些艰难的转动了一下脖颈，慢吞吞的道：“换句话说，你不答应？”

燕铁衣生硬的道：“你过份的‘狮子大开口’了，陈起财；不错，我付得起五万两黄金，但你的所值恐怕却不够这个价钱，一个人要求一件事，总

要适合他的身价，超过太多，就未免不识趣了，如你方才的要求即是！”

陈起财喃喃的道：“我要求过份了？我不识趣？我的身价不够？”

燕铁衣冷然道：“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忽然呵呵笑了，陈起财道：“那么，咱们之间的谈判算是破裂啦！”

燕铁衣静静的道：“如果你仍然要求五万两资金的话---不错！”

陈起财轻轻的道：“一分也不能少。”

燕铁衣微喟一声道：“无法从命，陈起财。就算勒索吧，也该有个限度，你已经超过这个限度太远太远了！”

陈起财向前走近道：“你是要动手啦？”

双目平视，燕铁衣道：“老实说，我除非不得已，否则我不愿意与你为敌的，因为你是一个好手中的好手，这一点我非常肯定，所以我才出价纹银五万两与你化其干戈---裁一直认为解决问题争端的方法有多种，而暴力却并非最好一种，偶然用用别的法子，也许会获得更佳的效果。”陈起财大声道：“但你却拒绝了我所提的价钱！”

燕铁衣道：“那是你过份的贪婪！”

一边眼眯超，另一只眼却睁大了，陈起财道：“你骂我——贪婪？”

燕铁衣道：“不是骂你，只是告诉你一桩事实，陈起财，这桩事实的整个内涵便只是那两个字——贪婪！”

陈起财脸孔涨红，他愤怒的道：“你完了，你即将面对我陈起财——我要与你作生死一搏！”

这位有“千两”之称的江湖怪客经常是不易发怒的，而一旦他发了怒，那就是真正的愤怒了，这愤怒的代价他有经验——往往便是生命的索取及鲜血的涂染，现在，他已下定决心这样做了！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要决裂了么？”

陈起财双目泛着血光，他道：“不错。”

燕铁衣问：“五万两纹银也不要了？”

陈起财咆哮一声，道：“去你娘的五万两纹银，陈某人不会稀罕！”

燕铁衣古怪的一笑，道：“也好，至少‘青龙社’不必开这种被人勒索的例子了；我觉得，暴力并非最佳解决争端的方法，但是，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来说，有时侯却必须使用暴力，譬如说，嗯，对你这种人！”

陈起财大吼：“就会如你的愿了，马上就会了！”

“双蛇教”的人们到这时才算定下心来松了一口气，费冥心立时大喊：“财翁，我早就知道他们毫无诚意，完全是藉此挑拨离间，妄图分化你我，尤其是燕铁衣，更是奸诈阴毒，存心利用，‘青龙社’上上下下，俱是一群口蜜腹剑的卑劣小人！”

磨牙察察，陈起财恶狠狠的道：“好，好，看我如何来宰杀这些小人！”

刹那间，“双蛇教”的各人已纷纷站好了位置，抢取了角度，个个磨拳擦掌，伺机欲动；陈起财的目光却那么阴森森又冷酷的注定了燕铁衣，开始极缓极缓的往前逼进过去……

燕铁衣轻悄的道：“你终于找上了我，陈起财，但我相信你并不觉得十分有趣，是么？”

一步一步往前逼，陈起财歪着嘴道：“姓燕的，你也不会觉得有趣的……”

突然，燕铁衣右手举剑往斜里抬起，这一动作，却使得陈起财大大的

紧张了一下，他骤而站住，眼皮子在不停的跳动！

笑笑，燕铁衣道：“心里有点忐忑，嗯？”

双目凝聚，全身微弓——一副如箭在弦的架势，陈起财有些口乾舌燥的道：“少耍俏皮，有种的放马过来！”

缓缓的，燕铁衣手中的“太阿剑”倒递回来，他伸出左手去拔剑——毫无声息，陈起财身形暴进！

两股刚烈的力道交叉撞出，而燕铁衣的剑尖已闪电也似从这两股力道交叉的中间穿过，逼得陈起财飞旋急躲！

像一蓬晴天洒下来的光雨，那么亮晶晶，灿灿的，如丝如矢般“哗”的罩落下来，陈起财的动作宛似狂风四卷，在瞬息间居然全叫他让开！

燕铁衣急进猛跟，剑起如千百道长虹经过穹苍那炫目的光彩闪耀得人眼花缭乱，自然，它的威势并非眼花缭乱这么简单的，只要被那挥霍纵横的光芒沾上一下，仅需一下，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陈起财在连串又急又快的翻腾里，已不敢单倚仗于他的“劈空碎鼎掌”力，身形弹跳之下，两袖中的“流星锤”已交相飞射，他这两枚“流星锤”大小只如人拳，前尖后丰，乌黑泛光，看上去就和秤砣上的铊锤相仿佛，只是稍大一点，顶端更为尖锐罢了。

锤尾并各自连接看一条又细又韧的黑牛皮索，索环套在他的双手手腕上，施展之际双锤飞舞，挥洒自如，再以他的双掌沉厚掌力为辅，远打近攻，非但准利异常，更且变化万千，令人防不胜防！

这位“千两”怪客，本领之高强，原在燕铁衣预料之中，但足，却比他判断里更要扎实三分，如今双方一旦放开手火拚起来，眨眼间二十余招过去，竟是谁也没占着谁的便宜！

森森的剑芒形成一道道广连的光流，它们交织穿射，一时幻为圆弧，一时成飞煌窜飞，一时作暴雨倾泻，锐风似呼啸，宛同鬼号，看不见剑身，看不见人影，只有那流转回涌的刀之魂！

四十招过去了。

陈起财的鼻端已见了汗，呼吸也逐渐急促起来，他与燕铁衣厮杀的四十招，在他看来，其吃重的程度远超过他以往和别人交手四十招的感觉，好像业已苦战了四百招，甚至四千招了……

周围，“双蛇教”的人们屏息静气，手心捏汗，谁也不敢稍哼一声；“陈千两”是他们此次倾巢来犯，复仇雪耻的倚仗，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胜了，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东山再起之日即将到来，他败了，“双蛇教”亦将随同沉沦，永无抬头之日，而眼前看来，陈起财功力深厚艺业精湛，但是，燕铁衣的剑术之高，却更令“双蛇教”的各人胆颤心惊。他们庆幸找到了一个陈起财来抑制燕铁衣，他们却更奇怪，奇怪于往昔居然有那样大的勇气，单凭一己之力便和燕铁衣等对仗……

熊道元是沉默的，他站在那里动也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这样阵仗他可是见得太多了，他对他的魁首有若绝对的信心，他坚决相信燕铁衣能与任何强大敌手抗衡而终至获胜，纵然经历的过程是如何艰险危困！

就在这种双方又紧张、又惶急的注视下，陈起财突然在一个令人双目眩化的动作中斜身偏进，双锤并飞掌力暴劈，燕铁衣横剑反截，寒光骤涨中刃翻如浪，大喝一声，陈起财旋身飞绕，于是千百掌影便在一团团成形的劲

气里围成一道圆桶似的弧度由四面八方往里挤压！

这是陈起财的看家本领，也是他的杀手锏——“大环七十式”！

燕铁衣默默无声，剑身上下闪击，溜溜光华往返曳流，但他的身体却在敌人强大的掌力下浮沉歪斜，似是承受不了那样滚滚相接的浑厚力道。

立时——“双蛇教”的这边爆出一阵欢呼，他们认为燕铁衣已要落败！

在那片雷也似的欢呼声中，陈起财猝然跃身猛进，双掌如爪，扣顶劈落，同时腕上两锤也分左右激射而下！

时间是那样的短促又急迫，燕铁衣的“太阿剑”直指凌扑之敌，身形则偏，一枚“流星锤”擦肩而过，陈起财已腾空，但是，他的右肩却“噗”的被另一枚“流星锤”击中，鲜血顿溅！

猛然跌倒，燕铁衣的“太阿剑”“呛”的一声坠地！

一刹那间，熊道元几乎像看见天塌下来似的陡然变傻了！

狂笑着，陈起财双掌双锤齐出，再度兜头扑下！

光的展射是令人的瞳仁所追摄不及的，就有那么快的速度而燕铁衣此刻的弹射也是叫人们的瞳仁追摄不及的——他方才还跌倒于地，就在陈起财扑落的瞬息，他已迎飞上去，只见他身形条闪，又一个翻滚出去三丈！

“唔——。”

作势扑落的陈起财突然声出一半，抚着胸口落地，踉跄了好几步才勉强站稳，他的面孔表情是怪异又可笑的，有些迷惘、有此怔楞又有些苦涩，一双猪泡眼睁得滚圆，脸上的肥肉松塌下来，肥厚的嘴唇微张，却一个劲的抽搐不停……

兴奋鼓舞的情绪像浪潮，来得快，退得更快，刚刚才品尝了胜利的滋味，“双蛇教”的朋友们却立即被推进失望的渊藪——他们脸上的欢笑尚留着残存的韵息，而这韵息却那么快的又僵凝住了！

现在，轮到熊道元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菩萨，天没有塌！

陈起财摇摇晃晃的站在那里，抚着胸口的两只粗短手掌抖个不停，殷红的鲜血骨碌碌的自指缝中涌出，涌得那么急、那么快，以至他那身簇新的青袍便一下子湿透了！

青袍亚成了暗紫色，鲜血浸透了袍摆，又一滴一滴的淌落地下……。

嘴唇一下一下的抽动，这位“千两”原本红润泛光的面孔就这瞬息已转变为蜡黄，他如今不像一个盛名喧吓的武林大枭，亦不似一个富有的土财主，却宛似一头濒死前孱弱的老狗！

燕铁衣似是无觉于右肩的伤，他慢慢的将右手上的“照日”短剑血渍在衣袍上拭净，又慢慢的插剑燕越衣点点头，道：“是的，你忘了我的短剑，而这封是不该忘的样的高手相博，你回销。声音是低哑又断续的，陈起财终于出了言：“我……：我……忘了……”

若遗忘了什么，则不啻同时遗忘了性命！

“眼珠子开始上翻，陈起财呻吟着：“五……万两……：唉……五万两……”

狂一挺身，陈起财脸孔歪曲，向前走了几步，又在一抖之下整个人横着摔倒，他的两眼，却是睁凸不闭的！

燕铁衣摇摇头，道：“如今，任什么全没有了，包括你自己。”

熊道元大声叫道：“魁首，还是您行……”

童稚的面庞上是一片童稚般的欢欣表情，燕铁衣道：“说得好！”

转过头去，他又朝“双蛇教”的人们道：“现在轮到你们了，费冥心、阮为冠，你们是一个个来呢？还是一窝蜂的拥上？我想，大约你们是待一拥而上吧！”

费冥心苦涩的咽了口唾液，颓丧的道：“燕铁衣，你的气数似尚未尽……天竟保佑你这等大恶之人……”

燕铁衣道：“老天是有眼的，倒下去的仍以真正的恶人为多，刚才是陈起财，等一会，就是你们各位了。”

咬咬牙，费冥心横了心道：“燕铁衣，我们和你拚到最后一个人，拚到最后一滴血流尽……”

微喟一声，燕铁衣道：“因为你们势必如此做才行，而且，这在我感受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突兀的惊异，你准备着那个事实的到来吧——‘双蛇教’是彻底溃灭！”

费冥心嘶哑的道：“恐怕你是想的太容易了点！”

燕铁衣于心静气的道：“我从不好望于不能实现的事也不奢求，也不妄论，因此，只要说出来了，除非奇迹发生，便往往做得到！”

熊道元跃跃欲试的道：“魁首，收拾了他们，我们再转回头去堵截那几个趁火打劫匪类，一个也不能放掉！”

燕铁衣一笑道：“这是必然的，道元。”

顿了顿他又笑道：“‘七君子’还剩下几个？”

熊道元道：“魁首用刘桶死一个，老钱使斧劈倒一个，孙二能的钢钎砸翻的那位原本还有一口气，但只喘了一会那口气就断他娘的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那么剩下的，四位‘君子’你便暂且圈着，可能你会吃力点，但咬牙撑下丢，留出时间来对付这两位教主，你知道这时间不会太长的！”

微微躬身，熊道元道：“魁首请放心，我自会倾力而为。”

燕铁衣笑了，转向敌人：“现在，我们开始吧？”

“双蛇教”方面的六个人成为零散的分立六个不同的方位，六张面孔全是紧绷着的，六个人的神色亦全是那样的僵硬，另加上点——加上点要十分仔细才能看出来的恐惧与惶悚……。

第十四章 斩之决 阴魂不散

这时熊道元跃至一侧，“蛇郎君”阮为冠有些颤抖的叫：“二师兄，我们不如了他们的意……”

费冥心沉重的道：“不会的……为寇，不会的！”

突然，阮为冠的眼睛一亮——他已看见了坠躺在前面不远处的“太阿剑”，而燕铁衣隔着剑的距离却有三丈之远！

目光尖锐的燕铁衣立即明白了阮为冠的心意，他似乎十分感到兴趣的露齿一笑，点点头道：“很有意思，阮为冠，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脸色一沉，阮为冠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燕铁衣耸耸肩道：“真不明白？”

阮为冠怒道：“与你，我没有打哑谜的必要！”

笑了，燕铁衣指着前面地下闪闪泛看寒光的“太阿剑”道：“你以为设法抢去地下的剑，就会影响到我力量的发挥？”

一语道破了阮为冠的心中意图，他不禁脸孔一热，又窘迫又愤怒的道：“就算我这么想，又待如何？”

燕铁衣淡淡的道：“我的兵刃，一向是不喜别人沾手的，何况是我的对头？多少年来，除了我之外，‘太阿剑’甚至很少被别人摸触，它与我的对敌者发生接触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那人断魂的时候！”

眉梢子微扬，他又道：“但是，如果你想过过瘾，渴盼摸一摸我的剑，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让你从容执着它片刻，只是片刻，为的是证明一下我在此剑未曾随身之际，也仍然保有我一贯的实力；有了它，我如虎添翼，没有它，我还是虎呀！唯一有点差别的，可能牙齿之利要稍钝了些，不过，犹足够伤人就是！”

阮为冠大喜过望，他立即道：“当真？”

燕铁衣道：“我燕铁衣什么时候像你们一样说话不作数过？”

阮为冠怒道：“不要转着圈子骂人！姓燕的，你说得出可做得得到？真个任由我们取你的剑而不出手拦截？”

燕铁衣道：“当然。”

于是，阮为冠闪身向前，伸手急捞，业已将地下的“太阿剑”执在手中，他本能的掂了掂剑的份量，又仔细的察看了一下秋水莹莹也似的锋利剑刃，不禁脱口赞道：“好剑！”燕铁衣一笑：“当然！”

表情一下子转为狞厉，阮为冠大喊道：“现在，我们就要看，你失剑之后是否还俱有‘枭霸’的威风了？燕铁衣，这可是你也心甘情愿的！……”

仍是那两个字，燕铁衣道：“当然。”阮为冠显然信心陡增，他侧首道：“二师兄，姓燕的特强骄狂，自掘坟墓，我们还等什么？”

燕铁衣道：“是的，你们还在等待什么呢？”

面孔上的紫褐色疤痕蠕动了一下，费冥心切齿道：“燕铁衣，今天你我之间，誓不并存！”没有丁点预兆，阮为冠身形倏扑，左手是拾自燕铁衣“太阿剑”怒挥，右手是他自己的“夺命蛇矛”，突然三十矛幻为三十道流光飞射！

燕铁衣极快的，却幅度极小的连连闪晃，他闪得那么准确，又是那么恰到好处，以至阮为冠的攻势便全都稍差一线的落了空！残存的四君子，甫待围攻，一声暴吼起处，熊道元已双枪翻掠，狂风骤雨也似以一己之力横拦划前！

这时，燕铁衣微侧猝跃，双掌齐挥，只见他掌影方现，如刀的锐劲已切到了阮为冠脖颈之间！蹲身、扭腰、侧移，三个动作连成一气，阮为冠拚命躲开，剑茅并举，力图阻截，而人影晃映，费冥心已大鸟般飞落！

恍若不见，燕铁衣由手凌厉一百掌抛成一百个旋转的圆弧重叠挤压，当阮为冠被逼得再次滚地翻腾，当费冥心的“尖凌笔”笔直刺到，他才倏然横着闪出，右丢倒挥，“当”的一响，费冥心的“尖凌笔”已被碰开！明明看到寒光耀亮，却未见燕铁衣手上有兵刃，他由手太快了，而那“照日”短剑回鞘的速度却更快！

费冥心刚刚退出，阮为冠又扑了过来，他仍然剑矛翻飞，急密无比的恨不得将敌剁成肉酱！翻掠似生了翅膀的蝙蝠，忽来忽去，忽上忽下，阮为

冠费尽力气，却就沾不上人家一点边。

大吼着，费冥心“尖凌笔”刺戳扫砸，波波连衡，有如江河水溢，狼卷猛罩，燕铁衣旋走飞闪，快得难以接近，更难以形成一个可以攻击的目标。汗水挥溅中，阮为冠斜刺里冲进，“太阿剑”由上电劈，“夺命蛇矛”却在一抖之下分成三溜冷芒快刺。

燕铁衣旋闪的身形却骤然停止，等到阮为冠的两般兵刃迅速来近，时间只是瞬息，——他才突而往前迎上，在一发的空隙里左手飞挥，“叮当”两响连成一声，剑矛分荡，他的左手之上青光如流，倏映又现，阮为冠已尖号着一个踉跄转了出去，竭力想稳住却稳不住的一头撞跌于地！

没有回身，他单足拄地，往右边稍稍一晃，右臂猛张猛挟，巧得很，费冥心的“尖凌笔”奋力一刺便刚好擦过他的右肋被他硬硬挟牢！

大吃一惊之下，这位双蛇教的教主用力抽动，却是如将兵器压到一座石山底下似的半寸也抽出来，他陡然狂喝如雷，瘸着的双腿怒撑，人往前扑，挥掌暴劈燕铁衣的背脊！

是的，燕铁衣就等看对方来这一手，他仍不回头，右手掠过胸前朝后猝射，青芒闪飞又自回鞘，于是，他右肋下挟着的“尖凌笔”那一头便突然松了，跟着，一个人的粗厉又痛苦的喘息声传来，燕铁衣张臂，单手接住“尖凌笔”用力插往地下，这才缓缓转身。正如他所料，费冥心也是抚着胸口，也是血如泉涌，摇摇晃晃的在努力翻动着一双业已开始瞳孔扩散的眼睛瞪着他，喉咙里“咕噜噜”响着痰音，这一刹那里，他的形容已完全找不到平时的韵味了——带着那种可怖的死亡气息！

燕铁衣看着他，悲悯的摇摇头道：“我早说过了，何苦？”

颤巍巍的伸出双手，宛似要攫取什么般的往前弯曲，费冥心一步一步朝前走着，胸口鲜血直冒，他走了几步，猛的张开嘴巴用力吸气，吸着吸着，便缓缓的跪倒，缓缓的仆下……

无声的一边轻叹了口气，燕铁衣又喃喃的道：“真是何苦……”

他转过身去，探视了一下扒在那里的“蛇郎君”阮为冠，而阮为冠比他的二师兄更早走了一步，如今连胸口的血都流完了。弯身从阮为冠僵硬紧握的左手五指中取回了自己的“太阿剑”，燕铁衣轻轻在鞋底上拭了拭，他十分严肃的对着业已气绝的阮为冠道：“你也不相信我告诉你的话——‘太阿剑’对我来说，是虎之翼，虎不一定非要有翼方是虎，虎的爪和齿也一样能伤人的……”

那边，拼斗的更加剧烈了，“快枪”熊道元以一敌四，虽然勇猛如故，却显然十分吃力，他在四位“君子”的围攻之下，业已有些促襟见肘的窘像现露，看样子，再不替他分担点压力，他就要吃亏了。

于是，燕铁衣慢慢的走了过去。

在武林中闯荡的人，不论是老手抑或新进者，不管你已混了多少年的艰险岁月，经过了多少次的血雨腥腥，若你没有看到燕铁衣现在的杀戮，那么，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残酷，什么称为快斩，也就不晓得人的生命竟是殒灭得那样迅速与不值

燕铁衣是以凌空的身法扑落，就彷彿一只鹰的准厉扑击，他“太阿剑”在一溜流星似的曳尾中展现，一名“君子”的天灵盖便标射着浓稠的血与浆，红白交映的飞掉了一半，听不到头盖骨的破裂声，他的左手青芒眩映，另一名“君子”便狂嚎着往后栽仰，或许因为这人栽仰的势子太猛，就连颤蠕盘

结的肚肠也带了出来，第三名“君子”的大砍刀方才举起欲劈，燕铁衣的“太阿剑”，已透过他的咽喉，当他窒闷的呻吟声还在喉头被压挤着，突透他颈后的剑刀已插进了最后的一名“君子”的眉心当中——而这最后一名“君子”也才刚刚警觉的转过身来！

斩杀这四名“君子”，燕铁衣的动作如电，连贯一气，不犹豫，不迟疑，其快无比，其准无比，挥剑取敌，疾若石火映闪，这宛似只有一个式子的绝高剑术隔于人们的意念一转之间，什么才叫好手？这就是了！一刹那犹左支右绌，累得汗出气喘的熊道元，却在顾指间使压力顿消，敌手全横，他似乎尚不适宜于这突然的轻松，双手握枪，仍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作势挥动了几下之后才停止。

燕铁衣古怪的看着他道：“没什么不对吧？道元。”

面红耳赤的打着哈哈，熊道元抹着汗，喘吁吁的道：“没有，呃，没有……”忽然，他立即四处张望，一边急急的问：“那两个人呢？魁首，那‘双蛇教’的两个头子呢？”骤然住口，他的目光分别触及了地下费冥心和阮为冠的两具尸体，有些全身发冷的感觉，这位有“快枪”之称的好汉不禁呐呐的道：“乖乖，也死了……”

燕铁衣皱眉道：“否则，你以为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过来帮你的？”

望着燕铁衣，熊道元叹服的道：“魁首，说真话，你确是英武盖世，勇猛无双，追随你这么些年，我到如今也尚不能估透你的潜力深厚到何种地步，不过，我确看穿了技击和杀戮的融合结果——那些全不算什么了，只要在看到魁首你的武功的显示之后！”

燕铁衣笑道：“人说你粗，有时候说起话来竟也文绉绉的中规中矩呢，道元，虽是你拍我的马屁，却拍得我心中舒坦。”

熊道元面不改色的道：“就算我是巴结魁首吧，也因为魁首有值得我巴结之处，有些人，便是我想拍他一下，也找不出值得一拍的地方哩！”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那四位‘君子’将你一围，你简直拉不开枪了，道元，记着除了口巴式之外，身架子也要多练！”

这一下才红了脸，熊道元忙道：“哑目，老实说，以一对一甚或以一敌二，我全不怕他们，但若我一个对他们四个，就的确“罩”不住了……”

燕铁衣道：“那么就要勤学“罩”得住的本事！”

熊道元苦笑一声，道：“魁首，我怎能和你比哩！如果我也具有你这一身绝技，早就上了天找大罗金刚比划去了。”

回头望了望仍在那里肃立掠阵的两排手下，燕铁衣一挥手道：“留下十名，其他的回里面去帮着肃清残敌！”

一声轰喏，两排大汉迅速奔往总坛的大楼及两侧，另有十名弟兄急步跑了过来，燕铁衣道：“你们十个把这地方给收拾出来，该埋的埋，该洗的洗，完全弄乾淨，知道不？”

十名汉子躬身回应，熊道元又接口道：“敌尸上的财物不准乱动，譬如说陈‘千两’的那些金戒金链条等，通通随着一起入土！”

十名手下又是齐声答应，熊道元大模大样的道：“完事之后，向我回报，去吧。”

这时，燕铁衣已缓步向“弹剑楼”的方向走去，熊道元急忙跟上，一面低声道：“魁首，这里完全交待妥了，如今就只剩里头的几个奸细啦……”

燕铁衣答非所问的道：“我方才在想陈起财。”

熊道元怔了怔，道：“莫非他还有什么古怪？人都死了，还能变鬼不成？”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不是指这些——道元，我是感慨到一个人的‘贪性’确是无比的祸源，只要人们知道满足，知道适中，这天下也就没有那样子多的纷争与杀伐了！往往，人们的欲望总是无穷尽的，都是得寸进尺，在好的一方面来说，此乃刺激人们的向上心，但在坏的一方面来说，就易沉溺于贪婪了……”

熊道元道：“魁首说得是。”燕铁衣又道：“陈起财若非那样贪得无厌，他至少能获取五万银，但如今，他又获取了多少？一文也没有！”

想起了什么，熊道元问：“魁首的肩伤？”

燕铁衣步履沉稳，慢慢走着：“不要紧，皮肉之伤，休养几天便可痊愈了！”

熊道元似有余悸的道：“魁首，在你与陈起财拚斗的当儿，先是他布成的圆环状掌影中往来撞翻，再是，‘太阿剑’落地，我当时几乎傻了，以为魁首要落败了呢，后来才知道魁首是故意装成那个样子的……”

斜了熊道元一眼，燕铁衣道：“假装成那样子？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假装成那样子？”

熊道元道：“莫不成，魁首当真在那时危殆了！”

燕铁衣笑笑道：“陈超财的‘劈空碎鼎掌’力有个特色，除了功道雄浑，势子猛烈之外，更含着一股奇异的回旋冲激之力，这种力量，尤其在他的‘大环七十式’中发挥到了极致，起先，我自以为可以抗衡，待被他圈入‘大环七十式’的掌劲中之后，却险险栽了跟头，那股回荡之力实在太太大，我差点便没支持住，所以你看我在他的掌影笼罩下撞斜翻跃全是真的，没有半点装作……至于剑坠地，那实在是假的了，我是有意令他产生错觉，让他以为我已筋疲力竭，就要落败了……”

熊道元道：“果然这名家伙中计啦，当时他那股得意狂妄之状，简直叫人恨咬牙，又叫又吼的真像他已胜券在握了一般！”

燕铁衣道：“他是疏忽了，他应该想到燕铁衣怎会如此稀松？若然我连他也对付不了，‘青龙社’还凭什么在两道上扬字号？”

熊道元哈哈一笑，道：“假若我是他，乖乖拿了五万银子上路，早就屁却不响一记了！”

踏上“弹剑楼”的大厦五阶，燕铁衣忽然站着，神色疑惑的四周注视着，双眉也不由轻轻皱起。

熊道元忙问：“魁首，发现了什么？”

燕铁衣道：“为什么这样静？”

是的，为什么这样静？熊道元急忙征周围探视，也不禁狐疑道：“呃，是有点不大对劲……”

就在这时，里面人影一闪，一个浑身浴血的胖汉业已气嘘嘘的自门里奔了出来……燕铁衣一眼即看由那是刑堂的五名司事之一：“铁腿”何三！

这时，熊道元也看出来了，他疾上一步，大喝道：“何三，你什么事这等失魂落魄法？”

一见了燕铁衣与熊道元两个，何三如见救星，他踉跄几步，急忙奔前，喘得几乎要断了气般急迫的道：“回禀……魁首……大护卫……不……好了，我们……我们栽的……跟头……可……可不小哇……”

燕铁衣静静的道：“怎么回事？不要急，你先喘过气来，慢慢再说！”

熊道元跟着叱道：“看你这副德性，那有这么沉不住气的？犹是刑堂的司事呢，亏你怎生干得下这差事来！”

何三大大喘了几口气，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渍，急急的道：“魁首与各位上头在外对付‘双蛇教’的来敌时，他们另有五个帮手乘虚而入，甫一潜入，立即已被我们察觉，各个明桩暗卡的兄弟便立时纷纷展开截敌，但——这几个奸细好厉害的功夫，人人身手俱极了得，我们的弟兄连连截击之下；非但没拦住他们，更叫这五个人前后放倒了二十余名之多，更一面用炸药四处引爆，未了，实在没有法子，才由我们司事首领邓长派出几名弟兄赶忙向魁首求援——”

燕铁衣道：“长话短说，这些我全知道了。”

咽了口气，何三又忙道：“是，是，后来孙三能、钱慕强二坨‘卫山龙’赶了回来，情势才算稳着，一场大拚之下放倒了对方三个，但钱大哥也挂了彩，屁股上被人家削掉大大一块肉，我们刑堂五名司事也牺牲了一个，正在我们占了上风的当口，怪事就发生了——五名奸细本来在干掉三名之后应该还剩下两个才对，不知怎的混战中，糊里糊涂却又变成了四个，也搞不清楚这两个是从那里来的？功力之高却比原先那几个何止倍增？这样一搞，钱大哥在力战之下……也送了命，四名司事又跟着赔上一、个，现在情况越发不好了，邓头儿与孙大哥他们业已撑不住啦！手下弟兄再度有十多人被杀……”

熊道元大吼道：“反了，反了，这简直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不要面皮的一群畜生——”

燕铁衣沉着气道：“那么，你又是来求援的？”

何三急急点头，惶恐的道：“魁首恕罪，我们委实挺不住了，再打下去只有越死越多了……”

燕铁衣断然道：“人都在那里？”

何三连忙道：“‘弹剑楼’后的那排精舍的右侧园子内……”

“走！”熊道元伸手一扯何三，两个足不沾地的往前急赶。

熊道元一边大骂：“狗娘养的何铁腿，你是什么样的豆腐渣脑筋？这等急事你不开门见山的说明了，却罗哩罗嗦先来上一阵过门，耽误了战局有你瞧的！”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何三，结结巴巴的道：“我……我……总得先把……来龙去脉、……事情经过禀报清楚啊……熊大哥……也免得魁首心中不落底，骂我们太不中……”

穿过了“弹剑楼”的侧门，可以看见“龙魂厅”的后墙已被炸塌了一个大洞，厅里石屑砖瓦散了遍地，乱成一片，熊道元一面急赶，边又咆哮：“还有脸推卸责任？娘的另一百多名弟兄不是也被派来援助你们了么？”

苦着脸往前跑，何三道：“刚才来，但他们济得甚事，还不是只有上去挨刀的份……”

两个人出回廊，过精舍，就在“黑云桥”的侧背，那是一片面积不小的园子，园里尚栽植着疏落雅致的林木，然而，现在却没有半点情调可言了，但见遗遍地，血渍斑斑，一群“青龙社”的弟兄手执兵刃，像波浪似的向这边涌过来，又那边汤过去，他们肃静无哗，却总是跟着圈中捉对狠拚的人的移动，四个不速之客全是一式的灰衣灰巾，四张面孔也用灰布蒙住了口鼻，看不出确实模样来，更分不清谁是先前的奸细，谁是方才混水摸鱼加进来的

新奸细！

孙三能的一双“金瓜锤”以一敌二，业已气浮力虚，招架不住，不复先前的勇武了，他的两个对手，招术凌厉，身形逆转矫健无比，的确是一流好手，比诸先前在外面的“七君子”，何止高明上一倍！

窄脸瘦长的刑堂司事首领邓长与另一名司事分敌着其他两名灰衣人，却是一样的招法滞重，难以为继，眼看也撑不了多久了！

钱慕强的尸体便躺在一边，可怜这位素来彪悍的好汉在片刻前犹是那等英勇强猛，只这片刻之后，竟也魂断命丧，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

但是，却未见燕铁衣的踪影！熊道元与何三奔到之后，四处全没发觉他们的魁首的身影，熊道元他被眼前的情景激怒，双目血红宛似冒火，他“克崩”咬牙，恶狠狠的道：“何三，我们先上去拚了他娘的！”

何三喘吁吁的道：“魁……首呢？”

熊道元口气四溅的道：“我们先上，等不及了呀！”

丈许外的一株树桠上，有如一片叶子轻轻飘，燕铁衣使那么悄无声息的落了下来。

何三忙指，振奋的道：“来了，魁首来了……”

熊道元拖着何三赶忙过上，燕铁衣低“嘘”了一声，神色凝重的道：“不要打草惊蛇，他们一定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解决了‘双蛇教’的问题过来了……”

急得出了汗，熊道元低促的道：“魁首，不能再等了呀，孙三能和邓长他们已经撑不住啦，我们还是快点上去将那几个龟孙子一网打尽才是正道——”

燕铁衣道：“这四个敌人中，有两个显然是后来才混进去的，而且这两人与原先的几个绝非同伙！”

熊道元怔了怔，急道：“管他们是不是一条路的，他们全是我们的对头总不会错的，魁首，先予合并宰杀方为当务之急！”

燕铁衣道：“我怕是——那话儿又来了！”

熊道元愕然问：“谁？”

燕铁衣目光如刀，低徐的道：“那个隐形的凶手！”

熊道元顿时紧张起来，道：“什么？这两个后来混充的奸细会是我们那个暗处仇家的党羽？”

燕铁衣道：“不错，我是这么认为——但他本人却不在其中，方才我上树窥探了一下，四个敌人身手俱佳，尤以和邓长对仗的那个及合并围攻孙三能的两人中的一个为最，但他们的本事却显然仍不及那次夜里装鬼扮魂之人来得好——问题是，那晚上装鬼扮魂的人物，是否便是我们暗里那个或那批仇家的正主儿？”

熊道元道：“至少我们清楚了一件事，我们这隐形的对头不是一个人。”

燕铁衣冷然道：“大概不是！”接着他又道：“道元、何三，你们掠阵，我进去对付这四名奸细，这一次，我要捉活的，希望能在擒住他们之后逼出点线索！”

熊道元道：“一起上，人手多些不是更容易点？”

燕铁衣摇摇头，道：“不，我一个人动手，为了万一有失，我通通活捉，捉住了之后再给他们分出来那两个是‘双蛇教’的，那两个是那暗里对头的人！”

第十五章 魔影幻 心毒手狠

于是，三个人立即逼了过去，包围在四周的“青龙社”弟兄一见魁首来到，不由欢声雷动，纷纷让路，但是，这一来却也惊动了四名灰衣人，他们突然一声唤哨，四人中的两个蓦然腾空斜掠，大鸟般越众而脱。

另两名灰衣人也在一声叱喝下往相反的方向冲突，力战后的孙三能等人正自犹豫不知追那一拨是好，熊道元与何三已截住了冲过来约两名灰衣人！

孙三能抹着汗大叫：“老邓，我们去追另两个！”

双枪如电闪缩的熊道元急吼：“不用了，一起圈住这两头疯狗吧，那两个王八跑不远的，魁首已追上去啦！”

是的，燕铁衣就在他的手下们欢呼让路之际，已立即醒悟了什么迅速穿入人丛，果然，骤动声惊扰了拚哄中的灰衣人，如个人分做两拨脱走，燕铁衣早已认定，率先突脱的人必是那隐形仇家的爪牙，于是，他便紧紧追蹑着那两个越众远去的灰衣人而去。

一面追，他一面庆幸，这样一来，替他省了事后辨认的麻烦，活擒两个总比活擒四个来得容易！那两名灰衣人确是各俱有一身了得的本领，奔掠之间，疾若鹰隼，且落地的两点距离在六丈之上，仅一眨眼，他们已越出了“青龙社”的总坛范围，沿着起伏崎岖的地形朝“楚角岭”下狂奔！

燕铁衣的追赶之势更是有如流星曳空，鸿飞电掣，他连起连落，步步紧逼，片刻后；已到了那两名灰衣人身后寻丈之遥！

这时，燕铁衣已想到了一个可虑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问题，于是，他在万分不情愿的形势下将他的“太阿剑”斜斜抗在右肩肩头！

果然，他的猜测对了，当前奔后追的三个人来到“楚角岭”的半中腰时，前面的两名灰衣人骤然一声不响的分往左右两个不同的方向散开奔逃！

暗笑一声，燕铁衣身形蓦而凌空暴旋，怒矢般扑向往右边逃走的一个，同一时间他抛肩挥臂，斜抗肩头的“太阿剑”便像一溜白光闪射而出，去势是那样的快，以至破空声尚未响起，朝左奔逃的灰衣人业已惨号着被透胸穿过的“太阿剑”带出了三丈多远又一头栽进了一个凹坑内！

没有回头，燕铁衣逢自追赶眼前这一名灰衣人，他十分明白他这出手后的效果，他知道凭那往左边奔逃的灰衣人的修为是断然躲不开方才那一手射杀的……。

同夥的惨号，显然也令奔逃中的这名灰衣人惊悚了，他本能的将前奔之势顿了顿，惶然回头顾视！

这一看，不禁令他魂飞魄散，燕铁衣就这须臾工夫，竟已追近到他的身后不及六尺之处！

映入这灰衣人视线的，是燕铁衣那张童稚未泯的脸庞，是那柄斜抗肩头的空剑鞘，但是，在这灰衣人感觉中，燕铁衣那原本十分可爱的圆圆又天真的面容，此际竟有如厉鬼恶魔般的狰狞，而那柄没有了剑刀的空剑鞘，却也变得如此般的空洞可怖，就仿佛一条毒蛇张开的嘴！

于是，越来越近了……

灰衣人汗透重衣，喘息如牛，他拚命奔掠，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但是，却就拉不长与燕铁衣之间的距离，非但拉不长，反而更逐渐接近了。

一点一点趋前，燕铁衣在灰衣人背后冷清的道：“省点力气吧，朋友，你认为你还有希望？”

灰衣人闷不哼声，粗浊的喘息着，一个劲的往前跑。

燕铁衣冷冷的声音便如响在他的耳边：“我劝你不要逃了，朋友，我现在就可以用手触着你的后颈了！”

心跳如鼓，汗水迷眼，灰衣人几乎就要累得瘫倒，他呛咳着狂喘，却就是不停，宛如只要继续跑下去便可以脱却被擒的厄运一样……

现在，他们日逐渐接近斜坡下的那片疏林边缘——。

燕铁衣身形如电闪，语气却分外温柔：“你真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么？”

灰衣人几乎像发了狂一样，头也不同的往前猛跑，他的喘息声，似是在拉动着一具特大号的风箱般袒书，汗水随着他的奔跑起伏而洒落，他仿佛没听到燕铁衣的警告，仿佛没有见着任何身外的一切，他像是只有一个单纯的意念——跑、跑、跑……

突然间

燕铁衣紧蹙于后的身体斜侧弹出，又在弹出的一刹往回暴截，空剑鞘飞砸灰衣人——他已到了灰衣人的面前！

张大了嘴，灰衣人连叫也叫不出来了，在惊恐震骇之下，他喉咙里“咕”的闷噤一声，拚命往一边扑去，然而，燕铁衣却似早已料到对方会有这个动作一般，飞起一脚踢出，刚好将灰衣人蹴翻滚地！

那灰衣人的确算是个强悍的角色，他身子甫一沾地，立即反弹，手中的淬毒“双刃刀”猛刺燕铁衣！

站立不动，燕铁衣的空剑鞘猝挥，“当”的一声震开了那毒刀的一刺，几乎就在震开敌人刀势的同时，剑鞘“笃”的一下按住了那人咽喉，按得结结实实！

灰衣人仰面朝天的躺在那里，满头的汗，满身的汗，他像一条涸池的大鱼一样，口鼻急速噙动着，迫促的喘息，一双眼也连连翻滚，四肢更在不断的抽搐颤抖……

燕铁衣目光冷寒的俯视着这人，慢慢的道：“你先喘过气来，然后，我再问你几句。”

灰衣人大口大口的呼吸了好一会，才算略略歇息过来，他的一面灰巾早就脱落了，所以，现在看上去他的模样一目了然。却是个长相不恶的精壮人物！

燕铁衣凝视看他，平静的道：“行了么？”

灰衣人忽然闭上眼，嘴巴也紧紧合着，他合得那样紧密，以至令人想到恐怕要用铁锹才能给他将嘴巴撬开！

燕铁衣笑笑道：“何必做出这个样子来呢？朋友。”

灰衣人表情僵木，眼嘴紧闭，一点反应也没有。

燕铁衣低沉的道：“你这是告诉我——你不会回答我任何问题，是这个意思么？”

仍然毫无反应，灰衣人似是变得又聋又哑了。

燕铁衣轻轻的道：“如果你因为搬出这样的姿态而能超然物外，忘却自

我，那么，你可以不必回答我所问你的话。否则，你的意志若仍与你的肉体不能分割，你还是光棍点的好，我对于强迫人家说话这方面，可以大言不惭的讲乃是很有火候的，甚至可以称为一等高手，——但只要你忍受得住身躯上的折磨，我就拿你没法子——。”

笑笑，他又道：“不过，很多人是忍受不住的。”

燕铁衣道：“你真想试上一试？”

灰衣人在咬牙了，两边的腮帮子各自鼓起一条肌肉的紧扯痕迹的，他宛似准备接受刑罚！

燕铁衣轻细的道：“朋友，你这副臭皮囊，你舍得任它被人糟蹋？”

灰衣人不响。

燕铁衣靠近了点，道：“你可要搞清楚，人的身体只有一具，若是遭到损毁，便没有法子可以再行配制了，而且，我这损毁人体的方法与过程乃是十分痛苦的呢……”

颤抖了一下，灰衣人的汗水更淌得急了。

燕铁衣的语调也逐渐转为生硬：“还要坚持？”

灰衣人又抖了抖，眼皮子也在不停跳动！

抵在对方咽喉上的剑鞘稍稍一松，燕铁衣微笑道：“充英雄不是像你这样充的，朋友，这是一种蠢昧的好强意识，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愿合作不？”

似乎牙关咬得更紧了，灰衣人硬生生的挺着不哼。

燕铁衣点点头，道：“这可是你自找——我已很久不亲自动手逼人说话了，我憎厌这样的行为，但无可否认的，这却是眼前唯一有效达到目的的方法！”

满脸的油汗浸沾在那张僵硬面孔的纹褶之中，而纹褶也是抖动的，随着表皮的抽扯，汗水使往脖颈里流淌了，灰衣人仍咬牙不响……。

燕铁衣猛的将按在灰衣人咽喉间的剑鞘移开，反兜在灰衣人的下颌上，就在灰衣人方待挣扎的瞬息里，他已抖腕将灰衣人摔了个大马爬！

摔得昏天黑地，金星并绕的灰衣人尚未及喘过气来，兜在他颌下的剑鞘又“呼”的反抬，一下子把他倒翻过去，而他背脊方才沾地，却又像先前一样再次翻了个筋斗狼狈跌成一堆！

一脚踩在灰衣人的背上，燕铁衣倒掉剑鞘，又准又狠的斜侧着以鞘端戳下，于是“嗷”的一声凄颤惨叫夹杂在一响骨骼的清脆断裂声里，灰衣人的一根肋骨业已被剑鞘尖端硬生生戳断！

燕铁衣圆圆的面庞上是一种可爱的、温柔的笑容，但他的动作意韵却与他的笑容全不相配，他毫不怜悯，更不迟疑，剑鞘第二次又猛戳下去！

“哇……”

叫声有如兽嚎——一头伤了的野兽的嚎号，令人有些毛发悚然的感觉，总在耳里，像能绞肠剖心，灰衣人的第二根肋骨又断了！

燕铁衣的表情像是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着什么事一样，剑鞘一抬，又待往下捣落——。

灰衣人一头一脸的泥灰，口鼻间也全是灰土，他用牙齿啃着地面，突然昂起头来嘶哑又惨厉的吼叫：“住手……住手……”

燕铁衣的剑鞘半悬，冷然道：“你同意合作了？”

灰衣人痛苦的歪曲着面孔，黏糊糊的口涎合着泥土染污得他满嘴黑秽，

颤抖着大叫：“燕铁衣……你杀了我吧……你是有种有血性的，你就干脆一刀杀了我……”

燕铁衣摇摇头道：“不想你仍然执迷不悟——。”

剑鞘那半圆的，坚硬的尖端，再落“克察”一声，灰衣人的肋骨又断一根，他的号叫声顿时便像杀猪一样“嗷”“嗷”的嚎得能叫人全身起疙瘩！

燕铁衣平静的道：“朋友，这才只是开始，离你泄气的终点还有一段路途呢！”

灰衣人全身痉挛着，他用力吸气，脸色青白的呻吟：“好……好……我说……我说……”

“嗯”了一声，燕铁衣道：“这才是识时务，如果你早一点开窍，又何必吃这些苦头？你该晓得，这可是你逼得我这样做的……”

抽搐了一下，灰衣人咬着牙，“嘶”“嘶”呼吸，两只眼珠子全像要突出眼眶……

于是，燕铁衣好整以暇的道：“最近，‘青龙社’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这些意外组合起来便是一片血腥，而且是被人有计划的造成灾难，易言之，即是有人隐在暗地里对‘青龙社’施以打击与杀戮，你，是否便乃其中的一份子？”

灰衣人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我是……”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你们是一个集团么？”

灰衣人沙哑的道：“不错。”

燕铁衣柔声问：“有多少人了？”

抖动着灰衣人声音细弱：“五个……”

燕铁衣紧迫的道：“谁是首脑？”

灰衣人乾裂的嘴巴歪扯，双眼十分恐怖的睁得滚圆。胸口急剧起伏着，宛如一提起他的“首脑”，便令他感到无比的惊骇一样！

燕铁衣低沉的道：“没有关系，你用不看畏惧，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要找的只有他一个，你们这些帮凶爪牙可以从轻发落！”

灰衣人面颊的肌肉在扭动跳颤，喉结上下移抖，他异常惊恐的道：“我……我也不知道……不知道‘首脑’是谁……”

燕铁衣缓缓的道：“不要怕，你把那罪魁元凶说出来，我可以保护他的安全，而且答应你不再追究你对‘青龙社’的冒犯——。”

凄然笑了，灰衣人呛哑的道：“燕铁衣……你不错是江湖上的巨擘，是道中的二皇上……但你却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燕铁衣……你连你自己的手下……不也有很多没护住么？”

窒了窒，燕铁衣冷冷的道：“话不能一概而论，朋友，一个人以及一个组合，不可能事事占上风，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不遭点挫折。但是，强者即是强者，虽然他亦会跌跤，亦会失败，他却将很快站立起来——你要知道，最后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现下就谈输赢，未免还为时过早！”

灰衣人痉挛了一下，痛苦的道：“目前来讲……你们却已居于劣势……”

燕铁衣哼了哼，道：“我们很快便会将形势扭转过来。‘青龙社’以及我燕铁衣，并非习惯于承受打击而不反抗的！”

灰衣人呐呐的道：“可是……可是……”

燕铁衣厉声道：“不要可是了，朋友，你立即说出你们的首脑人物是谁”

来，你仍有活命的希望，否则，你便必无幸理——我可以看出来，你们的头子是以恐怖手段或严酷的律条约东你们，但你不可忘记——‘青龙社’对付敌对者方式也一样不会容情！”

灰衣人惊愕的道：“他会……会杀死我的……”

燕铁衣大声道：“有我在，什么人能杀你？你若不说，难道就不怕我来杀你？你们的头子心狠手辣，姓燕的也不是吃素的！”

乾涩涩的咽了口唾液，灰衣人孱弱的道：“你不知道——他的杀人手法多么歹毒……”

燕铁衣生硬的道：“朋友，你也该打听打听，燕铁衣惩治敌人的手法又是多么歹毒！”

灰衣人深深叹息，绝望的道：“只要我泄露了他的秘密……我是必死无疑……燕铁衣，你救不了我……”

燕铁衣愤怒的道：“他是什么三头六臂？是什么神仙妖怪？竟还这样的玄奇诡异，法力无边？你不要叫他吓昏头了？”

灰衣人软弱的道：“你不了解他……燕铁衣……他是个幽灵与恶魔的化身……他不像是个人……一个人不该有他那样的邪异和诡奇……也不该似他那样的阴狠与残酷……他没有情感，也没有热血，他只知道仇恨、杀戮、仇恨、杀戮……我们跟着他……等于立了卖身契……更等于连灵魂也卖给他了……他跟着我们，拴着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无法背叛他，不能抛弃他……我们做不到，否则，千里迢迢，天涯海角，他也会索取我们性命，煎熬我们的灵魂……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呸”了一声，燕铁衣道：“我看你是被蛊惑住了。你中了邪一样，天下那有这等荒唐怪诞的事？简直不值一笑！”

灰衣人喃喃的道：“你不清楚他……所以你才会这样说……”

燕铁衣冷硬的道：“我就会清楚他了，而且，我更会把这个祸害从人间世上消除掉，他在你们眼里是魔是邪，在我眼里，只不过是诡计多端又残暴寡绝的狂人而已——有如阴沟的老鼠，暗里施虐永远见不得天光！”

说到这里，他已不耐烦了，严厉的接着道：“你到底说不说他是谁？”

灰衣人惶悚又惮忌的道：“我……我……我不敢说……”

燕铁衣阴森森的一笑，道：“很好，我不管你们背后的操纵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法掌握你们，现在我首先叫你尝试一下‘枭霸’的味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断气之前你会有机会做个比较！”

灰衣人恐惧至极的叫：“不……你不能这样做……”

燕铁衣恶狠狠的道：“人身上有二百零六块骨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也有软有硬，我要你先尝一尝这二百零六块骨头一根一根断裂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颤抖不停，灰衣人面色惨白的嚎叫：“请不要……我受不了……我已经不能再遭折磨了……”

燕铁衣冷酷的道：“那就回答我方才问你的话！”

灰衣人以一双乞怜的目光瞧向燕铁衣，他慌乱又失措的道：“但……但你得庇护我……”

燕铁衣用力点头：“当然！”

深深吸了口气，灰衣人惴惴的，恐惧的道：“我们当家的精擅易容之术……”

燕铁衣道：“这一点我已知道，而且我也可以猜测到他亦擅长揣摩被他装扮的人的习惯举止，甚至谈吐音调，商传勇的出现可是他化装的？”

灰衣人细微的道：“是他装扮，那夜，他总算吃了点亏……”

燕铁衣冷然道：“他跑得快，否则，他就会死得更快了！”

像只吓破胆的兔子一样，灰衣人惶惶不安的又道：“他发誓要报复你，用你身上的皮来补他的伤疤……”

燕铁衣冷笑一声，道：“欢迎之至，他尽管来试！”

灰衣人惊悸的道：“他做得到的……”

燕铁衣沉下脸道：“你最好还是设法恢复一点理智，你已被你们后面那个阴魂不散的人物吓傻了、唬痴了！”

灰衣人呐呐的道：“我说的是真话……”

燕铁衣怒道：“你且等着，我会用事实来证明你是如何的愚昧及幼稚！”

不待灰衣人再说话，他已紧迫的道：“他的姓名及出身？”

灰衣人艰辛的舐舐嘴唇，语声含着极度惊栗的抖索：“他姓么——”

一溜蓝汪汪的寒电，就在这时从疏林中暴射而至，来势之快无可言喻，仅见光芒倏现，业已来到眼前！

恐怖的尖嚎着，灰衣人的表情顿时转变得不似一个人了！

燕铁衣右手猝翻，准狠无匹，空剑鞘“当”的一声已将一支细若小指，长约半尺，通毒蓝光闪烁又尖锐至极的暗器磕上了半天！

灰衣人吓得顾不及身上的创痛，全身拳曲，抖如筛糠，他发了狂似的喊：“饶命啊……我没有说……当家的，我没有说……”

燕铁衣对着林子厉喝：“朋友，你是个男人你就出来，让我们明枪对仗拚个生死存亡，如此鬼祟掩，藏你还有一点江湖汉子的自尊么？”

疏林荡荡，毫无反应，灰衣人惊恐欲绝的叫：“当家的来了……那是他的‘心魔梭’……见梭夺魂啊……”

燕铁衣冷峭的道：“看看他能夺谁的魂？”

就这个“魂”字才从嘴里吐出，突然间疏林之内蓝电飞映，溜溜激射，破空尖啸有如鬼泣，约三十余支“心魔梭”业已以那种惊人的快速，彷彿一片蓬散的光芒般卷到！

身形暴旋，燕铁衣的“照日短剑”弹流穿飞，有如豪光凝练，又似星弧跃闪，成条成点成片，只见各形各样怪异的，以光芒组合成的炫目异彩并射璀璨，漫天的“心魔梭”已经“叮当”串响，纷纷抛散歪斜四处！

凌空翻滚站定，燕铁衣对着林子大吼：“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也只是一头下流的畜生，一个龌龊的刽子手，一个不知耻的无赖汉，你有半点骨气，有丝毫血性，你就滚出来硬对硬的拚上一场！”

疏林中，依然声息全无，没有一点动静，好像那里面只是有风有空气在寂寥中流动一样……

燕铁衣想冲进林子里追搜，却又怕那俘虏遭到暗算，他犹豫再三，只得悻然作罢，刚刚他才转头，目光瞥处，却猛的大惊失色——

那灰衣人卷曲在地下，头脸却朝向他这边，而灰衣人的脸孔却竟已扭曲得不成人形了，他凸瞪双眼，罪孔大张，嘴巴微微开合，双颊的肌肉全往上吊，整个容颜都泛了紫黑——那是一种可怕的，濒死的紫黑色！

倒吸了一口冷气，燕铁衣急步走近，又惊又恐的吼叫：“你，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并没有中上暗器呀！那些什么“心魔梭”不错全淬有毒，但已通

通被我震落了，你却是怎么搞成了这样？”

灰衣人的嘴唇无力吻合，目光已开始扩散，他似是想挣扎，想蠕动，但他却什么也不能做，甚至连面孔上的肌肉也无法牵扯，他已完全僵麻了！

燕铁衣迅速搜视，这一看，不禁又使他心房狂跳——原来，灰衣人的胸口间正叮咬着一条细细的，青绿色的小东西，像是蛇，却太小，只有三寸来长，而且胴体上还生长着密密的薄鳞，鳞片是一种黯淡的青绿色，不注意便分辨不出，这玩意的头部是椭圆形，只及一枝小指甲盖那样大，但是，上面的一双眼却是猩红的红得莹澈，红得鲜艳，却也红得邪恶——现在，这软滑可怖的东西便正叮咬在灰衣人的胸口，而灰衣人的双手则已死死捏掏住了它的七寸之处！

燕铁衣勃然大怒，左手飞闪，剑芒猝映，这小玩意的狰狞头部业已被斩抛丈外，却连半滴血也未见洒出，只有几丝黏稠的绿绿沾到草地上！

猛蹲下身，燕铁衣急问：“这是怎么搞的？要如何解救？快告诉我！”

灰衣人甚至连表情也做不出了，他僵硬的卷曲着，双眼一再上翻，却光只嘴巴噙动不停——。

急忙将耳朵贴在灰衣人的嘴上，燕铁衣大叫：“你想说什么？要说什么？你尽管告诉我——。”

于是，自他耳沿微微蠕动的嘴唇感触上，燕铁衣觉得一丝冷寒泌来，也听到一些舌头打着转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公……木……木……‘普城’朱……少……凡……”

燕铁衣焦急的吼：“说清楚点，公木？什么公木？‘普城’朱少凡又如何？你挺一挺，沉住气，说仔细一些，你——。”

他蓦然住口，灰衣人业已瞪凸着眼，停止了嘴唇的噙动，茫然凝视着天空的一点，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就这样不甘不愿的断了气……。

燕铁衣蹲在一边，怅然若失的望着这张可怖又可悲的面孔，一时感触万千，心头戚然，人的生命，成长何其艰辛，但一朝殒落，却又何其草率……

唯其叫人不能忍，不能平的，却是燕铁衣心头那口气，那愤怒又带着惭愧的气，他曾多么自信又多么坚决的表示过要庇护这个人，但是，言犹在耳，他所要庇护的这个人却已在他的面前失去了生命——。

他想到了这灰衣人所说的那几句话，他连自己的手下也未曾庇护住，又怎能奢言庇护别人？现在，灰衣人竟是不幸言中，他果然未能将这个俘虏的生命挽留住，最令他难堪的，是连这个人的姓名都还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羞辱与讽刺！

怪叫一声，燕铁衣飞扑入林，他的动作快逾电掣，就像一抹流光在那里回旋穿射，倏东倏西忽上忽下，眨眼间，他已将这片方圆并不太大的疏林子里外搜查了三遍！

有些喘，也有汗水透出，燕铁衣四处追寻，一边愤怒的吼叫：“躲在暗处的王八蛋，你给我滚出来，你除了暗箭伤人之外，还有没有点别的本事？”

空林寂寂，木叶萧萧，毫无回应，燕铁衣穿进穿出的搜索，声音有些嘶哑的再喊：“龌龊的狗贼，卑陋的凶徒，你是个积天下污秽于一身的无赖，你是个不要脸，没有人格，没有骨气的畜牲。禽兽……”

燕铁衣口中大骂，穿叶折枝的往返追寻，正搞得满头大汗，林外，从“楚角岭”下来的方向，已经传来隐隐的衣袖振动声与涉履疾快的移展声，燕铁衣全身一弓，暴射而出，宛如一团从九天之上冲下的陨石，只见黑影悠

映，已经来到了林外九丈之处，刚刚迎上两个从坡顶掠来的大汉！

那两位仁兄，一是熊道元，一是“铁腿”何三，他们正探头探脑的四处找寻什么，燕铁衣已凌空而至，那种快速法，那种身体破空所带起的强劲风声，惊得他两个怪叫一声，分向左右扑地滚出！

一个旋转落地，熊道元抹了把冷汗，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我的大爷，魁首，可真是你，吓得我几乎尿湿了一裤裆！”

燕铁衣怒道：“你真长进，越历练胆子越小了！”

熊道元乾笑一声，道：“可不能怪我，魁首，方才你那猛一扑出来的势力委实惊人，我们根本连影子也没有看清，才一发现，你老已到了头顶，这样的身法，这么的快速，如果是对头的话，我跟何三两个就有苦头吃了……”

何三也来到一边，亦是惊悸的道：“魁首的身手好了得，假是刚才不是我们两个，恐怕早就叫魁首给放倒了，乖乖，只一照面，我竟觉得已被罩死了路……”

熊道元舐舐嘴唇，道：“何三，像是一团风猛的卷上头顶，可是？”

连连点头，何三呐呐的道：“好厉害……”

燕铁衣一挥手，道：“不用罗唆了，光会拍我马屁有什么用？对头仇家仍然碰不着一根汗毛，仍然由他们在暗里继续整我们的冤枉……”

熊道元怔了怔，急问：“魁首，那两个灰衣人不是已被你宰掉一个了么？另一个呢？没追上？”

燕铁衣伸手朝林前一指，冷冷道：“喏，那不是！”

熊道元引长脖子一瞧，立时眉开眼笑的道：“哈哈我就知道这两个狗种任是那一个也逃不掉，魁首亲自出马追人，还有追不上的道理？”忽然，他又皱皱眉，低声道：“但——魁首不是说耍擒活的么？也好逼出点线索来如今这两个人全叫魁首给宰了，却又怎么问他们话呀？”

第十六章 灵光闪 一语惊梦

燕铁衣青着脸道：“上边那一个是我杀的，这一个却不是。”

熊道元愕然道：“那是谁杀的？”

燕铁衣道：“是那隐形仇家的杰作！”

移目四顾，熊道元急问：“又是那个暗与伤人的凶手？好家伙，他人呢？”

燕铁衣忿然道：“逃掉了！”

搔搔头，熊道元有些迷惘的道：“魁首，这灰衣人与那隐形凶手不是一路的么？他怎么会下手戮杀他自己的同伴呢？”

燕铁衣哼了哼，道：“灭口！”

熊道元呐呐的道：“灭口？”

不耐烦了，燕铁衣道：“是的，灭口，因为我几乎问出那个隐形凶手的姓名出身来，他在正要说话间，便遭害了！”

何三冒冒失失的道：“就在魁首眼皮子下？”

略一沉默，燕铁衣颌首道：“不错，就在我的眼皮子下！”

暗里扯了扯何三衣角，熊道元乾笑道：“这厮委实是个诡计多端的阴毒角色！”

燕铁衣缓缓的道：“我早晚也会找到他的，早晚也会……那时，他就知道我要怎么对付他了，他就明白他所造成的罪行将要以多么惨重的代价来偿付了……”

语声是沉缓的，但却含蕴着凝结成的血腥与残酷，燕铁衣的表情生冷，在生冷中，那种萧杀的意韵能叫人通体冰寒，肌肤起栗……。

吸了口气，熊道元伸手由背后将燕铁衣的“太阿剑”抽出，双手奉上，边低声道：“我们好久不见魁首回来，便分出二拨人来四处去找，在岭腰一个洼坑里却发现了一具灰衣人的尸骸，魁首的‘太阿剑’插在那尸体上，我们替魁首取了回来，拭擦乾淨了，现在，魁首请收回——。”

燕铁衣将剑拿过，“铮”声回鞘，沉静的道：“其余的人呢？”

熊道元忙道：“我们分成三路来寻魁首，邓长领着十名弟兄是一路，尹光领着另十名弟兄是一路，我与何三又是一路，剑是邓长他们发现的，他着人追上了我将剑交出来，又带人顺着那个方向找下去了，我与何三走向这边，老远听得有人在吼叫，我们先还以为又是有什么奸细出现呢，不想却正是魁首，呃，魁首，你在吆喝什么呀？”

燕铁衣生硬的道：“我在臭骂那只敢暗箭伤人不敢明枪对仗的畜生！”

咽了口唾液，熊道元道：“他听到了吗？”

瞪了熊道元一眼，燕铁衣道：“我怎么晓得？我根本就没看见他！”

何三接口道：“魁首——这个灰衣人，魁首在他濒死之前可曾问出了些什么话？”

燕铁衣眉头紧缩，道：“他说了几个字，很含混，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意义，但是，我相信等我回去仔细琢磨一下之后，或会想由点端倪来！”

熊道元忙道：“他说的是些什么呀？”

燕铁衣冷然道：“回去以后再说——另外那两个灰衣奸细你们挡住了没有？”

急忙点点头，熊道元笑道：“搞住了，他们在重围之下，还能往那里逃？”

这时，何三从草里捡起一支淬毒的“心魔梭”来，拈在两指上仔细查看，边“啧啧”有生的道：“这玩意上银得有剧毒哩，魁首，那灰衣人可是被这玩意弄死的？”

摇摇头，燕铁衣沉重的道：“不，对方发射的这些暗器全已被我震落，没有伤着他，他却是被一条青绿色的细小蛇形怪物所毒毙，那怪物显然也是有毒的，而且显然是在我对付那漫空的暗器时趁隙偷偷溜到近前——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蛇形怪物不来咬我，却只咬噬那个灰衣人？”

熊道元自作聪明的道：“大概纵放这蛇形怪物的主儿已教会它认人——。”

燕铁衣“呸”了一声道：“天下那有这么玄异怪诞的事？这种低等毒虫会有这样的智慧？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一个钉子碰得熊道元面红耳赤，他嗫嚅着解嘲道：“本来，天下之大，便无奇不有嘛……”

转回身去，燕铁衣一言不发的朝“楚角岭”上边开大步，何三向熊道元眨眨眼，两个人急忙紧紧跟上。

这一场意外的灾变，从开始到结束，也只是半天多点的时间，但是“青龙社”所遭受的损失——无论是实质上的抑或是精神上的，却决非半天、半月，甚至半年可以弥补得过来。

傍晚了。

在“黑云楼”楼下的正厅里，燕铁衣独自坐在几前沉思，他面对着方几上的那盏莹莹银灯，凝目垂眉，宛似灯花在微微闪耀跳动中，能启示他一点什么一样……

不时，他嘴里喃喃的，反覆的吐露着那次衣人临死前所告诉他的几个字道：“公……木……‘普城’……朱少凡……”

“公……木”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一个武林的帮会？一个地名？一个人的称号？抑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普城”的朱少凡乃是“青龙社”派驻堂地的“大首脑”，为什么灰衣人会提到他？他与那灰衣人与那暗处的对头又有什么牵连？这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轻轻敲着自己的额角，燕铁衣深深思索着，他双眉紧皱，目光幽黯，神色是凝重却又烦恼的……

厅门悄然开了，熊道元蹑手蹑足的走了进来；他一见燕铁衣的模样，立即知道他们的魁首又在为了日间的事情伤脑筋了，仗着自己是魁首的“贴身人”，不怕吃排头，他轻轻凑了上去，躬着身开口道：“魁首，天晏啦……”

“嗯”了一声，燕铁衣淡淡的道：“我知道。”

熊道元堆着笑道：“还没吃晚饭哩，魁首。”

燕铁衣懒懒的道：“我不饿。”

搓搓手，熊道元道：“不是我多嘴，魁首，每遇着什么纳闷事，你就茶不思饭不想的一个劲在动脑筋，还可怎么行？饿坏了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呢……”

燕铁衣一瞪眼道：“怎么搞的？你最近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

乾笑一声，熊道元道：“魁首，我和老崔全是你的身边人，我两个不独只跟随魁首摆摆样子，对于魁首的生活起居，我们也得加意留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呀！”

燕铁衣不耐烦的道：“好了，好了，你如今简直越来越浑！我说一句，你就非说十句不可，罗哩罗嗦，没有个完！”

熊道元忙道：“魁首，您可别生气，我全是一番孝心！”

哼了哼，燕铁衣道：“不要唠叨了，你让我静下来想一想，行不？你高兴在这里就在这里，否则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玩你的去，别来烦我！”

委委曲曲的，熊道元咕哝道：“自从那隐形凶手一出现，怎的大家火气全这么大？连个性都变了，不该挨骂的地方挨骂，日常亲亲热热的老伙计居然见了面也招呼不打，阴阳怪气——”

挥挥手，燕铁衣皱眉道：“你是有完没完——。”

刚说到这里，他猛的一楞，喃喃的自语道：“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亲亲热热的老伙计？是了，有这么一回事……”

半转过身的熊道元迷惘的道：“魁首，你在说些什么呀？”

用力摔摔头，燕铁衣一下子站起，将熊道元拉了过来，将他按在自己方才坐过的锦垫上，就此瞬息，这位桌中之霸的面庞神色竟已转变得如此振奋激动！

不禁吓了一跳，熊道元手忙脚乱的道：“呃，魁首，这，这是干什么？”

燕铁衣抑止不住语声的轻颤：“熊道元，可能有了点眉目了！”

愕然睁大了眼，熊道元迷惑的道：“眉目？有了点什么眉目了？”

燕铁衣双手按在熊道元的肩椅上，两眼光芒闪电：“那个暗处的对头，那个隐形的刽子手，道元，我们或者可以找到一条线索拎他出来，而这条线索更很可能是正确的！”

熊道元张大了嘴，好一阵，他才又惊又喜的问：“当真？”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想很有希望”

咽了口唾沫，熊道元急切的道：“魁首，这是条什么线索呢？你又是如何发觉的呢？”

拍拍他的肩头，燕铁衣道：“因为你！”

呆了呆，熊道元怔怔的道：“因为我。”

燕铁衣有力的道：“不错，因为你——道元，你刚才不是说过吗？你说这些日子来大家的脾气全变得火爆毛躁了，甚至有些人更反了常，平素十分亲切的兄弟如今见了面居然招呼也不打，阴阳怪气的——道元，你这样一说，使我记起了一件事，你所指的不是‘普城’‘大首脑’朱少凡？你曾经告诉过我，说有一次，你和他面对面的走过去他不理你，态度相当冷淡，你是这样说的吧？”

熊道元道：“我是这样说过，魁首，我还记得我向你禀报这件事的时候是在半夜里，你做了恶梦之后招我进去侍候茶水，在你喝完了茶我要出房前向你禀报的，那晚上也是有了奸细潜入的同一晚……”

燕铁衣一拍手，道：“完全不错！”

舐舐唇，熊道元不解的道：“但，但这和我们要搜查那隐形对头又有什么关系呢？魁首，正如你当时所说，朱少凡朱大首脑可能是当时没注意到我，或许是心绪烦，或许是对我有所不满，这才没打招呼的，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摇摇头，燕铁衣道：“当你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我心情恶劣，又刚从恶梦中醒来，所以思维未能集中，根本就没重视，连想也没多想一下，便几句话给你冲回去了，但是，刚才你再一提起，虽是那么偶然，我却猛的连想到了什么……”

熊道元迷惘的道：“魁首是连想到了什么呢？”

抹去因激奋而泌在额角上的汗水，燕铁衣凑近了点，低促的道：“我问你，朱少凡一向与你交情如何？”

熊道元直率的道：“过得去，每次见面是亲亲热热的，我到‘普城’去的时候，往往也跑到他那里去坐一坐，喝顿酒，他回总坛来，我也招待过他……”

燕铁衣道：“这就是了，你们有交情！”

熊道元颌首道：“我认为交情多少应该有点！”

吁了口气，燕铁衣又道：“朱少凡这个人平素就很谨慎，做事也相当周全老到，是个够份量的角色，自他加盟本社之后，表现良多，他虽是由应二领主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我对他印象却也很好；以他的个性来说，他与你既有交情，断不会照了面不招呼，依你所说的情形，他当时还看了你一眼，这证明他是注意到你了，但是，他既已注意到你，为什么不理不睬？心绪再坏他也不会对你发泄呀，再说，你又确知未曾开罪过他，他就更没有理由对你冷淡了，道元，朱少凡的作风我知道，他很世故，很方正，他决不会用这种

态度来触犯你！”

熊道元满颊雾水的道：“可是，他的确面对面的走过去却没有睬我呀！”

燕铁衣呼吸急迫的道：“这说对了！”

熊道元怔怔的道：“什么对了？”

燕铁衣道：“朱少凡不是朱少凡！”

惊得几乎从锦垫上跳了起来，熊道元脱口道：“怎么可能？”

一把又将他该了回去，燕铁衣竭力平静着自己：“只有这个解释——你那天在街上所遇朱少凡，并不是朱少凡本人，换句话说，那是有人伪扮成他的模样！”

双眼睁得滚圆，熊道元宛若见了鬼一样，颤着声道：“魁首……这未免有点……荒唐吧？我和朱少凡认识了六七年了，他的长相模样我怎会看错？尤其是面照面的走过去……那就是他本人嘛……”

燕铁衣冷沉的道：“你不要忽略了我们那个暗地里的对头是精谳易容之术的，他化装成商传勇就像商传勇，装扮成厨师老赵就是老赵，连我都难以分辨，连整日和老赵守在一起的阿青都看不出来，你照面一瞧，又安能分出真假？他既能假扮别人，也当然间以扮成朱少凡，否则，那天你们对面走过，朱少凡为什么不理你？”

呐呐的，熊道元道：“我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他那天为什么不理我……”

燕铁衣低声道：“很简单，因为那天你所撞着的朱少凡是假的，是别人冒充改扮的，那个假朱少凡根本不认识你！”

熊道元冷汗涔涔的道：“但，但是，真正的朱少凡呢？”

燕铁衣道：“这说难以判断了，不过，可以预知的是真朱少凡如今的情况必然不妙——无论他是怎个不妙法，对我们都是有害的！”

熊道元惶然道：“说不定他已过害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不敢说。”

震了震，熊道元脱口道：“会不会——他是与敌人串通的？”

燕铁衣缓缓的道：“难说。”

舐舐唇，熊道元道：“那——他受到对方的胁迫也未可言……”

燕铁衣道：“我们总会查明。”

熊道元犹有余悸的道：“真叫人想不到，事情太过诡异玄奇了……”

燕铁衣咬咬下唇，道：“如果一切情形确如我们判断，那个对头的手段可是太高太强了！”

熊道元嗫嚅的问：“魁首，你是怎么想到这上面而推测出来的？就只为了我那无心提起的几句话？”

笑笑，燕铁衣道：“也不尽然。”

熊道元道：“另外还有线索与佐证？”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的，你记得我告诉过你，那灰衣人在临死之前曾经十分含混的吐露了几个字，那几个字既不连贯，又没有完尽的意义，我就为了这几个字，便苦苦思索了一天，正在百思莫解之际，却叫你那一句话来点醒了我，至少，我已经明白了其中一半的含意！”

熊道元急切的问：“他是怎么说的？”

燕铁衣道：“那次衣人会诉我：公……木……‘普城’……朱少凡……如此而已，只有七个字，公与木这两个字不知道是起句词还是中句词，还是

尾句词，易言之，既不知这两个字是在一个完整的意义应该排在前面，中间或是后头？也不晓得那是表示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帮会名称？一个人的浑号，一个人的姓名或一个地名及任何其他意思？‘普城’朱少凡是我们‘大头脑’级的重要人员，我起初苦思莫得其解，不知灰衣人提到他是什么意思？他和这件事又会有什么牵连？我甚至怀疑那灰衣人是在理会不清之下的胡说，也会推断他是故意陷害朱少凡；我知道朱少凡的为人，虽说过于拘谨世故了点，但其忠贞性却是可靠的，你明白，‘青龙社’任用一名‘大头脑’级的重要人物，将经过多少次的慎重考验审核，也经过长久时日的观察稽探，除了本人的份量条件资历之外，尚得有三位领主，大执法的同意再经我认可才能通过，因此，我们放出去驻在外地的首要兄弟，应该是可以信赖的，我就直想不透那灰衣人为什么会提到朱少凡，经你先前无意间说起那件事，我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熊道元道：“经过魁首这一说，我也渐渐入巷了一点，魁首，如果你没听到我方才所提的那件事，是否也会去‘普城’查探一下朱少凡？”

点点头，燕铁衣道：“恐怕这是免不掉的。”

一拍胸膛，熊道元得意洋洋的道：“如此，我该记首功！”

燕铁衣一笑道：“别高兴得太早了，如今我们虽然抽丝剥茧，使情况逐渐明朗，各样的可疑痕，也慢慢吻合，却仍不敢断言绝无错误，道元，不到事情完全澄清，谁也不能说业已泰山笃定，大功告成！”

熊道元忙道：“不过，我看离着解决这桩疑难，消除那个魔头的时间也不远了……”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如果这一遭再拎不出那个对头来，就又不知要等到那一天了……晚一刻解决此事，我们的损失便会相对的增加一分……”

熊道元有些急迫的道：“魁首，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么？”

燕铁衣道：“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我的意思是，等三位领主与大执法他们回来之后，商议一下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扑围那厮！”

顿了顿，他道：“另外，我也有心和他们所得到的线索印证印证，总之，谨慎从事，希望这一次不要又白忙了！”

搔搔头，熊道元道：“我怕他跑了！”

燕铁衣微微一笑，道：“我想他是不会跑，因为他自信他的两名手下全已死亡，根本没有时间吐露什么秘密，而在此之前，我们也丝毫没有找出端倪的迹象，所以他一定认为他仍然是处境安全的，掩饰是天衣无缝的！”

熊道元道：“魁首推判得也有道理，魁首，但那什么‘公……木’两字又代表什么含意呢？”

燕铁衣苦笑道：“至目前为止，我的确还想不透，不过，我相信那灰衣人既然说出这两个字，就必定有他的用意，而且也绝对是真诚的，因为他不须要再骗我了，他已知道他已不用再畏惧什么，我更相信，他对他主子如此寡情绝义的行为感到痛恨，他在尝死之前竭力想告诉我其中真像，也未尝没有包含着对他主子报复的意思。”

嘴里“啧”了两声，熊道元道：“天下真有这样狠毒的人，不论远近亲疏，只要一旦损及本身利害，他立刻翻脸杀之灭口……”

燕铁衣漠然地道：“这种人可多着，多得会令你吃惊！”

熊道元感慨的道：“江湖上人心诡诈，互为奸毒，可是半点也不错的。唯一的分别，便在有些人尚能遵从忠义、信守之道，有些人却任什么规矩也

不理了……”

燕铁衣道：“譬如我们那位隐形的敌人！”

哈哈笑了，熊道元道：“他再也隐不了多久啦，魁首。”

说到这里，他突然发觉到自己还坐在燕铁衣的位置，而燕铁衣却站在那里，他慌忙起身，有几分窘迫的打着哈哈道：“呃，魁首，这一阵子你倒站着，我反坐着啦，真是尊卑不分了，魁首，你请宽坐，我去替你端晚膳，如今该吃得下东西了吧？”

笑笑，燕铁衣道：“嗯，却是觉得有点饿了。”

熊道元赶紧往外走去，边笑道：“魁首请稍待，我去去就来，汤菜凉了还叫厨下热一热，这几天冷清点，等三位领主与大执法他们赶回来后，免不了要大大喝上一顿！”

燕铁衣双眉一扬道：“喝什么？庆功宴么？只怕为时还早了点吧？”

一溜烟的出了门，熊道元那种满脸喜悦振奋的神色还留在燕铁衣的眼中，他不禁摇摇头——是的，现在就开始高兴，未免早了一点……。

屠长牧、鹰青戈、庄空离三位“青龙社”的“领主”，率同两名“卫山龙”在离开了“楚角岭”十七天以后仆仆风尘的赶了回来，他们才一下马，立即便往“龙魂厅”谒见燕铁衣。

“龙魂厅”中灯火通明，前些日子这到破坏损毁的地方也早已整桩竣事，恢复了老样子，就在那张虎皮大交椅上，燕铁衣早已等候着他们了。

三位领主率领两名“卫山龙”向燕铁衣见过礼后，立即在那三张靠近燕铁衣座前的椅子上落坐，两名“卫山龙”则只有侍立一旁的份。

燕铁衣望了望这几张疲惫又风霜满布的面庞，静静的一笑道：“十多天来，各位辛苦了。”

屠长牧苦笑一声，道：“没有什么，只是有辱使命，愧对当家！”

搓搓手，应青戈接着道：“诱敌之计并未成功，在‘黑林洼’伏候十余天，连个鬼影也没上门，白白劳师动众跑了一趟！”

点点头，燕铁衣道：“在你们尚未回岭之的，我已经知道你们这一趟是白跑了！”

怔了怔，屠长牧道：“莫非魁首意外探悉了什么内情？”

燕铁衣低沉的道：“是的，我们犯了错误。”

一直尚未开过口的庄空离忙道：“犯了错误？什么错误？”

燕铁衣道：“最初，我们以为这个暗地里的对头除了仇恨我们之外，可能也为了钱财上的目的，我们更怀疑他是我们某些敌人所雇用的杀手，如今看来，事实上却并非这般，他对‘青龙社’之所以一再施其毒手，原因只是为了一个——仇恨；我下了这个定论，有几点理由：其一、本社遇害的兄弟经过再三查探，并无明显的仇家，也没有他人雇用凶徒加以杀戮的证明；其二、那对头的目标广泛——甚至包括了我本人，可见他的企图是对整个‘青龙社’不利，而非专门为了要坑陷某几个人；其三、我领悟到的敌对者若要雇请这样的一号人物行凶，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人势不可能广传呐喊，宣扬江湖，挂着招牌招揽买卖，而这人亦不可能向我们的敌对者一处一处去毛遂自荐，换句话说，他如想在这方面藉机敛财，不但极难，而且愚昧。这人绝非愚昧，是以他断不会傻到以此等方式作为营生之手段……另外，再加上你们这一次目的未达，伏守落空，就更显见此人绝非为财，乃是为仇了！”

顿了顿，他又道：“在你们离开的这些天里，堂口内也发生了几件事，一为‘双蛇教’来犯，再为有人于饮食中下毒欲图害我，三为两度有奸细混入……”

第十七章 茧抽丝 图穷匕现

他十分简单扼要的将近几日来所发生的连串异变，同他面前的几个得力臂助叙述了一遍，然后，他综合评论道：“种种蛛丝马迹，种种的征兆显示，对方是一个狂人，一个恶魔，一个见血不眨眼的刽子手，而他对我们的怨恨乃是十分深刻的，除了怨恨之外，并没有其他理由便他如此疯邪暴戾！”

屠长牧沉思着道：“魁首分析得极为有理……这人在起先，一连明里暗里杀害了我们不少弟兄，后来又伸其魔手入‘楚角岭’我们堂口之内，装神扮鬼，意图谋害魁首，再于饮食中下毒，欲于魁首不觉中夺取魁首性命，而后来那两名灰衣人却又混水摸鱼，纯以施其破坏技俩，格杀我方所属为目的，此方故意造成混乱，移转我们重点注意，令我们搞不清他们的实际企图，但是，由此可见，对方的攻击是全面的，有计划有系统的，他们的对象十分广泛，并不限定某几个人，这样看来，他们的动机也就相当明显了，确是出自于仇恨！”

应青戈有些愤怒的说道：“那我们就必需要以牙还牙！”

庄空离沉沉的道：“这是无庸赘言的！”

燕铁衣接着又将那灰衣人临死之前所吐露的七个断续字眼说了出来，跟着，再将他与熊道元所推判的答案向在坐诸人讲明了，他讲得十分详尽，不但解释其中的关键细节，更把他自己为何如此猜测的理由一言实，于是，应青戈的脸色便不对了，因为“晋城”“大首脑”朱少凡是他所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屠长牧看了应青戈一眼，道：“青戈，你认为朱少凡有问题么？”

勉强一笑，应青戈道：“我想他不该，也不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对朱少凡的为人，我很了解，他的忠诚是可以信得过的，如果那对头易装成朱少凡的模样，则朱少凡可能已遭毒手了，否则他必定为了某种原因遭受限制——若说他与对方串通谋反，这样的事我看他不会做出来！”双目寒光四射，他又狠烈的道：“如果他真敢与敌串谋，则我必定亲手将朱少凡凌迟碎剐！”

燕铁衣挥挥手，道：“这是以后的事了，一切等弄清楚再说！”

应青戈痛苦的道：“真想不到他竟会牵扯进这场是非之内……”

燕铁衣平静的道：“叛逆之罪如若坐实任是那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逃不了帮规家法的处置，反之，亦不会冤枉一个无辜者，好在就将水落石出了，到底是怎么码子事，用不了多久便会昭揭于大家面前！”

应青戈叹了口气，道：“但愿朱少凡不要沾上这个麻烦，要不，我也跟着他难以抬头了……”

屠长牧摇头道：“谁犯的错谁担罪，谁出的事谁受罚，关你什么事？犯得着你来引咎自责？根本不必。”

应青戈道：“至少，我难辞监督不周与用人失当之罪，朱少凡可是我带起来的人！”

笑笑，燕铁衣道：“还不知道朱少凡到底是个么回子事，你们就在这里自找苦恼，岂不是太也显得杞人忧天了？”

这时，庄空离岔开了话题，道：“魁首，以你推测，那‘公 - - 木’两字当是代表一种什么意思呢？”

燕铁衣道：“老实说，我猜不出，因为范围太广泛了，几乎没有一点可资参酌的线索，天南地北，何从猜起？”

屠长牧道：“魁首，我们何时到‘晋城’去将此事办个明白？”

燕铁衣想了想，道：“等阴负咎回来，如何？”

鹰青戈道：“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回来呢？”

燕铁衣道：“我还想知他此行之后所探悉的消息印证一下，青戈，这一次我们定要谨慎从事，不能再徒劳无功了！”

屠长枚点点头，道：“魁首的顾虑是对的，我们知道得越多。敌人的延喘机会也就越少！”

庄空难道：“不过，这一次可不能主力尽出了，堂口实也空虚不得，‘双毒教’算是碰了个一败涂地，但我们却不可寄望另一拨来犯的敌人也会和‘双蛇教’一样倒运，否则，万一叫人家乘虚而入，砸了个唏哩哗啦，‘青龙社’的威信便要大大受损了！”

燕铁衣道：“放心，这一层我会想到的，出发之前，当然要先做安排！”

低喟一声，屠长牧道：“陈千两居然也和‘双蛇教’混在一起找上门来，确是叫人意料不到，魁首，这个人在道上可也算个奇才，名声响亮得很，等闲人不敢招惹他，但是，他可能也叫自己的名气给宠坏了，竟摸上了‘楚角岭’向‘青龙社’寻仇，唉，他这个筋斗栽得真叫蠢啊！”

燕铁衣正色道：“陈起财的本事好可一点不错，我收拾他也颇费手脚，不管怎么说，他有这个胆子已是令人惊异了，跑单帮的角色，有几个敢于主动招惹我们的？姓陈的可不含糊，他栽是栽了，却栽得不算不好！”

庄空离摇头道：“‘双蛇教’又是何苦？费冥心与阮为冠应该找个地方好好去韬光隐晦别再回来了，却非要硬撑着东山再起，更想趁着本社力量虚散的便宜来报仇扬威，这一下可好，全军覆灭，垮了个更塌实……”

燕铁衣道：“动手之前，我已是好话说尽，再三求全，他们却像是吃定了一样步步紧逼，屡屡迫战，我委实忍无可忍，只好与他们豁上干啦！”

站在燕铁衣背后的熊道元，笑嘻嘻的道：“结果一战之下，便杀得他们人仰马翻，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更通通将老命赔上了！”

斜横一眼，燕铁衣道：“少插嘴！”

他刚说完这句话，大厅门启，两个人急匆匆的往里便进，熊道元双目骤睁，大喝道：“什么人不经通报便敢擅闯！”

前行者淡淡的道：“少吆喝，熊道元！”

燕铁衣一看之下，不由喜道：“负咎，你回来了？嗯，厚德也一起？”

果然，这两个匆忙进入大厅的人，前行者正是“青龙社”的大执法阴负咎，后面那一个却是“煞刀”崔厚德！

两人行近，先急忙向燕铁衣及其他各人见了礼，然后，不待燕铁衣问话，阴负咎已凑上前来，低促的道：“魁首，此行‘福松镇’，可是有了一个大收获！”

燕铁衣神色一振，道：“快说！”

阴负咎双瞳光芒闪闪，他轻轻的道：“我在抵达‘福松镇’之后，立即着手遍访当地九家药材铺子，可巧，有卖‘白心甘草’的铺子却只有东街尾那一家，因为购买这种甘草的客人不多，所以铺子里的伙计还依稀记得曾有一个方脸膛、浓眉细眼又蓄着三绺黑髯的中年人，不久之前去买过这种‘白心甘草’；我又详询伙计这人有无其他特徵，他想了老半天，才想起这买‘白心甘草’的中年人右耳垂上似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疤——魁首，这个人当时我一听伙计形容便觉得很熟，等伙计一指出他右耳垂上有块指甲盖大小的黑疤时，我马上想到那可不是——朱少凡？”

燕铁衣一拍手，道：“好，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正是殊途同归，疑虑澄清了，线索也互为吻合，干得好，负咎！”

屠长牧插口道：“当时去那药材铺买‘白心甘草’的人只有朱少凡一个？”

点点头，阴负咎道：“是的，只有他一个，依我判断，那个去买‘白心甘草’的朱少凡可能是假的朱少凡，也就是我们那个对头所装扮的朱少凡；显然他是恐怕商传勇自己去买甘草时漏出什么口风，这才自告奋勇代替商传勇去买，那时，商传勇应该尚未遇害，他可能是与商传勇约好了在那家小客栈相见，等商传勇定了房，他才悄悄摸了回去，伺机毒杀了商传勇；商传勇一直把他堂做朱少凡，也就是认定他是自己人，在这种毫然防范的情形下，商传勇怎能不吃大亏？”

屠长牧道：“如果确照你的推测，这个朱少凡一定是用什么捏造的口词将商传勇骗了去的，商传勇没有看出假朱少凡的破绽，骗起来就太容易了——很可能他真的是先去定了房间，然后假朱少凡再偷偷摸了进去毒杀了他，这样一来，也就虽怪那家小客栈里的人不知道凶手的相貌了……”

阴负咎皱着眉，又道：“但是，我仍有一点觉得迷惑……”

燕铁衣问：“那一点？”

阴负咎道：“按说，朱少凡这个人一向方方正正，很谨慎，也很世故，他当然没有理由去谋害商传勇，但是，为什么那个对头要易容改装成他的模样呢？为什么不去装扮成随便那一个人呢？莫非只有朱少凡才合他的意？”

燕铁衣反问道：“你自己可有解答？”

阴负咎犹豫了一下，道：“还要请我们青戈兄不要见怪！”

应青戈忙道：“负咎，你有话何妨直说？这是什么时候了？肃奸歼敌为重要，那还顾得了个人私情！”

笑笑，阴负咎道：“那么，我就说了。”

应青戈道：“请。”

阴负咎低声道：“我一直奇怪，如果那个对头装扮成朱少凡，为的是什么呢？思索再三，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朱少凡为本社‘大首脑’级的重要份子，装扮成他，不但可以窃知甚多本社机密内情，更可作为此人行动的依据；二、扮成朱少凡，便于接近本社上下所属，伺机施其辣手可称便捷之极；三、他之选定朱少凡为易容及利用之目标，或许朱少凡容貌轮廓及体形与他近似，或许因为朱少凡的驻地接近本社总坛，也许朱少凡适于被他利用钳制——换句话说，朱少凡受到了他的胁迫！”

应青戈苦涩的道：“说不定朱少凡已经被害了，现在的朱少凡根本就是冒充的！”

阴负咎摇摇头，道：“这不太可能——青戈兄，我们派驻一地之‘大首脑’，乃为‘青龙社’当地之最高掌权者，日常事务繁杂，内外酬酢极多，若非本人，甚难一一料理清楚而不出破绽，再说，每名‘大首脑’手下所属少者上百，多者数百，无论是人面、习性、才具，各有所掌职务，也只有他本人才能完全清楚分辨，伪装者想通通瞒过，实在不易，何况朱少凡本身有妻有小，人家冒充他便算能骗过别人，莫非也骗结过他的老婆子女，我们不可忽略，事情发生直到目前，也不过是一两个月的事，那隐形仇家伪冒朱少凡也差不多只是这个时间之开始，试想，一、两个月他能完全由一个陌生者变成了朱少凡？更一切的一切全学得和朱少凡本人一样？甚至瞒过朱少凡的亲信、手下、以及家人？我可以武断的说，这绝不可能！”

应青戈脸色苍白，呐呐的道：“你的意思是……”

阴负咎道：“我的意思是——这个阴毒的敌人冒充朱少凡，朱少凡一定知道而且同意，平时仍由真的朱少凡处理他份内事务，也仍由他与家人相处，假的朱少凡便冒充他四出诱杀本社所属，并由真的朱少凡加以掩护，甚至供给他消息！”

应青戈沉痛的叹道：“但是，朱少凡为什么要这样做？”

阴负咎冷清的道：“只有一个理由，朱少凡有了把柄被他捏着，藉而威胁朱少凡俯首听命！”

应青戈咬咬牙，道：“朱少凡会有什么把柄被那人捏着呢？”

阴负咎森酷的道：“总会查出来的，青戈兄，我们总会查出来的！”

突然，熊道元一拍自己脑门，失声道：“对了，魁首，我想起来了，近些日‘晋城’堂口老有一差务弟兄跑来跑去，听说每次回来全是‘报单’啦，‘验帐’啦，送信啦一些小事，以前不觉得什么，因为‘晋城’也时常有人来来去去，如今一提，我觉得，那小子是不是跑得太勤了点？差不多三两天便来一趟呢？这是孙三能和我闲聊中随口说起来的，我自己也见过那人几次，却不怎么起眼，也不认识——会不会是对方派来卧底传信的奸细？”

燕铁衣双眉一扬，道：“现在就去拿住！”

熊道元答应一声，立即如飞而去，望着他的背影，阴负咎道：“可能那人真有点问题呢，魁首！”

燕铁衣颌首道：“先拿住了再说，熊道元的反应与警觉性却仍不够！”

阴负咎低声道：“何时行动？”

燕铁衣断然道：“证据确凿，今晚便动手！”

应青戈深叹一声，道：“魁首，请允我随往！”

燕铁衣温和的道：“你不要去，青戈，免得到时你也为难，我答应你，不论朱少凡有罪无罪，都不会当场格杀，带回来由你参与会审！”

应青戈身子抖了抖，伤感的道：“多对魁首周全，但我——”

燕铁衣轻轻的说道：“就这样决定，青戈，你放心，而且不要难受，这件事你没有过失，也没有人会责怪你！”

屠长牧道：“青戈，照魁首的话做，我到时会替朱少凡留点情面的！”

燕铁衣转头对着崔厚德，问：“你到‘合淝’可曾探查出有什么陌生人与商传勇接近了？”

崔厚德摇摇头，忙道：“没有套出眉目来，魁首，‘合淝’堂口的人谁也没有见过陌生人与商大首脑接近过，就在他出事的前三天，他只匆匆交待了几句话就离开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及到何处去，我问了几天

没有结果，只好匆匆赶回，却刚好在岭下遇着了大执法，他也是才到，我们就一起上来了……”

第十八章 大首脑 名节不保

阴负咎表情冷硬的道：“怕他再也奸毒不了多时了，下一个场面，就轮到我们去收拾他了，风水早该转上一转了……”

屠长牧笑一笑，道：“负咎，你大约执法这个差事搞久了，习惯养成了癖好，一提到沾血的事，你就别有兴趣，特别来精神！”

阴负咎淡淡的道：“这也不见得，但我却不否认，一想到要整治那个隐形仇家，我的劲道便分外高涨，难道你们各位不然？”

庄空离道：“我们不消说也是迫不及待的，只是，不像你那种彷彿盛筵当前，食指大动的样子。”

阴负咎嘿嘿一笑，道：“我喜欢对付难缠的敌人，因为越是不易对付的仇家，得手之后的那种愉快也越为深刻；我喜欢闻嗅这类人的血腥气味，我会感到满足，这样的满足便支持我的精力旺盛，斗志不衰，也能令我觉得自己仍有雄浑的潜在力量，另外，若再加上痛恨与仇怨，我一旦和那对头交起手来，就更会兴奋了……”

屠长牧道：“负咎，你真有点‘兴众不同’呢。”

微微颌首，阴负咎道：“老实说，一个干惯了审判及执刑工作的人，确是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在他们看来，人生的途径只是一条丝毫不能逾矩的直线，而要沾着这条直线不出差错的走到终点，便只有依靠血腥的警惕及力量的拘束了——这所谓‘法’，也是一种对邪恶的报复，久而久之，对任何恶性反应的处置，便免不掉带着些儿，嗯，似乎是病态的残酷啦……”

燕铁衣笑道：“不管怎么想，只要不会走火入魔就行，否则，行为上便失之怪诞冷僻了！”

阴负咎道：“魁首放心，我是绝对有理性的，而且，保证还人性未泯。”

屠长牧连忙道：“我可没说你理性和人性有什么问题……”

阴负咎眨眨眼，道：“当然，我方才所说的话乃是自话，并非辩驳。”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不要再在这些无关痛痒的骨节上争论了；今晚行动，如今就得开始调兵遣将——”顿了顿，他断然道：“青戈、空离二人留下，三名‘卫山龙’也全部留下，我亲自带长牧、负咎及两名护卫前往，其他各人一律固守本位，毋得轻动！”

庄空离急道：“魁首，怎么把我也留下了呢？”

燕铁衣低声道：“堂口之中必须保持应变实力，以备不测，安内才能攘外，否则，万一再叫敌人趁虚而入，闹个鸡飞狗跳，大家面上全挂不住，这又不是什么争夺功名的事，谁去谁不去都是一样，保本固元，方为站稳阵脚的首要急务！”

庄空离有些不甘的道：“但，魁首，大领主可以留下——”

燕铁衣双目一闪，道：“空离，你在‘青龙社’也混到恁高的地位了，怎的还这么心浮气躁？你和青戈在堂口里也不是叫你们睡大觉，整个堂口的

安危便全交到你们手上了，责任何等重大？你争着朝外跑又有什么意思？”

碰了一鼻子灰，庄空离不敢多言，他呐呐的道：“我只是恨那厮的狠毒，巴望能亲手加以惩治……”

燕铁衣道：“我们去收给他与你亲自参与又有什么分别？难道我们不算是‘青龙社’的？抑或你已和我们分了家？”

屠长牧插口道：“好了，人选就这么决定吧，青戈和空离两个留在堂口里可得多加小心，别出漏子！”

应青戈点头道：“我们省得。”

屠长牧又关切的问：“魁首，你身上的旧伤不碍事吧？”

燕铁衣道：“差不多好了，没有问题。”

阴负咎怔了怔，道：“旧伤？魁首肩上什么时候有了旧伤啦？”

燕铁衣将双臂活动伸缩了几下，笑道：“你们看我还不好好的？”

接着，转过头来，他又不厌其详的将这十多天来总坛中所发生的连串事件，向阴负咎复述了一遍，这位“青龙社”的大执法可是越听越愤怒，燕铁衣才一说完，他已咬牙切齿的道：“魁首，江湖上尽多的是卑陋龌龊之辈，武林中不乏的是落井下石之徒，这些不顾同义的畜生固然有的业已当场遭到了报应，但是，那尚未受到惩罚的，却必须令他们在极端痛苦的偿付代价的过程中忏悔！”

燕铁衣笑道：“不错，而且我们也就准备这样去做了！”

神色在凛冽中更有些凄然，阴负咎道：“可怜我刑堂的五名执事竟已折损了两个……”

屠长牧亦道：“钱慕强也完了……”

阴负咎沉沉的道：“都记着吧，这一笔一笔的血债，只要擒住了那厮，我会慢慢的割他，零碎的剐他，剥皮抽筋的叫他在辗转哀号中死亡——我要他体验真正的死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应青戈慢慢的道：“我想，你一定会做得十分完美——。”

阴负咎点点头，傲然道：“当然，不要忘了，对这如何令人受尽折辱再迈向死亡的手段，我是行家中的行家，包管淋漓尽致，透澈痛快！”

燕铁衣目光微转，道：“我们预定再过一个时辰之后上道，现在，各位是否还有什么意见？”

应青戈犹豫了片刻，艰涩的道：“魁首，我……”

燕铁衣平静的道：“有话直说，我们这样的关系，还有什么话开不得口的？”

应青戈苦笑了一下，道：“魁首，只求魁首在见到朱少凡时务必主持公道，不枉不纵，并且给他一个答辩的机会……”

燕铁衣道：“我已经说过了，青戈，我绝不会冤枉他，如果他确有叛逆行为，便必然逃不掉家法的制裁，设若他是无辜的，亦断不会遭至冤屈，我将详加审讯，非但给他答辩的机会，更可以给他提出实据的便利，而且，你也一同参与会审，我同意你尽你的可能予朱少凡以辩护——只是，却必须出于公正，不可执意偏私；青戈，这样的处置，你认为还可以么？”

应青戈又是感激，又是惶恐的道：“魁首待我如此之厚，实令我深铭五内，青戈何幸何能，竟蒙魁首这般体恤？但是……但是……却不知魁首为何竟要我替朱少凡辩护？审讯之人，岂可为疑犯声辩？是否魁首认为我主观已定，终必徇私？”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并未这样认为，如果我这样想，也不会叫你参与会审了。”

应青戈忐忑的道：“那么，魁首之意是……？”

燕铁衣温和的道：“青戈，朱少凡不错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在私谊上来说，他可算是你的挚友，但在公情上言，他也同样是‘青龙社’的中坚骨干，重要份子，也是我的得力手下，因此，你虽不愿见他遭受牵连，落个实罪，在我的立场而言，我亦一样不愿他真个涉嫌，更不愿想像他参与叛逆的可能，所以，你想开脱他，我也开脱他；青戈，只要他能有被开脱的理由，我们都希望他将嫌疑洗刷掉。在‘青龙社’里，你的人我会爱护，其他每一个人我也会爱护，整个‘青龙社’的弟兄全是我的手足，你须切记，我决没有以残害自己手足为乐趣的嗜好，他们任是那一个牵涉进这样的事件与，对我来说，俱是一种痛苦！你明白？”

冷汗涔涔，惭愧莫名，应青戈急忙站起，躬身道：“魁首心胸坦荡，宽严并济，仁恕俱全，与魁首一比，越见我们的狭窄浅显，愚昧轻妄……”

燕铁衣一笑道：“青戈，自家兄弟，你也不用这么个客谦法！”

正说到这里，门外人影闪处，“快枪”熊道元已经气喷嘘嘘的奔了进来，不待他开口，燕铁衣已道：“没抓着人，嗯？”

熊道元抹了把汗，有些尴尬的喘着气道：“那小子下午就走了，魁首，我扑了个空……”

燕铁衣道：“还好，至少他不是见机不妙才走的，如果那样，只怕我们又要白费手脚，空扑一趟了！”

屠长牧低促的道：“魁首，事不宜迟，我们早些行动才是！”

燕铁衣点点头道：“好，各位自去准备，但务须不露痕迹，除了‘卫山龙’职位以上的司职人员外，其他弟兄面前切记保密，千万不可泄满一点消息，半个时辰之后，大家在岭北小路口会齐出发，各自前往，以密行终！，不去的人表面上亦应一如寻常，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好了，你们去吧。”

于是，当二位领主，一位执法及两名“卫山龙”退出自去拾掇之后，燕铁衣站了起来，回手取过他搁在剑架上的“太阿”长剑与“照日”短剑，轻轻以指在冰凉的剑鞘上摩娑着，那张童稚未泯的面庞上，却隐隐透浮赵一抹酷厉，宛若死神叹息般的森寒笑意来……。

熊道元站在一例没有吭声，不觉中又感到身子里一阵阵的泛冷，后颈的肌肉也似僵硬起来，他深切的知道，每当他们的魁首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就会有多少冤鬼在等着号哭，多少新魂在准备增籍，又有多少鲜血将要溅洒了，那样的演变几乎是有定律的，不可避免的，若经过连串残酷与寡绝的杀戮……燕铁衣面容上的一抹森寒怕是难以溶解的了……。

当然，“煞刀”崔厚德也同样有此等感受，他垂手肃立，噤若寒蝉，呼吸之间，仿佛也似带着铜臭般的血腥气息了。

于是，缓缓的、静静的，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

从“楚角岭”到“晋城”，略程并不太还，快马趲赶，也不过就是半天时间，夜里道途寂静坦荡，纵马奔行，不须顾虑，撵起路来，两边的距离也就更觉得近便了。

燕铁衣、屠长牧、阴负咎、熊道元、崔厚德五人五骑，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离开了“楚角岭”“青龙社”的总坛，不声不响的闷着头往“晋城”

方向赶去，他们的心情是急迫的，精神是兴奋的，因而他们赶路的速度也就快得惊人了，打出发开始，一直到抵达“晋城”半路上只歇过两次马，每次休歇的间隙又短促得很，于是，在半夜，他们业已奔临目的地。

五个人在隔着“晋城”青龙社分支堂口的二条街外便全下了马，他们对这地方的形势都很熟悉，那么轻悄又那么快捷的，转眼间就已扑到了一幢座落于静巷尾底的屋宇之前——这条巷子相当宽敞且僻静，而这幢轰立巷底的屋宇也十分够气派，青砖院墙，六级石阶，黑漆大门上连那两双黄铜兽环也擦得雪亮，由外朝里望，得仰着头，里面是两层楼的高大建筑，此刻，却已灯火俱灭，一片黑暗，只有屋顶上的琉璃瓦尚微微闪动着那么似有似无的一点光晕；然氛很沉静，很寂寥，无形上隐隐浮漾着一种生冷僵室的意味……。

五个人贴身墙脚，默不作声，片刻后，燕铁衣方才低沉的道：“里头有没有安派值更守夜的人？”

屠长牧轻声道：“照道理说，应该有。”

阴负咎道：“有与没有完全一样，他们岂能管得了事？”

燕铁衣道：“小心点比较好，我们此次前来，并非是以‘青龙社’首脑身份莅临巡视查访，乃是来此擒凶伏敌的，所以，你不要当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属下机构，要当它是对头的穴才合适！”

笑了笑，阴负咎没有再哼声。

燕铁衣又低声问道：“道元，你知道朱少凡住在那里？”

熊道元点点头，道：“我晓得。”

燕铁衣道：“好，带路越进！”

身形弹起，熊道元壮硕的躯体却矫健得宛若一头猫，只那么一闪，业已越墙窜过，紧接着，燕铁衣等四人跟缀而入。

围墙里头是一个大院落，五个人有如五条幽灵般飘然横移，来到了楼下左侧的阴暗处，从这里，方才发现两名守卫正倚坐在厅门前呼呼入睡，那种沉酣法，就像天塌下来也惊不醒似的。

燕铁衣摇摇头，喃喃的道：“太平日子过惯了，竟这么松懈怠忽……”

熊道元伸手朝楼后的第二个窗口一指，压着嗓门道：“魁首，那第二个窗户里头便是朱少凡的寝居，靠窗的一间是睡房，前头一进是间小厅——。”

燕铁衣问：“他是独自入寝的么？”

熊道元道：“恐怕和他老婆同睡吧？据我知道，他一个儿子住在外头，另两个女儿则住在另一闲，大的是第三个窗门那间……”

皱皱眉，燕铁衣道：“如果朱少凡与他妻子同寝，就有点不大方便了……万一那隐形凶手也躲藏在这里，稍一吵嚷，便极易惊动了对方……”

阴负咎冷酷的道：“她敢，如果朱少凡的老婆胆敢吵闹，我即当她有意纵敌，就地格杀！”

屠长牧立时瞪眼道：“负咎，你稳着点，魁首的顾虑是对的，在朱少凡混家的立拐来说，自己丈夫出了纰漏而遭至魁首亲临，更连夜审讯，足见事体严重，做妻子的那有不惊惶悚栗之理？这是情感上的本能反应，怎可骤而加以‘有意纵敌’的罪名？”

阴负咎硬板板的道：“律法之下不论私情！”

屠长牧不悦的道：“这并非论以私情，乃是人情、常情！”

燕铁衣一挥手，道：“不用争执，我自有主张！”

按着，他向熊道元道：“从现在开始，道元，你与厚德两人守伏楼下，任何人不准出入，若有强闯者，必须加以拦截；你二人身手纵然不敌那奸狡对头，至少也可以阻滞一时，情况只要发生，便即高喊求助，不得有误！”

熊道元与崔厚德齐齐点头，然后，燕铁衣又道：“长牧由窗口飞越，叫醒朱少凡，我和负咎自楼下溜上，于朱少凡自用小厅内进行审问！”

阴负咎有些顾虑的道：“魁首，如果房中睡的不是朱少凡夫妻而是那个对头呢？”

燕铁衣冷然道：“他一样跑不掉！”

屠长牧也道：“那家伙不可能堂而皇之的住到朱少凡本人的卧室中去，如他有此行径，早就在朱少凡老婆面前暴露身份了，他会这么愚蠢么？更遑论朱少凡也不会荒唐到当这种既不必要，又易于秘密之险了……”

熊道元眨眨眼，悄单道：“另外，朱少凡岂肯让那冒牌货与自己老婆同睡？他就是豁了命也不干呀，虽然他那位尊夫人是又老又丑……”

哼了哼，燕铁衣道：“少来打诨！”

屠长牧低声道：“那么，我们就依魁首方才吩咐行事了？”

燕铁衣颌首道：“不错，你加意小心！”

屠长牧信心十足的道：“魁首释念，就算真是那对头仇家住在里面吧，我也一样不会叫他占了便宜去！”

五条人影迅速分开，熊道元与崔厚德在两个可以互为呼应的角落处隐伏下来，燕铁衣与阴负咎便闪人大应奔向楼端，最后，屠长牧身形如电，飞快掠上了二楼那第二个窗口。

行动的快速与紧凑重合得非常适当，燕铁衣与阴负咎二人来到楼上朱少凡的门前之际，里面业已刚好点起了灯，屠长牧也满脸严肃的过来将房间开启了。

就算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燕铁衣对他的手下仍然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尊敬与礼仪——不在半夜擅闯对方的卧室，不令受嫌者于惊梦的同时感到窘迫；自来，他对他的属下习惯了威严、命令、叱喝以及慑制，但是，他却并不伤害他属下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与自尊！

侧身一边，屠长牧低声道：“是他夫妇二人同眠，我刚叫醒了，他如今正在穿整衣裳——。”

点点头，燕铁衣举步入内，缓缓的道：“你确定是朱少凡本人？”

屠长牧道：“不会错。”

在这间清雅的小厅里，燕铁衣落坐于阴负咎搬过来的一张太师椅，阴负咎自己便站在燕铁衣的身后很快的，里间那扇棉纸木格门轻启——没有点灯，里面是黑沉沉的——一个髻发凌乱，衣衫揉皱的中年人走了出来，还人方脸、浓眉、细眼、颌下蓄着三络黑髯，而且，在耳垂上有块指甲盖大小的黑疤！

是的，他就是“青龙社”派驻“晋城”的“大首脑”朱少凡！

朱少凡面孔上神情是七分惊惶，两分抑制，加上一分睡意惺忪！但是，他目光甫一看清楚端坐室中的燕铁衣以及燕铁衣椅后形容森冷的阴负咎时，立即浑身栗栗发抖，脸孔惨白，像一个垂死者睹及索魂的阴差由眼前的那等惊恐和绝望，原先面庞上的一点抑制力与睡意的蒙胧顿时一扫而光，换上的，全是这般的畏惧、怖栗，及惭疚了……

燕铁衣毫无表情的注视着朱少凡，他心中已经差不多明白了，但是，

他仍然平静的开了口：“朱大首脑，你还需要我们盘问你么？抑是你自己一五一十的说个清楚？”

脸上的肌肉一下又一下的抽搐着，朱少凡的双眼中光芒在颤抖，在纷乱的跳动，他猛然痉挛着“扑通”一声跪倒燕铁衣脚下，涕泪滂沱，恸哭如号。

“我错了……我该死……魁首，我是叫鬼迷了心，叫畏惧蒙蔽了理智……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我早就知道……我自己有数，我是逃不掉，躲不开的……魁首，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青龙社’上上下下的兄弟……”

燕铁衣冷漠的道：“不要哭，朱少凡，你且慢慢的说。”

以额头碰地，朱少凡咽泣着道：“魁首，我委实卑陋，委实可耻可恶，我罪孽深重，不可饶恕，……魁首，我不敢求你法外施仁，只乞求魁首恕过我的老妻与两个女儿，她们全不知情，全无关连，他们是无辜的，我做错了事，犯了律，我甘心承当，魁首，你杀我、刚我，我全认了，就请魁首勿要罪及我的妻女……”

燕铁衣低沉的道：“朱少凡，不要激动，你慢慢的说，从头开始，其中，或许有值得宽宥之处，首先，你知道我们夤夜来此是为了什么事么？”

点着头，朱少凡泪痕满脸，声音呛哑：“我知道，魁首，就是为了这些日来本社连串发生的意外血腥事件……魁首及各位首要一定已经推测出那个隐形的凶手是谁，一定也明白我被牵涉于内的底蕴了……我早知道总有一天会被魁首查出来的，我也晓得终有一天会蒙受嫌疑的……这些日来，我一直精神恍惚，良心不安，我受够了煎熬，受够了恐惧，也受够了压迫……从事情开始，我便像生活在梦魇之中，痛苦莫名，魁首，我等于将灵魂卖给了那恶魔，把人性的自尊套上了枷锁，任他蹂躏、践踏、嘲弄……好，这样也好，今天总算挨到了，魁首，我这也算解脱，纵然叫魁首凌迟了我，也强似受他那样的欺压利用……”

燕铁衣缓缓的道：“你有这种想法，这种感触，表示你天良尚未泯灭，仍有人性与理性存在，虽是犯了大错，却不至罪大恶极——。”

微微仰起面庞来，他又道：“经过一再的研判与种种迹像的显示，我们认为你在最近的多次血腥谋杀事件中有着极大嫌疑，更进一步说，我们差不多确定了你是此中的主凶或帮凶——。”

朱少凡颤栗的道：“魁首，我不是主凶，更不是帮凶，魁首，我只是被人利用、被人胁迫的一个牺牲者吧了……”

站在那里的阴负咎突然冷烈的道：“不莫推诿，更不用狡赖，朱少凡，你不是主凶，又不是帮凶，只是一个被胁迫利用的牺牲者？那么，我问你，那人为何不来胁迫利用别人？却偏偏挑上了你？莫非你脑门上刻着一个‘孙’字？简直一派胡言？”

朱少凡十分痛苦的道：“阴大执法，我不是推诿，更不敢狡赖，我自知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但是，生死仅乃解决形体偿过的表面方法，却洗刷不掉名节上的污痕，所以，我甘心认罪，我却不甘背上叛、逆与通敌的罪名，我一定要将此中经过始末，详细向魁首及各位首要禀明，能否给我一个死后的清誉，便完全在各位的慈悲了……”

燕铁衣温和的道：“朱少凡，你说吧，等你说完之后，如何裁决乃是我们的事，不过，我会答应你从宽发落。”

拭了拭泪痕，朱少凡咽哑的道：“多谢魁首的仁厚大恩——。”

屠长牧上前两步，低声道：“少凡，起来说话。”

朱少凡感激的望着屠长牧，悲恸交加：“待罪之身，大领主，能容我辩解，已是宏恩无限，又何敢挺腰直立？”

有些儿感叹的轻喟一声，燕铁衣道：“大领主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在地下磕了头，朱少凡道：“魁首吩咐，我便遵谕了。”

等他爬了起来，那么畏缩又那么愧煞的垂手肃立在燕铁衣面前，屠长牧又诚挚的道：“少凡，事情的经过，你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向魁首禀报清楚，不得有丝毫隐瞒、矫非之处，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回事便是怎么回事，你老老实实的认罪认错，魁首总会念在多年忠勤份上，格外施恩的……”

朱少凡神色凄然的道：“大领主，我闯下了这等滔天之祸，你老犹如此周全于我，我……我真是恨死自己了……”

阴负咎冷冷的接口道：“朱少凡，不要再废话，开始招供！”

深深吸了口气，朱少凡顺从的道：“是，大执法，我这就禀报上来！”

沉默了一会，朱少凡仿佛在整理着思绪与考虑该要出口叙述的技巧。

第十九章 真像明 大幻才子

叹了口气，朱少凡嗓音沙哑的道：“三个月前，是一天的子夜，我刚从外头参加了一个酬酢回来，独自走在寂静的街道上，当我正要拐弯朝巷子这边行近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巷口出现迎了上来，他笔直走到我面前拦住了我，说有点事请我借一步谈话，我当即十分冷淡的拒绝了，同时我打量着那人，身材高矮与我相仿，胖瘦也差不多，甚至我们的面形轮廓也有些近似，但我并未在意，我只想着赶快摆开他回家休息；我绕开那人，头也不回的走了过去，就在这时，他跟在我后面说了几句话，也就因为这几句话，使我开始变成了他的傀儡，他的奴才，他的代罪羔羊……”

屠长牧急问：“他说了那几句话？”

叹了口气，朱少凡颓丧的道：“他说：朱老兄，你希不希望你亏空公银的事和你偷窃公银私下做生意的事被‘青龙社’的总坛知道？行了，就这几句话，我业已恍如焦雷殛顶，周身冰寒，一时便僵住了当地——”

燕铁衣静静的道：“你有做这种事么？”

沉重的点点头，朱少凡道：“我有……”

阴负咎恶狠狠的道：“又是一罪——监守自盗，妄吞公银——朱少凡，你居然大胆到这种地步，连本社由你经手的经费你也暗里中饱起来，而且，我看其中你儿子也必有牵连！”

神色变了变，朱少凡颤声道：“大执法，你已经知道……这事涉及我那小犬了？”

阴负咎毫不容情的道：“这等于你自己招供的，方才，你祈求魁首不要罪及你的妻女，却未提不要罪及你的儿女，可是你是有儿子的，照说你更不该忘掉也替他求情，但你却未曾替他开脱，因为在你本能的意识里，业已承认他也是犯罪者之一了，是这样么？”

汗如雨下，朱少凡呻吟似的道：“大执法明镜高悬，体察入微，但，但

这里面另有隐情……”

阴负咎阴森的道：“你解释吧，不过，我怕你得很费上一番工夫来解释了！”

摆摆手，燕铁衣道：“叫他自己说。”

吞了口唾液，朱少凡嗫嚅着道：“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半年之前，我那小犬背着我在外头染上了赌瘾，又包了此地青楼中的两名红牌妓女，整日价进出赌档酒馆，章台柳榭，挥金如土，穷奢极侈，另有一群狐朋狗友包围着他混吃混喝，教唆他端染不良癖好，只三个月下来，他已输掉了七万两银子，更向我与他母亲连骗带偷弄去了一万多两银子花用一光，弄得债台高筑，走投无路……”

阴负咎冷然道：“慢着，他那里来这么多的钱去输？”

朱少凡嘶哑的道：“这畜生盗用了我的印鉴，在本堂口钱库里就几次提去了两万五千两现银，又将我隐藏着的银票偷去了三万馀两，此外，他向‘晋城’我的三家支属买卖冒用我名借去了七千两银子，剩下的八千两银子却全是他给人打的借据，这还只是他背着我做的好事，当面向我夫妻索取以及盗窃我夫妻置于房中的珠宝古玩及一般零碎金银合计亦已有万两之数了，这畜生胆大包天，忤逆不孝，害得我夫妻为了他陷于万劫不复的绝境……”

阴负咎道：“他到库里去提银子，到你的支属行当中去借钱，他们竟然就毫无怀疑的借提给他如此巨额之数？”

又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朱少凡道：“大执法，不管‘晋城’本社驻派堂口的银库也好，几处支局买卖也好，都是归我的管束，我的儿子他们全认得，又加上我的印鉴为证，他们怎会怀疑？全都连问不问的便如数提给了他……”

冷哼一声，阴负咎道：“恭喜，真是将门虎子，你有个好少君！”

朱少凡的双颊急速抽筋，面色由白变紫，由紫泛灰，他吃力的呼吸着，终于悲痛垂下头去……

燕铁衣摇摇头，轻声道：“说下去！”

朱少凡唏嘘着，沉重的道：“当我察觉了这些事，已经迟了，铁铸的事实摆在面前，活生生的要坑死我，除了我自己损失的两万纹银不算，公家这七万两银子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天大的窟窿，一个要人命的窟窿啊……我再怎么凑，怎么补，也填不上这个巨大的亏空数，而‘青龙社’的规律严明如山，贪污私取的行为又是死路一条，我实在没有法子，就只好在冒险挪用了三万两银子与人合伙作生意，以求赚一部份利润回来填补亏空……我做的是丝绸和药材的生意，我一心盼望能在年底总坛派人例行结帐查存之前能赚回大部份差额，那知——唉，晴天霹雳，和我暗里合伙作生意的那人又竟昧着天良卷逃了我给的三万两银子，逃匿无踪，这一来，我已确实实的到了山穷水尽，告贷无门的绝地了……”

燕铁衣道：“因此，这个把柄就被那人捏在手里作为向你胁迫的手段？”

点点头，朱少凡呐呐的道：“魁首，这个把柄叫他捏着，已是足够置我于死地了，他完全占尽优势，我连一点反抗的机会也没有，我要保持颜面、名节，要活下去，就只好接受他的利用了……”

阴负咎厉声道：“你这是越陷越深，罪孽是越背越重——朱少凡，亏你也是本社‘大首脑’级的人物，居然也如此愚昧昏庸，糊涂不明，叫人牵着

鼻子走！”

抖了抖，朱少凡惶恐的道：“大执法，我知罪了，但是，我尚下有情稟告……”

燕铁衣道：“负咎，先叫他说完。”

屠长牧这时道：“不错，我相信事情绝非这样单纯，朱少凡的儿子今年也只有二十二三的年纪，正当弱冠，气质朴实，却怎会突然狂嫖滥赌起来？而且他竟老练到晓得如何以各类邪门诡计四处骗诈偷窃财物，更糊涂荒唐到这等不顾死活的田地，一个原来安份忠厚的年轻人是不该有这样巨大转变的，但如今他的确坏到了这样，其中，恐怕另有歹人唆使他、诱惑他！”

朱少凡激动的道：“大领主说得对，后来当那人胁迫我就范之后，他已知道我不敢再背叛他，他才向我言明了事情的真相——唆使我儿子去豪赌，去狎妓，去骗诈金钱，甚至唆使我那合夥做生意的朋友潜逃，这一连串的事件，全是他早就安排妥当的阴谋，他逐步施行，依计而为，做得天衣无缝，其目的，便都在使我坠入壳中，接受他的利用与要胁，充他的工具，替他掩护行迹，并供给他种种消息；他费了这些心机，最终所求便只这一样——迫我听从他的指挥，从我这里得到利用而遂他向‘青龙社’施展血腥报复的心愿！”

燕铁衣镇定的问：“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到底是谁？”

深深吸了口气，朱少凡以一种憎恨痛切的声调，艰辛的道：“‘大幻才子’公孙荒木！”

“大幻才子公孙荒木”这八个字，像八个有棱有角的锐体自朱少凡嘴里痛苦的吐了出来，却又那么扎实的钉嵌进了燕铁衣等几个人的心弦上，不觉间，他们全震动了，也跟着深深的吸气，又缓缓的吁出——。

任怎么样也不会想到竟是这个人，快有十年了吧，这位“大幻才子”早已不再在江湖上露面了，谁也不知道他何去何终，也没有人对他有较深刻的认识与解，自他在道上闯混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诡异人物，飘飘忽忽的，来去不定的，很多人晓得他有一宗绝技——化身之术，但没有什么人亲眼见过，到底，天下是辽阔的，武林中又是复杂多变的，与本身没有密切关连的事或物，便往往容易遭到遗忘，天知道谁会去想到他，这有如江河的流水，过往的情景，早已被冲激得无形了，就在眼前来说，“大幻才子”公孙荒木对于“青龙社”的各位首要仍然是悠远又陌生的，知道过他，但却太模糊了……

阴负咎面颊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喃喃的道：“居然是他？”

屠长牧叹了口气，道：“真想不到，那个灰衣人临终时的提示，便等于点化了我们这整个血腥谜题的答案——公木，公孙荒木，但谁知竟是指着这个人？”

燕铁衣低沉的道：“是的，太不可思议了，那是一段遥远的过去，几乎令人连想也想不起来，没有理由将‘公木’这两个字牵扯上‘大幻才子’公孙荒木……”

朱少凡伤感的道：“就是他，魁首，我以前也曾听闻过他的名号，但却做梦也想不到他竟会是如此阴毒、邪恶又狡诈的一个魔鬼，他的实质，要比他声名的传播来得更为冷酷霸道，我见过许多坏人，像他这样老奸巨猾又心如豹泉的魑魅却是仅遇……”

屠长牧接口道：“这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以你这样的老江湖，怎会也

叫他摆得四平八稳？”

哼了哼，阴负咎道：“但是，这却不能作为脱罪的藉口！”

眉头一皱，屠长牧道：“负咎，这件事以后再谈，行不？”

阴负咎冷笑道：“当然可以，反正迟早也要追究清楚的！”

燕铁衣道：“朱少凡，你即是中了他的圈套，为什么不快些密报总坛为你作主呢？你也是个明白人，岂会不知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你这可是因循自误，越陷越深了！”

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朱少凡道：“回禀魁首，我何尝不知道后果的可怕？但……一个人被逼到这种地步，早也六神无主了，我实在不敢面对事实，我恐惧想像一待东窗事发之际那惨酷的结局，魁首，这样的日子能煎熬得人五内如焚，肝肠绞碎……真相揭晓了，我必死无疑，若能蒙混下去，至少我还能苟延残喘，魁首，活着虽然是痛苦，但我尚不愿死，尤其不愿似这般身败名裂的死啊……”

燕铁衣平静的道：“饮鸩止渴！”

阴负咎木然道：“朱少凡，你知不知道只要你拖延一天，我们便须以若干生命作为代价？你知不知道只要你包庇那凶手一天，‘青龙社’的威信便将受到更沉重的打击？遑论魁首精神上的忧虑，全社弟兄心灵上的折磨了，你贪生怕死，庇护敌仇，出卖组合，纵子侈淫，更中饱营私，简直就是公孙荒木的同谋！”

汗下如雨中，朱少凡颤声说道：“大执法，我知罪了……”

阴负咎冷冷的道：“早该知罪才是，如今才知，已有多少弟兄，为了你的懦弱和自私，化为异物、骨冷艳寒？”

燕铁衣站了起来，道：“朱少凡，我还有一个疑问呢——。”

朱少凡忙道：“请魁首示下——。”

燕铁衣低声道：“公孙荒木到底与‘青龙社’何怨何仇？竟然几次三番以这种阴毒手段来暗算本社所属，又一再造成这等的血腥恐怖，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朱少凡沙哑的道：“魁首，公孙荒木这个恶魔可以说是恨透了‘青龙社’，他曾多次告诉我，他此生唯一的心愿便是将‘青龙社’整垮，他所采取的方式是‘蚕食’，意思是一点一点的把‘青龙社’侵蚀掉，也是一种各个击破的手段，他在暗处，‘青龙社’在明里，形势于先天上就是有利的，他藉着他优越的易容化身技巧，装扮成不同的角色出现，造成迷离惊悚的局面，然后出奇制胜，于不知不觉中屡施诡计狙杀本社所属，他说过不怕‘青龙社’强，不怕‘青龙社’壮时日悠久的，他有信心有把握，迟早会把‘青龙社’逐渐消灭，直到‘青龙社’彻底瓦解为止……”

双目的光芒凄黯，这位处境危殆的“青龙社”“大首脑”顿了顿，又生涩酸楚的接着道：“他之所以如此怀恨‘青龙社’，其原因要追溯到九年以前一桩过往的恩怨上去，这桩恩怨，实际上是间接形成的结果，可能魁首早已淡忘，或者根本未曾想到，由这件事，也证明了江湖上的冷酷现实以及弱肉强食的惯性……，这不能责怪任何人，要在这个环境里活下去，就必须如此……”

阴负咎不耐的道：“朱少凡，你不觉得你的废话太多了？”

朱少凡惶恐的道：“是，大执法，这就言及正题了——公孙荒木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在这人间世上的唯一亲人，便是他的胞弟公孙大器，公孙

大器在十多年前，曾是燕境‘马河坡’当地的‘坐地当家’，在那里，公孙大器可说是一块天，‘马河坡’内外所有的黑路生意全由他一手承包，不论是赌档、酒肆、烟馆、妓院甚至‘挂片子’的买卖俱为他独占，声势颇为喧嚣，但是，这段好景却不甚长，自从我们‘青龙社’在‘大名府’设立了堂口之后，我们的力量迅即伸延向‘马河坡’，同样的，我们的各式黑路生意也纷纷开场，另外，我们更有不少正当买卖也在那里设起，这样一来，我们和公孙大器，就成了对头，时日一长，明暗冲突便避免不了，当然，一再冲突的结果，公孙大器便连吃大亏，因为以他的力量来说，要与获有整个‘青龙社’支持的‘大名府’分堂与‘马河坡’支属来对抗，显见是力有不逮的，没有几年工夫，公孙大器的声势越来越弱，终至被迫衰微溃散，‘马河坡’地面上的一切江湖营生，便完全由我们接收下来……公孙大器经此打击，难免悒郁忧愤，心底消沉，没有多久，即染了一场大病，撒手人寰；他临死之前，一向浪迹天涯的公孙荒木适好赶回，在他胞弟的弥留榻前得悉了此中内情，不用说，他那一腔仇怨便全发泄向了‘青龙社’，认定了‘青龙社’便是逼死了他兄弟的主凶，在公孙大器泄气之前，公孙荒木就当着他兄弟面前起了重誓，要为他弟弟报仇，要倾毕生之力，不惜用尽任何方法来消灭‘青龙社’……”

双眉倏挑，阴负咎怒道：“这个不自量又狂妄疯癫的畜生，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玩意了，凭他要消灭‘青龙社’？他是吃了迷魂药了！”

燕铁衣冰寒的道：“当年，在‘马河坡’，我们‘大名府’堂口的主属在和公孙大器的势力争抗时，可曾直接伤到公孙大器本人？”

摇摇头，朱少凡道：“这倒没有，公孙大器之死，纯是他自己生病死的，但是，他的痛是心病，可以说也是由我们给予他的打击，使他郁闷难伸才憋气憋出毛病来的，魁首，你知道，一个原是不可一世的人，在逐渐失去了一切时，他那股窝囊该是如何深重，情绪又是如何恶劣……”

阴负咎不满的接口道：“正如你方才所说，江湖上原是冷酷的，现实的转变尤为冷酷，适者生存，弱者淘汰，谁强谁便称雄立霸，今天我们有力量，我们自是扬眉吐气，明天另有一股势力兴起，只要我们不争气，人家照样打我们落水狗，这没有什么稀奇，更不该有所怨意，自强自立，能在狂澜中屹挺不倒才是真英雄，裁了筋斗便恨这恨那，算是什么人物？有种的明枪对阵，抽冷子暗里施手脚便不是东西！”

朱少凡苦笑道：“大执法，公孙荒木可不是像你这样想呢，否则倒又好了……”

燕铁衣背着手蹀躞了一会，低沉的道：“江湖恩怨，难从细诉，更难分曲直，有些事实，谁能说谁是正确的、无差的呢？要生存下去，往往便避免不了这些是非了——。”

咬咬下唇，他又道：“公孙荒木现在何处？”

靛靛了一下，朱少凡面色灰白的道：“他住在那里，一直不让我知道……他的行动计划也从不告诉我，只是他有事要我帮他来的时候才来这里，平常，我仍然照做我自己的工作，和他的举止不相关连……”

低喝一声，阴负咎怒道：“一派谎言，——朱少凡，你到如今还在拓红他，包庇他！”

颤抖着，朱少凡惊悚的道：“天大的冤枉啊！大执法，我说的句句是实，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我还有什为他掩护的必要？他业已害得我身败

名裂，家破人亡啊……”

阴负咎凛烈的道：“我绝不相信你那一番鬼话，看样子不严制拷问，你是不会招供的了？”

“噗通”跪下，朱少凡老泪纵横：“大执法，我早已认罪，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即是不信，便制死了我，也一样问不出所以然来……”

燕铁衣朝阴负咎道：“别逼他，负咎，我看他说的不是假话，公孙荒木此人阴毒奸狡，心计深沉，他对朱少凡自然不会推心置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步步为营，多所保留隐密乃是可以想见的。”

朱少凡悲喊：“魁首明察，大执法清鉴……”

神色冷凛，阴负咎不再作声。

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问：“朱少凡，你再想想，他在言谈之中可曾透露过什么能够令我们追寻的线索么？不管巨细粗微，凡是可以警示我们找到他踪迹的言谈或事物都行，你平下心来，慢慢回忆思索一下。”

朱少凡连连点头，一进拭泪，一进苦苦思忆起来，他那张悲惶愁郁的面孔上，泪痕斑斑，浸沾在那眼梢唇角的深刻纹褶里，看上去，他竟是如此的老迈，又如此的孱弱衰颓了……。

心里叹息着，燕铁衣转过头去，不忍再多向朱少凡注视。

屠长牧走了过来，悲悯的扶起朱少凡，然后，他默默无语的又退到一侧。

突然，朱少凡眼睛里闪出一抹亮光，他用力抽了口气，转向燕铁衣，语声急促又仓哑的道：“对了，魁首，我记起一件事来，公孙荒木在十天之前曾相当平淡的问过我，说隔省分堂的公银在什么时候朝总堂解缴？我告诉了他的日期，那日期算一算，就在明天了——那批押解公银的弟兄，必须经过‘晋城’南面的‘松风林’，因为‘松风林’前后都有好几条道路可通，唯独到了‘松风林’那里，只有一条土路便于车马行走，而该地又十分荒僻冷寂，如果公孙荒木他们要想半途劫夺这批银两，就仅有‘松风林’左近最为适宜……”

精神一振，燕铁衣道：“很好，你再想想，没有其他线索了么？”

朱少凡道：“我想过了，魁首，近日来能以找出公孙荒木内心意向的言谈，就只有这一点，事实上，从那一次后，他只来过一次，除了查问我一些总坛防务情形之外，并未言及其他，倒是他的一名手下易装来过两遭，也仅是看看就离开了，他很放心我，他知道我不敢出卖他……”

阴负咎阴冷的道：“不错，若非我们找上门来，你可是真不敢！”

打了个冷颤，朱少凡十分痛苦的垂下头去。

燕铁衣沉思着，他半晌无言。

屠长牧知道他们的魁首又在动脑筋出点子了，而他晓得燕铁衣这一次的“点子”更得多费些精神，务求一击而中，不使遗漏，否则，此遭若“漏”了那个心计狡猾的对头，就不知更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得到下一次的机会了……

一片黑压压的松林生长在这片斜起的山坡上，山坡是幅度辽阔又延伸向上甚为陡倾的，风一吹来，松涛簌簌，而松枝扎曲盘结，叶密宛若针海，看去不是青葱的而是呈现乌暗的色彩，特别显得有那么一股子肃然又阴凛的意味，仿佛隐隐蕴藏着森森的戾气，这里，就是“松风林”了，林前，有几

条道路自不同的方向蜿蜒而来，过了林子，也有几条不同的道路迤迤而去，但是，就在经过“松风林”这段地面的时候，却只有这条土路可通，像是一条多头多尾的蛇，却仅有中间这一段躯干一样，来此之前途殊迥异，过此之后四通八达，到了这里，便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近午的时分。

轮声辘辘，蹄声得得，从林前左近的那条道路上，出现了一辆乌篷双轡马车，车前车后，另有八乘铁骑护卫，他们不徐不缓的往这边移动着，空气中是一片宁静的气氛，而那些骑士以及车上的驭者，也一样是充满了安详得几近懒散的神态，他们全是那么悠然自得，又全是那么舒闲安逸，就好似他们正在参加一次踏青郊游似的，人人都轻松得紧。

是的，这就是“豫境”“青龙社”分堂口解缴公银的驿车了，每一年，“青龙社”派驻在外埠大邑的分堂口，都各有一定的期间分几次向“楚角岭”“青龙社”的总坛解缴银两，这皆是某一期间中他们各项生意的盈馀，“青龙社”的人称之为“公银”，各地的堂口派有专人在期限之前护送回总坛去交点清楚，因此，这也是一项例行的差使，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规矩，也一直没出过差错，“青龙社”乃当今武林黑道中最有声势的组合之一，隐执此道之牛耳，有那一路的牛鬼蛇神胆敢轻易冒犯？太平粮吃多了，看上去这批护送红货的伙计们便个个吊儿郎当，粗心大意，活脱似在逛庙会似的优悠自在”至少，眼前这一拨“青龙社”的弟兄们便全是这个模样神气。

“松风林”的形势说起来，是相当阴恶的，江湖中人，在外行脚之际，尤其在负有重大任务的时候，对于窄道、谷涧，幽林等所在最是谨慎小心，往往避免接近，便一定要经过，也是探了又采，查了又查，早晚到确定没有问题了才敢通行，但是，眼前这拨骑队车辆却似乎全不在意，或者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临到来近，只有一骑奔前，滴溜溜的打了个转，连眼皮子全没撩一下，便朝后招招手表示“安全”了，于是，后头的车辆队便也大刺刺的驶了过来。

八骑簇拥着乌篷车，“忽隆”“忽隆”的沿着“松风林”下这条土路通过，鞍上的骑士一边尚在彼此笑谑逗趣，插科打诨，完全一副蛮不在乎的架势，就在他们刚刚来到林下半途的位置时，前路上，一匹枣红健马已经如飞般迎面奔来！

乌篷车前行的速度立即缓下，八乘铁骑也四前四后的摆成了护卫阵势，但他们虽然已做了这样必须的应变准备，却并不显得有什么惊惶或不安，他们全望着那乘铁骑，表怕上仍然保持着一贯的轻松自在……

枣红马在丈许之前，“唏聿聿”一声长嘶，一个人立之后倏然停住，马上骑士语声如雷的大喝：“青龙在天——！”

一名紫衣大汉拍马上前，回应道：“祥瑞乃见——。”

马上骑士威严雍容的嘿了一声，道：“你们可认得我？”

紫衣大汉注目一瞧，不由立即抱拳躬身：“河南‘开封府’‘铁手级’大头领包子诚谒见朱大首脑。”

骑在那四枣红大马上的人物，赫然竟是“晋城”的“大首脑”朱少凡！

鼻孔里哼了哼，朱少凡大模大样的道：“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粗心大意，半点警觉心都没有的人，事情已临到头顶了，一个个犹在那里谈笑自若，懵然不察，——我看你们就是到时候被人家全摆平了，只怕还俱是些糊涂鬼！”

浓眉大眼的包子诚不觉呆了呆，他愕然道：“大首脑是指——？”

朱少凡大声道：“昨晚本座接获密报，有一拨江湖强梁业已打定主意要在半途劫夺你们这票‘公银’了，对方听说早就调兵遣将，严密布署妥当，非但势在必得，更且决定不留一个活口，可笑你们尚在这里优哉悠哉，毫无警惕，若不是我棋先一着，预得消息前来示警，你们恐怕就全投虎口叫人家连骨带渣吞个乾淨了！包子诚，你等此行所负责任如此重大，我都万想不到居然一个个全这般疏忽职守，麻木不灵！”

包子诚神色顿变，他紧张又惊悚的道：“大首脑……竟有这种事？”

朱少凡怒道：“我莫非进是来逗你们作耍子的？”

连运拱手，包子诚道：“不敢，大首脑，我只是奇怪那一拨江湖朋友有此胆量？他们莫非都活腻味了？竟敢把主意打到‘青龙社’的头上来？难道他们就不怕我们事后连根刨了他们么？”

一阵阴鸷又冷酷的笑意极快的闪过了朱少凡的眼瞳，他的语声却反而低沉了：“包子诚，如果他们要下手，便不会留下活口的，届时死无对证，又叫谁来替你们报仇？又叫谁去刨人家的根？你真是蠢得可以——。”

乾笑几声，包子诚忙道：“大首脑的意思是？”

朱少凡诡异的一笑，道：“你们先往坡下停车，四个人到前面踩上一踩，看看有无异状，我在这里陪同你们守护银车，大约再过个把时辰，我手下的弟兄就会前来支援了！”

包子诚面有难色的道：“大首脑，为什么要在此地停车呢？这里相当冷僻荒凉，似乎不大合适，再说，我们人手一分散，不就更显得力量单薄了？大首脑知不知道，是那一拨对头要来劫车，以及他们打算下手的确实地点？”

神色一沉，朱少凡暴烈的喝道：“混帐东西，我一片好心，冒了偌大风险前来知会你们，为的还不是你们的性命安全？那有这么多意见问题？你照我的话去做就不会错！我不知道对方会在那里设伏下手，所以才叫你派人先去踩探，我们静候于此，决不要动，乃是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我方人马会合之后，才启程前行，对方再要劫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你还不赶快遵令行动？唏！”

嘎嘣了一下，包子诚终于有些委屈的道：“是，大首脑——。”

接着，他回头高叫：“后面四骑前行踩探，速去速回，前面四骑分散护卫，篷车朝坡下靠！”

鞍上，朱少凡冷眼旁观，双瞳中的神色在这刹那间竟是如此的狰狞邪恶！

于是，调动开始了，篷车“咕辘”“咕辘”的驶向坡下林边，前面四骑左右散开，后面四骑越前奔出——。

朱少凡诡异的眯上了眼，悄然伸手入怀，摸出几粒细小的东西，然后他十分平静的策骑先向包子诚走近。

就在他快要接近包子诚身边的时候，他右手装做搔捞耳下的姿态，他方一举手，手心中一粒细小的、浑圆的、色作翠绿的珠子样的物体已巧妙至极的飞抛到包子诚的衣褶中，由于他力道拿捏得极好，所以包子诚居然懵然不觉！

阴冷的笑笑，他马头一圈，又向第二个紫衣大汉靠近，但是，他才掉过头来，刚刚奔出去的四乘铁骑，只在前头打了个转，又齐齐狂奔而回！

微微一怔，他立即机警的停止了动作，迅速侧首瞧去，边大喝道：“怎

么又回来了？搞什么玩意？”

四乘转奔而来的铁骑猛然在十步之外仰立而止，鞍上四人亦稳坐不动，但是，八只眼睛却冷利如刃般凝视着他！此刻，朱少凡方始查觉，这四个铁骑的头巾全都掩扯在口鼻的部位，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等于是半遮着面孔的！

表情变了变，这朱少凡却仍然镇定的叱道：“干什么？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一字排开，刚好将道路占满的四位骑士默然不响，后头，乌篷车前帘一掀，一个人笑吟吟的钻了出来，以那种悦耳动听的童稚般的嗓音道：“公孙荒木，难道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悚然回顾——这位几可乱真的朱少凡顿时神色栗惊，原来，车上出现的那个人，正是“青龙社”的最高掌权者，“枭霸”燕铁衣！

这假朱少凡又惶然掉头，前面一字排开的四名骑士也都显露了本来的面目——屠长牧、阴负咎、熊道元、崔厚德！

第二十章 仇乐血 至死方休

强自镇定着，假朱少凡抑止着自己激动的声调，道：“魁首，我不懂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朱少凡——。”

燕铁衣下了车，脸上展现着“金童”似的甜美笑意，他温柔的道：“这是一节诡奇的、血腥的、残暴的戏，你演来颇得神髓，十分巧妙，但不论是一节什么样巧妙的戏，也不能演出一辈子而不下幕，如今，该下戏了，公孙荒木。何况我们‘青龙社’的人颇不欣赏你的演技，我们不喜欢这出戏！”

假朱少凡——“大幻才子”公孙荒木呆了一会，突然仰天大笑，一边笑，他一面将脸孔上的化装扯掉抹落，于是，方才还是朱少凡的模样，这一转眼，已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一个方脸、细眉细眼，却并没有蓄留什么胡须的人，他的长像十分平凡，唯一不平凡的便是他那双眼，那是一双幻映着异彩，闪漾着邪厉酷毒光芒的眼，冷寞而寡绝，没有丝毫人性的表微，似一双蛇眸！

每一个在场的“青龙社”所属，这时全都看傻了，他们愕然的瞧着完全陌生的公孙荒木，又惊窒的望向抛散地下那些人工的黏胶、胡髯、色糊，一刹那间，没有人哼声，但是每个人全觉得头皮发炸，背脊泛寒——多么神异诡秘的易容之术，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人居然能装扮成另一个人，而又在瞬息间完全变回了自我！

吁了口气，燕铁衣缓缓的道：“公孙荒木，你不愧有‘大幻才子’之称，这么些年纵横江湖，你可算是我遇到的一个最为辣手的对头之一，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你罪无可逭，罪该万死，但是，我也并不隐讳我对你的赞服与钦叹，你是一个角色，你唯一的错误，便在于找岔了为敌的对象，我逼得要除掉你，不能不说是桩遗憾事！”

公孙荒木的双目阴冷而凝重，他唇角在轻轻抽动，语声僵木：“燕铁衣——你是个么找出我来的？”

燕铁衣平静的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公孙荒木，你露了破绽——。”

就像在与每一个老朋友谈天一样，燕铁衣将他识破对方形迹的前因后果详述了一遍——从那灰衣人临终时模糊的遗言，到醒悟起熊道元面对朱少凡而恍若不识的疑窦，再叙及阴负咎查询到那个去买“白心甘草”的可疑者，直到朱少凡认罪的招供——他说得详尽、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那样一股子味道——不教不为诛，教而后诛之！

就有那样深沉的定力，公孙荒木表情仍是一贯的冷木，不惊不慌，不撇不怒，他生硬又凝稳的道：“很好，朱少凡这懦夫即是出卖了我，我也不会叫他好受，燕铁衣，你想知道你这位手下的大首脑近些时来贪财枉法，中饱亏空的一些丑事？”

笑笑，燕铁衣道：“不劳分神，他业已自行承招了！”

猛一咬牙，公孙荒木厉声道：“这老狗——他是想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燕铁衣清婉的道：“公孙荒木，当一个人被逼到生死不能的时候，生与死也就构不成威胁了，你用如此阴毒的手段钳制朱少凡，早已种下他仇恨你的因果，你做得过份的绝，也就难怪他不能忍受你——你知道，你非但在亵褻他的自尊，更在煎熬他的灵魂！”

公孙荒木开始愤怒起来，他大声道：“但你不会饶他的，他犯了通敌的大罪，他贪污中饱，他知情不报，他懦弱无能，燕铁衣，你将凌迟了他，你一定会这样做，他犯了弥天的大罪！”

燕铁衣一笑道：“朱少凡真是前生作的孽啊，竟叫你看上了他——公孙荒木，你好自私，黄泉道上，还非得拖一个人结伴而行不可！你却忘了一点，朱少凡犯的罪，全是你故意造成的陷阱，也都是你做好的圈套去叫他钻，他儿子赌输嫖净，偷骗欺诈，朱少凡滥用公银营私，人财两空，俱是你设下的毒计，朱少凡可怜，不过，你却可很可耻！”

突然亢烈的狂笑，公孙荒木狰狞的道：“燕铁衣，我并不畏惧，更不惶悚，我只觉得可惜，可惜我百密一疏，失闪在此，但是我已造成了你们‘青龙社’莫大的惊恐不安，令你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已夺取了你们无数条生命，予你们声望上以打击，这可以告诉你们，天下之大，并非只有‘青龙社’可以立霸称强，我公孙荒木以一己之力，便可叫你们兵荒马乱，鸡飞狗跳，燕铁衣，不论我今天能否生离，只是说我的运道差，如是假以时日，予我长机，我誓言能将你‘青龙社’瓦解消灭，个个诛绝，以报我胞弟之仇，泄我心头之恨！”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不否认或有可能，问题是，你已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了，而且，我还得提醒你，你弟弟公孙大器的死，只是一种江湖上大势转易下的惯常牺牲而已，他原可多活些年岁的，但他却想不开，自己憋死了自己，‘青龙社’并没有伤害他，要知道，江湖码头的争夺与力量的扩展，乃是江湖人生存的不二法门，此中难有苟且侥幸，因此，谁能怪谁呢？你以邪异的观点仇恨我们，用如此狠毒的方法打击我们，说起来才叫等而下之了！”

双目泛出了血淋淋的红光，公孙荒木大叫：“满口浑话，一嘴胡言，我不管什么道理，更不论什么是非，你们逼死了我的胞弟，逼死了我这人世上唯一的亲人骨肉，我就要杀戮你们，报复你们，我要用尽所有能用的法子，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顾，只要能杀死你们，杀！

杀！杀！以血糊你们的眼，叫你们尸腐肉臭，这就是我的目的，杀！哈哈，杀才是仅有对付你们的手段口！”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看你有些疯狂，公孙荒木，你似乎心理不大正常了！”

狞恶的大笑，公孙荒木兽嚎般叫：“我爱血腥，我喜欢杀戮，尤其是想到这血腥与杀戮乃托我胞弟之名，泄我兄弟之怨，我就会感到振奋满足，燕铁衣，算算看，我曾杀死了你们多少人？叫你们惶恐了多少天？呵呵呵，我才只是一个人策划呀，我才只有四个人帮忙，却已令你们‘青龙社’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了，‘大幻才子’是多么智谋超群，又多么才识出众！”

燕铁衣冷然道：“更多么龌龊和卑劣！”

那边，阴负咎激昂的道：“魁首，斩了这畜生，还和他有什么磨蹭的！”

公孙荒木大笑道：“阴负咎，你只是一头嗜血的猪猡，一个光有野性而没有头脑的白痴！”

阴负咎凛烈的道：“你却只是一个死到临头还自鸣得意的疯子！”

燕铁衣在这时朝着屠长牧轻轻颌首——于是，屠长牧低声招呼，掉过马头，偕同熊道元、崔厚德三个人纵骑而去。

突的睁大了眼，公孙荒木急躁的问：“燕铁衣，他们到那里去”

燕铁衣望着前面飞扬的尘土，淡淡的道：“你有四个帮凶，可是？在‘楚角岭’上我杀了一个，被你灭口了一个？应该还剩两个，先前，你故意诱骗我们的四个人赶往前路踩探，显然是有心加以分散狙杀，如今我就顺从你的心愿，命他们前往受袭——只是恐怕遭到狙杀的将不会是我的人，因为他们并非寻常的角色，他们是我的左右两大护卫，以及，我们的‘龙云旗’大领主‘魔手’屠长牧！”

怪叫一声，公孙荒木吼道：“燕铁衣，你这阴险毒辣的杂种！”

燕铁衣静静的道：“我是么？还是你更称得上？”

公孙荒木猛的腾空跃起，身形凌空暴旋，一片蓝汪汪的光雨已洒向了背后的阴负咎，在光雨映现的一刹那，他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已扑向了燕铁衣，不知什么时候，手上一柄又细又窄的淬毒“蜂尾剑”飞刺燕铁衣全身上下十二处要害！

一声怒叱响起，阴贪管斜掠三尺，他的坐骑却惨嘶着跌滚于地，马身上密密麻麻钉扎着数十根尖锐至极又见血封喉的‘心魔梭’！

燕铁衣的动作快得无可言喻——他像早已飞拔上公孙荒木的头顶了，只是微微一闪，他人已在那里，公孙荒木的十二剑抖幻成十二条光芒落空，却又在倏翻之下倒卷向上——。

“太阿剑”猝然纵挥，似电击光耀，尖啸声中飞旋急泻，公孙荒木在下仰挡，力有不逮，他大吼着，拼命倒窜！

后面一声冷笑传来，阴负咎有如鬼魅般掩至，他左手一张看似粗麻绳编织成的开口网，右手一支黑黝黝、粗沉沉的短柄钢叉，照面之间，网叉齐落，仿佛遮住了半边天！

“蜂尾剑”突破空气，倏刺倏回，刚好迎上了闪进的燕铁衣，公孙荒木双目怒凸，面容扭曲，像疯了一样暴起一片剑浪狠劈燕铁衣，而燕铁衣不退反进，“太阿剑”也在飞抖之下涌起千弧万轮回挡过去，于是，那样眩异怪诞的光影有如无数可怖的、奇形怪状的精灵在跳跃幻闪，密集的金铁撞击声也震耳的串响成一片，当“太阿剑”与“蜂尾剑”交缠在一起，“照日短剑”

便宛若飞洒的流芒射向永恒，快得那么匪夷所思的，一现而没 - -。

踉踉跄跄往后倒退，公孙荒木的那张脸顿时已不像一张人脸了，他鼓瞪着眼珠，像是好奇，又像是不可思议般投注视着自己的胸前，那里，殷红的鲜血正像泉水一样骨突往外涌冒，但他没有去抚捺，也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他只是那么木然的看着，然后他又将目光移注向站在前面五步处的燕铁衣面庞上，以一种茫然的，却又冷寞的神色瞧着燕铁衣，他表现了他的狂傲与冷酷，即使到死，他也毫不怜悯，这不但对敌人，对他自己也一样！

燕铁衣还视向公孙荒木，展露出那一抹惯常的童稚而天真的微笑。

猛一抽搐，公孙荒木张了张口，然后，横着摔倒，至死未说一句话！

飞跃上来，阴负咎举叉猛刺，燕铁衣冷冷的道：“住手！”

收腕旋开，阴负咎恨声道：“魁首，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缓缓将长短双剑还鞘，燕铁衣道：“罪大莫如死，公孙荒木已经死了，再残害他的尸体未免太苛，负咎，你该学习对一个死去敌人的容让！”

陆负咎讪讪地退后，有些赧然的，收起了他的叉和网……。

深长的吐了口气，燕铁衣感慨的道：“如今，总算大患已除，了却一桩心事了……”

乾笑着，阴负咎道：“这全是魁首的功劳 - -。”

燕铁衣道：“不，这是我们大家精诚合作的结果，光凭我，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完事！”

刚刚定下心来的包子诚急忙抛镫下马，奔到近前，兴奋的道：“恭喜魁首，此獠一除，‘青龙社’从此平安无事，一帆风顺了！”

燕铁衣严肃的道：“不要这么乐观，包子诚，武林之中卧虎藏龙，勾心斗角，江湖之上风浪起伏，奸诈迭见，争纷未已，来日方长，我们要艰苦支撑的岁月还在后头，须要我们坚忍互济的时光悠久，那一天不倒下，那一天便得发奋图强，所以 - -。”

忽然间，燕铁衣的表情突变，他猛的侧身出手，一把将包子诚整个人带起摔跌，一溜寒光倏射，就在包子诚方才立身之处，燕铁衣的“太阿剑”业已将一条细小怪异的蛇形毒物斩成三段，这毒形毒物，正是前些时在“楚角岭”上咬死那灰衣人的同一种东西！

当包子诚灰头土脑又迷迷糊糊的从地下爬起，犹可看见那被斩成三段的玩意在地下紫血黏腻的翻腾蹦跳，其形状之怪异丑恶，令人心头作呕！

燕铁衣平静的道：“你算死里逃生了，包子诚，若叫这毒虫咬上一口，只怕谁也救不了你！”

包子诚惊恐加上迷惘的道：“魁首，这是怎么回事？”

燕铁衣简单的告诉包子诚这毒物的厉害以及公孙荒木曾经以此毒物灭杀他自己手下人的事实，听完了话，包子诚的一张脸已变成了土色！

阴负咎突然道：“魁首，为什么这条毒虫不咬我们，却端去咬包子诚呢？它又是从那里钻出来的”

目光四扫，燕铁衣边道：“包子诚，你赶快搜索一下你自己身上，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又不属于自己的物件？负咎，你去查查看公孙荒木的尸身，他身上说不定带着可以隐藏这类毒虫的盛器……。”

于是，两个人立即展开动作，而两个人的喊叫又几乎是同时出了口 - - 包子诚果然已在自家的腰板带褶缝里找出了那粒细润的绿珠，阴负咎则在翻开公孙荒木尸身的一刹发现了一支扁长灰色的瓷罐，瓷罐业已倾落地下，

塞口滚出，里里外外，正有十几条完全一样的细小蛇形怪物在蠕动扭曲，且有极轻的“嘘嘘”响声发出，看去好不怵目心惊！

大喝一声，阴负咎沉重的钢叉暴起暴落，连砸带刺，眨眼间，已紫血斑斑的将这堆蛇物捣成了一团漓糊腥膻的肉浆！

燕铁衣伸手接过包子诚交上的那颗绿珠，略略一嗅，不禁皱皱眉，丢在地下用力以足跟蹂碎，低沉的道：“我判断这种毒虫一定是由某种物体为诱导才能激发它攻击目标的野性，显然那样的物体便是你才查觉的绿色珠子了，这珠子有股腥膻的气味，很淡，却很腻，人不容易闻着，但是对这样细小的又必然具备有特异嗅觉的毒虫，这种气味就相当浓厚了，好像蜜蜂专门喜欢随着香味前来吸吮花蕊，虫蚁往往接近甜腻一样的道理，有了这颗绿珠，便极易吸引这样的毒物寻上身来施虐。这真是一桩可怕又阴狠的武器，虽怪公孙荒木的手下受害了犹不自觉，他定是以某种不令人怀疑的方法将这种珠子置于他手下或敌人的手上，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放出毒虫伤人，神鬼不察的便达成了他的目的，好歹毒！”

包子诚抹着冷汗，却感激涕零的道：“我这是再世为人了，幸亏魁首救了我一命，否则，连死也不知如何死的……”

燕铁衣一笑道：“方才，怕那一交摔得不轻吧！”

包子诚正连说不关紧，阴负咎已走了上来，他叹息道：“魁首，公孙荒木的阴狠毒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了，他居然死了之后还要害人，幸亏我们察觉及时，才没有上当——我方才又四周搜查了一遍，大概那些毒虫已全清理掉了。”

点点头，燕铁衣尚未及回答，来路上，蹄声由远而近，三人三骑在灰沙飞扬中奔到，嗯，是屠长牧，熊道元与崔厚德三个。

阴负咎急迎几步，忙叫：“大领主，成事了么？”

为首的屠长牧朗声大笑道：“魁首妙计无双，料事如神，还错得了？我们才已去不及里许，前面那道弯路边果然便有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暴起狙袭，他们这一下算撞正大板了，我与两位大护卫在半柱香的时候便拎了那一双狂徒的脑袋，直到他们死前，约莫还在惊异三名‘青龙社’的小角色怎么会有这么强硬的武力架势！”

熊道元翻身下马，哈哈笑道：“大领主一个人照应一个，我和老崔两个对付一个，呵呵，才交上手，那两位仁兄业已手足无措，慌了心破了胆，就差点喊天啦，魁首老人家硬是行，打昨夜兼程赶到前站接应银车，乔装护卫关始，一直到将对方引上门来歼杀为止，可以说俱如魁首预料，全在魁首袖里乾坤的算计内，我对魁首可真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啦……”

燕铁衣笑骂道：“你少拍我的马屁！”

接着，他下令将现场收拾清理妥了，一行人车又开船扬鞭登程，这一路回去，说不出有多么个轻松开朗法，满天阴霾，一腔沉窒涤除殆净，有句成语不是这么说的么？“如释重负”，可不是？

有些忧心忡忡的，屠长牧策骑靠近了燕铁衣，慎重的道：“魁首，这件悬案灾变，业已平复消除，但是，善后的问题……”

燕铁衣闲眺着远近的山光野景，安详的道：“你是指朱少凡的罪愆？”

点点头，屠长牧苦笑道：“是的，他从头到尾，完全长受骗遭胁，中了对方所设圈套，被人牵着鼻子走，深心之内，似尚不无悔意，只看他的内疚神明，痛苦良深，便知道他天性未泯，理性犹存，似乎……”

燕铁衣平静的道：“似乎，情尚可谅。”

屠长牧小心翼翼的道：“这还得请魁首格外开恩——少凡的脸面声警也在此中担待着，魁首请慈悲……”

沉吟了一会，燕铁衣道：“朱少凡的罪名，主要是知情不报与懦弱虚怯，不敢面对现实，且多少有些庇敌之疑……这样吧，先会审，我的原则是囚禁三年后赶出宗门，这个处置，你满意么？”

屠长牧大喜过望，他感动的道：“多对魁首宽容，魁首心胸之阔，待人之厚，令我折服了……”

燕铁衣一笑道：“先别高兴，阴负咎那儿，你们三位领主尚得多下工夫，他对朱少凡似是很不喜欢。”

回头悄悄瞥了一眼跟在后面形容冷硬的阴负咎，屠长牧小声道：“我省得，魁首，这个杀胚，由我来治他，我会捏着他脖颈和他个没完，除非他点头！”

燕铁衣随便问了一句：“对了，朱少凡那个荒唐孽子呢？”

深深叹了口气，屠长牧伤感的道：“事发之后，已叫朱少凡亲自痛答了一顿又赶了出去……”

燕铁衣微喟了一声，没有讲什么，无论是一个帮派，或着一个家门，自来都有一本苦经，往往这本苦经又是说不出，道不出的……。

于是，一行人车缓缓消失在路的那头。

第二十一章 报恩宴 种瓜得瓜

多日来的忧虑、惊怒、迷惑与悒郁，多日来的血腥暴戾，杀戈与那如芒在背的不安，全都一扫而空，有如拨云翳见明月，也像自一场可怖的梦魇中醒转，而醒转之后，又是天清日朗，一片跳跃蓬勃的生机——“青龙社”在燕铁衣的领导下，群策群力，终于扫除了那个居心险恶，意图蚕食“青龙社”的魔星“大幻才子”，使那片部将覆盖在“青龙社”前途上的阴影幻散淡灭……。

但是，复杂繁异的江湖，有如一望无垠的大海，它包罗万象又变化无穷，它平静，又涌汤，它美丽，又丑恶，它仁慈，也残酷，一刻间的安宁，却难言乃一刻后怒哮的前奏，它就是这样变幻不定又难以捉摸，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固是艰险又辛酸，而担负一大伙人命运的领导者，更有如一条船上的舵手，一身连系多人的生死安危，若在平静的日子里，当然一帆风顺，如果遇上了风浪，则掌舵人的苦楚与精神上的重压也就不言而喻！

这一天，在河北“九同镇”，燕铁衣亲自赶去向当地首富胡大官人贺其五十整寿，这胡大官人早年曾蒙受燕铁衣的恩惠甚重，是以虽乃书香之格，殷厚门户，却对跻身江湖的燕铁衣存心交纳，敬重有加，胡大官人乃是亲自登“楚角岭”面请燕铁衣赏光的，盛情之下，燕铁衣不好推托，只有在这天轻骑简从，前来致贺；胡府喜庆，除了大开寿筵之外，又开了三台戏在前庭、中院、后堂、三个戏班子，一是“柳子”，一是“梆子”，一是“二簧”三台好戏连开，一样的戏码——“八仙献寿”演戏的各展身手，使尽浑身解数，

看戏的嘻笑颜开，鼓掌叫好之声不绝，一时锣鼓喧天，人潮挤动，热雾汗臭掺着酒肉香味，吵闹哗笑之声融于台上各腔各调的尖粗回异戏词里，于是，场面真够热闹的，却把一向好清静的燕铁衣整得头都发涨了。

在主人的再三挽留下，燕铁衣好不容易才辞别出来，主人殷殷订了后会之期，又一直送到大门之外，燕铁衣施礼如仪，道谢不迭，等他率同熊道元走向客栈，业已起更了。

进到他那间特别宽敞清雅的北厢屋里，在熊道元的待候下匆匆洗漱竣事，全身骨节又酸又软的坐倒一张太师椅上，这位“泉中之霸”不禁长长吁了口气：“老天爷，从申时一直搞到这个时辰，真正是吃不消了……”

屈单膝，熊道元替燕铁衣脱下足上软靴，边笑道：“胡大官人一番盛情，魁首怎么说也只好应付一下……”

燕铁衣闭着眼道：“要不是他诚意相请，我根本也不会来，你知道，我最烦的就是这一套，主人太过殷勤了，对作客的来说，也并不是十分好受的事……”

熊道元双手奉上香茗，道：“酒喝多了，一定口乾，请魁首喝杯茶，润润喉。”

接过茶，燕铁衣浅啜一口，道：“今天的场面，可真热闹，只不过太吵了，到现在耳朵里还觉得嗡嗡作响，要是叫大领主来，或许他能适应这个调调！”

到床下取出一双轻便布鞋放在燕铁衣脚前，熊道元道：“我跟在一边，看魁首兴致蛮高，还不住和胡大官人评论台上的戏子那个演得好呢！”

笑了笑，燕铁衣道：“面子上那能不充？人家大寿之日，对我们又如此礼遇尊隆，就算心里再不耐烦，表面上也得装做欢愉无限之色，这不光是礼貌，也叫主人不至扫兴……”

又喝了口茶，他微喟道：“日常人情酬酢，也真不容易，这一天过下来，腰酸背疼的活像跋涉了老大一段山路，累得慌……”

熊道元道：“不过，我却不觉得什么，反感到十分有趣……”

燕铁衣靠在椅背上，笑道：“好热闹是某些人的天性，如何，但在另外一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热闹就是一种痛苦了……”

熊道元耸耸肩，道：“我觉得人活着嘛，日子要过得有声有色才算没糟蹋了光阴……”

放下茶杯，燕铁衣道：“其实，恬怡宁静也是一种自得其乐的享受——当然，各有天性，人自不同，这也是不可相强的事。”

熊道元低声道：“明晚，胡大官人还请魁首过去吃饭，魁首去否？”

燕铁衣想了想，道：“明天我打算回去了。”

熊道元道：“那胡大官人的饭局——？”

燕铁衣道：“到我们离开以前，你拿我的名帖去辞谢了吧。”

熊道元垂手道：“是，魁首。”

打了个哈欠，燕铁衣道：“夜深了，你去歇息吧。”

轻轻退下，熊道元出门后又把门儿掩上了，燕铁衣穿着鞋过去将门下闩，回来又将剩下在杯中的残茶一口饮尽，伸了个懒腰，正待把油灯剔少，却蓦然抬头注视窗口，以一种冷淡厌倦的语气道：“窗外的朋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想打什么主意，我告诉你，最好你另挑对象方为上上大吉！”

隔着灰白的窗纸，果然有人影一闪，接着响起了几声轻悄悄的啄剥声，

传进来的嗓音是低促又急迫的：“敢问阁下可是燕大当家？”

微微一怔，燕铁衣沉声道：“我是燕铁衣，你是谁？”

人影贴在窗边，声音更透着紧张：“燕大当家，请启窗放我进来，我有紧要大事密禀，我不能叫人看见我在这里，而且逗留时间也不能太长——。”

燕铁衣闪向窗侧，拉开横栓轻掀窗扇，外面人影一晃，一个混身黑衣的瘦小人物已经十分俐落巧快的翻进房来！

打量着眼前的人，燕铁衣觉得有些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曾在那里见过以及拉扯得上什么渊源——这是个三十多近四十岁的中年人，脸形瘦削，皮肤乾黄，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最突出的是这人的鼻梁，鼻梁中间凸出了一节环骨，看上去，他的整只鼻子便显得有些高低不平，失去均匀感了。

这人一见燕铁衣，立即单膝点地请安，状极恭谨：“燕大当家，你老想是不记得小的我？我姓丛，单字一个兆，匪号人称‘小无影’，我的家兄曾经——”

恍然大悟，燕铁衣一手将丛兆扶起，点头道：“哦，我记起来了，你是‘赛燕子’丛鸿的老弟丛兆，七八年没再看见你哥俩了，尤其和你少亲近，一时更不易认出，当年我们也只才见过两三次面吧？”

丛兆躬身道：“是，昔年我一共才谒见过大当家的两遭，而且时间甚短，大当家事忙，都是匆匆垂询之后便辞离了——。”

燕铁衣一笑道：“你令兄好吧？”

丛兆忙道：“托大当家的福，家兄身子粗安——自从八年之前他出了事又蒙大当家救下之后，一条腿业已成残，那时起家兄即已退出江湖，不问世事了……”

燕铁衣感慨的道：“你哥哥真是一条汉子，记得那年在‘百刃庄’恁多好手的围攻之下，混身浴血，伤痕累累，犹咬牙死战，坚不认败投降，如今想起，你哥哥那付倔强硬朗的模样，犹尚历历在目……”

丛兆恭谨又感恩的道：“全亏了大当家将见不平，拔刀相助，才挽救了家兄于危难，才使家兄不受乱刃分尸之灾，家兄有生之年，俱乃载德之时……”

摆摆手，燕铁衣笑道：“不必说这些客气话了，过去老久的事啦，对了，你来找我，总不会是为了提一提当年的那桩遇合吧？”

闪到窗前丛兆极其小心的探首外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又转了回来，神色异常凝重……

燕铁衣拉了一把椅子自行坐下，同时示意丛兆也落坐，他平静的道：“你放心大胆的说吧，有什么事，我会替你担待，再说，我坐在这里，任什么人接近到房外丈许之内，都逃不过我的耳目！”

丛兆连声应是，正襟危坐，语声低沉：“大当家，我是从‘常德’那边来的，表面上是押运一批红货走向‘济南’，实则是为了暗里连络这一带地面上‘红绸帮’与‘黑峡派’的人，准备联合他们共同起事——。”

燕铁衣微微皱眉道：“起事？起什么事？”

丛兆声音更低：“扳倒‘青龙社’，吃掉‘青龙社’各地的堂口！”

心里不由一惊，但燕铁衣表面平稳如故：“为什么要扳倒我们？”

丛兆苦笑道：“因为另有一股力量要延伸过来——换句话说，有一股极大的势力想要取‘青龙社’如今的地位而代之……”

点点头，燕铁衣道：“嗯，这却不失是个很好的理由。”

丛兆谨慎的道：“这件大事，业已暗里筹划了很久，最近半个月来方成定局，且已有了确实的行动及步骤目标，只待其馀几个组合的答覆肯定，便可立时举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分头猛扑‘青龙社’及其所属……”

燕铁衣缓缓的道：“有这个胆量，具这种魄力，更且拥有雄厚威势及组织手腕的主儿是谁？”

吞了口唾液，丛兆嗓子有些沙哑：“‘大森府’……”

表情变得严肃了，燕铁衣道：“‘中州宰’骆暮寒？”

丛兆几乎微颤的道：“正是他！”

江湖上，有几个声威最隆，势力最大的组织分峙南北，各自称虽，“青龙社”无疑是其中之一，但是，湖北常德的“大森府”亦堪可并肩相比，“大森府”是两湖一带首屈一指的武林组合，隐隐被黑白两道奉为宗主盟首，“大森府”在当地的威信声势，就如同“青龙社”在北六省一样的喧吓，“中州宰”骆暮寒为“大森府”“府宗”，也就是一府之主，无论其武功、智慧、计谋、以及魄力，俱乃超群拔萃，难做双选，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实塌实的一位雄霸天下的人才之一，他有这个扩展的力量，更有囊括他人基业的野心！

这些内情，这种情势燕铁衣自然十分明白，这须臾间，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了，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敌手，会是一个何等强大凶悍的敌手，设若真到了两军对阵的那一天，凭双方的实力与决心来做殊死之战，其后果之惨烈乃是可以想见的，这乃是一场或多场的硬仗，而且，不可避免其残酷与血腥的事实，那种事实，该又是如何怵目心惊，神鬼皆泣！

丛兆艰涩的又接着道：“此外，‘天森府’除了联合一千别的帮会，最重要的臂助乃来自‘金刚会’，‘金刚会’的龙头，‘八臂韦陀’蒲和敬已誓倾全力支持‘大森府’北进之举，大当家的一定晓得，‘金刚会’的实力也是相当坚强的……”

燕铁衣阴沉的道：“我还知道骆暮寒与蒲和敬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

丛兆呐呐的道：“此场灾变一旦发生，势必血流成河，尸积如山……‘青龙社’虽然力量雄厚，措手不及之下，怕也难免吃亏……”

站起身来，燕铁衣道：“丛兆，除了‘大森府’，‘金刚会’，还有那些帮派加入他们这个行动？”

丛兆也连忙起立，道：“据我所知，南边的‘千人堂’，‘采花帮’，‘力家教场’全加入了，靠北边，‘红绸帮’可能也会参与，但‘黑峡派’方面则未敢断言，我这一次来，就是跟着‘大森府’的耿清耿三爷来同他们再做商议，进一步的劝说他们入伙……”

燕铁衣双眉微皱，道：“‘大森府’的力量我知道，‘金刚会’亦不可轻视，其他如‘千人堂’，‘采花帮’，‘力家教场’等组合却无甚惊人之处，构不成太人的威胁，倒是这边的‘红绸帮’与‘黑峡派’相当有点基础，一旦沦为敌助，我们非但压力顿增，更且腹背遭击了，却不能不预做防范……”

丛兆忙道：“大当家的，越早准备越好，怕事迟则不及……”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真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况且这一次的浪游，更要比上一次的更来得汹涌险恶，才解决了一个阴在暗处的‘大幻才子’；‘中州宰’骆暮寒却又挟着浩浩之威硬生生当头压来了……”

丛兆苦笑道：“大当家豪胆铁腕，智勇双全，我以为必能予‘大森府’

以迎头痛击，使‘青龙社’化险为夷……”

燕铁衣道：“两军一旦对垒，冲杀展开之际，‘青龙社’力抗如此强敌，说实话，胜券能否在握，确实难以断言——，不过，但愿如此吧……”

丛兆恳切的道：“大当家，往江湖上混生活，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争夺与侵占，贪婪和杀戮便往往组成圈子里的全部内容了……‘青龙社’基业大，财源足，自是树大招风，惹人觊觎，但再怎么讲，总也不能任人宰割，予取予求啊，咱们不垂涎人家的地盘，同样也不允许人家骑到咱们头上来……”

深沉的一笑，燕铁衣道：“说得对，丛兆！”

忽然，他又异常关切的道：“对了，你溜到我这里来示警，乃是极其危险，丛兆，这桩事严重万分，若叫他们知道你泄了底，只怕对你就大大不妙了……”

丛兆忙道：“大当家放心，这个严重性我当然清楚，不会让他们怀疑到我身上的——我们一行三人北来，以‘大森府’的‘疤头煞’耿清为首，如今他们还在七十里外的‘白马集’上，我是以探访一位故友为名藉词溜出来的，说好明天一早回去，他们再怎么也不会连想到我是来向大当家通报消息的……”

燕铁衣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丛兆道：“很简单，我在路过前面‘和家圩’打尖的时候，抽空潜至那里的一家染坊找着了社里派在那儿主事的一位‘铁手级’的老哥探询消息——他叫黄忱，与家兄是素识，找他，也是家兄事先交待的，我一说明身份来意，黄老哥立即告诉我今天大当家要来‘九同镇’喝筹酒的事，我一琢磨时间路程，便在到达‘白马集’住店的空档里溜出赶来，到了这里，要打听大当家的落脚处就很容易了……”

燕铁衣笑道：“不错，我行踪所至，‘青龙社’当地二百里内的各堂支坛，全都会有通报送达，以便候命应遣，你倒找对人了！”

丛兆又道：“我来到这里之后又不敢现身，只好躲在镇外，一直到黑了天才跑进客栈里隐伏于大当家的厢房左近，等得好心焦，我深恐大当家的今晚不回来就坏事了，胡府上人多品杂，我也不便插入，否则一个泄了底，便全完啦……”

拍拍丛兆肩头，燕铁衣诚挚的道：“干得好，丛兆，同时也更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丛兆笑道：“大当家释念，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玩命的事，所以我一举一动都已加意谨慎，步步小心了……”

燕铁衣忽道：“你和‘大森府’又是什么关系？怎么会加入他们的？”

有些尴尬的涨红了脸，丛兆道：“回禀大当家，说起来惭愧，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起先，在五年以前，我进入‘大森府’，只是做一名帮闲，平时替他们跑跑腿，领几两银子零花，后来办了几件事，凑合着没出纰漏，他们才好歹注意到我，这三年里已算是‘府卫’了，所以‘府卫’就是‘大森府’的硬把子名称，我是府里中堂所属……”

燕铁衣道：“为了我们的安危，却累及你背叛了你的组合，丛兆，实在也苦了你，难了你……”

丛兆一脸正气，凛然道：“大当家是家兄的救命恩人，小的又是家兄扶持携带的，没有大当家即没有家兄，没有家兄何来小的？此恩此德，重逾山，

深似海，粉身碎骨难以报还，今天小的尽不上别的力，通风报信若再迟疑，不要说小的自己失去立场，忘恩负义，就连小的家兄也断不会饶恕小的，为了大当家及‘青龙社’，小的拚了不吃‘大森府’这碗饭，拚了背个臭名，甚至不惜舍此性命，也要替大当家一效绵薄！”

燕铁衣又是感动，又是嘉许的道：“好，丛兆，大德不言谢，你如此的忠肝义胆，如此不顾危难的成全我们，这份情，我燕铁衣及‘青龙社’上下俱皆镂骨铭心，将来，待此事过去，若‘青龙社’尚能幸存，有我们的就有你的！”

躬身施礼，丛兆诚惶诚恐的道：“在大当家道几句话，我丛兆已死而无憾！”

燕铁衣搓搓手，道：“目前，你务必隐匿身份，切切不可露了底细，于你本身的安全，于我们异日消息的传递，都有莫大的关系……”

丛兆道：“我明白，大当家。”

燕铁衣考虑周密的问：“他们那边有人知道你哥哥同我的渊源么？”

摇摇头，丛兆道：“没有人晓得，家兄八年之前退出江湖，早已隐姓埋名，不做复出之想，道上记得他的朋友已是少之又少了，且小的进入‘大森府’又是家兄退隐三年以后的事，更少有人知道小的还有一位兄长，日常小的也从未提及，便算他们偶而得悉的小有位兄长，也不会连想到就是‘赛燕子’丛鸿，即便猜到是他，亦断不可能发掘大当家与家兄的那段往事，时间太长久了，而当年与家兄结怨又被大当家施以痛怨的‘百刃庄’更远在滇池，八年以过，人事变迁甚大，就更难透露出什么传言来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百刃庄’倒不必忧虑，昔年我出手救你兄长之际，并未报名，他们极少可能想到是我，就算你哥哥，也是我救了他之后的第三天才晓得我的身份。”

接着又点点头，他续道：“由你方才所言，业已看出你对这一层上早经留意，很好，以后言谈举止，更须谨慎，稍一疏忽，便将招至杀身之祸，千万小心！”

丛兆恭声道：“是，大当家。”

略一沉吟，燕铁衣道：“这件事，与你今夜来此传警的行动，令兄全知道？”

丛兆颌首道：“家兄不但知道，更且代小的拿了许多主意，并一再交代小的尽速赶来向大当家密报消息。”

燕铁衣感慨的道：“八年了，你令兄仍然记着那一段过往的友谊，他真是有个有正义感，重交情的血性汉子……”

丛兆垂着手道：“只怕报不了大当家的恩赐于万一……”

燕铁衣摊摊手，道：“自己人，你说得太客气了，你兄弟这样豁命相让，报不了你们恩德的人恐怕是我呢……”

犹豫了一下，丛兆问：“大当家的准备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

背着手踱踱几步，燕铁衣沉重的道：“我尚未决定。”

丛兆低声道：“‘大森府’他们既然广结盟援，暗集帮手，大当家又何妨如法泡制？”

燕铁衣轻轻一叹，道：“这一层我也想到了，但如此一来，双方在大张旗鼓，各邀盟助的情势下，便更加无可避免要爆发连串血战，一待扬刃纵骑，则必横遍野，血腥漫天，人命财物的损失，越将无可估量了……过份的杀戮

与牺牲，总是有干天和，内疚神明的，就像我们身处于这种圈子里的人来说，也永不会觉得习惯……”

丛兆担忧的道：“大当家悲天悯人，所见甚是，不是，大当家有息事容让之心，对方却毫无成全长协之意，他们不覆倾‘青龙社’是断不会干休的……”

燕铁衣道：“所以，我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应付，既无须大量流血，又可以化解阻遏，这场天大的危机，如比，乃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乾笑着，丛兆道：“只怕不容易呢……”

燕铁衣道：“当然，我也知道不容易，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好歹尽力朝这方面去做，最后若是不行，至少我也问心无愧了，我的原则是——不到无以为继的绝望关头，绝不全面交战！”

丛兆急道：“但是，如果非打不行了呢？”

幽幽的，燕铁衣道：“假如真是非打不行了，也就是到了我们容忍的最大极限了，那时，‘青龙社’自当全力以赴，生死不计！”

望着桌上摇曳的灯光，燕铁衣童稚般的面庞上阴晴不定，光影的动汤映得他的神情起了一种怪异的明暗变幻，以至他童稚般的脸容便掺杂进某些特殊的，这般酷厉又寒凛的韵息了……

丛兆感染了燕铁衣身上所散发由来的酷意，不禁微微有些颤栗的反应，他急忙轻咳几声，嗫嚅着道：“大当家，若是无事吩咐，小的想就此告辞了……”

神色变得缓和了些，燕铁衣平静的道：“丛兆，你回去之后，请随时将对方的情形以你认为长快，最牢靠的方法通知我们或我们的任何分支堂口，有关‘红绸帮’及‘黑峡派’的反应我们也急须明白以定对策，另外，我再叮咛你——小心自己。”

微微躬身，丛兆道：“大当家不用记挂小的，小的自会谨慎行事，并随时将他们的行动消息或一般情态设法传递过来为大当家参酌……”

点点头，燕铁衣道：“至于我们这边的应对之策，你则无须顾虑，我自会安排一条妥贴却敌之计，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丛兆道：“小的先预祝大当家旗开得胜，小的就此拜别！”

他刚转身，燕铁衣忽然又叫住他：“丛兆，你的鼻梁——是否受过伤？”

伸手摸着鼻梁上凸出的骨节，丛兆苦笑道：“是的，大当家的观察好仔细，我是在前四年与人一场冲突中吃对方打伤的鼻梁，这骨脊当时便突了出来，至今也长不平了……”

燕铁衣道：“假如你这鼻梁未会易形，方才我一见就会认出你来，也不必再烦你自己通名报姓了……”

丛兆道：“小的鼻骨受创之初，连小的自己见着自己的模样也觉得怪别扭……”

笑笑，燕铁衣道：“好，你去吧！”

当丛兆离开之后，燕铁衣独自坐下，面对孤灯荧荧，思潮纷乱如涌，这场即将来临的灾祸，该怎么去应付呢？该如何在牺牲的最小限度内去应付呢？

今夜，他知道，是再也睡不着了。

灯光昏黄里，燕铁衣一时坐下，一时站起，反覆思量着解危渡厄之计，他不希望大量的流血，更不顾眼见漫天的烽火燃红了半天，他巴盼着有个适

当的法子来解决这场在他看来突兀十分的祸患……

心里苦，情绪更烦，更躁。

江湖上的日子果真是这样的难以挨过么？即使像他此等的霸主英雄来说？

第二十二章 大森府 虎穴隐龙

常德县城，湖北境内。

城西那条十分僻静的“走马大街”尾段左转，有一条长长的弄巷，整条弄巷仅有一户人家，那高耸雄浑的大青砖围墙从街面曲折巷头笔直伸展向巷底，中间是大门，白麻石九级梯阶的两侧各蹲着一对巨硕狰狞的青铜狮，配以莲瓣底座；门高两丈，宽丈半，黑漆，白钢兽环，擦得雪亮如银，看上去，那股子气派，那种恢宏昂峙的威势，可就甭提有多么个慑人之势了。

门楼下，三个金闪闪的六斗大字嵌现——“大森府”。

在“大森府”的对面，则是这条长巷前街那些住户的后头檐墙了。

轻捷低促的发力声自巷口传来：“嘿唷”“嘿唷”一乘黑顶软轿由两名轿夫抬着健步如飞的奔进巷子里，轿夫的因条腿挪动疾快，脚步落在石板地面上毫无声息，轿后一个青衣小帽小厮模样的年轻人气嘘嘘的，在跟着轿子跑，他肩背手提着大包小包，一副力有不胜之状。

轿子来到“大森府”的石阶之下停住，跟在轿后的青衣小厮立时抢前一步，十分机伶的打起轿帘，呵着腰道：“到了，孙大爷……”

这小厮一抬头侧身，老天，不是别人，居然竟是燕铁衣！

当然，燕铁衣在这里是不可能用本名的，“大森府”知道他的人都叫他“小郎”，晓得他姓张，是府里总管事孙云亭孙大爷的好友赵掌柜介绍来打杂腿的一房远亲晚辈；“小郎”给他们的印象是人生嫩，但和和气气挺勤快，就是有时像个大姑娘似的容易害臊，腆腆的透着几分乡下人味道。

“小郎”在“大森府”的工作是在总管事身边听差打杂，当然是下人身份，但“小郎”干得十分称职，才上工三天，业已颇得总管事孙大爷的欢心了。

这样的环境与工作性质，在燕铁衣来说自是相当尴尬的，可是为了他身负的重任，为了多少生命的延续及无端的争战息止，他也只好委屈自己，勉为其难又冒着万险的前来执此贱役了。

这一着匪夷所思的妙棋，便是燕铁衣在苦思一夜之后所想到的除了大规模血战之外唯一的办法——可能防止千百条人命牺牲以及烽火遍烧江湖的唯一办法。

经过那天晚上整晚的筹思，燕铁衣决定由他自己亲身易装改扮，潜伏虎穴，连用他本身所俱有的一切力量以任何方式，就在“大森府”之内阻止这场血战的发生，当然，所谓“以任何方式”，乃包括了和平的、激烈的、仁慈的、残酷的每一种行事法则，或者用计、或者以力、或者明来、或者暗干，总之，不管是那一种方法，是如何作为，全以粉碎，阻止这一场浩大的拚杀为目的。

燕铁衣之所以要亲来冒险，自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武功高，

富机智，有胆识，反应快，眼光远，都是少有人及的，最主要还在于“大森府”的人从上至下没有认识他或他见过面的，他的外形又是如此易于乔装，一旦乔装更是不露丝毫破绽，完全就是一个聪明伶俐又童稚未泯的大孩子状，不论外间如何传言，对他会有些什么描述，他以眼前的模样朝人前一站，只怕剜掉那人的眼睛他也不会相个这个小厮就是桌中之霸，黑道大豪，喧赫天下的“青龙社”大龙头燕铁衣！

这个艰巨的任务，若是派别人来，委实有许多的困难！外型的限制，年龄大的不易偏造来历掩饰，年龄小的又无可担此重任，自保的能力，行事的力量与技巧，处置的充当，对楚个事件的观察深入及反应，尤其紧要的是，对一切效果的责任，因此，除了燕铁衣本人，实在也找不出更适合的人选来了。

如果燕铁衣的希望能够达成——他便可以用少数的人命换取多数人命的牺牲，能够流少量的血以避免大量的流血，能使争斗局限一隅，更局限在敌人的阵营里，花轻微的代价消弥这场严重的危机，不使干戈蔓延天下；他尚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来达到目的，但他不惜用任何手段，只要接近了敌人，他相信总有较大的可能性，这，也是搏命的本质在于仁慈，巧技的运用上为原则吧？

来到“大森府”充当小厮已有三天，燕铁衣是由常德县城里开设粮行的赵掌柜推荐进来的，自然赵掌柜亦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赵掌柜的大舅子在外面做单帮生意结识了以开酒楼为掩护的“青龙社”一位头领，透过这位“铁手级”头领的关系，将他们的双龙头当家以一名穷亲戚后生的名义介绍给赵掌柜的大舅子，再经过这位亦不知内情的商人转引至赵掌柜面前，然后，由赵掌柜推引给“大森府”的孙总管事；在进行过程之前，燕铁衣对探询进入“大森府”的每一条可经之路也煞费苦心。又须不落痕迹，又要出乎自然，颇为不易，但是，只要花功夫去找，路子总是有的，也多亏“青龙社”的力量大人面广，办起事来方才事半功倍，得心应手，这其中，人情的关说少不了，而赵掌柜与他的大舅子同情心的发挥亦有推动作用，至于燕铁衣要求进入“大森府”工作的理由只是为了那里入息较丰，经验易得的藉口是否实在，就不是这两位中人所能体察的了……。

本来，燕铁衣要进行这个计划可以运用到丛兆的关系，但他为了不使丛兆牵涉上丝毫疑点，断然另行他途，表面上做到与丛兆没有任何瓜葛的地步，这样一来，彼此间在行事方面都要便利得多至少，万一事败，他也给丛兆留了一条退路！

今天，是燕铁衣跟随孙大爷到街上办几样杂货，另外取回大小姐的鞋样子，二少爷指定购买的“雅雅轩”三色素饼；这一来一回，孙大爷坐轿，他只有跟在轿后拿东西跑腿的份，这种滋味，他尝起来的确是新鲜。

孙大爷孙云亭是个年已五旬，又高又瘦的精明人物，蓄着两撇八字胡，整天旱烟杆子不离手，老喜欢在烟雾迷绕里眯着一双细眼端详人……。

随着孙大爷进了大门，绕过西园踏入那前后两进的一排青瓦精舍里，这里就是管事房了。

往自己那张太师椅上一靠，孙大爷先把桌上小瓷壶里的茶端起来啜了一口，润润嗓子，然后轻咳一声，用汉玉烟嘴点了点桌上摆着的東西。

“小郎呀，这饰盒子里是大小姐的十二整双鞋样子，拿去后院给大小姐看看中不中意？‘雅雅轩’的三色素饼直接给二少爷送去，免得放久了变味，

其余的放在这里，我自会叫阿贵派用……”

燕铁衣白净透红的面容上露出一抹憨真的笑意，他垂着手道：“素饼买得多，大爷要不要自己留下一盒？”

呵呵笑了，孙云亭道：“你这份心意是不错，可惜我对这玩意没什么胃口，再说，我与二少爷分东西吃，叫人知道了不背后骂我是老虫才怪！”

燕铁衣殷勤的道：“大爷这一趟又累了一上午，要不吃个素饼点心也好！”

孙云亭道：“不用了，人哪，岁数一大，吃东西就不比你们年轻人了，味精牙松的，这种黏腻甜食，进了口我还嫌它粘得慌呢！”

燕铁衣抹抹额头上的汗水，先赶着提壶给孙云亭冲上开水，然后才抱起桌上的东西道：“大爷，你老还是歇会吧，我先把这几样东西送进去，回头再叫阿贵来听大爷差遣，大爷就别再劳动啦。”

孙云亭吸了口烟，道：“好吧，东西送去，早点回来。”

燕铁衣匆匆出门，孙云亭坐在那里不住点头，望着燕铁衣的背影，日光中颇带赞许之色，他在想这次赵掌柜介绍来的小厮，可真不赖，又秀气，又灵巧，又通人意！

“大森府”“府宗”“中州宰”骆暮寒膝下有一子一女，大女儿今年二十三了，出落得一朵鲜花也似，又美又俏又慧诘，是骆暮寒夫妇俩的掌上明珠，第二个是儿子，年方弱冠，生得也相当英俊潇洒，可惜的是因为武林家世，喧赫一方，多少染了几分纨绔子弟的习气。

女儿叫骆真真，儿子叫骆志昂，都俱有一身精湛的家传武功，当然，在骆暮寒亲自的传授里，强将手下岂有弱兵？

后院中，那片人工小湖上的八角巧亭里。

唇红齿白，人才一表的骆志昂正与几个年纪相若的朋友逗弄着各人饲养的龙鸟，一边高谈阔论，笑语喧腾；燕铁衣从曲桥上走来，双手奉上四盒素饼！

“二少爷，你要的点心买来啦！”

骆志昂取过上面的纸盒，打开来，先拿出一枚素饼张口大嚼，边道：“其余的都放在石桌上，大家吃！”

他的三个朋友立时嘻嘻哈哈一拥而上，狼吞虎咽，瓜分而食。

骆志昂叫住了正待退下的燕铁衣，瞪眼道：“小郎，你到那里去？”

燕铁衣呐呐的道：“我去给大小姐送鞋样子！”

眼珠子一翻，骆志昂道：“素饼，我说大家吃你为什么不吃？”

燕铁衣天真的一笑道：“二少爷，我是下人，怎么能同你的贵朋友相提并论？”

骆志昂怒道：“放屁，什么上人下人？我说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叫你吃饼，你不吃，这就是看我不起，既然看我不起——罚你与我过三招！”

装做大惊失色，燕铁衣央求道：“做做好事，二少爷，你这一身功夫直比大罗金仙，我那够你一只手指头顶的！莫说三招，就是半招，我也挡不过呀……”

哈哈大笑，骆志昂道：“小郎，你今年二十岁了，是不是？”

惶恐的，燕铁衣道：“是二十岁了，二少爷！”

骆志昂傲然道：“你二十，我也二十年岁相若，我更不比你多生颗脑袋，多长条手臂，你怕什么？来来来，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没种！”

旁边，一个锦衣华服的白脸青年拍着手起哄：“志昂说得对，小子，你好歹也是个男人吧！是男人就该有点骨气，这样娘娘腔不怕把人腻死？快和你家二少爷试招！”

另一个满口黄牙的胖子也怪叫道：“同好手过招，胜向名师学艺，小子，这是你的造化呀！”

骆志昂跃跃欲试的道：“你可真没种呀？”

塞了一嘴饼渣的那个斗鸡眼少年也吆喝起来：“小郎，一个男人除了给人倒洗脚水清理马桶之外，还有男人该做的事哩，那有你这么‘熊’的？！”

瑟缩着，燕铁衣畏怯的道：“请各位少爷就放过我吧，我怕，我不敢……”

黄牙胖子叫道：“没种！”

华服青年在逗火：“志昂，你先动手！”

斗鸡眼也怂恿：“快嘛，志昂，露两下子大家开开眼界，乐一乐……”

燕铁衣直往后退，一付窝囊相：“二少爷，请你大发慈悲，可怜可怜我……”

猛然间，骆志昂斜闪暴起，左手虚指，右掌偏落，燕铁衣惊叫一声，人已横着摔倒，身子尚未沾地，骆志昂足尖倏挑，又被带了个大跟斗，跌在那里还没爬起来，骆志昂已提着领子将他掷出亭外，“噗通”一声水花四溅，他“咕噜噜”喝着池水，双手挣扎乱舞，浮沉不定，拚命呼救！

巧亭里，四个年青人笑得前仰后合，认为有趣之极！

曲桥那边，蓦而传来一声娇叱，半空中人影飞闪，有如乳燕凌波，在水面上一沾而起，拎着浑身透湿的燕铁衣，在一个美妙的旋回下落进亭中！

一袭月白衣裙，秀发如云高挽，眉目似画，肌肤赛雪，果真艳丽俏媚比同桂宫嫦娥——骆真真。

这时的骆真真，粉面如霜，星眸含嗔，另有一股令人不敢仰视的凤仪雌威：“二弟，你知不知羞？”

有些畏惧的往后退了退，骆志昂却又硬着头皮辩白：“开开玩笑嘛，大姐，谁知道小郎这么不中用……”

冷冷一哼，骆真真道：“开开玩笑？把人欺负成这样还叫是开玩笑？你说他不中用，只是因为小郎没学过武功，当然比不上你这技艺超凡的练家子，你要有本事，找硬的去碰，光拿自己家里的下人取乐算什么英雄！”

面红耳赤的，骆志昂道：“大姐，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又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

骆真真怒道：“还狡辩？我们到爹那里去理论！”

骆志昂连忙告饶：“好大姐，下次我不敢了，别这么凶好不？你骂了训了也就够啦，何苦再去向爹告状？爹再罚了我，你忍心？”

又好气又好笑，骆真真骂道：“没见你这样的厚皮，还不快滚？少在我眼前惹厌！”

说着，她那威移四射的眼睛又扫向那三个噤若寒蝉的青年，于是，骆志昂暗暗示意，四个人急忙一溜烟的跑开了。

燕铁衣已自地下站起，身上滴着水，衣裳全湿透了贴在肌肤上，他瑟缩着，索索抖个不停，脸色也泛了青白……

转过身来，骆真真怜悯的看着他，轻柔的道：“小郎，看你这样子，落汤鸡似的，我弟弟自小就皮，野得不得了，你以后别招惹他，远着点，自己

也少受捉弄！”

上下牙床捉对儿打颤，燕铁衣也觉得真有点冷了。

“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刚刚才若不是大小姐，恐恐怕我就要被淹死在池子里了。”

“噗嗤”一笑，骆真真道：“你也是呆——我弟弟再调皮，也不会真想淹死你呀，他与你又没什么深仇大恨；我早来一步，也不过使你少喝几口水而已，二少爷怎能叫你淹死？”

燕铁衣又是忸怩，又是惶恐的道：“是！是！我不会说话，还请大少姐恕罪！”

妩媚的笑，骆真真道：“瞧你这付傻像——冷不？”

点点头，燕铁衣嚅嗫的道：“冷……”

骆真真温和的道：“快回去换身乾衣裳吧，当心招了凉可不是闹着玩的！”

燕铁衣憨直的道：“谢谢大小姐关注！”

他才移动脚步，又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站下来，伸手自怀中摸出那只早被池水浸透的锦盒抖索索的双手奉上。

怔了怔，骆真真问：“这是什么呀？”

燕铁衣垂下头去，怯怯的道：“是……是给大小姐带回来挑选的鞋样子……”

骆真真跺脚道：“天，这还能用吗？都叫水泡散了！”

燕铁衣哆嗦着道：“大小姐包涵，都是我的不对……”

恨恨的，骆真真道：“不怪你，全是我弟弟不好，净出漏子，惹麻烦——我还急等着选样做鞋呢，这小鬼可恶！”

燕铁衣焦急的道：“这怎么办呢？大小姐，可不能误了你的事呀……我看，我还是替你再跑一趟吧……”

叹了口气，骆真真摇头道：“算了，回头我再找人重绣吧，小郎你赶快去把湿衣笑换下来，这个样子我看了都不好受，记得把身上拭乾——”

突然，最后这句话一出口，骆真真没来由的觉得脸上一热，心口，“咚”“咚”跳了几跳！

燕铁衣恍似未察，呐呐的道：“我晓得，大小姐，石桌上的素饼，你就拿去吃了吧！放在这里怕被糟蹋了，怪可惜的……”

骆真真，没好气的道：“胡说，叫我吃他们剩下的东西？”

燕铁衣有些失措的道：“不，大小姐别误会，我只是怕东西被糟蹋了……”

眉儿一挑，骆真真道：“要吃，你自己拿去吃吧。”

一双手不住往身上擦，像要擦掉手心里的什么，燕铁衣慌乱的道：“谢谢大小姐……我不吃……我要回去换衣裳了……我只觉得冷，一点他不饿……”

微偏着头，骆真真道：“小郎呀，你怎么这样容易发慌呢？一点小事，我看你就没‘则’了，生嫩得还不如一个女孩儿家——嗯，似是一只动不动就受了惊的小兔子……”

燕铁衣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有生至此，居然会被一个女人形容为容易受惊的小兔子，这件事若被传扬出去，将来一旦真像揭露，必然会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枭霸，竟系一只“容易受惊的小兔子”……

心里是这样的尴尬，表面上他却只好又扮出一付忸怩羞窘的模民，站在那里绞叉着双手，脚尖不住在地上画圈子，凭空越显出几分天真童稚之态来。

骆真真笑容如花，有趣的道：“看你，多像个不懂事的小弟弟，比起二少爷，你嫩多了！”

燕铁衣低着头道：“我……我那能跟二少爷比？我一向土气，乡下穷孩子，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少受人夹磨……”

骆真真亲切的道：“话也不是这样说，其实你比二少爷好得多，这样更显出你的诚挚朴实来，叫人一见，就知道你是个笃厚纯洁的好孩子……”

燕铁衣抗议的道：“大小姐，我已二十出头了，不能再算是个‘孩子’啦……”

骆真真情笑凝眸：“小郎，越是孩子气重的人越不愿被看成孩子，你就正是如此，在我面前，我已经足可做你的大姐姐了，你还何必硬要强充老成呢？”

红着脸，燕铁衣呐呐的道：“你是大小姐，不是我的大姐姐，我不敢这么放肆……”

骆真真轻轻跺脚：“小郎，你真迂！”

燕铁衣振振有词的道：“上下有序，尊卑有分嘛，书上就是这么教人的……”

一阵冷风吹来，燕铁衣似真似假的又哆嗦了一下，身子微微收缩，骆真真关注之情自然流露：“得了，你回去吧，再磨蹭，准要招凉……”

一面说，她一面亲自把石桌上剩下的素饼装回盒里，递给燕铁衣，温和的叮咛着：“这些素饼你带回去吃，别忘了到厨下先熬碗红糖姜水喝下驱驱寒气，自己的身子要当心，出门在外，比不得在自己家里事事有老人照应，小郎，你来这里虽是侍候人的，却并不是叫你连自己的健康也可忽略了，知道吗？”

燕铁衣一脸感激的神色：“多谢大小姐的爱护关心……”

待他离开巧亭，走过曲桥，偶一回头，还可望见骆真真仍然独立亭内，怔怔的向他这边望着，表情上似乎带着迷茫的意味……

嗯，骆真真待他可确是不坏，这位大小姐的心地十分善良，人是冰雪聪明，却半点大户人家小姐的骄横做作味道都没有。

回到管事房外面的那间矮屋里燕铁衣换了衣衫，坐在床沿默默寻思，他想的不是骆家姐弟，更非孙大爷交待的差事，他在想今夜即将是他改头换面来此之后首次与他手下人约定会面的日期了。

当然，这样的晤面，必须要做到绝对的隐密及不露痕迹。

今夜起更时分，来相会的人可能是“青龙社”的二领主应青弋！

第二十三章 巧运筹 神通各显

这是间狭小又破旧的阁楼，在一户人家的主屋后面，平凡得就如同千百处这样古老的建筑一般，毫不起眼。

阁楼中灯光如豆。

应青弋正向燕铁衣施礼完竣，他身边还肃立着熊道元。

燕铁衣先行盘膝坐下，一伸手道：“来，时值非常，大家都不用拘礼，随便坐吧。”

一边对面坐下，应青弋的视线却异常新鲜惊奇的打量着燕铁衣目前的这身打扮——青衣小帽，标准下人小厮的打扮！

笑笑，燕铁衣道：“怎么样，还合适吧？”

立即收敛目光，正襟危坐，应青弋道：“魁首是指——？”

燕铁衣道：“我是说我这身穿章打扮。”

尴尬的一笑，应青弋忙道：“为了挽救多条生命及减少本社所属的损伤，魁首也委实用心良苦了，这些日来，魁首想必颇受折磨吧！”

燕铁衣道：“还好。”

应青弋摇头道：“魁首亲自来受委屈，不但忍辱负重，更冒着生死之危，我们却坐享其成，真是莫大的罪过，鹄候期间，如芒在背——”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不必，我做这件事心安理得，因为我是为了一个仁慈的目标。”

应青弋道：“话是这样说，但以魁首之尊，堂堂一帮之主，却屈居仆属下人之流，执此贱役于敌营，魁首的牺牲可是太大太重……”

燕铁衣平静的道：“只要能将这场漫天的战祸阻遏在敌阵之内，不使其展开便予破灭，只要能减少人命的伤亡及大量的流血，我受这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将我目前付出的代价与那可能形成的惨烈后果一比，那我这代价可就微不足道了！”

这时，熊道元呐呐的开了口：“魁首——你如今的工作，习惯么？”

燕铁衣笑道：“勉强还能应付，道元，你跟了我这些年，恐怕尚不知道我竟具有这样的天才吧？以我这点才能，充任个小厮还绰有馀裕呢……”

熊道元吸了口气道：“一见魁首这身打扮，我，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魁首了！”

燕铁衣打趣道：“昔为座上客，今沦阶下囚，嗯？”

吞了口唾液，熊道元道：“魁首，我真难以想像，魁首如何去做那些事？这……这实在大过荒唐可笑，不可思议，我们的魁首居然——居然给人家去端盘拿碗，扫地抹桌，天爷！”

燕铁衣笑道：“这没有什么，我除了你说的这些之外，还另加跑腿打杂，清理马桶溺器呢，但我干得很称职，做一行就该像一行，可是！”

熊道元喃喃的道：“我的天……”

燕铁衣道：“有时，我一面在做些事，一面忽生异想——如果有一天我这‘青龙社’的魁首垮了台，倒还不愁找不着差事混碗饭吃哩！”

苦笑一下，熊道元忙道：“魁首快别提了，越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唉……”

应青弋也叹口气：“我好像犯了罪一样——再念及魁首眼前的处境，都坐立不安，食难下咽——”

摆摆手，燕铁衣道：“好，先不谈这些了，青弋我来此之前，交待的各项布置方案可曾依序进行了？是否全照我的指示去做的？”

又精神一张，应青弋朗声道：“完全遵照魁首的谕令分头齐进，依序准备，现已全都如期就绪——本社总坛业已暗中备战，防守更形严密，各地分

支堂也一律化整为零潜伏分散，但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迅速召集成军，北地的六个盟帮，亦已派人前往连系，并得到他们的允诺全力支持‘青龙社’，同时，也透过第三者的关系向‘红绸帮’，‘黑峡派’劝导他们打消与本社为敌的企图，这第三者乃是‘白杨山’的老当家齐如恨，他年高德劭，威望甚隆，尤其对魁首素来敬仰，由他出面斡旋，‘红绸帮’及‘黑峡派’多少要琢磨琢磨！”

燕铁衣皱眉道：“他们可已有了答覆？”

应青戈低声道：“正如我们原先预料的几个可能反应之一——他们均不承认，坚决表示绝无与‘大森府’串通合谋‘青龙社’的行为，但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齐老当家的意思表过，话也传到，他们自然也会心中有数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齐老头子没有泄底吧？”

应青戈道：“当然没有，他向对方表示甚至我们尚不知此事，他说他所出面劝导疏通的原因是闻得谣言所传，为了武林一脉的和气，千百生灵的延续，这才主动由面斡旋折冲，齐老当家并一再晓以利害得失，语多警惕——”

燕铁衣道：“齐老头子干得好！”

应青戈接着道：“除此之外，我们已遵嘱调集了一支人马伏候‘常德’五里左近的‘麻石坡’，这支人马全为死士组成，由三领主庄空离亲自率领，另征调了各地分支堂的百名好手加入，崔厚德亦在其中，成员二百名亦俱为精挑精选骠悍勇猛之辈，只要魁首谕令一下，可在半个时辰之内便骤骑直扑‘大森府’！”

燕铁衣道：“很好，这支人马是我的锦囊妙计之一，不到最后关头不会用着他们，但一待用上，即乃表示全面血战的展开了！”

应青戈又道：“常德县城西走马大街的前段，新开张了一家香烛店，那就是我们设在此地的联络站，魁首有事，径往交待传谕即可，主持其事的弟兄及由岭上直接派遣，是我属下的大头领洪福泰……”

燕铁衣颌首道：“洪福泰这人稳练精明，头脑清晰，选得不错。”

望了熊道元一眼，应青戈道：“魁首，道元今天来此之后，就不跟我回去了，他直接转向‘麻石坡’的庄空离报到……”

燕铁衣沉吟着道：“‘楚角岭’上手够分配么？”

熊道元抢着道：“够了够了，魁首，屠大领主，应二领主，阴大执法都在山上，而且那一干‘卫山龙’及刑堂执事也未分派出来，力量足够，再加上其他盟帮支流的协助，包管稳如磐石，倒是外面的人手较为单薄了些呢——”

笑笑，燕铁衣道：“你呀，想做什么便顺着说什么，通盘的情势我莫非还不如你了解得透澈么？要你来给我阐述？”

应青戈道：“另外，每两天见面交换一次消息及异变状况，这个责任由熊道元来担当，以后我们的情形直接发交到‘麻石坡’，熊道元再来面禀魁首，魁首有指示，也由他带回转交——‘楚角岭’上的传驿快马早已备妥了！”

燕铁衣道：“我与道元见面地点要每次更换，今天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选定城外的‘天恩庙’吧，待在‘天恩庙’见过了，再另挑第三次的约会处所，地方经常移换，安全性也就相对的增加了……”

应青戈又道：“魁首如有紧急指示，不及等到与道元见面之日时，当请直接交待香烛店的洪福泰传谕过来。”

燕铁衣道：“我晓得。”

舒展了一下双腿又再盘起，应青戈问道：“在‘大森府’的几天里，魁首见过‘中州宰’骆暮寒本人没有？”

燕铁衣道：“远远见过一次，他好像很忙，在家的时间不多，每一回来，则大厅中人进入出更形紊乱，‘大森府’连前中后三堂堂首加上‘府卫’约有二十馀名，初步观察，其中确有不少身怀绝技的硬角色，有两三个更是神旺气盈，精华内蕴，显然更非等闲……骆暮寒身边经常跟随的人是三名护卫，两个谋士，他们下尚有一批清客，闲说亦不乏计智突特之辈，总之他的根底相当稳扎！”

表情凝重，应青戈道：“魁首可也见到‘金刚会’的当家‘八臂韦陀’蒲和敬了？”

摇摇头，燕铁衣道：“蒲和敬我却尚未见到。”

熊道元插口道：“魁首，听说姓骆的有一男一女两个宝贝？”

燕铁衣道：“是的，长女骆真真，次子骆志昂。”

熊道元笑道：“那骆真真，据传还颇俱姿色呢。”

燕铁衣道：“很秀气，骆志昂也挺俊的。”

应青戈问：“都会武功？”

燕铁衣一笑道：“不但都会武功，而且火候颇深，你想，他老子是什么人物？在这样的老子调教下，他的儿女再差也差不到那里去！”

微微一笑，他又道：“那骆真真，心地不差，赋性温和，是个明理通情的好女孩，但她弟弟骆志昂就未免失之骄纵，染有几分纨绔子弟的习气了——”

熊道元哼了哼，道：“这小子是教训受得少！”

燕铁衣淡淡的道：“年轻人，总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尤其骆暮寒又只有这一个儿子——”

应青戈深沉的道：“设若真要大火拚了，只怕姓骆的就连这一个儿子也保不住啦！”

若有所思的默默不语，燕铁衣像是在考虑一件什么事。

半晌——

应青戈道：“魁首，你可有了腹案——怎去对付他们，破灭他们的侵犯野心？”

燕铁衣道：“现在尚未肯定。”

轻轻的，应青戈道：“暗杀如何？学‘大幻才子’以前的那一套？”

一拍手熊道元道：“对，各个击破，分散歼灭！”

燕铁衣道：“这也是我打算运用的手段之一！”

应青戈提醒他道：“魁首可得小心暗藏着的兵刃呀！”

燕铁衣安详的道：“放心，他们不会发现的。”

应青戈笑着道：“那位总管事孙云亭，魁首个可以在不落痕迹的情形下加以利用，他一定知道不少‘大森府’的机密内情……”

燕铁衣道：“我怎么会忽略了这个大好的牵线人？我早已开始在这上面下功夫了，不过，孙云亭人很精猾，口风也紧，要从他嘴里套出消息也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不要操之过急，我相信迟早总能有点收获。”

忽然，应青戈问：“对了，丛兆回来没有？”

燕铁衣道：“还没回来，算时间，约莫也就在这一两天了。”

应青戈感到有点好笑！

“他回来一见着魁首，不大吃一惊才怪！”

燕铁衣也笑道：“这怕免不了——他只知道我们要采取对策应付‘大森府’，但他却不会想到我们采取的对策竟然如此！”

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下，应青戈道：“丛兆回来之后魁首行起事来就会便利多了……”

燕铁衣颌首道：“当然，在‘大森府’，他的力量可要比我来得大！”

熊道元嘿嘿笑道：“丛兆这家伙还算有良心，知道感恩图报，而心思又还灵巧，能神鬼不觉的把这件大事透了过来，更使半点痕迹不露，犹大摇大摆像个人王似的在‘大森府’吃粮领饷——”

燕铁衣道：“他做这件事也相当冒险了，一个弄不好，自己的脑袋就先要搬家，‘九同镇’的客栈里，我都替他捏着把冷汗！”

鹰青戈严肃的道：“魁首，此人如此重恩尚义，少不得要重重补报！”

点点头，燕铁衣道：“这个当然。”

说到这里，他又告诫熊道元：“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道元，只准我找你，不准你找我，‘大森府’你更不得潜进一步，否则，一旦事败，就前功尽弃了，你知道其中利害。”

熊道元忙道：“魁首放心，我谨记着——”

燕铁衣又道：“‘大森府’的能耐不比一般二流帮会组合，他们的行事效率异常惊人，千万疏忽不得，就连我也是战战兢兢步步小心的，你在常德县城里，一举一动也要加倍谨慎了。”

熊道元连连点头：“是，魁首。”

站起身来，燕铁衣道：“青戈，你还有事么？”

跟着起身，应青戈垂手道：“没事了，魁首身处虎穴，务祈珍重！”

燕铁衣道：“谢谢你，你也一路顺风。”

抢前一步拉开阁楼上的那扇破门，熊道元恭敬的道：“魁首好走——”

拍拍他厚实的肩膀，燕铁衣一笑道：“后天此时，‘天恩庙’再见。”

青衣小帽的身影下楼而去，眨眼间便隐没在那一层屋脊的阴暗中了。

“大森府今天的气氛有点与平常不同。”

时辰才一过午，近百名一色一式黑衣劲装的彪形大汉已纷纷在府内外各个通路要街布岗插桩，这些人全配有朴刀及弓箭，更携有银笛锣鼓等传警的器具，由十馀名，府卫率领指挥，顷刻间，整座大森府已置于一片森严的戒备之中。

建筑得雄伟宽广的前堂大厅，群英堂警卫最是严密，近百名人手倒有三十馀名环守此处，将大厅四周团团围起，十名指挥调度的府卫，也有五名亲伺左右。

当然，府里的一干仆役也有得忙的，备茶水，摆桌椅，清洁场地；尤其大厨房，一早就开始准备起来，听说除了要额外供应二百多外客的晚膳，还得到时候摆出六桌上好的全席来……。

总管事孙云亭不但能干，更沉得住气，事前一点迹象不露，到了凌晨起身，立即交待安排，有条不紊的另加细思周到，只一个上午，所有该预备妥的大小工作业已完全做好。

燕铁衣跟着孙云亭前后打转，东奔西跑，由于开始不知是什么事，一

边忙一边就暗里嘀咕起来，但转不了多久，他使遂渐明白“大森府”今天之所以如此紧张忙乱是为了什么了——。

午后，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要在这里召开，主持盛会的人，就是“大森府”的“府宗”“中州宰”骆暮寒，要亲临并与会商一些人物，俱是南面武林道上声威赫赫的大豪霸主，或是帮派之首，或是称尊一方，名扬天下的英杰高士，常德地面有头有脸的同道也差不多都要来。

经过燕铁衣谨慎的打听探询，约略知道了下午要来参加会商的主要人物是“金刚会”当家“八臂韦陀”蒲和敬，二当家“铁君子”黄丹，“金刚会”的四位“大阿哥”；此外，“千人堂”的堂首“大虎郎将”杜山农，二龙头“紫冠鹰”尹超，以及五位令主，“采花帮”的帮主“角龙”苟楚怀，副帮主“雪涛刀”符翔，另率同帮中堂主三人，常德地面的“力家教场”总教头“白鬃客”萧进，和他手下的六名大教头，除了这些人之外，尚有三个颇出燕铁衣意外的江湖高手出现——“丹顶缸”孟皎，“烈火金环”曹广全，以及那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素来便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的公孙大娘公孙莫愁！

燕铁衣人在忙着，心里却盘算如何设法去获悉这个会议的秘密——他知道骆暮寒突然召集会商，在这个时候又以这种规模举行，其主要商讨内容必然是针对侵袭“青龙社”的步骤策略，而对燕铁衣来说，其重要性自是无可言喻的，他必须要得到这场会议的各项结论与方案内情！

午膳后，他总算空闲下来，这时距离那场会议的开始还有个把时辰，总管事孙云亭苦了半天，二更鼓响了，整座“大森府”刁斗森严防卫周密，但表面上却十分平静。

看起来燕铁衣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正如同一个刚刚忙完了轻松下来的仆役一样，那么满足又舒服的坐到管事房檐下的一张竹椅上。

嗯，一个以劳力为生的长工，他的一点享受无非也就是工作后的休憩，他不会再去奢想其他遥远的事，燕铁衣这时也扮出这个调来，只不过他的脑子里思潮起伏，意念转动，那种精神上的忙碌情形，却正好与他肉体上的安闲成反比，他在想如何获取敌方的议事聚商过程中的秘密。

有人走了过来，步履十分轻细，燕铁衣早已听见，但却装做懵然不觉之状。

那人隔着还有好几步远，一阵幽雅的，令人非常起好感的淡淡香味已经飘了过来，这种香味有点像玉兰花，高而洁，丝毫俗气不带——燕铁衣知道谁的身上有这种香味——骆真真。

“喂，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那样轻轻软软，似喜似嗔的声音传来，燕铁衣装作吃了一惊的模样猛然站起，他急急转身，可不是，正对着他只几步远，一袭乳黄衣裙的骆真真，瞧着他在抿唇浅笑，模样娇美绝伦。

慌慌忙忙垂手呵腰，燕铁衣惶恐的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大小姐来了，请大小姐包涵！”

骆真真笑笑道：“你这人真怪，你也没做错什么事，说我包涵什么？一个大男人那有像你这样胆子小的？我说得不错，你呀，就和一只小兔子差不多！”

燕铁衣红着脸，期期艾艾的说不出话来。

朝刚才燕铁衣站起来的竹椅上坐下，骆真真偏着脸问：“我没吓着你吧？”

急急摇头，燕铁衣忙道：“没有，没有……”

骆真真嫣然笑了道：“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什么呀？”

燕铁衣难为情的道：“我……我没想什么，只是歇会儿！”

眼光一转，骆真真道：“小郎，你天生就不是个惯于撒谎的人，何必还想骄我？你刚才寂坐不动，目光盯视在前面某一点上，实则却根本视若不见——这正是一个人在深思或考量某一件事的时候所习有的形态，你不愿告诉我吗？”

燕铁衣窘迫的道：“我……我怕说出来大小姐笑我……”

骆真真扬扬眉尖，道：“依你看，我可是一个喜欢嘲笑别人的人？”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当然不是，大小姐一向待人好，尤其待我们下人更是关怀体谅——”

骆真真高兴的道：“既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呢？或许我可以帮助你，替你出出主意也不一定，小郎，我很会动脑筋变花样，你知道不？”

第二十四章 心如雾 情在朦胧

燕铁衣的神情有些儿像一个被人看破心事——而这心事却又极为奢妄——的孩子，露出一股忸怩腼腆的模样，他嗫嚅着道：“大小姐——你一定会笑我的……”

骆真真道：“我不会，真的，小郎，你说嘛，是不是，嗯，想娶媳妇了？”

急急摇头，燕铁衣涨红着脸道：“不，不是，我才不要媳妇哪！……”

“噗哧”一笑，骆真真道：“看你那害臊的样子，比我们女儿家都面嫩，就是真想媳妇也没有什么不对，你二十岁啦，是时候了……”

燕铁衣发慌的道：“大小姐，真的不是嘛！”

骆真真双手托着腮颌，笑道：“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吧？小郎，告诉我，你看中那家的姑娘？你不敢说，我替你说去，如果有什么困杂，我也帮你设法——”

燕铁衣忽然叹了口气，道：“大小姐，别逼我了，我不是想媳妇，再说，我凭什么去想？”

骆真真坐直了身子，道：“小郎，你这就是自暴自弃了，你凭什么又不能想？难道说，替人家做仆役的人就不算是人吗？就不该有成家接宗的念头吗？你今天做这个工作虽不能说高尚，但是清白，赚乾淨钱，靠自己劳力吃饭，不求人，不依赖，到处可以挺得起腰杆子，比起一些靠着祖上荫庇，一无所能的公子哥儿来要强得多，有见识的女孩子，就该挑你而不去选那些渣滓垃圾！”

燕铁衣感动的道：“大小姐，你太夸奖我了，其实，我那敢和那些公子少爷去比？”

骆真真正色道：“小郎，如果你真是有了喜欢的人，我去替你提，没钱，我给你垫上。”

燕铁衣恳切的道：“多谢大小姐关怀，我确实还没有成家之想，更没有什么喜欢的人，我如今岁数尚轻，趁这些年正好积蓄些钱，存点底子，娶亲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时间还长远着呢……”

微微一笑，骆真真道：“看不出你年岁不大，人又老实忠厚，想得倒很周全，嗯，这样也好——小郎，你既不是想娶媳妇，刚才发的又是那门子楞？”

难为情的笑笑，燕铁衣低声道：“我……我是在盘算，半年工钱有六两银子，外加赏赐约莫有八两之谱，这些钱我以后要托孙大爷替我放出去生息，一年下来连本加利，就算一分三的息钱吧，我一年本银放出去再添上利钱，也有近四十两银子了……那时，我要回家一趟，给我娘买几套好衣裳，买些她老人家爱吃的东西，再买两亩山田，然后我再开始积蓄，等到我能有十亩地，两头牛，而且有能力把现在家里的草顶泥土房换间砖瓦房的时候，我就辞掉差事，回家侍奉老娘，当个庄稼人了……”

津津有味的听着，骆真真的俏丽面庞上漾散着一股赞美的，憧憬的光辉，好像她已经隐隐看到燕铁衣达成了愿望，看到他有了幢砖瓦房，在他白发娘亲的叮咛下赶着牛只去耕种那十亩田地了……这些自燕铁衣口中诉说的远境，在骆真真如此豪门巨户出身的千金小姐来说，自是不堪一顾的，但是，感染了骆真真心绪的却是燕铁衣那种发自五内的虔诚，祈愿，满足，以及朴实的情操——人有贫富高低之分，那是表面上的等级，但人人都会有他的理想及梦境，人人也都有他自认为心满意足的境界和目地的，或许其中的份量大有差距，可是其能给予憧憬者的快乐却是相同的……

一面说，燕铁衣倒是真觉得自己变成张小郎了。

一面听，骆真真仿佛感到她的意诚也与燕铁衣的梦境融合了……

很静静，两人都没再开口。

长长透了口气，骆真真感动的道：“小郎，你真是个好孩子。”

燕铁衣羞涩的道：“那里，我这是穷打算，大小姐一定觉得好笑……”

骆真真严肃的道：“不，我不但不觉得可笑，我更体会了其中的庄严性，这是一个人的希望和理想，并非空幻的梦境，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绝对可以成功，小郎，像你这样有为而行，活得方才有意义，人生若无目标，就算长命百岁，也未免茫然不解走了这趟阳关道所为何来……”

深深注视燕铁衣，她又道：“你来我家，才只五六天的功夫，五六天是一个短暂的日子，在人一生里，可属一瞬间的片段，但是，无可否认的，有些人终其一生，朝夕相处也不能了解一个人，有的，却能在极为短暂的时日里便深切融透进对方的灵魂中，把一个极度陌生的人像追蹑过几十年的光阴一样变得这么熟稔，知己。小郎，我对你，便非常非常有这样的感觉……”

燕铁衣内心里有些惊异于骆真真感触之深刻与灵性反应之强烈，但他表面上却装做懵然不解的道：“大小姐……我恨惭愧，我不太懂你说的话……”

温柔的一笑，骆真真道：“以后，慢慢你再长大的时候就会懂了，我比你年长两三岁，小郎，一个女人若比一个男人年长，她所能体会的事或物就不能与实际超过的岁月来做对比了，女人家，总是成熟得更快些……”

燕铁衣呐呐的道：“我只知道大小姐对我很好，不把我当下人看，好像……我真是大小姐的弟弟一样……”

骆真真柔和的道：“是的，你第一天来，我就很奇怪的对你产生一种好感——不，不仅是好感而已，那是一种亲切，了解，和怜惜的揉合，或许你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一股说不出的灵性吧，总之，你和他们是绝对迥异的，我立即就有了这样的反应，好像我对你已经很熟悉了一样，小郎，你自己不觉得你有某一类特殊的，却自然流露于无形的韵息？这种韵息极难用

言语去解释，反正，你就是与众不同，这不是可以扮出来，装出来，甚至学出来的……”

憨然一笑，燕铁衣傻乎乎的道：“大小姐，我只是一个下人，那有什么……什么‘气质’‘灵性’？什么特殊的韵息？大小姐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忽然，骆真真道：“小郎，这几天来，有时候我看见你，会突然觉得你不是你，你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决不是你的人！”

呆了呆，燕铁衣忙道：“我，我不明白……”

骆真真摇摇头，道：“连我也不明白……”

心嗓子收缩了几下，燕铁衣暗里流了一身冷汗，他赶紧又扮一付天真未泯的模样，咧嘴笑道：“家里的老人说，人看人顺眼顺心，多少也得有缘份，大小姐对我这么体谅，约莫也就是‘缘份’吧？”

笑了，骆真真道：“嗯，也可能有道理……”

燕铁衣趁机引到另一个他早想引过去的问题上道：“大小姐，下午可有得忙罗，你怎么不在房中歇晌，反倒有精神跑来外面走动？这会儿，大家都在午睡……”

哼了哼，骆真真道：“那是爹的事，我才不管呢！”

燕铁衣道：“孙大爷说，老爷下午要同好多什么江湖上的大人物会商要事，等一下有很多贵客要来我们府里呢……”

骆真真兴味索然的道：“还不是那些人，看着都腻了。”

燕铁衣小心的道：“大小姐好像很烦似的？他们那些大人物到我们府里来又是与老爷会商些什么事呢！好紧张呢，到处都排上岗哨，按下守卫……”

轻叹一声，骆真真道：“他们与爹要谈的事，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我大略晓得一点，亦不太清楚，总不外是些干戈之争吧！”

故意做出些惊悸的样子，燕铁衣道：“干戈之争？这，这不就是要打仗，要拚杀的意思？”

点点头，骆真真道：“不错，是这个意思。”

吸了口凉气，燕铁衣呐呐的道，“那，岂不要死人？”

骆真真道：“多半免不了。”

抖了抖，燕铁衣恐惧的道：“太可怕了，我生平不敢看死人，记得有一年，我八岁，村头桃林里吊死了一个外乡人，眼睛突瞪，舌头吊出好长，舌尖上还滴着血水，一张脸全涨成乌紫色，皮肉都肿裂了淌黄水——”

摆摆手，骆真真恶心的道：“好了，别再说了，我都要吐啦……”

燕铁衣又绕着弯子道：“大小姐，他们又为什么要去拚斗，去杀人呢？”

骆真真不耐烦的道：“还不是为了权势，为了利益，为了求取更大更多的好处——”

燕铁衣道：“我不明白……”

沉默了一下，骆真真道：“不明白最好，明白了这些，你就不会只以薄田十亩，耕牛两头而满足了！”

燕铁衣怯怯的道：“会这样吗？”

骆真真道：“当然，人到了欲望不易满足的时候，奢求更大，烦恼灾难也就会相应而生！”

眨着眼，燕铁衣道：“大小姐，恕我大胆，你好像不大……不大赞成老爷这样做？”

骆真真坦然道：“我是不赞成，娘也不赞成，但有什么用？爹大半辈子都是这个脾气，只要他决定要做的事，谁劝阻他也没有用，何况，爹身边更有那么多奇才谋士给他出主意，百般怂恿——。”

燕铁衣一下子又转回老题目上道：“但是，到底是什么事呢？”

唇角一撇，骆真真道：“大概今天他们要商议的是如何进一步对付那边吧，听说情势有些不妙，人家那边也好像得到风声有了准备了，你不知道，爹要对付的那边也不是简单的，他们是北方最有力量也最强悍的一个江湖组合，人多势壮，底子绝不比我们差，而且，他们那边的头子据传在武林中是最负名望也最是厉害的人物，年纪不大，三十左右，一身本领却登峰造极，超凡入圣了！”

伸伸舌头，燕铁衣像不服气他自己：“会有这么凶！”

骆真真道：“半点不假，那人使双剑，一长一短，长剑‘太阿’，短剑‘照日’，出手如电，凌厉无匹，这么些年来，单挑独斗，就没听讲能胜过他的！”

燕铁衣明知故问：“你见过那人么？大小姐。”

摇摇头，骆真真道：“没有见过，据一般传言，说他很年轻，长像十分秀气，外表斯斯文文，老老实实的，说话也挺柔细，丝毫没有一般武夫的粗暴习性，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当个生嫩的穷书生看……”

“哦”了一声，燕铁衣道：“真像这个样子？倒是和他的威名不相符合……”

骆真真正色道：“小郎，你错了，人家这一叫高人，这才称得起是奇士，深藏不露，虚怀若谷，叫人摸不清深浅底细，那似时下一些半调子武夫？没有几下把式，却嚣张狂妄待上了天，自以为独尊四海了，其实却不值识者一笑，以人家的修养比那些人的幼稚，高低之间，一眼分明！”

燕铁衣道：“大小姐，你似乎对那人颇有好感？”

骆真真淡淡一笑：“对燕铁衣？好感当然谈不上，我是就事论事，该怎么是怎么，但我却不会忘记他将是爹的敌人！”

燕铁衣故作不解之状，道：“那人名字叫燕铁衣。”

警觉了什么，骆真真低声道：“小郎，这件事你听过就算，不准向任何人提起，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桩机密，一旦泄露出去，不但你要倒霉，连我也要遭累，知道吗？”

连连点头，燕铁衣道：“大小姐放心，我绝不会和任何人说——”

“嗯”了一声，骆真真道：“本来，这次聚会不是今天召开的，因为临时情况有了变化，爹爹才着了急匆忙传谕提前聚会，前天晚上，耿清与丛兆他们自北边回来，带回来的消息不大好……”

燕铁衣心里一怔，他没想到丛兆他们已经回来了，显然，他们是隐着形迹秘密回来的，而且一定是与骆暮寒日夕相聚磋商对策，甚少出门，所以他才没有见到，而“大森府”的范围又实在不少，除非存心去找某一个人，偶然遇上却也不甚容易。

如果丛兆今天参加与会，他就不必冒险进去窃听了，丛兆若不参加，为了争取时效，他恐怕还得自己设法试试——今天对方会商的详细内容，他必须要在晚间和熊道元见面时传送出去，以便自己那边尽早防范准备。

他想再从骆真真，口中套出点消息来。

这时，骆真真又忧虑的道：“听爹说，燕铁衣那边好像已经有了准备，

风声相当紧，对方的形势显然有着剑拔弩张的意义……‘白杨山’的齐如恨也出面向我们欲待联合的两个北地帮派拿了言语——实则等于变相的警告，现在那两个帮派态度上已开始犹豫了，一般的情形发展，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好！”

燕铁衣脱口道：“大小姐何不劝阻老爷这项行动？”

幽幽一叹，骆真真道：“我已经说过了，爷的个性倔强无比，他肯听谁的？就算形势不利，他也会硬干下去，不达目的誓不休，我们做儿女的那里插得上嘴？”

燕铁衣低声道：“再请夫人劝，或许——”

骆真真道：“此事已成定局，娘一样发生不了作用——小郎，你没和我爹接近过，他是那种意志如钢，百折不挠的人，他主观强，毅力坚韧得可怕……”

燕铁衣道：“那么，该怎么办呢？”

骆真真悒郁的道：“只好任其发展下去了，还能有什么法子？好在如今及方尚未正式交刀，胜负之分仍未可断言，江湖上的明争暗斗，形势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好好坏坏，朝夕转变，现在的情况也并不就是绝对的表现，说不定还会另有改易——”

振作了一下，她又强笑道：“再说，燕铁衣与他的‘青龙社’不错是很厉害，很凶悍，但是，我们‘大森府’却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武林中的末流角色，我们同样也有我们的基础和实力，如今情势的变化，只是和我们最初的判断稍有出入，尚不致影响到根本大计，如果再加以慎密策划，小心从事，未来的胜利仍可预期——”

心里叹了口气，燕铁衣喃喃的道：“当然……当然……”

骆真真眉儿微蹙的道：“小郎，你怎么好像没有精神的样子？”

燕铁衣苦笑道：“想到要打仗，要拚斗，要死人，我的心全凉下半截儿了，那里还打得起精神来？另外，我也怕因为这一打，影响到我的差事……”

骆真真没好气的道：“又不是叫你去冲锋陷阵，你有什么好顾忌的！除非我们‘大森府’叫对方掀了底，也绝不会牵涉到你的差事问题，真是胆小如鼠！”

燕铁衣委屈的道：“我没见过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嘛，我更不爱去杀人，我不喜欢这些暴戾残酷的事情，我只注重我的差事，打仗混不了饭吃，作事才有粮嚼，这，也不算是胆小如鼠……”

又好气又好笑的顿顿脚，骆真真道：“说你一句，看你有多少道理来撞我？”

燕铁衣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头，小声道：“我不敢撞大小姐，我我只是说我心中想说的话……”

窒了窒，骆真真不禁笑了：“你呀，别看人长得夹生，又面嫩怕羞，说出这些话来有时却顶得听话的人啼笑皆非，半天答不上一个字来……”

燕铁衣忙道：“我不是有意，大小姐，尤其对你不敢——”

骆真真眼波一转，笑道：“算了，我也不会记着……”

谨慎的，燕铁衣问道：“时间不早了，大小姐，老爷不会找你吧？”

一瞪眼，骆真真道：“爹找我干嘛？他今天有得忙的——怎么？你不喜欢我在这里？”

急急摇头，燕铁衣惶恐的道：“不，不，我那会有半点这种想法？我最

希望和大小姐说话，大小姐可以教我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物，我巴不得天天和大小姐处在一起……”

脸儿蓦然奇异的一热，骆真真情不自禁的冲口道：“真的？”

呆了呆，燕铁衣慌张的道：“我……我的意思是说，很愿意大小姐经常来教导我，指点我……”

沉默了一会，骆真真的声音有些奇怪：“小郎，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燕铁衣纳闷的道：“一位老娘亲，再有个哥哥，就是这样，因为我在家里是么儿？所以大家都叫我小郎……”

骆真真轻轻的道：“你哥哥多大了？娶亲没有？”

燕铁衣慢吞吞的道：“我哥大我五岁，今年二十五了，还没娶亲，因为……因为我哥哥天生有点迟钝，人比较痴呆，除了下力的事别的全干不了，要娶媳妇，难……”

“哦”了一声，垂下目光，骆真真道：“你哥哥若不先娶亲，你做弟弟的不就苦了？”

燕铁衣怔怔的问：“我有什么苦的呢？”

“噗哧”一笑，骆真真道：“兄长未娶，兄弟就不能僭越先成亲呀，你家乡没这个规矩？”

燕铁衣也笑了：“我一时没想到这上面去，其实也没什么，我年纪还不大嘛，再等个三五年也没关系，何况，我本人也不急……就算真到了我该娶媳妇的时候我哥还没娶，家乡的尊长族亲也会答应我先成亲的，因为我哥哥的情形与一般不同，我娘也得有人侍奉，这一点，乡里的老辈尊长都还通情达理……”

下意识的，骆真真居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冒出了这么句话：“这就好了……”

迷惘的，燕铁衣道：“大小姐是说？”

猛然一惊，骆真真立即发觉自己说的话有了语病，她心儿骤跳，全身燥热，赶忙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掩饰着道：“傻子，我的意思是说，这不至于耽搁你自己的青春年华了，这个意思你还听不出来？真是迷糊！”

连连点头，燕铁衣道：“我懂，我懂。”

骆真真有些儿怔忡的望着前面树枝上的一片叶子，目光是蒙胧又茫然的，她在问她自己，方才是怎么回事？她确实存有一种什么样的企望，蕴育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对这名纯洁的，笃实的，忠厚又稚真的“小男人”，那只是一名小，一个长工，一个仆役而已，仅只来到这里五六天，也只认识了五六天，这么短促的时间，这样一个身份的男人，她真会对他发生某一类情感的倾向？这未免有点不伦不类，有点匪夷所思，怎么陪衬得起来，比较得起来呢？这是可笑的，难以令人置信的，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但，老天，真的不可能么？

“大小姐……大小姐……”

像来自云雾里，来自遥远的天外，燕铁衣的声音迷迷蒙蒙的响在骆真真耳边，悚然打了个冷颤，骆真真如梦初醒，顿时面红耳赤，头也抬不起来——

——身边燕铁衣惊疑的道：“大小姐，你怎么啦？忽然闷不哼声，坐在那里就像中了邪一样，一双眼直楞楞的往前看定一点不动——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骆真真哭笑不得的道：“不要瞎说，我好端端，那有什么不舒服来？”

抚着心口，燕铁衣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眉开眼笑的，他又若有所思的道：“我知道了——大小姐，刚才你一定是在想心事……”

骆真真窘迫的道：“乱讲，我那里在想心事！”

拍着手，燕铁衣道：“这是大小姐自己说的——只要一个人静着不动，眼睛定视一点，却又茫茫然视同不见的时候，那这人，一定是在想着心事了，大小姐刚才便是这个样子，我猜对了，大小姐是在想心事……”

骆真真意道：“别嚷，嚷着，你全和个小孩子似的，又皮又闹，一点大人味也没有！”

燕铁衣偏着头，笑得好天真可爱：“我猜对了，是不是？”

咬咬唇，骆真真无可奈何的道：“好了好了，不准再提这件事！”

这一刹间，骆真真的形态在佯嗔中渗杂着羞涩，表现着下意识的微妙的柔顺，那么妩媚，那么娇美，又那么可人，她是个成熟的女人，尤其是在心理的反应与情感的境界上，更显示出芬芳如蜜的气韵。

燕铁衣看得不禁有些发怔。

美丽的花朵，精致的绣刺，雅巧的珍玩，晶莹的珠宝，都是“美”的象征，俏艳的女人亦然，不存心要占有这些人，却也免不了欣赏的欲望。

骆真真羞红了脸，轻轻的斥责：“看什么？”

急忙收回目光，燕铁衣有些失措：“没有……没有什么……”

骆真真的肌肤原本白细如玉，柔嫩似脂，这一来，在染上了那抹朱酡之后，越现得娇艳欲滴，宛如三月里灿霞般的桃花，美极了。

声音细若蚊蚋，她道：“你呀……人小鬼大……”

燕铁衣咧嘴傻笑，装做听不懂骆真真言语里蕴着的真正含意。

骆真真也沉默着。

当然，燕铁衣感受到了这位“大森府”，“府宗”的千金小姐对他有点儿微妙的好感，但“微妙”到了何种程度他不能预测，同时，他也不想去预测，这件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目前的情形来说，发展到了这样的倾向，总是不太合适的。

站起身来，骆真真轻声道：“我真的要回去了，他们大概也要开始议事啦……”

燕铁衣心想：我并没有权限制你回不回去呀，你爱到哪儿就到那儿，根本不用以这样带着征询意味的语气来说话。

第二十五章 恶公子 恼充怒汉

于是燕铁衣垂手站着，并让开一边。

骆真真眼睛一挑，有些恼怒的道：“你怎么不说话？”

燕铁衣不解的道：“说话？大小姐，我，我说什么话呢？”

骆真真道：“你不会说——大小姐，再坐会儿吧？”

吃了一惊，燕铁衣忙道：“那是友侪辈讲的话呀，大小姐，我怎敢如此

放肆？你是主子，我是下人，你要到那里去，我怎开得了口来留你呢？”

骆真真嗔道：“你还是不像你嘴里说的那样喜欢和我聊天，否则，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冲口留我了，哼，我说你说得不错，心口不一！”

燕铁衣赶紧打拱作揖的道：“大小姐，我绝对没有一点口心是非的地方，我可以向大小姐发誓，我——”

哈哈笑了，骆真真道：“得啦，看你急成那样子，倒底还嫩，一句话就激得你恨不能把心都掏出来给我看了！”

燕铁衣连连点头：“可不是嘛，大小姐！”

两个人一说完话，立即都觉出了话里的含意似是明显的在影射着什么，骆真真首先又怔住了，燕铁衣这一次无法装傻，只好讪讪的低下头去。

骆真真惊疑的自问——今天自己是怎么啦？像是着了什么迷一样？老是一开口就不知下觉露了底？

燕铁衣却一个劲警告自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可别弄到把自己拖下了水，那就大大的有得瞧了！

摔头，骆真真像要逃避什么似的道：“我走了……”

忽然，燕铁衣在飘浮的感触中记起他还有件重要心事忘了问，也顾不得什么技巧了，他急急的道：“大小姐——”

猛的站住，骆真真迅速回身，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你——？”

燕铁衣楞楞的道：“待会大厅里议事，除了老爷主持之外，府里还有些什么人参加呀？”

想不到燕铁衣叫住自己却是问的这个题目，骆真真像是被人浇了一头冷水，心儿猛沉，脸上的表情也就变得懊恼了……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个做什么？”

燕铁衣赶紧陪笑道：“我，我也不想问这件事！”

怔了怔，骆真真疑惑的道：“明明你问了，又说问不想问，你是什么意思？”

讪讪的搓着一双手，燕铁衣腼腆的道：“我是‘急中生智’嘛！……要找句话来留住你，我不敢明着表示，只有……胡乱发个问题使你站住，藉此达到心里所想的目的……”

春风溶雪也没有这等的快法，骆真真的面容上当当时解冻，换上的是一脸妩媚的笑意，她伸出纤纤玉指虚虚点了点燕铁衣：“人小鬼大不是？我早就说过了，小郎，你好精刁！”

往回走了几步，她风情万千的轻抚着鬓发结，笑道：“说真的，小郎，我得要回后院了，娘会找我，以后有的是时间，够得我们聊了，府里今天是比较紧张，议事在我们这里召开，总得防着点别出纰漏，虽然外面四周派上了十名‘府街’调度，厅里也有七名‘府街’专司武备，但大家仍须提高警觉，你没事少朝那边凑，以免他们发生误会……”

燕铁衣笑道：“我晓得，孙大爷已经特别交待过了！”

由骆真真的话里，业已透露出大约的情况来……“大森府”与会的人物除了“府宗”骆暮寒之外，只有前、中、后三堂的“堂首”参加，十七名“府卫”只是担负警戒之责，换句话说，“小无影”丛兆也没有参加会议了……！

燕铁衣微微有些失望，丛兆既未与会，就未必能尽意中商讨的机密，事后再叫他去刺探，非但容易启人疑窦，更难以搜罗俱全，尤其是，时效上

太不经济，看情形，非得他自己冒险出马不可了！

议事不久就要开始，如果他要潜入窃听，此刻就该准备了，早先，当他概略探悉府外有些什么人物要来聚议的时候，也隐约晓得了“大森府”与会的可能是那些人，但他那时不知道丛兆等人业已回来，以丛兆此行的任务来说，一旦赶到，就极有可能参加会议，如今，既由骆真真口中证明连丛兆也不能参加，可见这场聚议的机密性与严重性，燕铁衣求实了这一点，心里焦急，希望骆真真不再拖延，这会就离开——。

真是天从人愿，骆真真笑道：“小郎，晚上我再叫你替我出去买些东西，回来后顺便到巧亭坐坐！”

燕铁衣忙道：“是，等客人席散了，我过来听差遣。”

刚要移步的骆真真，才只转过半边身子，目光朝来路一瞥，却迅速变了颜色——表情那么快就冷漠下来。

燕铁衣耳中也听到了急促的脚步音，他回头望向那条通到后院的小路上，嗯，看见了两个人正匆匆往这边走来，前行的是骆真真的贴身丫环小翠，站在小翠身后的，却是个身材修长，一表堂堂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作书生打扮，一袭天青夹绸袍子，襟领处洒绣着黑色松纹固，满头丰润的黑发高梳束以绸结，宽额隆准，目若朗星，唇红齿白之外肤如白玉，的确是个英挺潇洒的人物！

但是，不知为什么，骆真真似是对来人没有好感，才一看见，神色业已不善。

小翠也发现了站在前面的骆真真，她兴奋的，气嘘嘘的欢叫：“在这里，小姐在这里，可叫我们找着啦，章公子，那不是小姐吗？这一下你不用急着到处乱转了！”

被称为章公子的俊逸书生立时喜上眉梢，他脚步加快，就像飘在空气上似的履不沾尘，眨眼回到了面前！

骆真真冷冷的站在原地，不言不动。

长长一揖，那章公子大笑道：“真妹，你害我找得好苦啊！”

哼了哼，骆真真道：“鬼叫你来找了，无聊！”

章公子面不改色的道：“别才见面就给我钉子碰呀，三个多月未睹玉颜，可真令我寝食难安，朝思暮想，刚一进门，我就和爹分开直到后院来了，乾娘说你出来散心好一会啦，害得我拉着小翠到处找，几乎把‘大森府’都踏遍了……”

小翠也在一边道：“可不是，小姐，把章公子急得什么似的！”

脸一沉，骆真真道：“你少开口！”

伸伸舌头，小翠往后退了一步，果然不说了。

那位章公子却视若无睹，耳如未闻，笑语自若：“本来呢，今天的聚会我来不来全不关紧，只要事后与乾爹一谈就全明白了，因而早些时也通知了乾爹说不来凑热闹啦，是我磨着爹要来的，先时一进门，乾爹还颇出意外呢……真的，你知道我可都是为了你才老远巴巴赶来的呀，上次一别，又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多月的日子可真叫人难挨！”

骆真真讥诮的道：“你也照挨过来了，反而气色更好，人也像长胖些了！”

章公子不以为忤，打蛇随棍上：“当真？那也全是因为要与你见面之故，人逢喜事精神爽呀，哈哈！……”

骆真真冷笑道：“见你个大头鬼了！”

章公子旁若无人，滔滔不绝的道：“喝，府里的‘群英堂’今天可摆设得好堂皇，好华丽，里里外外，全挤满了人，不要说四面的岗哨守卫了，光是那些与会的大头儿们带来的扈从，跟随，护卫就有两三百人，乱哄哄的好不热闹，我看见前堂管事白老头子正在满头大汗的忙着招呼，我们的总管孙大爷约莫又是偷空养精神去了！”

一边的燕铁衣解释道：“孙大爷张罗了一上午，累得慌，正在歇息！”

突然语音一停，章公子以一种极端不屑的眼光扫了扫燕铁衣，头抬得高高的，也不知是在对谁说话：“大胆狗奴才，是那一个王八蛋教你的规矩——随随便便插嘴拦话？你不知道这里没有你开口的余地么？”

燕铁衣脸色立白，他嘴唇抖了抖，默默垂首无语！……

正眼也不看过去，章公子厉声道：“滚下去！”

燕铁衣低看头，纹着手，委委屈屈的道：“是，章公子……”

冷冷的，骆真真道：“小郎，你给我留在这里。”

章公子忙道：“真妹，我们多日不见，有好些话要谈，这个奴才刁滑奸狡，多嘴多舌，一点规矩不懂，你叫他留在这里惹什么厌？我看还是叫他——”

骆真真漠然道：“这孩子姓张，叫小郎，是个非常纯洁、忠厚又稚真的青年，他刚来府里没多久，有眼不识泰山，顶撞了你‘大地十剑’中坐第三把交椅的章老太爷的贵公子‘星菱剑’章凡，还请章公子看在我这没有教养的主人份上赐予恕宥。”

尴尬的直打哈哈，章凡道：“言重了，言重了，真妹，我骂的是他，可不是你呀，再怎么讲，我也舍不得斥责你一句话，一个字……”

骆真真寒着脸道：“你可以试试？”

章凡涎着脸笑：“我那敢呀？好——”

骆真真怒道：“章公子，请你少在这里把肉麻当有趣！”

章凡忍耐着道：“何必这样嘛，真妹，当着下人面前，你多少也得给我留几分颜面！”

冷笑一声，骆真真道：“你也还要颜面？我以为你早把脸换成铁铸的了！”

神色微变，章凡道：“数月不见，我老远跑来看你，你就拿这种态度对待我？”

骆真真尖锐的道：“你要我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才满意？和你一样肉麻，一样恶心？我也并不稀罕你这份令人难以承受的‘盛情’！”

章凡双目中像突然冒出火焰，他重重的道：“你说话要斟酌，我对你业已是格外容忍的了！”

凛然一笑，骆真真强硬的道：“章大公子，你真吓我了，你就不容忍又能把我怎么样？或许有人含糊你‘星菱剑’章凡，你也可以试试我怕不怕？”

章凡呼吸急促，脸已铁青，他咬牙道：“你以为我不敢？”

上前一步，骆真真冷沉的道：“谅你不敢——章大公子，‘大森府’可不是这么容易任人撒野之处，只要你稍一越规，我就叫你来去不得！”

章凡气得几乎把牙磨碎：“你你！……这是说的些什么话？我可以教训你，因为我是你的义兄，这是宗法，这是传规，你……你竟把我当做外人，当做仇家来看了？你叫我来去不得？好，好，我就去不得，我倒要看看，

是乾爹还是乾娘要宰了我！您简直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你有本事就叫人来收拾我吧！”

骆真真冷森的道：“这是我们的事，你不要扯到我父母头上！”

章凡大叫：“我就要让乾爹乾娘出来评理，你简直是目无兄长，你想造反了？”

惊慌无已的小翠抖索索的劝解道：“章……公子……请息怒……我们家小姐就是这个脾气……其实你是无……心的，吵过……就没事了……你可别……和小姐……当真……”

骆真真怒道：“小翠，你下去，那个要你上来多话？”

小翠面无人色，可怜兮兮的道：“小……小姐，章公子只是一时气愤……你就算了吧……要不，叫老爷夫人知道……又是我要吃生活了……”

骆真真冷冷的道：“这是我的事，不会牵连上你，你下去，不许再说了！”

小翠不敢再说什么，悄悄退下，却蹑手蹑足的溜走了。

一侧，燕铁衣垂手肃立，没有任何反应。

章凡悻悻的双手叉腰，绷着脸直喘粗气。

一扬头，骆真真道：“小郎，陪我出去走走！”

燕铁衣迟疑的移动一步又站住，模样显得十分为难，一付进退维谷的神气。

这一下，章凡可抓住出气的人了，他大吼一声，厉叱道：“狗奴才，你是想作死呀？也不看看你是什么大西，居然要插一腿进你家主子的事情中来？瞎了眼的畜生，你再不快滚，看我打断你那一双狗腿！”

转身便走，骆真真道：“我们走，小郎，不要理那疯子！”

燕铁衣怯生生的道：“大小姐，这……”

一瞪眼，骆真真道：“你怕什么？一切有我，谁敢把你怎么样？”

犹豫着，燕铁衣瑟缩的道：“大小姐，我看你还是……”

猛一跺脚，骆真真愤怒的道：“你跟不跟我走？”

燕铁衣低下头，老老实实跟了上去，然而，他也才走出几步，后面，章凡已在咆哮如雷：“狗奴才，你给我站住！”

骆真真头也不回的道：“不要理他！”

于是，燕铁衣只好脚步不停，继续跟进，两个人还没走出太远，风声骤起，半空中一条背影有如鹰隼般罩下。

贴地侧旋，骆真真低叱：“小郎，快跑？”

在这里，燕铁衣的身分只是一名不会武功的小厮，他必须配合这个身分才行——虽然章凡这凌空一击在他看来不算什么，但他却不能闪躲，于是猛然间他骤觉双颊如火，股侧似裂，业已挨了两记巴掌加上一脚，整个人骨碌碌的翻滚出去！

“小郎——”

骆真真尖叫如泣，飞扑向燕铁衣身边，只见燕铁衣面颊青紫，唇角泛血，抱着右腿不住的抽搐，混身上下沾满灰土！

匆匆蹲下，骆真真急忙以自己的雪白丝绢替燕铁衣拭抹血迹，她满脸惊慌痛苦之色，双目隐泛泪光，哑着的音道：“小郎！……小郎！……伤得重吗？伤在那儿？痛不？都是我害了你！”

燕铁衣强忍疼痛，艰涩又口齿不清的道：“没……没什么……大小姐……我……还好……”

骆真真一边替他拭血，一面伸手抚摸他肿紫的面颊，又怜又爱的道：“真没什么？真的没受大伤？”

摇摇头，燕铁衣抽搐了几下：“真的，大小姐……只是流了点血！”

一下把丝绢塞在燕铁衣手中，骆真真跃身而起，六尺外，章凡环臂当胸，双目圆睁如铃，额上浮凸着青色的筋络，连脸孔也气成赭赤了！

骆真真激动得全身直抖，她咬牙切齿的叫：“章凡，你今天必须还我一个公道！”

章凡暴烈的道：“我便活活打死这奴才你又能如何？”

愤怒使骆真真热血如沸，她弹射向前尖叱着：“这就给你答覆！”

章凡飞身闪躲，骆真真出手如电，照面便是九招十九式！

腾挪翻移，章凡连连退让，一边大喝：“你还不住手？”

骆真真旋走扑击，又快又凌厉，掌指飞纵，风声啸锐！

竭力躲避的章凡，眼见骆真真越来越攻势越狠辣，先是招架业已挡不住了，他急得怪叫不止：“你疯了？你真要逼我还手？你快停住——”

就在这时——

精舍中，总管爷孙云亭衣衫不整的踉跄奔出，一边惊呼：“什么事？什么事？”

林隐处，花棚下，楼角边，同时人影闪掠，翩如大鸟般扑来了十多条大汉！

一音叱喝，比所有的人都快，另一倏身形曳空而至，斗然插入骆真真与章凡中间，双手飞翻，掌已硬上将两人分开！

来人不是别个，正是骆府的二少爷骆志昂！

甫一落地，骆真真已连连跺脚！

“弟弟，你这是做什么？我非和章凡拚了不可——”

章凡也气吁吁的嚷着：“二弟，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看有没有像你姐姐这样蛮横的人……”

哈哈一笑，骆志昂扮了个鬼脸：“你两个可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每次见脸，不是吵就是闹，都返老还童啦？今天更好，居然动起手脚来了，我的乾哥哥，你就是不怕大伯打你屁股，也不怕我姐姐，以后不理你？”

章凡十分窘迫的道：“二弟，我也没还手，一直是你姐姐在欺负我，不信你问小翠——”

青着脸的，骆真真怒道：“鬼才有这胃口欺负你！”

骆志昂忙道：“先别吵，先别吵，如果把大伯和爹爹，吵了来，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十九个“大森府”的人物早已分立四周，却俱皆满脸迷惑之色，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是“府宗”的千金，一个是“府宗”的义子，也是“大地十剑”中第三剑“光轮”章琛的宝贝儿子，这样的关系，却怎生演起全武行来了？

骆志昂急急过了上去，笑嘻嘻的道：“各位大哥，没事没事，我义兄是与我姐姐闹着玩的，惊动了各位实在抱歉，请各位大哥自回岗位，这里马上就清静了……”

面相觑了一阵，十几名大汉又再满头雾水的纷纷退下，总管爷孙云亭赶忙走了上来，纳闷地问道：“这是怎么回子事呀？二少爷。”

骆志昂低笑道：“准又是乾哥哥在姐姐面前吃了亏，一时忍不住气，才

动了手脚……”

摇摇头，孙云亭走上去微微拱手：“章公子来了？”

章凡大刺刺的点点头，自鼻孔中哼了哼，眼睛又望上了天。

孙云亭虽是一向知道这位乾少爷的脾气，却也觉得老大不是滋味，他板着脸转到一边，同骆真真道：“大小姐没有事吧？”

骆真真狠狠瞪了章凡一眼，道：“当然没事，凭他那几下子，差远了！”

说完，她头也不回的走向后院那边。

章凡咬了咬牙，气得青筋又起。

过来一扶章凡肩膀，骆志昂笑道：“走吧，乾哥哥，我陪你散散心，消消火去，可别再闹了，今天日子不同，好多外客全在府里，又有要事聚商，大伯与爹的心情都很沉重，一个惹火了他们，大家都不好看，我第一个就要吃不消……”

一边朝前走去，章凡一边犹在悻悻然的道：“你没在这里，不知道刚才的情形，二弟，不是我没修养，实在你姐姐太不给我留脸，才一见面，就冷冰冰的语中带刺，我一再容忍……那狗奴才又来火上加油……气死人了……那狗奴才就像一头你姐姐养的狗……围在身边老是不走，令人生厌……你晓得……”

人去声远，却还隐隐约约，传来章凡的怒骂……

挣扎着，燕铁衣从地下站起来。

走过来扶起燕铁衣，孙云亭的眼光是谅解的，表情是怜悯的，他摇摇头，掸拂着燕铁衣身上的灰沙，深深叹了口气。

抹着唇角的血污，燕铁衣哆哆嗦嗦的道：“大爷……恕罪……我……我不是有意……有意要惹章公子……生气……”

轻轻拍着他的肩头，孙云亭慈祥的道：“不用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苦了你。”

脸颊的肌肉抽搐着，燕铁衣音气孱弱又瑟缩：“大爷……他……他不会叫我……走路吧？”

孙云亭神色严肃的道：“谁叫你走路？章公子么？他凭什么？你是我手下的人，要怎么办也是我的事，他管得看着一段？哼，等他真个成了骆家的女婿再发威不迟！”

燕铁衣畏怯的道：“大爷，我怕章公子不会饶我……”

孙云亭冷冷一笑，道：“小郎，你安心给我干，什么事有我孙大爷替你担当，追随‘府宗’二十馀年，孙某人这张老脸多少还能卖出点价钱来！”

燕铁衣是一付感激涕零的样子：“大爷对我的爱护，我这一辈子是忘不了的……”

颜色缓和了些，孙云亭道：“快开始聚会了，那边没你的事，你到后头去清洗一下，搽搽药，顺便躺会儿，待我把事情处理妥了，找个大夫回来给你看……”

燕铁衣惭愧的道：“不劳大爷费神，我只是皮肉受点苦，没大伤……”

摇摇头，孙云亭愤然道：“也没见过这等骄狂跋扈的人，堂堂一位公子，居然为了些许小事就朝一个下人童子出气，拳脚交加，打得人鼻青眼肿，还有没有半点风度？哼！”

按着，他又道：“你去歇着吧，小郎，不用管别的事了，虽说你自以为伤得不重，还是找个大夫来看，比较妥当，你筋骨尚嫩，有时扭折了也感觉

不出，年轻人不知道厉害，到了我这把年纪，就晓得身子调养的重要了……”

又谢了一声，燕铁衣一拐一拐的走回后面那间屋里，他移动得如此缓慢辛苦，以至看上去令人觉得他一定是伤得不轻了。

孙云亭默默注视着他的背影，再次微微摇摇头，叹了口气。

这一阵折腾下来，时间业已不早，“群英堂”那边，由骆暮寒主持的议事，就快开始……

第二十六章 潜同隐 小子狂胆

回到房中的燕铁衣，只在短短的片刻里便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与“小郎”截然不同的人——一身纯黑紧身衣，纯黑软皮靴，黑色的头罩只露出两只眼睛来，黑色的大披风反卷上肩，腰带上别了一柄短剑，当然，只是一柄寻常的，却锋利的短剑，不用他惯用的“照日”。

大白天，要想进行刺探潜伏的工作最是不易，尤其更在一批典型的行家高手眼皮子下，但时机急迫，虽然危险，燕铁衣也顾不得了。

来到“大森府”的日子不算长，可也足够燕铁衣摸清楚这里的形势轮廓，另加上的就是那“艺高人胆大”的传统信念了。

燕铁衣利用地形地物的技巧是第一流的，也是最老到精练的，无论是楼阁房舍的转角，树木的阴影，花草的掩遮，甚至人们意态上的疏忽与错觉，全是他移动前进的隐蔽凭藉，很快的，他已经越过了“群英堂”外围四周的哨卡。

在一阵小心翼翼的躲闪里，他也避过了第二道由多名“府卫”巡守着的防线，从侧面的檐角小窗口潜进大厅之内。

大厅的顶面是中间平整，四边倾斜的，用上好的红木制成正方薄片，雕以暗纹嵌为“承尘”，两排透气小窗便隐在倾斜的角度下，周沿更有饰木遮挡，人只要贴伏着，从下面便绝看不见。

这陈设华丽的“群英堂”，下面坐椅摆成了一个圆形，每两张酸枝太师椅的中间，便置有一张云母石面的小几，几上设茶点瓜果等物，现在坐在那里秘密聚议会商的人，大约有三四十位之多，人是不少，但气氛却异常严肃，除了低沉的谈话声之外，一切都闻得十分寂静——一种人在忧虑心情下所造成的寂静。

大厅四周的廊沿下，有七名“大森府”的“府卫”往来走动警戒，他们不时目光四转，溜着大厅各处炯炯察视，每个人的形态都很慎重。

由廊沿至大厅内会议之处的距离，约在三丈左右，除非靠近一半以上的间隔，则极难听到确实的内容，加以人在走动，议事者的声音又低，若这些“府卫”当中有某一个想刺探秘密，也是非常困难的——丛兆便是如此。

但是，燕铁衣却自有他的法子。

从侧边小窗潜入之后，他先以极其缓慢的动作轻轻爬到堂顶饰木的转角处——这个位置距离下面会场只有两丈不到的空间，比诸凹出在大厅周围走廊下的守卫，他已接近了许多。

“群英堂”的建筑格式燕铁衣是早就摸熟了的，他当然是有备而来，这时，他从怀中摸出了一个怪异的物件——那是一只以硬纸剪成的喇叭口形的

东西，也有些像漏斗，前端撑开如碗，后面却正好可以套接在耳朵上，燕铁衣便利用这个玩意来做为接声器，籍着屋顶“承尘”倾斜角度所回汤的音浪来窃听机密。

自然，他的听觉也是训练有素的，尖锐而灵敏，比起一般习武者又要高明上很多，在这个时候，就大大派上用场了。

声音传上来又扩散，飘进了“接声器”里，燕铁衣闭目屏息，凝神倾听，他还算满意，效果并不太差，虽说没有面对面讲话那样清晰，但已经可以勉强听明白了。

现在，是一个浑厚沉稳的腔调在说话：“……北进之期，看情势必须要暂时延缓，从种种迹象证实，‘青龙社’方面业已得到消息，并且严密戒备了……”

又一个锐厉的声音响起！

“司兄，延期举事，是否会对我方不利？”

嗯，燕铁衣知道先前说话的人乃是“大森府”，“前堂”，“堂首”，“降龙手”司延宗。

司延宗回答道：“如今看来，似尚无此顾虑，‘青龙社’即使得到风声，却无实证，倘不至于贸然向我方进袭，但话虽如此说，却仍不宜久延，否则夜长梦多，待到情况生变，就对我们大大不利了……”

一声轻咳响起，那是个金铁般铿锵强硬的嗓门：“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青龙社’‘楚角岭’的戒备忽然严密起来，各地的堂口也化整为零将力量隐伏分散，除了只有几个小角色留守之外，根本已看不见人影，这种情况令我们无法择定攻击对象，难以发挥所求效果，而‘红绸帮’的反应已不如以前坚定，‘黑峡派’更是推搪敷衍，‘白杨山’的老混混齐如恨出面说话，语多要胁，种种般般，都明白显示出‘青龙社’有了防范，但他们到底知道多少？相信多少？有什么确实打算，这些我们尚未得悉，因此，只有暂且延缓行动，不过这个‘暂且’决不能拖得太久，否则待到燕铁衣弄清楚了我们的根本意图，反过来再打我们，那就非但失去刺敌机先的优势，更反主为宾，抹杀掉我们最初的举事意义了！”

一阵嗡嗡的杂乱声浪响起：“对，府宗说的对……”

“我们是要抢先出手，不能把我们的原始主意叫人家反捡了去……”

“府宗的尊见极是，我们不可久延举事之期……”

“时间一拖长了，‘青龙社’迟早会弄清出底细来……”

“还要请府宗指示一条可行之途，大家楞僵着等待也不是办法……”

那个锐厉的声音又掩盖了所有的人语：“请问府宗，我们现在是等的什么？”

金铁般铿锵的嗓门正是属于“大森府”，“府宗”，“中川宰”骆暮寒的，只听他沉沉一笑，缓慢的道：“如今等的是两桩回信——其一，探明‘青龙社’已得悉了多少风声，现下有何打算，其二，等那边‘红绸帮’与‘黑峡派’的最后答覆，结果一到，我们好歹都要即时出击，掀掉‘青龙社’！”

另一个粗豪威猛的音调扬起道：“大哥，如若‘红绸帮’与‘黑峡派’不加入我们共同起事，到时候连他们也一道席卷，通通歼灭！”

燕铁衣伏在暗处忖量——这一位，准是“金刚会”的大当家“八臂章陀”蒲和敬了……

果然，骆暮寒昂烈的笑道：“和敬，你放心，设若他们存心观望，拒绝

联手，到时候自有他们瞧的，敬酒不吃，就当然只有吃罚酒了！”

锐厉的声音又起：“府宗，我奇怪——‘青龙社’那边是如何得到风声的！”

骆暮寒像是也很恼怒的道：“不晓得，发生这种情形的因素又太多——或是我们阵营里有人说漏了嘴，或是有了奸细，可能‘青龙社’自己的人察觉出了端倪，感觉到形势不妙，也可能不相干的外道人无意中探悉了什么传扬出去，总之，难以肯定！”

蒲和敬粗豪的声音接了上来，一听他语气中的那股子狠厉味道，便可以想见他此刻的表情也必是十分狰狞的。

“只要被我们找出来那一个走漏的消息，必然将他凌迟碎剐，挫骨扬灰！”

骆暮寒威严的道：“我已经传令查探了，我相信会找由根源来的！”

锐厉的音调又道：“府宗，如果‘红绸帮’、‘黑峡派’愿意合作，我们当然立时起兵，他们不肯合作，我们一样也要，但‘青龙社’却已有了防范，到了我们势须行动的那天，如何打这场伏法？”

骆暮寒大笑道：“好，黄老弟，你问得好！”

屋顶的饰木之后，燕铁衣即时颖悟了那锐厉的腔调出自何人——“金刚会”的二当家，以个性强悍，脾气粗暴，闻名江湖的“铁君子”黄丹！

这时，骆暮寒在说话：“……他们散在各地通都大邑的分支堂我们且先放过，一待行动，便以全力攻扑‘楚角岭’‘青龙社’的根据地，刨他们的老根，所谓‘蛇无头不行’，只要掀掉了‘楚角岭’上‘青龙社’的总坛，那些外头的分支机关，不垮也要垮，不散也要散了，但是我们却并不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一朝卷了‘楚角岭’，歼灭净他们的为首人物，立即再回兵过杀那些散处四力的‘青龙社’余孽，另外，在我们全力进袭‘楚角岭’的同时，我也考虑到分出一批人手来伏伺各地‘青龙社’堂口四周，只要发觉有人活动，立予消除，务必不使他们有丝毫或喘息与苟延的机会！”

黄丹像在点头！

“府宗此策委实周密澈底！”

蒲和敬亦附和着道：“大哥，就像你说的这样办，乾净俐落，一劳永逸！”

骆暮寒似在征询其他人的意见：“‘千人堂’的社兄，孟老弟，‘采花帮’的苟老弟，符老弟，‘力家教场’的萧兄，还有不远千里而来撑我腰杆的章老哥，孟老弟，曹兄、公孙大娘，各位是否认为拙见可行？”

于是，一片人语喧嚣，声浪嘈杂的纷纷表示赞同，声浪里，拔高了一种刺耳的怪异音调，那种音调比男人的嗓门尖，比女人的嗓门又粗，似砾砾沙石塞进了人耳，又像老鸦聒噪，说不出的个难听声道：

“我说骆大哥呀，你还没告诉我们，你派了谁去刺探，‘青龙社’的虚实，又派了谁去向‘红绸帮’和‘黑峡帮’要最后的答覆去啦……”

呵呵一笑，骆暮寒仿佛对说话之人颇为看重，话也说得客气！

“公孙大娘，你不问我还忘了同大家说呢，派去刺探‘青龙社’虚实的人是‘金川三鬼’，他三个是我们同堂首的师侄辈，精灵得很，同‘红绸帮’、‘黑峡派’要最后回信的人昨天一早才走，是‘金刚会’的执法老五廖小竹，他算是去做‘黑脸’的，因为我手下的几个人当了趟‘白脸’没发生什么大作用，所以才改换了廖小竹去……”

公孙大娘笑声如泉！

“廖小竹呀？呵呵呵，他号称‘瘟煞’，性子最是暴烈，有了名的六亲不

认，叫他去当‘黑脸’果然恰当，‘红绸帮’‘黑峡派’也该 滋味了！”

“八臂章陀”蒲和敬的声音：“这次小竹去，主要就是向他们加施压力的……”

按着，问题又讨论向人力的分配与北进的路线上去，谈的人兴趣热烈，情绪高昂，但却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了……

又静候了一会，燕铁衣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收好他的接声器，像来时一样，谨慎而缓慢的潜出了“群英堂”。

他已经看见了在厅负责警戒的丛兆，有些事，他还要急着和丛兆接头，只今天，他已发觉敌人阵营里又增加了一些连丛兆初时亦不知道的好手了……

再度运用他掩行的技巧，燕铁衣神鬼不觉的潜回了他的住处。

本来，他这次的刺探行动，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十分完满的，但是，天底下却就有这样的巧事，巧得太也糟糕 - -

燕铁衣刚刚推门，才跨进了一条腿，隔着前排房子只有一条瓦廊的转角处，突然冒出一个人来，那人一见燕铁衣的背影，马上怪叫：“小郎，你 - - ”

不用回头细看，燕铁衣心中已连连叫糟，他想不到骆志昂竟会在这个时候找来这里，平常这位天生富贵的二大少根本便不往这个所在移玉的！

急闪进门，燕铁衣闷声不响，回头便待将门扉掩上落闩 - -

怪了，就在这个时候，骆二少的轻身功夫反倒更快捷了，他凌空平射，像怒矢一样飞扑而至 - - 实则他已起了疑惑，因为他在方才那匆匆一瞥中，隐约看见的是“小郎”的背影，但却穿的一身黑衣，“小郎”乃青衣小帽的打扮，断不会身着黑衣，况且，“小郎”也不该不理睬他二少爷的呼唤呀！”

事情的演变又急又快，燕铁衣的房间窗户又是紧闭着的，他甚至速拔开窗栓的时间都来不及，他方才跃向窗前，房门已被骆志昂“哗啦啦”撞开！

骆志昂倏见房中站的是一个蒙面黑衣人，在大吃一惊之下猛的站住，他一动不动的凝视着燕铁衣，表情先是错愕，后是迷惑，逐渐的，他竟兴奋起来！

燕铁衣背窗而立，目光透自面罩洞孔中望着骆志昂 - - 寂无反应。

房中，只一榻，一桌一椅，两只木箱无处可躲，更无处可藏。

双眼闪烁着振奋的光彩，骆志昂拦门站着，他露齿而笑往前走近两步，却毫不稍瞬的盯视着燕铁衣。

慢慢的，骆志昂笑出了声：“好家伙，你是谁？”

燕铁衣当然没有答覆。

骆志昂就像一个馋嘴的孩子发现了一大堆美食，他贪婪的道：“我可以达一个首功了 - - 你是奸细，是敌谍，说啊，你是谁？”

默默的，燕铁衣仍不回答。

吃吃笑了，骆志昂邪恶的道：“你不开口？你为什么不开口？因为怕我听出你的声音？为什么怕我听出你的声音？一定是我认识你。”

燕铁衣心里叹气，二少爷，你是在自找苦吃……

骆志昂搓着手，因为过份的喜悦自得而显得激动了！

“要我猜猜你是谁？你蒙着脸，我看不出你的模样，但是，你的眼睛没有掩盖，身形无法笼罩，你又进了这个房间 - - 哈哈，你好会装啊，小郎！”靠着窗子，燕铁衣已决定要怎么办了。

骆志昂眯着眼，舌尖软舐上齿：“小郎，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啊，好，扮得好，扮得妙，扮得无懈可击，由你方才入室的身法来看，你显然功架不弱，是个练家子，却难为你屈充奴仆，更难为你甘受我们的冤气又忍讳不露，小郎，你会演戏，耐性犹佳！”

燕铁衣不答话。

双臂环胸而抱，骆志昂好整以暇的道：“来，告诉我，你是那里派来卧底的奸细？‘青龙社’、‘白杨山’？仰是随便那个组合？啧啧，真有一手！”轻轻的，燕铁衣放下披风。

摇着双手，骆志昂怪笑道：“不要操之过急啊，小郎，想杀我灭口？还是想绑我的架？慢慢来，慢慢来，今天我们两个总有一个要遭遇到不愉快的结果，哈哈……”

燕铁衣只是沉默的看着他，眸瞳中的光华是柔和的——带着悲悯。

咽着唾液，骆志昂歪着头笑道：“小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何方神圣，我都佩服你——佩服你的牺牲精神，容忍度量，佩服你的胆识，你的才气……前天，你任我们嘲弄、讽笑、任我打你、辱你，更将你丢进池水里，今天，章凡也欺侮了你，你却连丝毫愤怒的样子也没有，连一么么反抗的征候也不漏，一个武人能练到你这种修为，真是火候到家了！”

一抹笑意浮上了燕铁衣的眼睛。

口里又“啧啧”了两声，骆志昂怪腔怪调的这：“小郎是个纯洁，笃实，稚真的孩子……小郎只是个贫苦出身的可怜人……小郎善良，小郎淳朴，小郎忠厚，小郎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多么生嫩的，害羞的，忸怩的小郎啊，我姐姐真看得准，认得清！”

狞笑一声，他一指燕铁衣：“只是，却没有你装得像！”

燕铁衣平静的望着骆志昂。

骆志昂又道：“小郎，你不在我把你送交给我爹之前同我说话么？至少，你有什么口信要我转达给我那受了欺骗与揶揄的姐姐？”

摇摇头，燕铁衣无声的笑笑。

骆志昂又得意洋洋的道：“这一下，我姐姐再也别想在我面前充能了，她已经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她那有‘识人之明’的好眼力也该叫泪水泡一泡，清一清了，小郎，只是你更会伤了我姐姐的心，她待你确是十分特殊的！”

摇摇头，骆志昂接着又以一种“猫笑耗子”的语气道：“我替你担心，小郎，我爹爹的脾气不好，难以想像他会怎么对付你，我也替我姐姐痛苦，当她知道她如此体恤照顾的小郎竟是敌人奸细的时候，又该何以自处？她对你这么好，你却是来算计她的啊……”

燕铁衣以一种看把戏的目光有趣的看看骆志昂。

嘿嘿一笑，骆志昂道：“说来说去，儿子到底是要比女儿来得有出息，至少，儿子不会拿着仇人当亲家……”

噓了口气，他志得意满的将手指朝腰带上一吊！

“说来好笑，小郎，你猜我为什么会这么巧刚在这时候跑来找你？这是下人的住处，我一向少来，而且更没有降尊纡贵来此迁就你的道理——是我姐姐，她硬逼着我来找你的，先前章凡打伤了，我姐姐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的伤势，并叫我转告你晚上到后院去向她拿单子买东西，当然，我姐姐的本意不是叫你去买东西，只是藉而安慰安慰你罢了，我不来，她非逼我来不可，嘿嘿，我憋着一肚皮气来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建下这件

奇功，还倒要感谢我姐姐，给我的这个好机会了，小郎，你说，我爹又会如何奖赏我？那些与‘大森府’结盟的人们又是如何钦佩我，赞扬我？哈哈，我马上就要露脸了，成名了，我马上就要扬眉吐气，成为人人争捧的大人物了……”

燕铁衣第一次开了口，声音却是温柔的：“是这样么？二少爷。”

伸出右手食指朝燕铁衣勾了勾，骆志昂兴高采烈的点着头！

“不错，小郎，是你，你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来吧，跟我走，我不会为难你的，只要你真同‘小郎’一样的乖……”

缓缓的，燕铁衣脱下头罩，童稚的面庞上依然充满了一片童稚可爱的笑容。

又吃吃笑了，骆志昂道：“我不能否认的说——小郎，你的确很讨人喜欢，天真而纯洁，有一极婴儿也似的幼嫩甜蜜，至少，表面如此。”

燕铁衣微微笑道：“谢谢。”

骆志昂再次搓搓手，笑道：“跟我走，仰是要和我试试？当然，你必不会再像前天我丢你进水池时那样容让了，是不？”

燕铁衣点头道：“当然。”

做出个怪异的表情，骆志昂带几分挑逗的口气！

“你打定主意没有？自己走还是我背你走？”

燕铁衣淡淡的道：“二少爷，你不想先等我回答完你刚才的问题吗？”

哈哈大笑，骆志昂道：“好，我等你回答，反正也不用急，我更要多点内容同我爹讲……”

第二十七章 山岳峙 骄童授首

于是，燕铁衣非常安详的坐到他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上，以一种平缓又友善的音调道：“我是从‘青龙社’来的，目的是以假身份乔装为仆役，潜伏进‘大森府’刺探机密与设法阻止你令尊一手倡导的阴谋，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大森府’有不利于‘青龙社’的企图。”

骆志昂点点头，毫不保留的道：“不错，而且势在必行。”

笑笑，燕铁衣道：“我们也预测到了，所以，我来了。”

上下打量着燕铁衣，骆志昂怪异的一笑道：“你还没说出，你是谁？”

燕铁衣柔柔的道：“我背四句歌诀给你听：‘长穹无极，青龙遨翔；山岳有界，铁衣飘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口中反覆念了几遍，骆志昂喃喃的道：“这匹句话里有‘青龙’两字，当然代表了‘青龙社’，后面是‘山岳有界’，天下的河川山岳自是有其经域和幅度的……‘铁衣飘飘’？谁的铁衣飘飘？铁衣……铁衣……”

宛似一下子硬吞下一颗火栗子，骆志昂的双目竟然往外凸出，脸上的肌肉齐齐往上抽紧，因为表皮的绷撑，以至把五官也扯扁了，他大张着嘴巴，像要窒息一样抖索索的指着燕铁衣：“什……什……什么？你……你是……燕……燕……铁衣？”

燕铁衣颌首道：“我正是。”

骆志昂很奇怪的发觉他眼前竟有金星在闪晃，房间也似是在打转，他

竭力稳定着自己，用力吸气呼气，脖颈处，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却强有力的手掌给捏住了……

燕铁衣平静的问：“你安好么？骆志昂？”

身份暴露，燕铁衣便不再称骆志昂为“二少爷”了，现在，他是以“青龙社”的魁首地位在讲话。

只觉一阵一阵的热血往脑门子冲，冲得骆志昂也一阵一阵的晕眩，他汗流如雨，拼命把持着自己，挣扎着道：“你……你会是……燕铁衣？你……你真的是……燕铁衣？”

燕铁衣道：“我无须骗你，因为现在已没有必要。”

用力摔晃着脑袋，骆志昂呐呐的道：“不……这不可能……这决不可能，燕铁衣是‘青龙社’的魁首，……是绿林的巨擘，他不可能亲自冒险……更不会来如此屈辱自己……他有的是人可以担当这个差事……”

静静的坐在床沿，燕铁衣沉默又安详的注视着骆志昂，注视着他自己和自己的争辩，自己和自己的意思抗议……

半晌。

骆志昂总算勉强镇定下来，他恐惧的，惊愕的，却是狐疑的一再端详着燕铁衣，音调带着浓重的嘶哑：“我不信——不信你是燕铁衣，你绝不是他！”

燕铁衣道：“为什么我不是他？你以什么依据做成这个结论？”

艰辛的吞了一唾沫，骆志昂觉得喉咙里似在烧着一把火：“他，燕铁衣是一个庞大帮会的首脑，有他的尊严，地位与非他不能料理处置的事务，他断不会以一帮之首的身份来做这种既冒险又受屈的工作，这样的事，他尽可以派别人来，他手下有的是人材……”

点点头，燕铁衣道：“一般来说，你的看法是对的，但这件事的性质却不能以寻常的观点来分析！，它骨子里的内涵要比表面的征候严重得多，而且，你更忽略了人选的条件，我亲自来，比我派任何人来都要合适而有把握！”

楞了一阵，骆志昂硬着头皮道：“不，我仍不相信，你在唬我——”

燕铁衣微笑道：“其实，争论我是不是燕铁衣的问题都是多馀的，你会很快相信这个事实，另外，你该担心你自己的处境——正如同你先前所说的，我们两个总有一个要遭到不愉快的结果。”

骆志昂色厉内荏的道：“你休要虚张声势，我不吃这一套！”

燕铁衣道：“我也不吃这一套。”

进退维谷的僵在那里，骆志昂又忐忑又急惶的道：“不管你是谁，今天你是跑不掉了，府里警卫森严，好手云集，我看你如何插翅飞腾？”

燕铁衣笑道：“傻孩子，我不跑。”

骆志昂咬牙道：“你也跑不掉！”

燕铁衣和善的道：“我非但不跑，我还要继续的留在这里以‘小郎’的面目潜伏下去，因为我的目的尚未达到，我除了要刺探你们的机密之外，还要就在你们的阵营里瓦解你们的阴谋诡行，我的原则是不令这阴谋成为事实之前便消灭它；有如一顆毒瘤，刚刚萌形便须割除断根一样，否则，毒性一日一蔓延，就要大费手脚，增多损耗，且事倍而功半了！”

骆志昂愤恨的道：“你好歹毒！”

燕铁衣不以为忤的道：“这就是江湖上的生存竞争法则，况且，别忘了你父亲是始作俑者，他不生妄心，又怎会引来我们的歹毒？”

突然一惊，骆志昂惶恐的道：“你 - - 你为什么把你的目的告诉得我这么清楚？你 - - ？”

燕铁衣道：“不错，因为我已不会容你再有泄露的机会了，一个并无危险性存在的人，何妨让他多知道点？”

骆志昂激动的道：“不要太狂妄自信，你还不一定能趁得了心愿！”

燕铁衣就像在和老朋友谈话那样从容悠闲：“我一定可以做到我想做的，骆志昂，我对付你不会太麻烦，我已见过你的功夫，因此，我晓得你是不是我的对手！”

顿了顿，他又怡然自得的道：“说真话，你这身把式，已经很不错了，但和我相较却差得太远，我有把握放倒你，虽然不敢说易如反掌，但也不见得比探囊取物更难！”

咆哮一声，骆志昂道：“如果你是燕铁衣，我不置评，但你不是！”

燕铁衣皱皱眉道：“我该怎么样证实给你看呢？”

忽然狡猾的笑了，骆志昂像有了几分信心：“你决不是燕铁衣，否则，你的武功便是最好的证明！”

仿佛这才被提醒了一样，燕铁衣笑道：“对了，不是你说，我还差点忘了。”

退后一步，骆志昂及手握紧，紧张的道：“我不会放你逃跑的，我一定要抓住你 - - ”

燕铁衣道：“真巧，我们的目的相同。”

又展露出那种金童也似纯真的笑容，他接着道：“骆志昂，我们要不要赌一赌？你决无法和我持续到五招以上，如果你要的，我也保证你跑不出我的房间门口 - - ”

骆志昂壮着胆道：“你试试！”

微喟一声，燕铁衣乾脆架起了二郎腿：“很抱歉使你的梦想归于幻灭 - - 你不能成为大人物，得不到众人的钦仰与赞美，得不到令尊的夸譬，更无法使你姐姐难堪，相反的，你只能以你的愚昧自叹，你为你自己找来灾祸，替你的家人留下悲伤与失望，骆志昂，人生若有憾事，这也算是一桩了，还有什么比适得其反的企求更令人沮丧的呢？”

骆志昂扭曲着脸孔厉喝：“住口，你也只是在自说自话而已，有本事你就上来试试！”

燕铁衣一笑道：“是你攻我呢？还是我先攻你？”

双目如火，骆志昂切齿道：“少罗嗦，我随你的便！”

摇摇头，燕铁衣道：“结果却可能有异，骆志昂，你先动手，至少尚有出一招的机会，若我先动手，老实说，我怀疑你有没有这挡一招的能耐！”

磨牙嚙嚙，骆志昂几乎气炸了肺：“什么东西？你简直不知你是何物了！”

燕铁衣道：“我是燕铁衣，这已足够。”

就在这一刹那，骆志昂的眼神突然一瞪，像闪电也似，他暴起扑向床沿边坐着的燕铁衣，来势猛疾之至！

坐着未动，燕铁衣的黑色披风发出“呼”声兜风骤响，仿佛一片乌云般自斜侧里卷到，又准又巧，刚好迎着骆志昂的面门罩去！

骆志昂大吃一惊，双臂后抡，整个人凌空倒翻，双脚却飞弹敌人胸口！

黑色被风在燕铁衣手中猝然又变成了一条扭绞的布卷，“刷”的缠绕骆

志昂脚踝，骆志昂迅速缩腿拳身，倒翻的身形又猛的直立，而就在他甫始沾地的一瞬，那条原来缠向他脚踝的布卷已奇妙无比的倏射他的右胸！

这出乎意外的攻势，令骆志昂闪避不及，他拼命后仰之下同时双手齐抓，想扯住那卷披风，但是，双手是沾上了披风，他却觉得一股浑厚的力量蓦然将他手掌弹开，几乎不容他有第二个意念兴起，那形同布卷的披风前端已“咚”的捣在他心口间，兜胸将他撞翻！

眼前一黑，骆志昂只觉胸膈间血气翻腾如压千斤巨石，呼吸窒翳，喘不过气来，他一个劲的挣扎扭动，却像连喉咙也被掏住了！

好一阵子 - -

骆志昂总算慢慢看清眼前的景象了，胸膛内的血气渐顺，呼吸也畅通了些，由迷蒙又模糊的视线中，他发现燕铁衣仍然坐在原处，但是，就在这须臾间，他已经换了行头，又恢复成那青衣小帽，天真童稚的“小郎”了.....。

那种愤怒与羞辱的火焰几似能烧得骆志昂血液沸腾，他张口大叫 - - 天，除了喉管所发出的“呼噜”声外，他惊恐的发现他居然不能出声了，他竭力抬举着四肢，同样的，四肢竟像全已麻痹，全已瘫痪，死死的动也不能动！

汗出如浆又加上无比的恐惧与急躁，骆志昂拼命想喊叫，拼命想挣扎，但却仿佛遭到了什么禁制，中了什们邪咒一样就是发不出声，就是丝毫无法动弹！

悠闲的一笑，燕铁衣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骆志昂，就算你咬碎了牙，挣裂了五脏六腑，你仍然不能出声不能移动，何不省省力气？”

吁吁喘气，骆志昂双目似在喷火般瞪着燕铁衣。

燕铁衣道：“你心里非常痛恨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易地而处，我也会一样，好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的心理，你的想法，你何妨平静一点？不必在形态上过份表现，否则，就是幼稚了。”

脸上浸满了汗水，骆志昂的面部肌肉抽搐不停 - -。

燕铁衣道：“刚才我给你的那一下，并没有成心要捣碎你的胸腔或震裂你的内腑，所以你现在仍然活着，我的目的只是要以你本身血气的逆转而封住你的六脉，你的哑穴与软麻六，当然，我的手法特殊，效果更强，因此，除非我替你解禁，你便会有一段较长时间像这个样子了.....”

骆志昂抖了抖，卷卧在地下像双曲虾。

燕铁衣又道：“现在，相信你已确定我不是假冒的了，而我也对你的本领看高了几分，因为你能与我交手三招，实属不易，可见你平常是下了点苦心的.....”

骆志昂只在喘气，但眼中的光芒已不如方才那样凌厉激动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很好，你已经很快的平静下来了，你应该早点体验出这个‘静’字诀的三昧，那会令人受益不浅，骆志昂，一个沉得住气，定得下心的人，便在最险恶的情势下，他的遭遇也会比心性浮躁者要来得顺利。”

这时，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你只是个少不更事把毛头小子，心地并不算坏，就是你家的权势环境把你惯坏宠刁了，我不愿意杀你，一来是不屑杀，二来是不忍杀，二来么，你对我多少有点用处，当然，用处的大小，也还要看令尊个性倔强的程度。”

骆志昂的眸瞳里，流露出震栗不安的表情来，更隐隐带着一丝悔恨惭

疚的意味，此刻，他已体会出自己惹下的祸事是如何严重来了。

燕铁衣安详的道：“骆志昂，这一次的经验，也算是予你一个教训，而你知道，教训往往需要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的，你还算不幸中之大幸，仅仅带给令尊一点苦恼便得到这个宝贵的教训了，我想，今后在你有生之年，至少对你惯有的鲁莽，冒失，浮躁的心性与恶作剧的习性尚该有收敛的刺激作用。”

骆志昂心中那股子恼恨滋味简直就甭提了，他并不只是失悔于自己的粗心大意，也不只是气愤于遭辱受嘲，他更忧虑的是怕因为他的被掳而令他爹爹难堪，令他爹爹悲愤惊惶而至影响了全盘的大局，果如是，则他将来如何面对亲友家人？更怎么抬得起头来混那后半生的日子——如果他还有后半生的话！

凝视着他，燕铁衣低沉的道：“你心中很痛苦，我看得出来，但我却无以为助，因为我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怎么助我自己和我的人——这是你们‘大森府’引出来的问题，叫你们自咽苦果，并不以为过。”

骆志昂的太阳穴不住跳动，汗流更急。

燕铁衣道：“一切的自我折磨全与事实无补，骆志昂，还是坦然承受这无可改易的逆境吧，你不喜欢这样，我又何尝喜欢？”

又来回走了一步，燕铁衣道：“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对待你——今天晚上，我要同我的手下晤面，那时，你即将被交给他，然后，你是我们的俘掳，也是我们的人质，我们以你的安全来作为向令尊谈斤两的条件，但是，我并不认为令尊会为了你改变他既定的策略与做太大的让步，这并不是说令尊薄情寡义，而是他一向倔强的个性及周围的压力逼使他不能忍痛坚持，你知道，一个人无法只顾亲情，有时候，尊严，声譬，威信与大局的利害更较亲情为重——所以，如你爹不愿为了你影响他的计划，他也有他的苦衷，这是你预先就要明白而且心里上要预做准备的——”

骆志昂痛苦的闭上眼睛。

燕铁衣怜悯的道：“很抱歉总是告诉一些残酷的事，但若隐瞒你则更残酷，你也是该到懂事年纪的人了——骆志昂，你在我这里先待着，自然，你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我再致歉，你静候天黑的地方将是我的床下。”

全身起了一阵痉挛，骆志昂的牙齿已经深深陷入了下唇里。

燕铁衣平静的道：“从现在开始，我又变回‘小郎’了，晚间，我要去你姐姐那里，同她拿单子去购物，正如你所说，令姐会安慰我白天所受的凌辱，我也会更加努力赢取她的好感，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将大有裨益。”

骆志昂几乎要疯了。

拂拂衣袖，燕铁衣道：“同时，你不要期望他们会很快发现你的失踪，因为你一向是放浪惯了，我就知道你经常往外跑，呼朋引伴到处作乐，所以你两天不回来，也没有人起疑心，另外，我也会加强他们的错觉，而这其中的缓冲时间，已足够我利用了——你也不用替我担心，他们不会连想到我的头上，我将告诉他们我一直在睡觉，压根就没看见你来，你想，他们会怀疑我说谎么？当然不。”

现在，骆志昂业已完全绝望，万念俱灰了，他自觉如同一只老鼠，面对的是一头斑花大猫——同处在一个笼子里，那会有奇迹发生？

于是，燕铁衣，同他走了过来。

晚膳开了。

很热闹，厅里厅外灯火通明，二三十张桌面上坐满了人，喧哗腾笑与猜拳行令之声不绝，杯觥交错，酒肉溢香，倒像是庆功筵了。

燕铁衣闲闲的倚在一棵桃树下面露天真憨稚之色，十分有趣的朝那边张望着。

当然，他心里的目的是要等候丛兆。

酒筵进行了大半，燕铁衣果然发现丛兆由厅门里醉薰薰的晃了出来，他像是要找个地方小解——燕铁衣站着的方向刚好黑沉沉的，够方便。

丛兆摇摇摆摆走了过来，口中含混的哼着小调——“五更想郎”的俚俗曲儿。

醉眼迷朦中，他不在意的看了树下立着的燕铁衣一眼，凑到一边，拉开裤子便解洩——“哗”

就在这时燕铁衣开了腔：“丛兆，你也不找个隐做点的所在？”

慢慢回头，丛兆喷着满嘴酒气：“个龟儿，你管起老子的闲事来……”

猛一家伙，他看清了燕铁衣的脸，过份的惊骇之下非但噎回去了语尾，连没解完的尿也硬硬憋了回去，他提着裤子，像见了鬼一样张口结舌：“我的……皇天……大……大……大……当家……你怎么……在这这儿？”

嘘了一声，燕铁衣道：“小声点——先把裤子系好！”

悚然惊悟，丛兆匆匆穿好裤子，把一双手在裤腰上用力擦了两遍，赶紧走过来情不自禁的就待施礼——

一把扶住他，燕铁衣低促的道：“不用多礼，这是什么地方？”

急忙站好，丛兆的七分醉意经这一惊一楞，也消散了一多半，他垂手肃立着，迷惘怔忡的问：“大当家，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你怎么会来这里？而且，你这身打扮……”

拉着他往阴暗处走了几步，燕铁衣小声道：“我是乔装之后以假身份混进来，的来历是乡下穷人家出门混生活的小子，职务是小厮仆役兼杂工，直接听候孙大爷差遣。”

硬生生吞了口唾沫，丛兆呐呐，的道：“小厮——仆役——兼杂工？我的祖奶奶，大当家，这可是你干得的？”

燕铁衣低笑道：“只有这种差事容易掩护身份，利于行动，而且又适合我的外形，混进来也比较容易——总不能叫我来干‘大森府’的‘府宗’吧！”

倒吸了一口凉气，丛兆道：“大当家，这太危险呀……”

燕铁衣道：“我晓得……这也就合了一句老话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丛兆急道：“大当家是来干什么呢？”

燕铁衣道：“很简单，进一步刺探机密，明了敌人动向，而且，设法以任何可能之手段就地瓦解他们的企图！”

丛兆喉咙干燥的道：“只你——一个人？”

笑笑，燕铁衣道：“在这里，只我一个人，其实也够了，外面还有我们的人接触，在‘麻石坡’，一支精选人马业已到达候令，随时可以狙击‘大森府’！”

丛兆伸伸舌头，道：“乖乖，大当家的行动好快好狠好周密，你那里业已蓄势待发了，这边却还在开会商议，反覆研讨呢——”

燕铁衣道：“我知道。”

呆了呆，丛兆道：“大当家知道今天‘群英堂’聚议之事？”

轻轻点头，燕铁衣道：“不错，而且那些人参加，讨论些什么题目我也晓得。”

睁大了眼，丛兆楞了半晌，忽又自以为颖悟了其中奥妙，神秘的道：“大当家有办法——今天与会的人当中，一定有大当家的眼线吧？”

燕铁衣道：“没有。”

丛兆迷惘的道：“没有？那大当家怎么——？”

燕铁衣道：“因为我就在里面。”

傻傻的看着燕铁衣，好一会，丛兆才乾笑道：“这——不可能吧？大当家，我就正好在厅里负责警戒，四上八下全在我们视线之内，连只耗子也躲不过，怎的我就没看见大当家？”

燕铁衣笑道：“百密总有一疏，我便隐伏在厅顶右侧的通气小窗之下，那排饰木遮挡着，中间形成一道暗格，刚好躲得下一个人，你没看见我，我却看见你了，煞有介事的在廊沿底下回来回巡护着……”

丛兆呆了一会，叹口气道：“大当家真是神人，厉害到了这等地步，当着满厅的能手行家，居然出入自如，宛似进了无人之境……不过，大当家也委实太冒险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丛兆，这话是一点也不假的。”

丛兆低声道：“那么，今天聚议中商讨的什么事情大当家全探悉了？”

燕铁衣道：“全探悉了。”

丛兆喜形于色的道：“好极了，这样省掉了我不少麻烦，我还正愁着如何事后去打听刺探哩，大当家，一定也知道，我们府卫级的角色一律没参加议事吧？我虽守在议场边缘，却离着太远，更怕露了形迹启人疑窦，是而根本没听清他们在谈的是些什么？只偶而有人嗓门提高的时候听得个一句半句，却也连贯不起来，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心里又急，又得装作一派如常的样子，好不要命……”

燕铁衣道：“就是我晓得了你们‘府卫’级的人不参加会议——当然你也不会例外，所以找才冒险潜入窃听的，我也怕时间耽搁误了事。”

接着，他把今天所探得的机密消息约略告诉了丛兆。

沉吟片刻，丛兆道：“如此说来，‘人森府’果然要延缓举事了，这中间总算收到了一点牵扯的效果；前晚我回来，同府宗面禀此行经过，他的神气就不大对，却只沉着脸听，没表示什么，事后又叫我们住到他的寝居侧楼与随时候传，由昨晚至今早，一连找了我们四次，反覆询问此行经过，又叫我们做判断，一遍又一遍，连我们都腻了——”

燕铁衣却赞许的道：“这才是一个行事慎密，考虑周全的领导人物作风，他要从细微末节里找出任何可资研判的征候来，更不使你们的回报有所遗漏——这中间有一点遗漏就往往导至大错，嗯，难怪骆暮寒混到了今天的局面，确是有他的长处！”

丛兆道：“大当家似是对他颇为欣赏？”

轻轻一笑，燕铁衣道：“敌对的行为，并不能抹杀一个人的才干，有时候，敌人也有值得钦佩的！”

摇摇头，丛兆道：“我可没有大当家的这种度量。”

燕铁衣道：“丛兆，今天我来等你，就是要你知道我来了这里，另外告诉你一件事，骆府的二少爷被我放倒了！”

神色一变，丛兆震惊的道：“什……什么？大当家，你把骆志昂宰啦？”

又噓了一声，燕铁衣转头四顾，埋怨道：“别嚷嚷，你沉住点气行不？”

丛兆缩缩脖子，紧张的道：“大当家，尸首呢？”

燕铁衣没好气的道：“我没说宰了他，我只是说他被我放倒了而已，放倒了可以代表许多意义，譬喻他如今叫我制了穴道就是其中一种……”

长长过了口气，丛兆尴尬的道：“我一时叫这消息震慌了——乖乖，倒是把我好吓！”

燕铁衣道：“不是我说你，蒙兆，可千万要晓得银定，否则日常活动里还不知有多么个危险法，若叫惊变意外，刺激就漏了底，你有十颗脑袋也不够人家砍的！”

丛兆红着脸道：“是，大当家教训得是。”

又咽了口唾液，他呐呐的问：“大当家，你准备把骆志昂——？”

燕铁衣道：“做人质，和他爹谈斤两，也算是我们手中一底赌注！”

丛兆忧虑的道：“府宗是个倔性子，为人刚烈无比，尤其不肯受人胁迫——我担心他一怒之下引起反效果，他一向就是标榜先公后私的……”

笑笑，燕铁衣道：“反效果也反不到那里去，充其量他不要儿子，我们多流点血而已！”

丛兆吸了口气，道：“眼看着越来越热闹了，等府里明白了，二少爷失踪——包管是个鸡飞狗跳的局面！”

燕铁衣道：“等我开始暗中一个一个剪除他们的人时，只怕更要热闹，更要翻了天呢！”

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噤，丛兆心惊的道：“就在这里干？”

拍拍他肩膀，燕铁衣笑道：“这里风水不是挺好么？”

第二十八章 密中疏 形底露眼

昨天晚上，燕铁衣是翻过后墙肩着骆志昂潜出“大森府”的，当然行动极其隐密，避过了每一个人的耳目。

“天恩庙”见着熊道元之后，把骆志昂转出手去，又交待了许多要弟兄们注意及防范的事，另外，他下了两道谕令，立即着“楚角岭”总坛派人截杀“金川三鬼”与“瘟煞”廖小竹回报！

在出门之前，他曾到了后院骆真真那里，拿了购物的清单，当然更承受了一番殷殷抚慰，离开的时候骆真真犹挚切的暗示他常到后院去走动，他却没有在回来之后再去找巧亭陪大小姐聊天，因为他多少觉得有点内疚——骆真真不知道“小郎”在拿着它的购物清单出去的当儿，另带着一样清单上没有列明的东西——骆志昂。

大早起来，“大森府”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状，正如燕铁衣的预料，骆志昂在外玩惯了，两三天不回家根本不会引人疑虑，更没有人连想到其他问题上去。

今天，燕铁衣准备进行他的第二步计划——狙杀。

目标，他先择定两个人，“金刚会”的二当家“铁君子”黄丹以及“丹顶红”孟皎，这两个都是极端偏激且强悍的人物，早除去早了心事。

燕铁衣事先已探明了，“金刚会”的人要多留一天，另外章家父子，孟皎，“烈火金环”曹广全，公孙大娘等人则一直住在这里，约莫短时间不会离开。

“千人堂”“采花帮”“力家教场”的人马，都已经在昨晚席散后各自回去了。

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是个好日子，但在某些人来说，则未必然，甚至正好相反，当然，他们不会知道。

表面上，燕铁衣仍和平时一样，勤奋又伶俐的去做他份内的事，半点看不出他体内蕴藏着的惊人潜力就要爆发了，他是如此逗人喜爱的总是展露着那一抹纯真又童稚的亲切笑容。

孙云亭一再叮咛他少劳累，多休息，并告诉他中饭前有位跌打郎中来诊视他昨天所受的瘀伤。

做完了日常的工作，时间仍很早，燕铁衣向孙云南说了一声，独个儿到西园溜溜腿，散散心，孙云亭还叫他别忘了赶回来等郎中治伤。

燕铁衣的一举一动，仍透着蹒跚与滞缓，走路也还是一拐一拐的。

实际上，他强健得很，比诸他平时的体能状况都要来得更好，但表面上装一装，却总是有益无害的事，谁会去怀疑一个小厮，尤其是一个还带着伤的小厮呢？

西园。

这里的环境与景致都是第一流的，清幽而高雅，来到这里，便会予人一种安详恬逸的感觉，令人不由自主的想要多徜徉一会。

燕铁衣的意思，是要穿园子潜到那边的精舍左近伺机狙杀他的猎物，由这里过去，比较容易掩饰他的行迹，不易引人注意。

在一座花棚的下面，他进去拔起了一只撑持着底架的竹棒，这只竹棒粗细刚好一握，长有三尺多四尺不到，前锐后丰，——和剑的长度一样。

花棚下，这种支撑底架以稳重心的竹棒子很多，抽一根拿在手里，谁也不会想到别的事情上去。

在那袭青色短褂子里，燕铁衣却插着他的短剑。

手拿着竹棒，燕铁衣拄着像拐杖似的微瘸着往外走，他才走出个三五步远，一丛花树之后，突然传出一声低隐的，似是带着惊愕意味的音调来！“咦”？

这一声“咦”，“咦”得燕铁衣微微一怔，心里也不禁有点嘀咕，因为那丛花树乃在一丈五六之外，而且斜对着这边的花棚，那发出“咦”声的人一定是觉得有什么奇异之事才会在这个距离之外，又是斜角度中注意到他这里，而附近只有他在，看样子，这令对方启疑的什么事便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他装做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管自一拐一拐十分从容的往前走，其实一颗心七上八下，忐忑得紧。

“忽啦”一声，是分开枝叶的声音，按着一个沉稳的嗓音响起：“喂，你站住！”

燕铁衣慢慢站定，用眼角往那边瞄去，嗯，是两个人，他认得那个站左一边的的大个子，满颌黑胡的人是“大森府”“中堂”所属的“府卫”“铁剪腿”李子奇，发话的人，是位四旬左右的蓝袍麻脸壮汉，这时，这蓝袍麻脸的朋友正双目炯炯，尖锐如箭般盯住在燕铁衣身上。

燕铁衣叫他给盯得浑身不自在，好像皮肤上有条肉虫在爬动一样，心中又是纳闷，又是疑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破绽被人家看进了眼……。

蓝袍人物招招手，高声道：“对，就是你，你过来一下。”

吸了口气，燕铁衣只朝那边走了几步便站住了，他低着头，一付惶恐的模样：“这位爷叫小的，可是有什么吩咐？”

蓝袍人一直在注视着他，目光之锐利，几乎能以浸澈进他的全腑五脏中去；嘿嘿一笑，那人道：“叫你过来这里，我有话问你。”

硬着头皮再朝前磨蹭了两步，燕铁衣躬身垂手：“是，请大爷交待——”

突然，那“铁剪腿”李子奇大喝道：“你倒是滚过来呀，隔着这么远又如何问你的话？还非要让大爷直着喉咙吆喝着不成？没有规矩的奴才，你连他妈学做奴才都学不会么？”

燕铁衣一边急忙走过去，一面急快的转动着意念，就这丈把距离，他来到那二人跟前，也同时决定了该怎么做——假若事情果如他预料的那样的话。

重重一哼，李子奇板着脸道：“你大概是来这里上工没几天的那个小子吧？我看你平素倒一副老实像，然则骨子里却恁般刁钻呀？你是怎么回事？怕我们啃了你，抑是因为你是孙总管的人我们支使不动你？你他妈的贱骨头，答句话离着这么远，我看你是吃生活吃少了，混帐欠揍的东西！”

那被称为“史爷”的蓝袍人虚虚伸手拦了拦，算是替燕铁衣讲了讲情，燕铁衣低着头，可怜兮兮的道：“李爷恕罪，我……我那有这么大的胆子？因为我有事要办，所以才急着要赶快听完吩咐离开……我，我绝没有半点失敬的心……”

李子奇冷冷的道：“若非史爷说情，我看今天不砸扁了你这小龟孙！”

那位史爷目不稍瞬的看着燕铁衣，似笑非笑的道：“你把头抬起来——用不着害臊。”

燕铁衣一派惶恐之状的道：“史爷，可是我做错了什么惹得你老不快？”

李子奇叱道：“叫你抬头你就抬头，那来这麽些废话？”

暗里一咬牙，燕铁衣抬起头来，面对那位史爷。

蓦然正面看清了燕铁衣，姓史的蓝袍人猛古丁一哆嗦，他像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往后倒退，满脸的锅钱大麻子全泛了白！

燕铁衣站着不动，却仍是那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呆了呆，李子奇愕然道：“史爷——你怎么啦？”

急促的喘息了一阵，蓝袍人宛似见了鬼般直楞楞的望着燕铁衣，表情充满了惊奇与迷惑，他强自镇定着自己，一边喃喃看道：“不可能……不可能……天下竟会有如此面目酷肖的人？”

李子奇不解的问：“史爷，你在说些什么呀？”

深深吸了口气，这位史爷惊疑不定的道：“这……这小厮像一个人……”

李子奇纳闷的道：“像一个人？谁？”

张了张嘴巴，这史爷却又连连摇摇头，他目光中的神色十分复杂，仿佛连他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妈子事了；他想说出心中的疑惑来，却又觉得匪夷所思，太不可能，他也知道，若是一旦弄错了，这笑话闹将出来，则他自己可就无地自容啦，但是，他的确觉得眼前这名小厮像一个他曾见过的

人，像极了，几乎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只是，那人高高在上，这人却低低在下，若把那个人竟会变成这个人，除了长像之外，实在任那一点也配凑不起来……。

李子奇又问：“史爷，你说，这小子像谁呀？”

咽了口唾沫，这位史爷连连揉眼，强笑道：“约莫我看错了……不过，真是像……”

李子奇打了个哈哈，道：“大概这小子的长像和那一家，‘童子院’的‘准相公’相似吧？”

咧咧嘴，这位史爷小心翼翼的问燕铁衣：“呃，你，你叫什么名字？”

燕铁衣必恭必敬的道：“小的性张，因为是排行小，所以叫小郎。”

李子奇接口道：“不错，我记起来了，他是叫小郎。”

一侧首，他又大刺刺的道：“这一位，是今天一大早才赶到的湘西好手‘双流掌’史炎旺史爷，他是咱们府宗诚意敦请来的贵客，你可得好生回答史爷的话，知道么？”

连连点头，燕铁衣道：“是，李爷。”

又吞了口唾液，史炎旺竟无法控制自己那一股出自心底的悸虑，他呐呐的道：“呃，你真的叫小郎？”

燕铁衣先是扮出一付愕然之状，继而装得十分迷惘：“回史爷的话，我不叫小郎，叫什么呢？是我爹取的名字——”

顿了顿，他又像颖悟了什么的涩涩的道：“是不是——是不是史爷不喜欢小的这个名字？那就请史爷另赐小的一个名字吧，小的也觉得这两个字叫起来太俗气……”

一侧，李子奇也用迷惑的眼光望着史炎旺，不消说，他亦觉得这位“双流掌”的问题未免问得有点荒唐。

尴尬的乾笑一声，史炎旺赶紧摇手：“不，不是，那是你的名字，受叫什么叫什么，与我无干……”

燕铁衣故意天真的道：“那，史爷，我还可以继续叫小郎了！”

史炎旺有些恼火的道：“你随便叫什么，问我作甚？”

欢喜的笑了，燕铁衣道：“这名字虽然俗气，可是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史炎旺注视着他，道：“小郎，你会武功吧？”

摇摇头，燕铁衣笑道：“我不会，但是我很想学，史爷，李爷刚才说你老是湘西的好手，本事一定大得不得了，史爷，你老肯收我做徒弟吗？我跟着你，就会学到很多很多的武功，我就不必再在这里做下人了，我学了武功要和那些侠士一样，行道江湖，扶危锄恶，做一个好有名气的大人物，人人见了我都敬佩我，赞美我，我要——。”

“呸”了一声，李子奇又好笑，又好气的道：“你要变成疯癫了，你要，简直是痴人说梦，一派诤言，想练功夫，学本事，你不撒泡尿照照你的那付熊样，配？”

立即变得沮丧，燕铁衣嗫嚅着道：“我……以为……以为史爷问我会不会武功……是有心想教我……”

史炎旺仔细打量着燕铁衣，又追问了一句：“你真的不会武功？”

燕铁衣呐呐的道：“回史爷……我真的不会嘛……”

李子奇有些啼笑皆非的道：“史爷，这小子只不过是府里的一名杂役而

已，连正式的仆役都还不够格，而且看他那副土里土气的夹生像，也就只配涮个马桶扫个地，那里可能会武工呢？这未免有点有点不可思议吧！”

史炎旺沉默了一会，缓缓的道：“当然，我也不相信，只不过，有几桩事儿，都叫我好生不解……”

李子奇茫然的道：“史爷有那些事觉得不解呢？”

史炎旺回答李子奇的话，眼睛却仍瞧着燕铁衣：“子奇兄，我哥俩来这里有多久啦？”

李子奇不明白史炎旺问话的意思，纳闷的道：“顿饭功夫该有了吧？”

史炎旺点点头，道：“我们到这里来，只是溜溜腿，散散心，并未曾谈太多的话，尤其在这柱香光景里，差不多就极少交谈，对不对？”

李子奇楞楞的道：“不错，可是？”

史炎旺不等他说完又紧接着道：“而我们也都站在这个位置闲眺，未尝远离太近，是么？”

李子奇皱眉道：“史爷的意思是？”

史炎旺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人就在这里，且处于一种极其安静的状态中，有人在我们丈许远近的范围之内走过，我们竟不知道！”

想了想，李子奇道：“也许我们当时正在各想心事，没有注意……”

摇摇头，史炎旺道：“子奇兄，我辈习武之人，自来练就耳聪目明，这已成为一种本能上的习惯反应了，就好像一般人对冷热的感受一样，稍有异状，立生警觉，那有一个毫不懂武功的人在如许近距中经过而我们又懵然不察的道理？”

李子奇迷惘的道：“史爷是指这小子？”

史炎旺道：“可不是，这什么小郎，只是个不识武功的仆役，照说他行动之间一定步履沉重，拖泥带水，老远就该被我们察觉才是，但事实上我们却半点也不知道他走了过来，若非我恰巧转头望向那边，更隐约感到他极似某一个人，可能他来而又去，我们都会丝毫不觉，子奇兄，一个下人的身手岂能如此轻矫？”

李子奇迟疑的道：“或许——他的确走得很轻悄……”

史炎旺立道：“这人走路的姿势有些跛瘸，又如何个轻悄法？”

李子奇愕然道：“莫不成他真有武功？”

嘿嘿一笑，史炎旺道：“除此之外，恐怕就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燕铁衣苦着脸，瑟缩着道：“李爷……你老明鉴……我只是个土地方来这里干长活的穷小子，我那里会武功？这真叫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

李子奇重重的道：“你少开口！”

接着，他又同史炎旺道：“史爷，除了这一桩，你还有什么事不解？”

史炎旺低沉的道：“方才，我在问他话的时候，他确是一副畏缩之状，但是，却自然流露出一股锋芒来，这股锋芒之冷锐凛烈，叫人不敢逼视，子奇兄，一个寻常小厮，那有这点无形的慑窒力量显示？”

忍不住笑了出来，李子奇道：“史大爷大约是旅途劳顿过狠了，所以反应上也敏锐了点，我看，史爷还是由我陪着同房去躺一会，养养神吧！”

史炎旺不快的道：“子奇兄，你没有这种感觉么？”

不屑的看了燕铁衣一眼，李子奇道：“老实说，一丁一点也没有，这小子只是一名下等杂工而已，在我眼中，他甚至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史爷，我看……”

史炎旺急道：“你也不觉得他像另外一个人？”

李子奇厌倦的道：“史爷，这就是你第三桩不解的事儿了吧？”

麻脸一热，史炎旺道：“子奇兄，他的确像极了另外那个人……”

李子奇叹了口气，懒洋洋的道：“史爷，天下之大，人口也千千万万，偶而有那么个把两个人长得近似，也并非是件不可能的事，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算他生得很像另一个人吧，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史炎旺盯视着燕铁衣，越看越不自在，他吸着寒气道：“我见过那人两次，隔得都近……我的印像十分深刻……我记得那人的容貌，体验得出他那种特异气质……老天，天下真有如此酷似的人？这不太可能……”

李子奇有些不耐的道：“史爷，你说他像某一个人，到底像谁哪？”

舌头像打了结一样别扭，史炎旺自己也觉得实在说不上，这委实太玄了，太离谱了，这个“张小郎”，那能和他见过的那个人扯得上关系呢？但是，眼睛告诉他，这分明就乃同一个人啊……

李子奇用力挤出一丝笑容，道：“史爷，府宗大约和蒲当家的也谈完了，咱们回去吧，说不定府宗还有话要同你谈呢……”

史炎旺不甘心的道：“但我的疑团尚未打破，子奇兄，他真的和那个人一模一样，但我却确知那人并无孪生兄弟，如果是那个人，就大大不妙了……”

一拉他的手臂，李子奇道：“我们走吧，史爷，还有好些比这更重要的事等着办呢，管他是谁，他眼前却只不过当个小厮而已，我毫未觉得有什么不妙之处……”

走出两步，史炎旺又硬生生的站定，坚决的道：“不行，我还要试试他……”

李子奇兴味索然：“怎么试法？”

史炎旺咬牙道：“用我的‘双流掌’中‘天地流虹’一招攻击此人！”

怔了怔，李子奇忙道：“史爷，这是你最狠的一记招法呀，他只是个半大孩子，什么技艺也没有，你这不是在要他的命？若是真个弄死了他，可有点麻烦呢……”

史炎旺断然道：“如果他真是那个人，我这一招便决然伤不了他，如果他不是，到时候我含蕴着几成威力不吐，至多也只伤个残废而已，我非试不可，否则，我这一辈子也会为了此事耿耿不安的……”

李子奇不以为然的道：“史爷，你这样做有点不大合适，这小子是我们孙总管手下的人，若设打死或打伤了他，孙总管那里可不好交待，他又没什么大错失……”

史炎旺激昂的道：“为了证实我心中的疑点，为了对府宗尽这份棉薄，更为全体弟兄们的安危顾虑，今天我就认了——他这条命我来承担，是生是死，由我向府宗告罪！”

李子奇焦急的道：“史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呀！”

史炎旺双怒突，切齿握拳：“当然我不是开玩笑，这一生中，我从未如此慎重过！”

这时——

燕铁衣混身索索而抖，哀声求救：“李爷，救命啊……可怜可怜我吧，我只是一个下人，一个役……我没有罪，我是无辜的啊……史爷，求求你饶了我，我与你无仇无怨，你不该来杀害我啊……史爷，求求你，我给你立长

生牌位，请你放我走……”

李子奇低声道：“史爷，这件事，尚请三思……”

一探手，史炎旺恶狠狠的道：“我已决定，断无悔理！”

李子奇脸上泛白，黑胡子动了动，十分难堪的走向一边，背转身去。

于是，史炎旺开始一步一步向燕铁衣逼近。

燕铁衣的样子可是惊恐莫名的，他哆嗦着朝后退，上下牙齿拉对儿打颤：“史爷……史爷……可怜可怜我……饶了我吧，求你饶了我……我还有年老的亲娘要我供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史爷……”

史炎旺双臂斜伸，关节随即发出一阵紧密的脆响，他满脸的铜银大麻子颗颗透着红光，双目神色凶戾如虎，面目也变得那等狰狞！

一个进，一个退，一个形同煞神，一个宛似待宰的羔羊；就这样，他们移出了丈多远，燕铁衣便被身后一排矮树挡住了！”

表情更为残酷狠毒了，史炎旺暴烈的叱道：“狗才，我看你现不现原形——”

突然，变化是那样的快，燕铁衣猛而站定，就这一刹那，方才脸上满布恐惧惊骇之色已立扫而空，换上的是他惯常那抹童稚天真的甜蜜微笑——就仿佛扯下一张面目另换上一张面目似的，这同样的面容，顷刻间便呈显着截然不同的意味了！

史炎旺大吃一惊，马上僵窒住了，一双眼珠便往外凸了出来——

燕铁衣将手中一直握着的竹棒斜撑于地，低柔的像在唱催眠曲般道：“史炎旺，告诉我，你认为我像谁？”

脸上的肌肉像是凝冻了，史炎旺感到喉管里似被塞进了一把沙，火辣，粗砺，却又堵得透不过气来，他大张着嘴巴，脑袋在充血，心往下沉，他拼命挣扎：“你……你……果是……果是……燕……燕……燕……燕……”

燕什么，他却恐怖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点点头，燕铁衣叹道：“不错，我是燕铁衣，你说对了，我没有孪生兄弟，这天下，也确实没有如此酷似的人，你眼光很尖锐，也很准确……”

史炎旺像幻入梦魇之境，眼发直，全身僵麻，惊骇得连动也不能动了。

燕铁衣轻喟道：“其实，你何必呢？把我认出来，于你有什么好处？你也不想想，在此情此景之下，你露了我的底，我会饶得了你么？”

喉咙里“咯”“咯”作响，喉结在不停的上下颤动，这位“双流掌”业已被吓得连胆都要破裂了，他感到身子是一阵一阵的发冷，几乎就要瘫痪下来……

燕铁衣惋惜的道：“你原本可以多活些时的，说不定可以终享天年——但你很愚蠢，却硬要自己挖坑朝里跳，史炎旺，你是个十足的笨伯！”

第二十九章 竹同刃 血封两口

努力挣扎着，史炎旺抖索的挤出了一句话：“请……请……放……我走……”

摇摇头，燕铁衣道：“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并非只为了我个人的安危着急，史炎旺，其中更关系着千百条性命，看来，你这一生，是要到此为

止了。”

往后退了一步，史炎旺恐惧的道：“我……我向你保证……我会只字不提……”

燕铁衣微微笑道：“你会吗？”

史炎旺哆嗦着，吃力的道：“我……我发誓……发誓守口如瓶……”

燕铁衣平静又低柔的道：“有一个最令我放心的法子可以不叫你犯这桩秘密宣扬出去——这也是个古老却又有效的法子，很多年来，人们便是用这个法子保守秘密的，当然，这是在秘密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以后。”

汗下如雨，史炎旺的脸孔全已扭曲了，他喘着气，每一颗麻点都宛似在淌着泪：“放我走……请放我走……”

燕铁衣的目光越过史炎旺的肩头，望向那边自然背着身的李子奇，显然，李子奇还没有察觉什么异状，他尚不晓得这边的情况已经有了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变化，他犹在等待，怀着极大不满与赌着气在等待，他心目中唯一的结果，必然是在考虑着如何为“小郎”的生死作交待吧！

控着竹棒的五指轻轻，旋动了一下，燕铁衣和善的道：“史炎旺，在我们要进行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我想问问你，你在何时何地见过我两次的？因为我对你似无印像……”

抹着汗，史炎旺几乎不可抗拒的嗫嚅着回答：“五年前……一次，与友人在……河西道上……同你……对面而过……友人私下告诉我……说你是谁……第二次，也……有三年多了……“金羊堡”堡主之子取媳……你曾去参加……那天……我也在场，隔着你坐的……首席……只有两个桌面……所以……看得很仔细……”

点点头，燕铁衣道：“原来如此，这样的情形，却产生这样的结果，不可谓不巧，公众场合中的接触，本是泛泛而过，既无交往，相识的可能也就太小，但你居然记得清楚——好多年的事，又在一南一北这般辽阔的距离下，你简直相当肯定的认出我来，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可是，对你来说，在此情景里你认出了我，就便是你的不幸了……”

史炎旺绝望的站在那里，满眼的惊悸加上满脸的凄惶，他不住半转过头往后看去——可惜李子奇并无察觉。

他们两人立的地方，隔着李子奇约有丈许远近，双方语音又低，加以李子奇丝毫不曾往这个相反的结果上想，是而便没有察觉史炎旺的危险处境，他尚不知道这位“双流掌”业已陷入绝地了……。

燕铁衣大方的道：“史炎旺，你想叫喊，是么？”

史炎旺舐着流在唇角的汗水，腥咸的，更像血的味道，他颤音的道：“你……如放我走……我谁都不见……立即离开此地……可以赌咒……”

燕铁衣冷冷的道：“只要一转身，这些话你就会全忘了，那时……你唯一记得的就是怎么样尽快通知他们设法来对付我。”

史炎旺急惶的道：“我不会——。”

燕铁衣道：“你会的，我熟于观察人性，我非常清楚某一类的人会惯常做那一类的事，这其中，极少例外，史炎旺，我不冒险。”

顿了顿，他又道：“如果你想呼救，请便。”

当然，史炎旺对于燕铁衣那身绝学的诡奇精博与狠毒隼利的传说是听闻得太多太多了，他不能肯定人家的本事到底强到什么地步，比他又高出多少？但是，无可否认的，包可吃住他则断无疑问！

吞了口唾液，他硬着头皮道：“燕铁衣……我是想呼救，但以你的身分来说……你总不会在我呼救的时候……骤下毒手吧？”

怪异的一笑，燕铁衣道：“本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是一向不顾任何事外因素，也不讲究任何规矩传统的，但这一次我破例，给你一个挣扎的机会！”

史炎旺双目一亮，急切的道：“你当真？”

燕铁衣淡然的道：“我燕铁衣几时打过诳语？非但如此，更方便你一点，我来替你吆喝——你的对象大约就是李子奇？”

史炎旺精神倏振，咬着牙道：“不错——但你不可反悔！”

燕铁衣道：“事实胜于空言——。”

一扬头，他大声喊：“李子奇，李子奇，你过来一下。”

背着身站在丈外的李子奇似是突然一楞，因为他听出这个喊叫的声音不是来自史炎旺之口。

这边只有两个人，史炎旺，以及“小郎”，既非史炎旺在招呼他，那……会是“小郎”？而且更这么连名带姓的吆喝？

惊疑不定的转过身来，李子奇徒然发现，可不是？那“张小郎”正在满面笑容的伸手向他招引着，一边还眨着眼哩！

一股怒火直冲脑门，李子奇咆哮一声，大步走近，还叱喝着问：“狗奴才，刚才是你在叫我？”

燕铁衣颌首道：“是呀，有什么不对？”

顿时气红了脸，李子奇捋袖握拳，嗔目怒骂道：“好兔崽子，你是吃了狼心豹胆迷住心窍了？居然连名带姓的喊你家大爷？约莫是史爷叫你给哭软了心，倒反把你乐糊涂了？好，看我来教训你这王八蛋！”

燕铁衣一笑道：“李子奇，你死到临头，甭摆那付臭架子了！”

怪叫一声，李子奇火爆的跳了起来：“你个狗操的野种，你罩了头，乱了性？我活活打死你这小畜生！”

冲到近前，他向史炎旺大喊道：“史爷，你是怎么回事？非要试试这王八蛋是真是假，这么久没试出个结果来，倒楞在这里眼瞪着他发疯造反？现在该收拾他了！你反而不哼不响啦，我还一直担心你下了重手，如今你不下手我也要下手了；混帐小子，大胆畜生，才有人饶了你，你就又开始撩拨起来？这一遭我看你再向谁求饶！”

燕铁衣微笑无语，状极悠闲。

史炎旺却呆呆的站着，脸上肌肉一下一下的抽搐不停……。

李子奇十分愕然的道：“史爷，你怎么啦？怎的是这副神气？”

史炎旺那抹硬挤出来的笑容就像哭是一样：“子奇兄……我们要同舟共济，生死不分……。”

怔了怔，李子奇狐疑的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怎的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

舐舐嘴唇，史炎旺的大麻脸仿佛由里冒向了外，他苦涩的道：“我……我猜对了……。”

望了燕铁衣一眼，李子奇不解的道：“你猜什么猜对了？”

史炎旺嘶哑的道：“他——他是那个人？”

李子奇迷惘的道：“是那个人？是那个人又怎么样？”

燕铁衣接口，道：“是那个人，你二位就不大妙了。”

暴叱一声，李子奇道：“闭住你张臭嘴——不论你是谁，也休想唬住老子！”

一转头，他不耐烦的道：“既是你猜对了，史爷，他到底是谁？”

叹了口气，史炎旺轻轻的吐出三个字：“燕铁衣。”

这三个字，吐自史炎旺的嘴里是又轻又细，但听在李子奇的耳中却不啻响起了三个焦雷，震得他目眩头晕，血气翻涌，大大的摇晃了一下！

那张长脸也像顿时变扁了，他目定是的瞧着史炎旺，又慢慢望向燕铁衣，好半晌，这位“铁剪腿”连连摇头，挣扎着道：“你……你是在……开玩笑……这……这是不可能的事……”

史炎旺哭丧着脸道：“就连我，在生前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一直不敢说出口来……但……但事实上，他千真万确……就是燕……燕铁衣！”

李子奇周身泛起了一阵冷，后颈的汗毛根根竖起，眼皮子也不受控制的跳动起来，他像看什么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一样看着燕铁衣，越看，心腔便越缩得紧，眼前的“张小郎”，似是突然间变得像山那样高大雄伟了……。

燕铁衣道：“可惜，李子奇，你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该明正身’了！”

李子奇呐呐的道：“这……简直……不能……不能置信……”

史炎旺颓然道：“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迟迟未曾下手的原因了……”

长长吸了口气，李子奇像在问史炎旺，也像在对自己说：“他……他想干……什么？”

史炎旺抖了抖，道：“这……还用问？”

燕铁衣点头道：“不错，这还用问？”

青筋凸出额际，李子奇骇然道：“灭口？”

史炎旺痛苦的道：“他正是这个意思！”

燕铁衣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二位莫非还有更好的方法提供给我？——以我的立场来说。”

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李子奇色厉内荏的道：“就算你是燕铁衣，你如今人在‘大森府’高手环伺之下，重重围幕之中，你真敢伤了我们？试问你往那里逃生？再说，我两个以二对一，你也未必就能稳保占得了上风！”

燕铁衣道：“这都是些傻话，李子奇，因为你所说的全不成为问题！”

李子奇咬牙道：“我看不见得。”

燕铁衣安详的道：“让我来告诉你——第一，这是‘西园’，地僻林幽，冥无人迹，我如今宰了你们，‘大森府’的其他人谁会知道？任是高手环伺也好，身处重围亦罢，不惊动他们，我便毫无危险了，你们死了，而我仍是我，‘张小郎’，‘大森府’上上下下谁也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且尽由他们鸡飞狗跳；其二，你两位当然不会是我的对手，否则，我岂会招惹你们？李子奇，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但自信得过了份，就是嚣张与狂妄了，希望你们能认清现势，不要——。”

未待燕铁衣说完话，李子奇已激动的道：“不要做无谓的反抗？最好自绝于此，是么？”

燕铁衣神色突然转为森冷无比的道：“这样你们至少还能落具全尸！”

李子奇双目如火般道：“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燕铁衣凛烈的道：“很好，无妨一试！”

史炎旺急速的向李子奇使了个眼色，两人蓦地齐一行动，李子奇上身

倏矮，双腿飞出绞剪，一现招，即是他的绝活儿——“铁剪腿”，史炎旺两掌暴起，上下交击，劲风如啸中掌影旋舞，亦是他的压箱底本领“天地流虹”！

燕铁衣的身形在眨眼间横起斜滚，手中的竹棒“刷”声挥出千百条班黄光影反卷史炎旺，却在光影初展的一刹“嗤”声透空飞插李子奇的胸膛！

怪叫一声，李子奇与史炎旺双双分跃开去。

此刻，他们已确定“张小郎”必是“燕铁衣”无疑了！

两个人一旦分开跃出，就像吃了“同心丸”一样，同时扯开喉咙吼叫起来！

当第一次吼叫扬起，燕铁衣人如流光，暴闪向李子奇下方，李子奇的双腿往下猛落的瞬息，燕铁衣那根竹棒已在一弹之下由裤裆中间插入了李子奇的小腹！

惨号声应合着史炎旺口中的第二次呼救！

史炎旺一边喊叫一边狂奔，心胆俱裂里眼前一花，燕铁衣的竹棒闪烁着班黄色泽当头抡到，明明是一根竹棒，到了眼角却已幻成了漫天的棒影，叫人搞不清那是真的，那是假的了……。

大吼着，史炎旺双单齐挥并舞，挟以全身劲道猛迎上去，他眼里晃闪着班黄色的光影，却在迎击光影空虚中，被燕铁衣右手的突出短剑那么神鬼莫测的透腹刺穿！

洒着血珠子的短剑几乎连一抹光亮也没展现便又回鞘，燕铁衣头也不回的电射而去，他身形掠离了三丈多远，史炎旺的嚎叫声才裂帛般传出！

人在半空个溜转，燕铁衣手中竹棒飞射花棚之下，“扑嗤”一声深深插回原来的位置——仍然状似支撑着底架，就好像这根染过人血，夺过人命的寻常竹棒原本毫未移动过一样！

燕铁衣的影子宛似鸿飞，一闪而逝。

这时，西园四周，已惊动了“大森府”的守卫及司职人员，他们正纷纷向园中聚集，展开搜索，查询叫喊声传来的确实位置。

甚至在他们尚未找到尸首的时候，燕铁衣已经回到他的房中又走了出来，正随着总管事孙云亭以及另几个仆役站在屋檐下东张西望，彼此探询。

孙云亭尽管沉着，但脸上的表情却也有掩饰不住的紧张与忧虑，他站在门口，目光悒郁的注视着西园的那边，默不出声。

几个仆役则在私下窃窃交谈着，表情也都十分惊恐疑惑，燕铁衣问了他们几句之后，便肃立孙云亭身侧不开腔了，他的形色在童稚及纯真中流露出一种看似发自内心的惶悚不安，无邪的眸瞳里仿佛在为其某些可能的不幸事件含蕴着默默的祈祷。

西园中，隐约可见人影闪动，穿走进出，十分忙碌的样子。

沉沉的，孙云亭开了口：“怕是出了事……”

燕铁衣没有接答，表情惊悚，其他几个下人也停止了议论。

叹了口气，这位总管事又道：“那几声喊叫，我隐约听见，先像是什么人在极度惊恐之下发出的求救声，紧接着又是两次惨号……唉，一旦人像那样号出声来，不是痛到了极处，就是吓到了极处……”

燕铁衣心忖：“孙云亭倒是老经验了，居然说得不差……”

他表面上却是一付畏惧瑟缩之态，完全像——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现在如果有人观察他，绝不会相信他是除了“张小郎”以外的第二个人。

微微侧首，孙云亭和蔼的问：“小郎，那前后几声呼喊，你听见了？”

燕铁衣装做胆怯的道：“前几次叫喊声小的没听到，最后一次号呼小的倒隐约听见了；少的从西园转回来就躺上床去歇着等郎中来，听到这声惨叫，实在怕，又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前面有了人声，才敢跟出来看看光景……”

孙云亭沉声问：“你是多久以前回来的？”

心裏一跳，燕铁衣立即保持惯常的音调道：“半个时辰之前，我是由屋侧那边转回来的！”

点点头，孙云亭道：“那时我也不在，我到前堂办事去了；你幸亏回来的早，如果你还在园里，碰上——了什么凶事，恐怕也免不了有危险，以后千万要小心，府里恐怕要多事了，日子比不上往常那样太平了……”

原来孙云亭是在关心自己——燕铁衣连声应是，暗中舒了一口气。

第三十章 鸿影杳 大隐于朝

西园那边，但见聚集的人更多了，声音嘈杂，来往奔走不停，不用问什么事，只要打眼一看这副情景，便晓得乱子包管出得不小。

突然间，也不知是谁在那里下了命令，拥挤在西园内外的批人手立即有一多半纷纷往四周展开搜索——以西园为中心，箭头扩指向“大森府”的每一个角落。

有三条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奔向了这边。

燕铁衣眼尖，立即认出奔来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丛兆，其余两位，也是“前堂”所属的“府卫”。

孙云亭面色沉重，阴阴晦晦的叹了口气。

三个人眨眼间来到面前，丛兆的目光急速扫过燕铁衣的脸庞，他的目光中包含着一种询问却又惊疑的神情，然而，燕铁衣毫无反应，看上去仍然是那样的纯真无邪，那样的像被这场意外吓得瑟缩了……

这时，孙云亭急忙迎上两步，低促的问：“三位老弟，西园里可是出了事故？”

丛兆抹了把汗，哑着嗓门道：“可不是出了纰漏啦，咱们有两个人就在刚才不知被谁摆平在园子里了！”

另一个方脸塌鼻的仁兄犹有馀悸的道：“乖乖，真不晓得是谁干的，好快好狠的手法，两个人的尸首隔着几十步远，却都肚破肠流死了个透，看样子，他们当时不单是敌不过那凶手，恐怕还在被杀之前遭到极大的震惊，两个人全凸着一对眼珠子，呲牙咧嘴的，整张脸盘全扯歪了，那付尊容，实在叫人不敢细瞧……”

孙云亭呆了一下，面现恐怖之色：“你们尚未说明——到底是那两个人遭了毒手啊？”

丛兆抢着过：“‘中堂’‘府卫’‘铁剪腿’李子奇，还有我们从外头请来帮场的‘双流掌’史炎旺，史爷也只是大早才赶到，连板凳尚未坐热呢，一条老命便已卖在咱们这里了，唉，惨啊……”

第三名“府卫”是个风眼如豆，薄唇似削的人物，他眼睛一梭溜，尖

声尖气的道：“刚才咱们‘堂首’业已交待过啦，叫咱们往府里四处去搜，说不定，那凶手还在府里，就隐藏在某个角落阴暗处……”

“嗤”了一声，方脸塌鼻的那位露出一副既不屑、又有气的形态：“石侃，你就省省力气，别在这里活神活现，鸡毛子乱喊叫了；凭人家那种身手，连史炎旺、李子奇二人也除了送死之外没捞着人家半根鸟毛，咱们三个便真能搜出那人来又待如何？怕只怕上一口气才喘，下一口气就喘不动他娘的了！”

叫石侃的这人不服气的道：“你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抡刀舞棍也十八二十年了，就会这么个窝囊法？你崔玉岗含糊，我石侃却不一定受吓！”

那崔玉岗方脸涨红，冒火道：“娘的，石侃，咱们身份一样，地位相同，处在一遭这么长久，食在一起，拉在一起，你吃几碗乾银，有多下个份量，我姓崔的还不晓得？甭在这里混吹一道了，人家能放倒李子奇和史炎旺，咱们三人遇上，也一样全砸，你是抡刀舞棍出身的，死了的李子奇和史炎旺莫不成就要耍猴戏出身的？他们二人的把式绝不会比你差，结果呢？还不是空落个死不瞑目！”

石侃瞪着鼠眼，直着脖子叫：“照你这么一说，咱们就不用再混了，通通一头撞死去球！”

丛兆忙道：“唉，唉，这等光景了，大伙着急都来不及，那有功夫穷抬杠？别吵，别吵了，叫‘堂首’看见，包管都是一顿臭骂！”

孙云亭也苦笑着劝道：“事到如今，也只有先想个什么妥善法子出来查明因由，预防后患才是，自己人争执太犯不上，谁又不是为着‘大森府’呢？大家还是心平气和为上……”

脸上带着沮丧的神色，崔玉岗又道：“总管说得是……这一遭，若是找不出凶手来，府里的威信可要大受影响了，一旦传扬出去，多么失面子？请来助拳的朋友加上自己的一名好手，居然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死在自己的宅第里，而且竟连杀人者的影子也没摸着一点，这，叫外头人知道了，‘大森府’所属无形中就矮了半截啦……”

丛兆的目光又不由自立的移向燕铁衣脸上，燕铁衣的反应却十分畏惧，一与丛兆视线相触，立即惶惶不安的垂下头去，那样子，和他如今所扮演的角色身分可是配极了——谁不相信他是受了惊？

背负着手，孙云亭摇头叹道：“自今以后、怕难有宁日了……”

石侃不以为然的道：“总管，你大可放一百二十个心，这次意外，只是突发事件，缘乃我们失于不备之故，以后断不会再有类似不幸发生了，府里府外，立将加强戒备，严密防卫，贼人宵少，实难再越雷油一步……”

孙云亭无精打彩的道：“但愿是这样的了。”

石侃尖声道：“总管，你不能失却信心呀！”

微喟一声，孙云亭慨然道：“我老朽一个，寒士出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便真不幸遇上了什么凶神恶煞，也不过舍此一具臭皮囊予他以报东主，又有什么其他法子？”

石侃悻悻的道：“孙总管，有我们保护你！”

强颜一笑，孙云亭道：“希望各位届时还来得及。”

崔玉岗长吁一声：“娘的到了那等关头，我们能以自保，就算烧了高香了！”

狠狠瞪了崔玉岗一眼，石侃道：“也没见你这样泄气的人！”

崔下岗懒洋洋的道：“我不是‘府宗’或蒲大当家他们，他们功夫强，技艺高，遇上什么棘手货色自能担当，像我，有自知之明，如若碰到宰杀李子奇和史炎旺那个对头，则除了喊天也就只剩喊天的份了！”

丛兆接口道：“就在西园左近，还有我们的弟兄值岗，他们一共也才听到三匹声呼叫，这三匹声呼叫的间隔全很接近，从第一声开始直到最后一声，也不过眨几下眼的功夫，等他们循声往探，唉，除了死尸两具，就连影子也看着不着丁点了，到现在为止，连他们死在什么兵器上也还分辨不清！”

摇摇头，崔玉岗心惊胆颤的道：“史炎旺是腹部洞穿，好像被什么刀剑利器所杀，但李子奇却不知叫啥玩意由胯底涌进了肚皮，红红黄黄淌满一地……”

吐了口唾沫，石侃道：“那出手的家伙又狠又捉狭，奶奶的！”

崔玉岗回头望了望，道：“这会儿西园可热闹了，除了‘府宗’与咱们的人马齐集之外，‘金刚会’的首要，章爷父子，几位来帮场的高手全赶到啦，就看看能不能找出点线索来吧……”

孙云亭沉沉的道：“这件事，当着这么些朋友面前抖开，只怕难以守密了……”

崔玉岗老老实实的道：“纸那能包得住火？事情传扬出去，不过迟早问题而已！”

孙云亭有点疑神疑鬼的惴惴四顾道：“不知那个凶神走了不曾？”

直觉的感到后颈窝泛了凉，崔玉岗道：“谁知道？只但愿他老人家快走了吧……”

丛兆另有用心的道：“我看呢，十有十成那凶手是早溜了，他一定晓得事情发生之后，府里立将好手云集，四面包围搜捕，天下岂有这么楞的人？他不赶快逃之夭夭，犹等在这里受擒挨刀？”

崔玉岗忙道：“有理，如果那凶手真是个狂人，他就不该跑得那么滑溜，可见他还是怕；这件事，一定是在突兀遭遇之下才发生，杀人者闯了祸必然心慌，早潜逃出去啦！”

石侃冷冷的道：“你就会往好处想！”

丛兆道：“这是按情理来判断，那凶手出了纰漏，不逃走还能干什么？他有胆量对抗全府的硬把子？我决然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呆货！”

连连点头，崔玉岗道：“不错，独力对抗‘大森府’的锐势，谁有这个本事？不逃的必是白痴！”

孙云亭愁眉苦脸的道：“还不晓得那人是那儿来的？动机何在？”

丛兆又不禁望了燕铁衣一眼，口中却道：“这就得再下功夫研讨了。”

燕铁衣乃是那一副畏缩悚栗的样子，靠在孙云亭身边，活脱一个见了生人就害臊的小媳妇。

崔玉岗又迷惘的道：“到现在，我还搞不明白，史炎旺和李子奇那两张脸盘子上为什么充满了那种惊骇的神情？倒像是被吓死的，他们见了鬼不成？”

耸耸肩，丛兆道：“这只有鬼才知道！”

崔玉岗打了个寒噤：“可怕，一想起来，心里就发毛！”

石侃不耐烦的道：“走吧，还是四处去搜查一下，不管那厮逃出府去没有，咱们总得尽心，光站在这与瞎噪聒未免有亏职守！”

崔玉岗无奈的道：“好吧，老丛，咱们只有摆摆样子啦，到处逛逛回去

交差，我就不信能搜出个大头鬼来！”

丛兆嘿嘿一笑：“还是不要真个搜到的好，否则，我哥三个怕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三个人招呼一声，往右边去了，还听得崔玉岗在咕哝：“老丛，你别老说些叫人心惊肉跳的话……”

失神的望着巨条背影消失在林荫深处，孙云亭又叹了口气：“唉，真是自寻苦恼……”

这时，燕铁衣才答上腔怯生生的：“大爷，听他们几位刚才那一说……天底下，竟还真有这么狠毒的人哪？”

慈爱的摸了摸燕铁衣后脑勺——就像在抚慰自己的儿子一样，孙云亭以一种充满关怀怜悯之情的音调道：“小郎不要怕，这些都不关你的事，冤有头，债有主，什么人有什么对像，找不到你头上来的；但是，以后你却越须小心谨慎了，日常眼皮子放活点，看看什么可疑的事物别往上凑，入屋就进房门，冷静的地方少去，多和大伙在一道，懂得不？”

点点头，燕铁衣天真的道：“知道了，小的会听从大爷的叮咛，天黑进房门，隐僻的地方不去，不轻起好奇之心，多和大伙凑在一道……”

呵呵一笑，孙云亭颌首道：“对了，你这孩子人老实，心笃诚，难得却又脑筋活络，做事机伶，真是不容易，我势必要好好调教你，小郎啊，将来你就跟着我到底吧。”

燕铁衣忙道：“大爷，只要大爷不讨厌我，大爷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辈子侍候你老人家……”

孙攀亭老怀弥慰眉开眼笑：“好孩子，你呀，这张嘴可真甜，三言两语，就把人哄得晕淘淘啦，呵呵呵……”

燕铁衣一派赤子无邪之状：“大爷，还望大爷多教导我，提携我，我要好生孝敬你老……”

孙云亭笑得合不拢嘴：“好，好，小郎，孙大爷就看准看好你了——”

接着，他忽然皱眉道：“什么辰光啦？”

燕铁衣机伶的道：“近午了，大爷。”

孙云亭不悦的侧脸叫道：“阿贵呀，那个进府来替小郎看腿伤的跌打郎中怎的还不见到？”

旁边一个楞头楞脑的结棍小反应声走上来说道：“约莫就快来了，大爷。”

孙云亭板起脸来叱道：“快去催。”

连声答应，阿贵洒开步子飞快奔了出去，燕铁衣有些忸怩的道：“大爷，我这伤，不关紧……”

孙云亭又展开笑颜：“什么话？小孩子不知利害轻重，伤筋动骨的事，那能不请郎中来看？如今你年纪小，不觉得什么，等你到我这个岁数，就会明白身子的健朗是如何重要了。”

一面说，这位大总管一边强行扶持着一跛一跛的燕铁衣朝后面走去。

夜深沉。

“大森府”中，一片刁斗森严，更鼓不绝；明里暗里，桩卡密布，巡守穿梭往来，戒备得如临大敌。

燕铁衣的房中灯火不燃，黑沉寂静，但他并未入睡，正与丛兆并肩坐

在床沿。

默然半晌，燕铁衣始悄声道：“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交谈了。”

咽了口唾液，丛兆压着嗓门：“大当家，今天白日那件案子，可是你干的？”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否则，你以为是谁？”

不自觉的抖了抖，丛兆呐呐的道：“大当家，你的行动可真快绝狠透啦！”

燕铁衣道：“铁血江湖，原本毒胆辣心，尤其敌对之间，更须立断立决，那能有什么仁恕慈悲可言？你不杀他，他即杀你，这是谁都不用客气的事！”

丛兆低声道：“大当家决定逐一铲除‘大森府’所属，就是从他两个开头？”

燕铁衣道：“不，他两人只是碰得不巧，我正要悄然潜往客舍那边对付另两个目标的时候，半途经过西园，却叫史炎旺认出身份来！”

吃了一惊，丛兆道：“老天，他居然认得出大当家的真面目？”

点点头，燕铁衣道：“开始史炎旺只是怀疑，但后来他越看越肯定，要用武功逼我泄底，无奈之下，我只有将他两个人就地解决，实际上他若马虎过去，我也就含混了事……”

叹息一声，丛兆道：“生死有命，真是一点不错，史炎旺何苦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弄出了纰漏，自家赔上老命不说，犹将李子奇也拖进苦海……他也不想，果真认出了你，此时此地，他还朝那里跑，这等的豆腐渣脑筋！”

燕铁衣淡淡的道：“有时候，人会想不开，史炎旺大概急着巴结骆暮寒，妄图建个大功吧！”

丛兆道：“太不自量了……”

燕铁衣问：“这件事，‘大森府’反应如何？”

苦笑一声，丛兆道：“自然是惊惶莫名，鸡飞狗跳，尤其难过的是那种迷惑，谁也搞不清那杀人者是什么码头来的，那一个人？动机为何？‘府宗’大发雷霆，严词斥责，三位‘堂首’全挨了一顿狠骂，连‘金刚会’的几位首要与章家父子，孟皎、公孙大娘等人也颇觉面上无光……”

燕铁衣忽然想起一件事，道：“对了，丛兆，你虽然身为‘大森府’的‘府卫’，日夕进出此中，但‘大森府’的机密，你似乎并不能完全获悉，譬喻说这一次的情形吧，你只知道协同‘大森府’起事的帮会是那些，但章家父子、孟皎、公孙大娘、曹广全、甚至史炎旺等这批硬角色的加入你却不晓得，可见骆暮寒仍然保留一部份内容，不让你们得悉全盘实力的布署情形……”

低低叹喟，丛兆道：“大当家说得不错，章家父子与公孙大娘，孟皎等人的加入举事，我的确事先不知道，不但我，恐怕其他与我具有同等身分的‘府卫’都不清楚，我们的职位到底不是最高的，‘府宗’很可能不把全部的机密透露给我们，我想洞悉所有内情的人，除了‘府宗’本人之外，只有三位‘堂首’有这个资格了……老实说，他们这些人的出现，简直就和黑马突至一般，连我都颇觉意外，事前，半点征兆消息也没有，除了章家父子我曾不敢肯定的猜测过以外，其余的我一概不知他们要参与的事，由此可见，‘府宗’计划之周详和慎重了……”

燕铁衣深思的道：“所以，这些日子里，你更该加意将耳目放灵活些！”

丛兆细声道：“大当家放心，我自会留神。”

燕铁衣又道：“他们是否有人怀疑过今天的事是‘青龙社’所为？”

丛兆颌首道：“有人提出来，但毫无实据，也只是猜测而已。”

燕铁衣问：“他们都朝那个方向去探讨行动者的身分来路？”

舐舐唇，丛兆：“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谁也说不出一个肯定答案来，‘府宗’只是听，不开口，他自己怎么想就不晓得了，连蒲和敬也甚少发言……”

笑笑，燕铁衣道：“你多注意发展，目前，他们显然已陷入一片迷雾中了！”

丛兆担心的道：“大当家，但你干多了以后，怕他们就会猜出是‘青龙社’动的手脚啦！”

燕铁衣深沉的道：“是的，他们终究也会猜出，不过，那时他们才猜出，可也就晚了！”

丛兆关切的道：“大当家，你可千万自己谨慎，失不得手……”

燕铁衣笑道：“当然，我不冒险。”

犹豫了一下，丛兆问：“大当家，你下一个目标是？”

燕铁衣平静的道：“‘金刚会’的二当家‘铁君子’黄丹与‘丹顶红’孟皎，他们的性子急烈，危险性较大，其实，这二位已算侥幸了，本来今天就该轮到他们的，因为史炎旺与李子奇横里插出做了他两人的替死鬼，否则，如今这二位早幻异物了！”

丛兆忐忑的道：“大当家，你可得多琢磨？黄丹的武功之强，乃是相当惊人的，我曾亲眼见他露过几招，委实令人咋舌，‘丹顶红’孟皎也是狠出了名的角色，他那身把式，据说已入化境，动手出招，疾若迅雷闪电，眨眼间取人头颅于十步之外……”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知道。”

丛兆提心吊胆的问：“大当家有把握？”

燕铁衣笑了笑，道：“尽力而为也就是了，一个人，总该有点信心，是不？”

觉得喉咙发乾，丛兆沙哑的道：“大当家，我不得不再说一次——这两个人，无论其中那一个，单打独斗已是不易对付，大当家若欲两人一齐解决，就算分开来一次一个吧，前后鏖战，他们也等于车轮回转，只怕大当家太过吃力……”

燕铁衣低沉的道：“这是无可避免的，原本，我潜伏来此的整个行动就是冒险，若须达到预定的目的地，就更免不了要冒险了，明知事情多少都有些棘手，也只好竭力一试了。”

迟疑着，丛兆道：“大当家，我是否可以派上用场？替你老分点累？”

燕铁衣道：“不必，我不隐讳的说，如果以我的力量犹难以制服对方，多加上你一个也一样无法奏效，因为你的功夫在与我同一段层的敌人来说，发挥不了什么牵扯之力，我想，你会了解？”

这是实情，所以丛兆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之处，他只以自己在这一方面所能提供的协助太少而有所汗颜：“大当家，既是如此，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要我去做的？”

燕铁衣道：“你现在做接应，于圈子里侦查他们动态机密的工作，比你做任何其他的事都更为重要，若叫你直接参与行动，则未免得不偿失，有些舍本逐末了！”

丛兆没有再坚持，他低声道：“大当家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燕铁衣摇头道：“尚不能断定，总要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我会密切注意任何可供运用的空隙，不过，也就在这一两天内便须行动了，对我来说，潜伏在此的每一寸光阴都是迫切的，都应该充分发挥尽致，只要是对‘大森府’有打击作用的举止，我都会毫不放松，倾力而为！”

叹了口气，丛兆道：“如今，大当家业已是将此地搞得人心惶惶，神鬼不安了……”

深刻的一笑，燕铁衣道：“这才只是开始，丛兆，仅仅才是开始而已。”

在丛兆的静默中，他又道：“从此之后，我敢断言，‘大森府’必将一日数惊，惨祸连连——直到他们精神崩溃，意志涣散，打消了侵犯‘青龙社’的企图为止，否则，迟早‘大森府’要在最后颓倒，我会以最大的努力，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完成这个愿望？”

丛兆苦笑道：“以大当家的一身本事来说，像这样隐着干，‘大森府’可真是要吃大亏呢！”

燕铁衣缓缓的道：“丛兆，你似乎有些不忍心？”

丛兆坦然道：“回大当家的话，这是一个感情上的反应问题，无论‘大森府’有些什么不对，理直或理屈，我总在这里可混上好一段日子了，人嘛，免不了多少有点念旧，虽然‘大森府’与大当家的你比较起来，大当家的在我心目中份量要重得多，而且依情依理我也绝对会站在大当家的这一边，但眼看着他们一步一个坑的往里跳，心里头也好不恻然，不过呢，这也只是我放在心中的感触而已，大当家千万可别以为我会再生二志，人情嘛归人情，事理嘛归事理，该怎么做，我仍会怎么做，断不会因为我自家的私下情盛作祟而影响了根本大计……”

燕铁衣微笑道：“我不怪你，换了我是你的立场，我也会与起你一样的感触，丛兆，由此可见，你是个性情中人，也颇理智——但话又说回来了，选定了那一边，就得有始有终，永远站在那一边，正如你所说，人情归人情，事理归事理，你的痛苦我明白，不过这也正是你与令兄义气的表现，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丛兆，‘青龙社’更不会亏待你们！”

丛兆真挚的道：“只要大当家能以谅解，我兄弟两个便效力至死，也毫无怨言了！”

燕铁衣侧视丛兆一眼，笑道：“以后，你的定力仍须加意磨练。”

呆了呆，丛兆忙问：“大当家，莫非我有什么地方不够稳！”

燕铁衣正色道：“不错，以今天的情形来说吧，你同崔玉岗、石侃两个人过来追搜凶手，一见到我，眼睛便不停的往我脸上转，这是极易启人疑窦的事，幸而他们做梦也不会朝我身上连想，否则，万一遇着个有心人，你这样不经意的疏忽便很可能露出破绽，引起怀疑了……”

咄的打了自己一下嘴巴，丛兆惶愧的道：“该死该死，大当家，我一定是情不自禁，连自己也不觉得便老是朝大当家脸上望过去了，我记得在见到大当家的时候，心里存着老大的疑惑——不知今天的这件事是不是大当家干的？当时又不能问，心里想着，约莫不知不觉总是朝大当家脸上望了，可是，说实话，我半点端倪也看不出来。”

燕铁衣轻轻道：“若叫你看出我的心事，别人也就能猜中几分了！”

丛兆道：“那时，大当家的模样，完全是‘张小郎’应有的神情，怕兮兮，惊楞楞的，看在人眼，简直……呃，小可怜一个，若非我知道底细，如

果有人指出大当家真正身分来，我不以为他发了疯才怪！”

燕铁衣一笑道：“我也是逼不得已，便装——干一行，使得做一行。”

丛兆道：“不但像，当家的，你几已和你所扮的‘张小郎’融为一体了，大伙面前，你是‘张小郎’，私底下，你又是‘青龙社’的双龙头，有时，在大庭广众之前看着你，连我自己也在怀疑，你到底真正是那一个了？”

燕铁衣有趣的道：“真有这么玄法？”

丛兆忙道：“简直天衣无缝，像透了！”

站起身来，在黑暗的房中踱了几步，燕铁衣道：“有关骆志昂失踪的事，府里到现在尚未起疑吧？”

丛兆道：“还没有；不过照平常的情形说，这位荷花二少几天不回家虽不会引起府里疑虑，但若府里事情出多了，恐怕他们很快就会连想到这上面来，换句话说，骆志昂失踪的事，他们将要比我们预料的时间发现得早！”

顿了顿，他又迷惘的道：“骆志昂失踪的事情，早点被他们知道或晚点被他们知道，是否有很大关系？”

燕铁衣道：“没什么，主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发觉比较有利，一则更增加他们的惊惶不安，二则叫他们越陷迷离之境，三则，‘大森府’对‘青龙社’的手段与力量也就要大大的顾虑忌惮了！”

吞了口唾液，丛兆道：“如是……呢，府宗不肯妥协，大当家会不会真个‘撕’了他的宝贝儿子？”

沉默了一下，燕铁衣道：“老实说，不会。”

丛兆又惊奇又纳罕但却如释重负的道：“真的？”

点点头，燕铁衣道：“当然——因为他的儿子在这整个事件里并没有错。”

抿唇一笑，这位泉中之霸又道：“但是，我们做出的姿态却必须叫他相信我们这么做——如果他坚持不肯放弃主见的话！”

丛兆道：“我想他是会相信你们将这么做的，因为连我也相信了，大当家昨天所表示的态度，倒真叫我替那位荷花少爷捏把冷汗……我一直在想，在担心，如果府宗受激而怒，引起反效果，大当家那还能轻饶了他的儿子？”

燕铁衣平静的道：“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意了？”

丛兆道：“现在知道了，但大当家若不说，我绝不敢往这上面想……”

吁了口气，燕铁衣道：“人的嘴巴说得硬点，也能替自己打气，甚至对你，我也不能表示自己已软了心，丛兆，以后你会知道，有些时，我也是相当宽厚仁恕的。”

丛兆笑道：“大当家一向宽于待人，这是我们都晓得的事。”

燕铁衣道：“并非‘一向’，而是‘有时’，其中有所分别，你高帽子不要给我乱戴。”

二人又低声谈论了一会，然后，丛兆辞去，像来时一样，那么谨慎，又那么轻巧灵便的匆匆消失于黑暗中……。

第三十一章 施铁腕 芒寒罩魂

燕铁衣的第三步行动比任何人预期的都更要来得早，就在拂晓前的一刻，他换了全身黑衣黑头罩，黑披风，黑靴，腰插短剑，非常隐密的潜出了他的居处，一路隐着身形绕向了西园的另一边——那里有三排精舍，其中，便住着“铁君子”黄丹以及“丹顶红”孟皎。

谨慎又巧妙的躲过了几处哨卡及守卫，燕铁衣神鬼不察的来到了三排精舍中最后，也是最靠外的那一排，他早已探悉，在这排小巧雅致的屋宇之内，共分七间住着十多个人，孟皎便独居于头一个房间里。

在避过了一拨巡逻队伍之后，燕铁衣又静候了一会，当他确定附近没有什么人迹与可能的危机后，他靠近孟皎房外的窗口，用短剑轻挑窗栓——“喀”声细响，木栓已被挑开，人已越窗而入。

房中一片漆黑，但房中的人反应却快得出奇——

黑暗与燕铁衣的双脚刚刚沾地，一个冷沉的口音倏然响起：“谁？”

微微点头表示赞许，燕铁衣手中的火摺子“啪”声抖燃，在那一点细弱又跳动的火头下，他好整以暇的走过去将桌上的银烛点亮，然后，他转过身来，目光冷清的注视着业已站到床下的人。

孟皎是个容貌十分堂皇的人物，方面大耳，皮肤白细，体格也相当壮实，看上去，他该是一位高官富贾的模样，却不似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湖黑道煞星。

现在，孟皎正沉稳又镇定的打量着燕铁衣，神色毫不紧张，更不惶恐，只在双眸的闪动下，有那么一丝迷惑的意味……。

窗户已在燕铁衣进房之后掩好，莹莹的烛光有些轻微的摇晃，将燕铁衣的身影拖印在墙壁上，显出一股独特的诡异气氛，全室静寂，空气在冷瑟中别有一种僵窒般的沉重……。

孟皎身上是一袭灰色中衣，他赤足站在地下，视线绝不乱转，只定是望住燕铁衣，同时，双手横叉腰际——那里，有两口掩隐在衣内的什么物件突出着。

四目相对，一刹那，他们全发觉对方都有一种尖锐与寒冽的眼神，俱有这类眼神的人，也皆是有着绝对自信及超凡定力的人……。

于是，孟皎先开了口，语声淡寞而平缓：“你是谁？”

燕铁衣低沉的道：“这是个千篇一律的无聊问题。”

孟皎的白脸上浮起一片酷毒之色，他冷森的道：“此时并非适宜来客造访之时，朋友你专挑了这么一个时间前来，显见是来意不善了？而且，你进房的地方不对，想更是有心挑衅？”

燕铁衣平静的道：“你说对了，孟皎。”

慢慢展开一抹笑容，孟皎道：“你知道我？”

燕铁衣道：“否则我怎会来？”

表情突然一变，孟皎阴沉的道：“朋友，昨天西园中被杀两个人，是你干的吧？”

点点头，燕铁衣道：“不错，是我。”

孟皎漠然道：“你有一副好身手！”

燕铁衣道：“承赞了。”

上下打量着燕铁衣，孟皎又无动于衷的道：“此时此地，你以这付姿态能来，想是也要如法泡制了？”

燕铁衣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的。”

有些轻蔑的一笑，孟皎道：“我可不是史炎旺，也不是李子奇，只怕你会多少有点困难。”

燕铁衣道：“我知道，你比他两人都高明得多，甚至强上数倍！”

一昂头，孟皎自负的道：“正是——然则你有把握做到你对他们所做的？”

燕铁衣道：“总要试试。”

孟皎狠声道：“若是做不到，你今天就也会像他们一样了！”

燕铁衣生硬的道：“我已考虑到这一点，我也清楚你，孟皎，你不是一个仁厚的人，到了你手，你从未予你的敌对者有过喘息或求恕的机会，你总是把他们由活人变成了死人，而且，手段极其残酷。”

孟皎木然道：“我一向如此。”

燕铁衣道：“所以有人称你‘丹顶红’——一种天下最毒的毒药！”

并不愤怒，却是得意的笑，孟皎道：“看来，你对我是下过一番研讨功夫的。”

燕铁衣道：“这就是你的不幸了。”

孟皎唇角微撇道：“怎么说？”

燕铁衣悠闲的道：“我十分了解你，知道你的一切，但我仍然来了，这表示我不在乎你，反之，设若我自知对付不了你，我当然不会来惹你，我是个珍惜性命的人。”

深沉的笑笑，孟皎道：“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未免过份张狂了些！”

燕铁衣道：“希望你一直这样以为。”

烛光摇晃问的暗影，映幻得孟皎的形容有些阴晴不定，他缄默片刻，低缓的问：“你为什么来找我？”

燕铁衣道：“因为要杀你。”

孟皎的眼皮子不由自主的跳了跳，他冷冷的道：“我们有过旧仇？”

摇摇头，燕铁衣道：“没有。”

孟皎不解的问：“是我不自觉中开罪过你或与你关系的人？”

燕铁衣道：“也不。”

孟皎沉着的道：“那么，是为了什么？”

燕铁衣语声冰寒：“简单的说吧，你来错了地方，帮错了人。”

全身一震，孟皎脱口而出：“你是‘青龙社’的人？你是——”

燕铁衣的动作恍同闪电，不知他如何出的手，一溜寒光已暴射孟皎面门，在孟皎凌空倒翻的瞬息，又是七十九剑形同一面倒撒的芒网反罩而上！

在流灿呼啸的光刀里，孟皎身形穿掠腾挪，在此斗室之舍却做着广原千里般迅捷自如的闪躲，一个扑地旋，双手猛起——每只手上至已套上了一只布满寸长利锥的钢丝手套，这付要命的钢丝嵌锥手套有个名称：“飞魂爪”。

燕铁衣往侧微移，短剑在幻成一圈圈连串的光弧旋动中，剑身割裂空气，由光弧里往外伸缩闪击，仿佛剑虹贯月，满室皆寒！

孟皎翻飞准确，双斤狂砸猛击，力逾万钧，流动的劲势呼轰作响，宛似整间房子全在震动！

猝然剑隐人出，燕铁衣抖手十掌劈去，孟皎却挺身扑进，“飞魂爪”上下交击，左右合进，便迎敌掌！

燕铁衣半寸不退，却在与孟皎接触的刹那，整个身形随着孟皎所发出

的强劲力道忽然飘起，有如顿时失去重量，也像被对方的劲力抬起空中一般，然而，就在身子飘起的同时，冷芒如刀，正指孟蛟眉心！

“嗤”声轻响，孟蛟额头开口，血光涌现——但他退得快，并未致命！

咬牙如磨，孟蛟双目立赤，他猛然矮身，“飞魂爪”由下往上斜掠，身形跟着弹射房顶，横着侧滚；双臂倏缩倒挥——爪势所向，是燕铁衣天灵盖！

一片黑云也似的物件“霍”的一声反卷，时间拿捏得准确无比的刚好迎上孟蛟这千钧一击，孟蛟全力施为，突觉着力处虚软空悬，方才惊觉换招，小腹蓦感一凉，一凉之后，就像是把体内的全部热流跟着喷了口去！

并不觉得怎么痛，但孟蛟的全身力量却骤而消失，他像在一刹那瘫痪了一样，沉重又软麻的朝地下跌落。

那片黑云已适时卷来，接着孟蛟迅速下坠的身体，宛似一张有弹力的黑网，恰到好处兜着孟蛟，“呼”声将他移到床上！

房中的光度并不强，但足够孟蛟看清溅满的鲜血，猩红夺目，刺人心弦，当然，他知道这全是从他肚内所喷洒出去的！

这时，他双目开始泛黑，视线迷蒙，小腹处，也立即传来一阵阵难以言喻的剧烈痛苦……

孟蛟明白，他输了，代价却是生命！

腹部的痛苦，已越来越形严重，痛得他冷汗涔涔，全身缩卷，内腑五脏都似在抽搐扯绞，眼睛望出去，周围的景物俱在旋动——在一片雾气中旋动。

咬着牙，他自齿缝中，“嘶”“嘶”吸气，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呻吟出声。

燕铁衣肩上反卷着他方才用以抵挡孟蛟当头一击的黑色披风，静静走到床前俯视孟蛟；他看过太多这样的情状，他晓得，孟蛟已经奄奄垂死了。

孟蛟眼中的燕铁衣，却只是一团模糊的黑影。

拚命吸气，孟蛟奋力挣扎着：“你……你……你的……剑……”

燕铁衣温柔的道：“已归鞘了。”

孟蛟戴着“飞魂爪”的双手紧抚小腹，血如泉涌，染红了这双曾染过多少人血的钢丝锥斤，染红了被褥，也染得他灰色的中衣泛了紫，他痉挛着，嘴巴喻合有如一条离水的鱼：“不……不……你的……长剑……你……只用……了……短……短剑……”

燕铁衣低声道：“你晓得我是谁？”

喉咙里“咯”“咯”的痰响，孟蛟身子一下强一下弱的抖动，他双眼上插，提着气道：“燕……铁……衣……我……我……运……道……太……太……差……。”

猛的，他身子往上一挺，颓然落下，却再也不动了。

燕铁衣站在床边，默然注视着孟蛟的尸体，喃喃的道，“是的，你运道太差，谁说不是呢？”

接着，他迅速在房间四周查视了一遍，他要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足以暴露他身分的蛛丝马迹，现在，更须加意小心了。

当一切满意，他吹熄烛火，悄无声息的越窗而出，房中，又如先前一样——黑暗而冷寂了……

并没有稍做休憩，燕铁衣有如一缕轻烟般飘向了前面第一排精舍，那排精舍的第二间，便是“金刚会”二当家“铁君子”黄丹的住处了。

但是，黄丹的房间窗口中，却已透出了光亮，这显示着他并未入睡，或者，已经起床。

本想如法泡制的燕铁衣，见状之下不觉有些犹豫起来，他迅速考虑着，不知是要按计而行呢，抑是临时改变计划……

他正在忖度形势，尚未决定如何去做之前，目光闪处，却已发觉两条人影闲闲的自屋角那边并肩走去，就算从后面看，他也认出了只见过一面的黄丹背影——这位“铁君子”走起路来总是双手摇摆，头扬向天的。

不过，现在他们是两个人，而燕铁衣原先的目标只预定了黄丹一个！

略一迟疑，他立下决定——先跟上去看看，再说。

一面伏身潜行跟踪，燕铁衣一面迷惑不解，天尚未放亮，这位“金刚会”的二当家要到那里去呢？去做什么呢？

走出百步之外，是一片小小的场子，四周空旷，除了西园那边有树掩隐之外，其余三面则一目了然，没有什么遮蔽；这片小场子，铺设着整齐的青砖，场中间散置了些石担石锁与木马矮桩等物，这个地方，大概是平时供给“大森府”的一干小角色们习练把式用的……

黄丹与另一个人来到场子中央站住，两人首先做了一会吐纳调息的功夫，然后，对立丈许，开始极其缓慢的试招演练起来……

天色，已朦朦亮了，有一层薄雾浮漾着。

燕铁衣尽量将自己的身形曲弓着隐伏在一丛稀疏的花树之后，这只是一丛半枯的矮小花树而已，在白天，是绝对难以做为掩蔽的，但此际却勉强可以用来遮挡形踪。

现在，场子里的两个人由缓慢出招试演而逐渐短兵相接，身法手眼也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眨眼间，双方已混成一团，但见黑影晃闪，回转如飞，倒象是正在豁死相拚的仇敌了。

于是，燕铁衣知道，他们正在做早课——练习扑击腾跃之术，一般而言，这也是每个习武者不可或缺的正常课目，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点点头，燕铁衣心想：“这二位可还真够勤的，做到那两句话了，拳不离手，诀不离口。”

场子里，人影旋斗更急，根本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只见劲力呼啸，似是沿着场子四周滴溜溜打转，难以认明那两条影子是并是离，一忽儿拔弹向天，一忽儿平雁落地，宛如比翼之鸟，连魂之魄，总那么倏然东西，却形影相系。

燕铁衣经过这一阵短时间的凝眸注视，已经发觉黄丹的武功之高，确已非同小可，攀身顶流了，别说是他，就是另一个与他试招对演的搭档来说，也乃武技精湛的便把子，同样不是等闲货色！

情形是如此，但燕铁衣却不能退缩，事实上他也不是个习惯于向艰难让步的人，他仍然决定要按计行事，冒险一击！

就当黄丹同他的伙伴正在真假不分的对招练功之际，斜刺里，一条浑黑的影子有如来自虚无，似流光一道，电射而来！

燕铁衣的凌空扑击之劲是如此之快，以至方才光影一掠，他人已自空而降，暴射黄丹！

晓雾迷蒙中，黄丹并未看清来人是谁，尤其他不会想到来人的身分立场，因此，他只微微一怔，却毫不惊惶，飞彩五步中，反而有些不悦的道：“是那一位？”

黄丹的错误反应，立即由他这一句问话里暴露无余，燕铁衣一击不中，弹起三尺，口中笑道：“老黄，不欢迎么？”

话在说，他身形斜旋，掌劈如刀，狂罩而下！

黄丹还真以为是那个熟人在同自己开玩笑，一面倏然闪避，一边悻悻的道：“别乱来搅扰——。”

这时，和黄丹试手的那个人业已退出圈外，他用衣袖抹着额头汗水，不在意的朝圈子里瞧着，笑嘻嘻的道：“二当家，八成是司延宗这老小子！”

燕铁衣双掌幻为千百浮动的影刃，飞流交织，两脚闪电般环接暴蹴，声势沉隼猛利无比！

黄丹的一张青森森的长脸在雾气中有些变色，他猝翻倒旋，微愠道：“延宗，那有你这么试招法的？”

燕铁衣跃起向左，却在跃起的同时大侧身“呼”声翻至右边，动作之快，匪夷所思，黄丹往下急沉，冒火叱道：“你干什么？”

“么”字方自他口里传出，冷芒蓦现，直刺黄丹咽喉！

大吃一惊之下，黄丹一双鹰眼猛睁如铃，他倒仰向后，奋刀倒射——。

站在那边的那位仁兄哈哈笑道：“老哥，不要鼻子，居然亮家伙占便宜了——。”

寒光暴起，黄丹一个狂旋，左肩上业已血流如注。

晨雾似纱，飘浮迷漫隐隐，带着一股冷冰冰的阴湿……。

厉叱如雷，黄丹身形横空速滚，出手之下，便是他的独门绝学：“碎鼎八式”！

劲力有如铁锤巨杵，挟着“蓬”“蓬”的击撞空气闷响，一声接着，一声连串搞砸，顿时气流云荡，狂飙啸旋——。

还在看戏的那位仁兄此时亦不禁发楞了，他迷惑的却也担心的叫道：“喂！二当家，你别以假当真呀，便算老司亮了家伙，也只能说他失了规矩，你怎能使用‘碎鼎八式’呢？这不是闹着玩的……”

八式仿佛八记撼天的霹雳，横扫狂砸而过，燕铁衣一边闪挪飞腾，一边吃吃而笑……

黄丹青脸涨赤，凌厉再进，掌掌交连，式式相套，在一片呼轰穿舞的凝形劲力中，他嗔目大喝：“好奴才，你是谁？”

燕铁衣贴地闪身身形猝沉，由下而上，一剑电飞！

急切间，黄丹九十一掌猛往下压，同时人跃半空！

观战者焦急的道：“你们可别打出真火来——怎么玩着就吵骂起来啦？”

黄丹眼角一晃，又见对方已从纷舞纵横的掌力下逸出，不觉又惊又怒，他横截过去，口中大叫：“广全，他不是——。”

话尚未完，燕铁衣的短剑隔着七尺之远，就像流光过隙，骤至面门，黄丹愤怒中凌空侧转，双掌运力突起——“碎鼎八式”！

底下，那位仍在迷茫中的仁兄忙叫：“好了好了，都别打了，快住手——”

燕铁衣的身体猝然在敌人的狂猛力道翻飞里往下急坠，却在黄丹八式甫尽的一刹那脚沾地，他两腿倏撑，才下来的身子又缩成一团如球，“呼”的反弹而回，黄丹续力不及接连，两臂猛挥，整个人向上拔升——。

缩成一团的燕铁衣便有如惊鸿般从黄丹脚下一闪而过，但就在那双方

交掠的一瞬间，寒光似矢，倏现又隐！

于是，两条身影分别落地。

但是，黄丹却踉跄了一下，然后，他背对这边，僵立不动。

观战的那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烈火金环”曹广全，他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一面急步走近，边埋怨道：“老司，你怎么搞的嘛？自己人试手几招居然还动家伙？说出去也不怕丢人？你看，二当家一定恼火了……”……

他口里在嘀咕，却并未认真仔细注视向燕铁衣，雾气迷漫，距离寻丈，加以他心中早有先入为主的意思，认定了燕铁衣是“大森府”的“前堂”“堂首”“降龙手”司延宗，一时之间，根本没有朝第二个地方去想……

走到黄丹背后，曹广全打了个哈哈：“得啦，二当家，别再生闷气啦，老司还不是和你闹着玩的？值得当真？你看你，绷着张脸，莫不成连我也恼在里头了？”

黄丹僵立如故，纹风不动。

曹广全放低了声音：“唉，这是干什么？二当家，彼此都是戏耍着练练功夫嘛，一点小事，何必真个扯下脸来？看在我的份上，你就多少包涵则个……”

黄丹依然毫无反应。

有些不痛快的哼了哼，曹广全伸手一拍黄丹肩头：“二当家，敢情你是叫我——”

蓦地，这位“烈火金环”张大了嘴巴，说了一半的话也一下子噎回喉中，他瞪着眼，就像被慑住魂一样目定定的看着黄丹往前仆倒，全身鲜血淋漓！

机伶伶的一哆嗦，曹广全一个箭步抢前，伸手翻过黄丹的身体——那种凸目咧嘴的恐怖形状，不用再检视，他也马上知道黄丹业已气绝身死！

宛似被毒蛇咬了一口，曹广全骤然跳了起来，像发了疯一般狂喊着返身冲向燕铁衣方才站立的地方，但是，那里还有人影？

场子四周是一片空旷，一片悄寂，除了地下死去的黄丹，便只有曹广全自己，刚才那个黑色人影早已鸿飞冥冥，不知所踪了，在飘漾的薄雾中，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似是根本便没有第三者出现过，宛若那个黑色人影乃是虚幻的鬼魂化身，好像眼前的景像早在这个时辰以前便已形成了！

曹广全脸孔扭曲，双目如火，他喘息吁吁的沿着场子奔扑追赶，一边双臂乱挥，一面声嘶力端的尖厉怪喊：“你不要逃……你这个凶手，杀胚野生杂种……你把我骗得好苦……你到那里去？你刚才还在这里，你朝那里跑，我和你拚了……可恶可恨啊，你暗算了黄丹，又坑了我，……畜生，你是个不要脸的畜生……”

凄怖怪异的叫喊声就似要扯断人肠一样冲破清晨寒瑟的空气传扬出去，显得越发阴森悚栗，于是，雾气中，人声四起，叱喝不绝，幢幢身影已自四面八方朝这边拥集，气急败坏的拥集！

